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度梅全传  
金云翘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篇目目录

二度梅全传 .....	( 1 )
金云翘传 .....	( 153 )

## 序

闻之天命谓性，则儿女之贞淫，一性尽之矣。何感者亦一，而应者亦万端？又若夫其性之所能尽者，始知性其大端也。而性中之喜怒哀乐，又妙有其情也。唯妙有其情，故有所爱慕而钟焉，有所偏僻而溺焉，有所拂逆而伤焉，有所铭佩而感焉。虽随触随生，忽深忽浅，要皆此身此心，实消受之。而成其为贞为淫也，未有不原其情，不察其隐，而妄加其名者。大都身免矣，而心辱焉，贞而淫矣；身辱矣，而心免焉，淫而贞矣；此中名教，惟可告天，只堪尽性，实有难为涂名饰行者道也。故磨不磷，涅不缁，而污泥不染之莲，盖持情以合性也。

翠翘一女子，始也见金夫不有躬情，可谓荡矣。乃不贪一夕之欢，而淳淳为终身偕老计，则是荡而能持，变不失正，其以淫为贞者乎？亦已奇矣。及遭父难，则慷慨卖身，略不顾忌，虽眷恋其人，亦不过借李代桃，绝不以情而乱性，此不为尤难乎？难者且易之，故视辱身非辱也，行孝也；茹苦非苦也，甘心也。何也？父由此身而生也，此身已为父而弃也。此身既弃，则土也，木也，死分也；生幸也，何敢复作闺阁想？

迨后，抱书生之衾裯，作虎狼之伴侣，岂其情之所钟焉？卉风花无主，暂借一枝逃死耳。故一闻招降，即念东南涂炭，臣主忧劳，殷殷劝降，此岂溺私恩而忘公义者哉？此岂贪富贵而甘作逆者哉？了可辨也。若明山一死，我实误之，不忍独生，又其内不负心，外不负人之余烈也。略其迹，观其心，岂非古今之贤女子哉？

至于死而复生，生而复合，此又天之怜念其孝其忠，其颠沛流离之苦，而曲遂其室家之愿也。乃天曲遂之，而人转遂而不尽遂，以作贞淫之别。使天但可命性，而不可命情，此又当于寻常之喜怒哀乐外求之矣。因知名教虽严，为一女子游移之，颠倒之，万感万应而后成全之，不失一线，真千古之遗香也。

余感其情而欣慕焉，聊书此以代执鞭云。倘世俗庸情，第见其遭逢，不察其本末，曰此辱人贱行也，则予为之痛哭千古矣。

天花藏主人偶题

## 主要人物表

王两松	员外，京城富户
京氏	王两松之妻
王观	王两松之子，后官至湖广副使
王翠翘	王两松之长女，金重之妻
王翠云	王两松之次女，金重之妻
金重	富家子弟，后官至御使
终子贞	京城兵马司应捕，王观之岳父
终苏娘	终子贞之女，王观之妻
刘淡仙	京城名妓
束守	游学书生，曾为王翠翘夫
卫华阳	临淄县名人
束正	商人，束守之父
洞玄	道士
徐海	义军首领，曾为王翠翘夫
三合子	道姑
马娇	妓女
觉缘	道姑
马不进	妓院老板
马秀	妓院老鸨
楚卿	地痞无赖
计氏	吏部天官之妻
宦氏	吏部天官之女，束守之妻
宦鹰	宦家家奴
宦犬	宦家家奴
薄幸	人口贩子
利便	督府幕宾
裘绕	官军将领
卜济	官军将领

## 人物表

唐肃宗	“天子”，名李亨，唐玄宗之子。
梅 魁	字伯高，梅良玉之父，吏部给事。
梅 璧	字良玉，梅魁之子，状元，后升宰相。
陈 昌	字东初，吏部尚书，陈春生之父。
陈春生	榜眼。
陈杏元	陈昌之女，梅良玉之妻。
冯乐天	字度修，都察院左都御史。
党 进	字 修，翰林院大学士。
邹尔弟	字伯符，河南道御史。
邹云英	邹尔弟之女，梅良玉之妻。
周玉姐	春生之妻。
邱小姐	春生之妻。
卢 杞	当朝的宰相。
黄 嵩	礼部尚书。
侯 鸾	梅良玉岳父，仪征县县官。
屠 申	衙门的差役，后升为县官。
喜 童	梅良玉的书童。

##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两部传奇小说《二度梅全传》、《金云翘传》的合集。《二度梅全传》讲述唐朝肃宗年间，奸相卢杞捏造私通胡人罪将吏部给事梅魁害死，并企图加害梅魁妻儿。妻儿逃难，命运转升。其子梅良玉应试得中状元，后官拜宰相。小说以忠臣冯乐天等与奸相卢杞的明争暗斗展开情节，以皇帝清明公正、奸相遭惩告终，中间贯穿梅良玉与陈杏元等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生动，颇具浪漫色彩，曾在民间广为流传。

《金云翘传》叙王翠翘一生的坎坷经历。王翠翘姿容艳丽，多才多艺，与书生金重约定终身。但风云突变，王家遭陷害，翠翘为救家人性命，被骗卖到妓院中，受尽了鸨母的虐待。幸遇束生多情，将王翠翘赎出，娶为小妾，然而翠翘不堪忍受束生妒妻百般凌辱，逃出魔掌，旋又落入妓院。大盗徐海钟爱于她，千军远迎，娶为夫人。王翠翘为国为民，劝徐海接受官军的招抚。但官府无信，计杀了徐海，玷污了翠翘。王翠翘投水自溺，以报徐海知遇之恩，幸被救出，终与家人及情人金重欢聚。

书中故事见之于明史，王翠翘、徐海等史有其人。小说艺术特色十分突出，直接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清嘉庆年间，越南诗人阮攸把这部小说移植为长诗《金元翘传》，成为世界名著之一。

##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5 月

二度梅全传 金云翘传

二度梅全传

[清]惜阴堂主人编撰

## 第一回 老忠良衙斋自叹 圣天子钦召梅公

词云：

离了朝官位儿，跳出是非窝儿，清闲老人家心儿，消磨了豪杰性儿；寻一块无人地儿，做几间矮矮房儿，打几扇窗儿，栽几株树儿；见山上有草牧羊儿，池塘有水养鱼儿；到春来赏花儿，到夏来乘凉儿，到秋来观菊儿，到冬来踏雪儿，一年四季收些五谷杂粮儿；做几坛酒儿，杀一只鸡儿，烹几味鱼儿，请几位知心的老儿，猜拳行令儿，讴歌唱曲儿，直吃到三更斜月儿；怀中抱子儿，脚旁睡妻儿，这才是无忧无虑快活逍遥一个老头儿。

诗曰：

自古高风生大儒，忠君爱国费踌躇。  
身至谏垣心辅政，岂知天意不能除。  
奸臣反是君心腹，忠良颈血溅当衢。  
文明昌盛消群党，方显男儿是丈夫。

话说这部奇书，出在大唐肃宗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一清廉正直之臣，这位老爷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所生只得一位公子，讳璧，字良玉。自幼与侯鸾结亲，因各为官出任，故而未娶。单言梅公，乃科甲出身，初任特授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荣任十余载，为官清正，只吃民间一杯水，不要百姓半文钱。常闻起用卢杞为相，信用奸邪，俱出银钱宝玩，结交权党，都是剥削小民，席卷地皮之辈。但逢如意，就升转得快，不上几年可任至极品。一切清廉正直之臣，纵不能升迁，他还要寻出事来拿问他，可怜把那些忠良，贬的贬，杀的杀，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这梅公幸喜他还有故交、同年，有几个在朝做到大位，故此才做得这几年官，若不是同年之力，不知怎么结局。你说这几位同年是谁？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姓陈，名昌，字东初。官居吏部尚书；一个是淮安府山阳县人氏姓冯，名乐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姓党，名进，字懋修，官居翰林院大学士；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姓卢，名福齐，字尔修，官居詹事府正詹事。这几位老爷都是梅公的年兄，刎颈之交，故在京中照应，是以卢杞不能下手害他。平日梅公无事，常对夫人说道，这几人登科发甲，与皇家出力，为官必须决除逢迎上司，爱惜黎民，报皇家知遇之恩，若逢迎上司谋干迁擢者，必要金银珠宝古玩好物，才能高升。你想若要如此进献权党，至少也得千万金方能充裕。我想一个读书之人，十年寒窗，磨穿铁砚，那有如此财宝？要进献当道，必须剥削小民脂膏都为己有，才得荣升捷径。果然下民易虐，只怕上天难欺。我这顶纱帽，也是十年苦得来的，又蒙皇上天恩，祖宗福庇，在此化民以正人伦之事，岂能效那贪官掌珠宝去馈送上司并那当道的权贵？我乃赖天之福，在此为官。做一日官，治一日民，尽一日忠。恐不做官时回家同老妻儿子守着几亩薄户，乐于林下，也是人生在世一

---

垣——旧时用于某些官署的代称。

衢（qú，音渠）——大路。

唐肃宗（756—761）——名李亨，唐玄宗之子。

同年——科举制度中称同科考中的人。唐代以同举进士为同年。

年兄——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的互称。

擢（zhuó，音卓）——提拔。

场。要我梅魁结交上司，馈送权党，打千 升迁，断不做没天理丧良心的事，且由天安命而已。

忽一日没事，梅公与夫人闲坐，谈道：“光阴似箭，不觉在此任所已有十多年了。朝日并不闲暇，喜得无事，后日又是夫人的寿诞，我想备两碗肴菜与夫人上寿。”夫人道：“老爷，年年上寿，难为你了。”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传将出去，叫值日买办买菜。院子答应道：“晓得。”即将买菜单子交与买办。不多时，买办将菜送进宅门上。你道是些什么东西？原来是两把菠菜，八块豆腐，斤半猪肉，两斤水酒。家人送至厨房备办不提。再说梅公叫家人请公子与夫人上寿，公子听得即起身来整顿衣巾，叫书童锁了书房门，一路走向内堂，只见老爷与夫人对坐谈心。公子说道：“爹爹、母亲在上，孩儿拜揖。”梅公与夫人笑着说道：“我儿坐了。”梅公道：“今日衙内无事，后日又是你母亲寿诞，叫你来把盏上寿。”公子道：“孩儿知道。”不多一会，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两碗猪肉，两碗菠菜豆腐，三双杯筷。安了座位，梅公与夫人上座，公子旁座。梅公与夫人说道：“你我也算晚景有靠。此酒席虽不丰美，但孩儿礼节不差，后来必有大用。自古道：‘为师夸徒不是好师，为父夸子必不是好父。’只是我为父的不是那不成才之父，你为子的胸中之才这一向不曾与你讲读，你把昨日所习的经艺细呈一遍与为父的看看。”夫人对梅公笑道：“孩儿读书原以功名为念。一朝脱白挂绿，接你一脉书香，还有什么讲究。”梅公道：“你乃妇人家见识，那知世间道理。圣人云：‘正则守经，乱则从权。’如今圣上被奸臣卢杞蒙混，总不能进朝见驾；倘若升金阶面奏，除奸保忠，将卢杞一党奸贼启奏龙颜。若圣上准奏，将卢杞一党斩尽杀绝；若不准奏，下官必定遭其害，即将斩首市曹，我亦含笑于九泉，纵死亦瞑目。留得一个好名传于后世。一者也不负皇恩忠心未报，二则捐身于盛世，千载难逢。那时我梅魁亦能见祖宗，方称我志气也。下官说孩儿，无非看他心迹如何。倘若名登金榜，那一班狐群狗党，横行于朝中，恐此子效尤与他不成才结交权党、势压班僚、丧名失节的事，岂不辱我一门清白！且辱祖先，被人唾骂，读几行诗书到不如隐姓埋名，乐守田园，以为正理。”夫人道：“老爷教训孩儿甚是有理。”夫妻又闲谈了些家常之话，渐渐日色西沉，席散各归寝室不提。

却说第三日，梅公洗脸已毕，正要打点坐堂理事，忽听得宅门上打梆禀事。不多一会，只见管侧门家人禀道：“外面有报子二名，说老爷奉旨内升，要求见领赏。”梅公沉吟，叫他带进来。家人回转，即带进那二名，手执报单，跪在丹墀，磕头禀道：“小的们是吏部衙门报路报子，报老爷高升极品。”梅公闻言，哈哈大笑：“你们起来，有话问你。只是我老爷虽是科甲，在此做了十数年贫官，恰是穷身，从不爱民财，又不徇那绅衿情面，并没人在京谋干升迁，亦没得珠宝上司打点，因何报我升迁，莫非你等报差了？我想并没有此事。”报子复又跪下禀道：“小的们怎敢错报！现有皇上圣谕在此，请老爷观阅。不知是那一位老爷保举此事，皇上天恩，特升老爷吏部给事。”梅公看了上谕，见上面写道：

朕谕：吏部陈日升知悉：卿可行文与梅魁等十三员知道，朕念尔等久历外任，治民有方，

---

打千——旧时的敬礼。

丹墀(chí, 音迟)——台阶上面的空地。又指台阶。

绅衿(shēnjīn, 音申今)——旧时指地方绅士和在学的人。

居官清勤，下属应升之员，作速来京可也。因朕前见梅魁有忠烈之志气，着升吏部都给事。余者升用可也。特谕。

梅公看完上谕，又把报单一看：“尔等外面侍候，自然有赏。”入至后堂，夫人笑说道：“恭喜老爷高升！”公子也来作揖道：“恭喜爹爹内升！”梅公道：“哎，夫人，这也是命该如此，故有此上谕。”夫人、公子大惊，道：“老爷高升，赖祖宗福庇，故才有这机遇，圣上才想着老爷；怎么说命里该当？如此这话，是怎么说起？”不知梅公说出甚样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闻王命忠臣训子 为升迁诰命劝夫

词云：

不喜皇都帝畿，只爱山野村居。说什么绣户珠帟，怎比俺茅舍竹篱；说什么四马驾车，怎比俺藤床竹椅；说什么玉佩金鞍，怎比俺麻鞋草履；说什么爱妾美姬，怎比俺稚子山妻；说什么珍馐百味，怎比俺麦饭黄齏？兴来时下着棋，闷来时做首诗，画的是海棠花蕊，爱的是红莲出水，暮回头菊绽东篱，又不觉寒梅雪里。不管是和非，见村童跨牛回，绿柳影里游人戏，红杏村中飘酒旗。一任你争名夺利求富贵，怎比俺水秀山青隐土居。

诗曰：

忙忙碌碌治黎民，忽闻朝命召登程。

抛妻撇子心耿直，犹将身首报君恩。

话说梅公道：“你们那里晓得内中之事？且打发报子去了，回来再与你们讲。”梅公走进卧房，将份金称了几两，又称了三星，将红纸包好拿在手中，走到前厅分付把报子传来。家人答应，即便把报子传进来。梅公道：“我却是一个穷官，有劳你二人远来报我，这是俸金银四两，送与你二人做喜之礼，只是轻微得紧；这是三星，为你二人一饭之需。”报子跪下禀道：“小的怎敢领老爷之赏，只是老爷有好亲眷写几十家与小的报报，即如领老爷的赏一样。”梅公道：“我一个寒儒，怎么有好亲眷？纵有几家亲眷，都是守田园乐山水的乡农，怎好劳你去报，还是不去报的却好。”报子见梅公正直，不敢多言，只得磕头谢了赏。比时出了宅门，去报别家不提。

梅公回到后堂，分付：“备酒仍做昨日一样，不要过费。”家人答应：“晓得。”梅公对夫人说道：“我与你母子二人今日分别，不知可有相会日子否？”夫人道：“老爷这话怎么讲起，进京少不得我与孩儿同你一路而行，那有分别之理？”

梅公道：“你与孩儿不可随我进京，可收拾回转常州。一来你母子也归故土，二来家中还有几亩田地足可供你二人薪水之费。你若随我进京则不可，我一进京到任之后，就要启奏卢杞、黄嵩这一班奸贼，那时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恨不得咬他的肉、粉骨碎尸方泄我之恨。今蒙圣上擢用之恩，敢不尽忠于国！我眼中岂容得这一班狐群？我就将此性命拼了有何衔怨！倘若我刑斩之后，你母子在京中，卢杞那贼怎肯放你们，他必要斩草除根，可不绝了我梅门之后？你们在常州，一闻有什么吉凶，还可改名换姓以躲避，待孩儿日后可以立身于廊庙，那时见机而行，暗约众年伯叔一同参奏，岂不是个长远之见？即不能出任皇家，亦可以耕种田园，存身于后世，必要随我进京做什么？”夫人道：“我母们不到京中也罢，只是你在京都任所，何人服事？况老爷年迈，冷暖饥寒谁人照应？”梅公道：“只此一言，足感夫人盛情。我一到京城，必与奸贼见个高低。若是圣上准了我的本章，削除奸党，那时再着人来接夫人同孩儿到我任所不迟。”

正在说话之间，那宅门上的家人禀道：“合城众乡绅来恭喜老爷高升，都在迎宾馆，老爷是会还是不会？”梅公道：“平日我从不会客，今日他们

---

畿(jī, 音机)——古代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

珍馐(xiū, 音休)——美味的食品。

麦饭黄齏(jī, 音机)——家常便饭。齏, 切碎的腌菜或酱菜。

衔怨(xián yuàn, 音咸院)——心中怀着怨恨或悔恨。

既来，我也要会他们一会。”家人答应：“是！”正要走出，梅公道：“且住，与我吩咐礼房，填写官衔帖子，备办伺候拜谢。再吩咐简房，凡有一应送礼之人，一概拿我的名帖璧谢，不要来回。另日拜谢。”家人即便分付书役，不必交代。于是梅公穿了补服，把宅门一开，来到迎宾馆。只见那些乡绅也是穿的补服，一齐上前迎接，说道：“恭喜老爷得台垣之权，真乃国家祯祥之兆也。”梅公谦逊了一会，于是各分宾主坐下，众乡绅道：“治弟等得老父母在此作宰实旷世之幸也，也闻老父母都谏之迂，又出自上意，将来必至三公之位。治弟等子侄，他日必出于门下矣。”梅公道：“岂敢！只是弟在此为官，却没有徇情舞弊，至于内转，蒙天子之恩，为臣子岂不忠心削除朝中奸党！弟蒙诸位先生奖谕，真有愧耳。”不提梅公与乡绅叙话。

再说夫人着家人收拾行李细软等物，便与公子说道：“我儿，你父亲执意要与皇家削除奸党，只是灭门之祸不远。”公子道：“母亲所虑正是。但爹爹并不以生死为念，只要做一代名臣，故尔捐躯为国，也是人臣之大道也。”

正说之时，梅公送乡绅去了，回转宅门，脱了补服，见那些人收拾行李物件，便暗暗点头道：“世人无非名利攸关，故此一世奔劳。”只见夫人、公子在内室讲叙苦言，梅公便走进内堂，说道：“夫人，你与孩儿低言悄语，说的是甚么事？”夫人道：“我与孩儿在此想老爷进京之事。孩儿说道，这也是人臣之大道也。”

梅公看了看夫人，又相了一相公子，把手拈着一络长须，便哈哈大笑道：“好，好一个人臣之大道！夫人，我孩儿将来竟有下官之风，非是那不肖之辈。只此一言，足见他的收原结果了。下官今日即颈血溅地，也没身后之虑了。”

梅公便携了夫人之手，又叫公子道：“我儿也进来同到内室。”梅公叫丫环把箱柜、拜匣、扶手一概取来，亲自用钥匙一一开了箱笼等件，与夫人公子一同检点。只见其中有衣衫、裙袄、官衣、圆领数件，以下的不过是些布衣服，别无他物。又把拜匣开了，内中只有俸金三百两，并无金珠玉器。梅公将俸银五十两，余下的并箱笼等物总交与夫人，便说道：“下官做了十数年官，只此而已。你与孩儿即便收拾动身回常州。我已吩咐备下船只伺候，准于明日开行。”

梅公话毕，又叫执事人等进来，吩咐道：“明日送夫人公子回乡，后日拜辞上司各位大老爷与合城乡绅，只候署印老爷一到，我交盘了，即便起行。尔等速备小轿一乘，驴子两匹，供我路上长行足矣。”书吏出外备办不提。

且说这梅老爷又传众衙役并三班六房书吏人等，齐到后堂问话。于是，众人齐到后堂参见梅公，分班站立两旁。梅公见合衙门人等一个不少，便开言道：“尔等俱是我署中书吏役人等么？”众人一齐跪下禀道：“是！”梅公道：“本县奉命进京，尔等心中以为何如？”众人道：“老爷荣任高升，真乃加官进爵，衣紫腰金之先兆也。”梅公道：“我在此做了十数年官，却也没甚难为尔等。只是弊窦却也清除。本县去后，各宜遵守条约，不得仍蹈

---

璧谢——敬辞，退还原物，并且表示感谢。

补服——旧时的官服。此制明代已有，是品级的徽识，清代文官绣鸟，武官绣兽。

祯祥——吉兆。《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

弊窦（bìdòu，音必斗）——弊端。

前辙，有碍于本官之职守，即不忠也。本官即有玷于官箴，尔等岂能逃于法网之外？必带累于父母，即不孝也。自古道：忠君孝亲，此乃人一世之名节也。尔等自后以忠孝存心，自有上天照察，远报儿孙，近则尔等身享福寿康宁，乃久远之庆矣。”众人道：“小的们谨领老爷的明训。”磕个头起来辞出。

梅公转身欲向后堂去，只见宅门上禀道：“有各位上司大老爷差人来恭喜老爷，还有书字面投。”梅公道：“外面有多少人？”家人道：“是合省以及同寅诸位老爷的家人，俱在外面伺候，要见老爷，有书投禀。因见老爷吩咐众衙役，故尔不敢进来。”梅公道：“你与我回复各位老爷的管家，说书信不消看得，叫他们回去多多拜上他的主人，说我改日拜谢辞行。再者我到京中之后，少不得忠则忠，奸则奸，都自然呈上皇帝之前，听自上意罢了，要书信做什么？”家人答应，出外面照梅公吩咐之话，向那些管家说了，各人满脸羞愧，即拱手而散。列位，你说这些合省邻郡各位上司，为何先着家人来恭喜梅公，这是什么意思？无非见皇上亲点内升，不知怎么样恩宠。那来的书信，无非是要梅公在京替他们照应。是这个原故，所以梅公早已看破，俱一概回绝，也不等那些家人面见他，自然回转一一告禀他的本官。那些上司，也少不得担些鬼胎在心中，免不得又要写信到京，与那些奸贼座师。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梅公打发那些上司的家人去了，便带着笑说道：“如今世上真真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自叹进内室，见夫人与公子俱各收拾停当。夫人见梅公，便问道：“老爷方才与何人说话？”梅公道：“下官方才传衙役教训一番，正要往后堂与夫人饯行，不意那些没廉耻的上司，俱着家人来恭喜，又拿些书信来托下官。你想我平日要去见他们，可轻易容一见？我方才笑的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没权之故耳。”夫人道：“老爷便怎么样了？”梅公道：“他们的书信，便原封带回，一概改日拜谢。夫人，你说好笑不好笑？”

夫妻正说话之间，家人禀道：“酒已备齐。”梅公吩咐请公子饮酒。三人入席，梅公便向夫人说：“你母子回乡自立门户，勤耕苦读，且勿以我在京为远，日日教训孩儿不可游荡，以致有那些不时的书帖等件入在那乡府州县各衙门之中。你知我平日谨慎，况且我年登五十，居官多年，未有片纸只字字迹出入公庭，汝等回家不可坏我的名声。”

夫人道：“这个自然，遵老爷的教。只是老爷在京做官也要见机而行。凡事可忍则忍，不可以性傲居心，自古道：“三思而行，再斯可矣，方不愧男子之大统。至于卢、黄等辈，只可推三分呆处，不可傲性要紧，望老爷察之。”

梅公听得此言，不觉颜眉布竖，拍席叫道：“夫人你说那里话来！我恨不得即刻到京把这一党的奸贼，亲手碎戮其尸，食其肉而寝其皮。怎么还要三思而后行？我常与夫人说过，恨不得一时见驾，今乃天从人愿。圣天子恩重如山，以知县之微员，而擢升科谏。怎能再授俺上方剑在手，尽斩群奸颈上头！”气冲冲把杯筷一推，道：“明日夫人回乡，也该早早安寝。”吩咐家人把酒席散了，好生收拾，小心火烛。

梅公与夫人进房安寝。公子回到书房，着书童收拾琴剑书箱等件，忙忙

---

官箴（zhēn，音真）——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

座师——唐代进士称主试官为“座主”，也叫座师。

碌碌，不觉更深方才就寝。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晨早，梅公与夫人起来梳洗，公子来至卧房请安，夫人道：“我儿今日如何起得这等早？”公子道：“今日乃是母亲寿诞，孩儿特来拜寿。”梅公道：“今日是夫人生辰，我却忘怀了。”吩咐家人备办香烛伺候。于是，梅公与夫人行礼过后，公子也拜过了寿。家人叩过了头，夫人拜家神祖先，事毕。然后就摆下小菜碟子。梅公与夫人用面。

家人打发行行李上船。夫人公子用毕早饭，又拜辞了官署里面神祇，又与梅公拜别。公子也过来拜别爹爹。夫人又说了细话叮咛道：“老爷一路要保重身体，寒着衣，饥进食。”说不尽的家常话。

家人又过来拜辞梅公。夫人问道：“老爷带几个家人进京服侍？”梅公道：“我不用多人，只用梅白随我进京，其余都随夫人回家。”

正说之间，只听得署外有千百人的声音嘈嚷。梅公与夫人公子，并合署的家人，不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众黎民哭留青天 贤县主慰劳赤子

词云：

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茅屋儿不用高和大，爱清闲岂在繁华。纸糊窗，纱糊榻，挂一幅丹青画，插几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烹茶。

诗曰：

黎民闻知贤县升，攀辕赴转泪盈盈。

只因正直无私曲，才得芳名满道称。

话说梅公与夫人忽听得外堂喧嚷，不知何事，正在惊慌。少刻，只见宅门上众人禀道：“外面书吏要见老爷。”梅公道：“夫人请进后堂。”吩咐传他进来。即刻，书吏进来叩见。梅公问道：“方才大堂外面是何人喧嚷？”书吏道：“小的们为这件事禀明老爷的，是众百姓闻知老爷高升，他们把城门都闭了，罢了市，要留老爷在此。”梅公听了，道：“原来是这个原故，你们出去说，叫他们不要嘈嚷，本县即刻升堂，有话吩咐。”书吏答应出来，对众百姓说知，就不嘈嚷了。

梅公与夫人公子道：“众百姓同心也是难得的。”夫人道：“这都是平日爱民不爱财，以致有此今日这个万民感你名声，这也是为官难得的。”梅公道：“你们且慢些下船，等我把众百姓打发散了，方可出城。如今城门已闭，怎么去得？”话毕，吩咐打点坐堂。众百姓听见点响，一齐跪下。暖阁一开，梅公坐堂，道：“尔等众百姓有年纪大的上来，本县有话问你。”内中有几个为头的，就走在暖阁旁边，跪禀道：“小民等蒙老爷天恩，没齿也不敢忘。只是老爷在此做了十数年官，真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强民化为善良，奸诈不敢生风。倚势乡宦之家，老爷一休都治。专务锄强扶弱，不避权贵，不爱民财，但凡审理轻重事件，虚躬鞠问，再没暴躁极刑之苦。衙门诸色人等，不敢倚势凌人，征收钱粮，绝除诸弊，真是小民等世世之父母也。今闻老爷高升大位，只是小民等愿求都堂与诸位大老爷保留老爷以升任之衔，留在此，小民等情愿供给老爷薪水之费。若是老爷一定要进京见驾，小民等也写一民本，随后进京呈于圣驾前，要留老爷在此为官。”梅公叹道：“众位贤百姓请起，尔等真心真意苦留本县；至于内升出于上意，尔等宜各安本分，不宜鼓噪。本县在此为官，亦不过为皇上出力，忠心报国，爱宥黎民。至于尔等说我不畏势力，不避权贵，征收得法，化奸为良，这些事不过是为官之人当为之事也，尔等百姓当以孝悌为先，可敬可羨。本县离任之时，必有新官到此交代。本县自然嘱托以爱尔等众百姓就是。”

众百姓听得这梅公真意要进京，便一齐跪下道：“老爷岂不知朝中奸相乎？卖官鬻爵。似老爷这般正直清廉，未必容得那班小人之态度，倘若触犯了奸相，必有不测之虑。老爷要知道进退，与其受奸人之害，不如告归林下，与夫人公子在小民历城县居住。凡事不要老爷费心，都是小民等替老爷措办，何如？”梅公道：“众位贤民所言甚是有理，都是为本县忠言。只是圣命在身，皇上以本县为心腹，我焉敢不效犬马之劳？皇恩重大，尔等岂不知本县。今劝尔等回家，教训子孙敬重父母，为兄要宽，为弟要忍。总把孝悌 忠心时

---

宥(yòu, 音又)——宽恕, 原谅。

鬻(yù, 音玉)——卖。

孝悌(tì, 音替)——孝, 指对父母, 祖先尽孝道; 悌, 指顺从兄长。

时教训汝等子孙。且士农工商，耕读为本。本县有一对联送诸位贤民，以作遗爱之记。”

对云：

业可养身须着意，事非干己莫劳心。

梅公吩咐已毕，众百姓见梅公执意要去，便一齐大哭起来，道：“老爷要去，小民等情愿保老爷一同长行，如有食用等件，小民等一一奉敬，但不能让老爷独自进京。”梅公道：“尔等贤民，不是要本县显扬于亲友，是要本县捐名辱亲；但尔等贤民俱是真心，可念本县忠于君、爱于民，故有保留之意。却不道朝中卢贼闻知，反疑本县买嘱民心，违悖圣旨，万一这个奸贼启奏一本，说我梅魁收买民心，藐视皇上，不遵国礼，欺君不趋朝觐，龙颜一怒，我就死无葬身之地矣。众百姓若让本县进京赴阙，朝觐龙颜，就有杀身之祸，也得个扬名于后世，足感尔等全我梅魁显扬之名不为枉世。”梅公说到此处，众人啼哭道：“老爷所论极是，小民等怎敢陷老爷之大义。但老爷去后，再没有似老爷这样清廉正直无私的青天，这是小民等无福。遵谕便候老爷荣升，只办得清香跪送，设长生牌位供奉，如同见老爷一般。”梅公道：“生受你等厚爱。”又重新吩咐一番好话，于是众百姓方才起身悲哀而去。

梅公含泪退入后堂，夫人、公子方才拜别。两下各自含泪。夫人、公子上轿，登舟，众家人一同回常州且不表。单言梅公在衙内与苍头梅白收拾行李，且自安寝。又传值日的衙役进署安宿。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晨，梅公吩咐打轿，传听事书吏各用名帖往拜上司，与乡土老爷拜辞。书吏回禀，俱以伺候。梅公上轿出衙，拜客非止一日。那日，新官已到，梅公即便交了仓库、城池、案卷等件，一来是梅公内升新官，不敢刁难；二来梅公并没私弊，因此不费离难，三五日一概交清。交盘之后，到第三日起程进京。众百姓已备下万民衣伞等物，送与梅公。跪下满街百姓，好不热闹。只见家家户户点烛烧香，都写着长生牌位。众百姓将万民衣献着，万民伞撑着。梅公分付众百姓请回，把万民衣伞收下，“本县要到城隍庙焚香。”众百姓不舍，都拥送城隍庙内。庙僧迎接梅公进庙，拈香拜神已毕，众百姓把万民衣与梅公穿上，又将靴子换了，将酒敬过三杯。百姓们叩首哭泣，甚是悲哀。梅公道：“众贤民请起，待本县这里拜谢辞行了。”众百姓还拜于地下，道：“折杀小民。”梅公方才上轿出城。梅白已将行李收拾停当，早在十里长亭等候。只见那合城上司、乡绅俱在那里送行。又见那些百姓办席如山，都是饯行之人。不多时，梅公到，众百姓迎下亭来。梅公望见，远远下轿，在这旁一躬到地，道：“卑职有多大职分，怎敢惊动列位大人并诸位老先生。”众上司一齐上前拽住梅公的手，道：“老先生荣任，弟等当为老先生饯送，何说惊动？”于是，拥上亭中。梅公不得已，勉强饮三杯，又说了多少趋炎附势的话，方才起身。梅公俱一一送谢，又见合城乡绅也恭敬三杯散去，然后众百姓都一齐叩拜，也捧着壶要奉敬三杯。梅公道：“众贤民请起，本县领尔等盛情就是了。”梅公见众百姓跪拜于郊外之地，只得也连饮三杯，说道：“怎忍与尔等分别，怎奈圣命在身，故不得已而去，尔等回家，各宜孝敬父母，务习本分，以耕读为事，不可闲荡、奢华。”百姓道：“敢不遵老爷金谕！”梅公方才洒泪

---

觐（jìn，音近）——进见，朝见。

苍头——奴仆。

趋炎附势——指奔走权门或依附有势力的人。

与众百姓分别。

有诗云：

依依东鲁十余秋，心正民淳倚邑侯。

恨无替得端方宰，辜负贤民为我留。

不言众百姓各自分别回家。单言梅公与梅白主仆二人，若是别个便见凄惨，而梅公平日生性好静，就一在任所做了十数年官的时节，哪一日不是早起晚眠？

那一日，在路上趋行，见前面来了四匹牲口，上骑着四个大汉，穿的是公门服色，迎着梅公轿子离不多远。只见那人向梅公问道：“爷，请问一声：爷是从哪里来的？”梅白道：“我们是山东来的。”那四人一齐跳下牲口来，又问道：“爷们可知道那山东省城梅大老爷可曾动身否？”梅公道：“是哪个梅大老爷？”那人道：“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内升吏部都给事梅大老爷。”梅白道：“这不是梅大老爷么？”那四人就把牲口拴在路旁树下，赶一步向前，叫轿子且住着，俺们有话禀老爷。当时，轿夫将轿子住下，那四人在轿子前跪下，叩禀道：“小人们是本衙门接衙役，叩见大老爷。”梅公道：“你们是吏科衙门差役来迎接的么？”四人一齐跪下道：“是！”梅公道：“这途中无事，尔等与我前面寻一僻静房子，我有细话问你，不可扰乱。”四人叩头，答应：“是！”站起身来，在树下解了牲口，正欲前行，梅公又叫住下，吩咐道：“尔等不可大惊小怪，唬开店之家。”四人答应道：“小的们晓得。”方上牲口，齐往前行，找寻了下处。

轿夫抬了梅公往前慢走，中伙已过，看看晌午，只见头接的衙役又迎着禀道：“启老爷，房子已经寻下。”梅公道：“尔等领着轿夫同到房子里去。”那四人领着轿夫走到店房门首，又只见开店之人走至梅公轿前，跪禀道：“小的是开店的，叩见大老爷。”梅公道：“起来。”于是，梅公下了轿，衙役领着，一直引进里面。

梅公抬头一看，只见朝中三间小厅。走进厅来，见两旁排下全堂交椅，中间设了公坐，笔砚、刑杖、签筒一概俱全。梅公看了一看，又往后走，转过房门一看，又是两间书房，已设床帐，朱漆樟椅俱已停当，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梅公在内安息，只见店内服侍之人送进洗脸水来，梅白接了与梅公净了脸。又送来一壶茶，少刻，捧了杯筷、灯烛等物来，梅白点烛，安放坐位。入坐，吩咐道：“下次不消过丰，只喜淡泊俭省，不喜美味佳肴。”众衙役答应：“晓得。”梅公饮酒之间，叫道：“你四人过来，我有细话问你。”但不知梅公有什么话问他们，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梅公路途逢头接 见奢华规戒来人

词云：

一日百般事，人生不自由。怕贫休浪荡，爱富莫闲游。好事终成器，勤耕必无忧。要得身富贵，惟向苦中求。

诗曰：

勤王政务懒逢迎，规戒从人莫浪名。

自古男儿当节俭，自然家道有余盈。

话说梅公饮酒之间，向那四个衙役道：“你等一向伺候前任的官，自然是晓得朝中政事的。目下，首相卢杞、礼部黄嵩那一班不存国体的奸党，如今是怎么样？作为尔等，细细说来。”众人禀道：“卢太师是皇上恩宠，礼部黄嵩倚太师的势，真真是人人害怕，个个钦遵。在朝中之官，无不趋奉。今老爷荣耀进京，也须要好结交太师，而礼部黄嵩，亦要留心。这是小的们谨禀大老爷，听大老爷的上裁。”梅公听说大怒，道：“尔等胡说乱道，我也效他们结交趋奉不成？我今进京师，偏不奉承他们，看他们怎么样？若那时恼了我性儿，只怕这一班的奸党不能安枕！”越说越恼，站起身来吩咐道：“收了罢，尔等早早去睡，明日晨早伺候。”众人应道：“是！”各自安寝。

次早，梅公起来梳洗毕，只见店家送茶，献茶已毕，即便摆下酒席服侍梅公。梅公道：“前已吩咐尔等，不喜美味佳肴，又何为如此过费，是何意也？”于是，梅公用过酒饭，起身闲步。只见壁上挂着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的画图，不意触了忠臣之念，却见白笔砚在此，便顺手拈起笔来，在那画边上题了四句诗道：

诗曰：

昆仲当年饿首阳，至今留得姓名香。

若存叔季如今世，岂忍群奸立庙堂。

梅公把笔丢下，见梅白禀道：“轿夫在外伺候已久。”梅公称谢了店主，上轿起身。行了数里之路，遥望前面，头接的人役同着合衙门诸色人等，一齐上前迎接大老爷。梅公吩咐：“起来，尔等在公馆伺候。”于是，众衙役在公馆伺候不提。

且说头接四人与梅公行不数里，进了都城，只奔公馆。安顿了行李，梅公然后传书役、衙役进来，说道：“衙门、仪注，尔等照常办事，不可失错。”书吏衙役答应：“是！”梅公道：“我已择定五日后上任，即去礼部衙门挂号，明朝上朝。”书吏回禀道：“四处衙门俱设统属，只有兵部衙门要用红绿纸札。”梅公道：“一概不许用！”书吏叩头，出了公馆。梅公又传头接四人进来，吩咐道：“尔等途中办事勤谨停当，你四人轮流值日伺候。”四人叩头谢了出来，好不欢喜，说道：“今年好运气兴旺，官到任就点我四人做值日的。”

头役心中十分欢喜不在话下。且说梅公又传买办，只见外面走进八个人来，一齐跪下，禀道：“小的们叩见大老爷。”梅公道：“买办如此多人，只用一人足矣，余者各自回家，为农为贾，岂不安美？何必在此衙门中吃苦，当差做什么？”众答应：“是！”一齐叩谢出外，公议道：“新官只用一人

---

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长子，次子。武王灭商后，他们以食周粟为耻，逃至首阳山饿死。

为农为贾——贾，作买卖。

买办，我们大家公议一人，还是轮流当差？还是合众公办？”众说道：“还是挨派一名出来，与众公办罢了。”这且不提。

再讲梅公一宿晚景已过，次日五鼓上朝，来至午门，走入朝房，见各同年兄议些闲话。不一时，钟鼓齐鸣，圣驾临朝。文武百官朝参已毕，各依班停立于两旁。梅公又在品级台前跪伏，口中奏道：“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今升吏部给事梅魁见驾，愿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臣朽碌庸才，今蒙圣恩不弃微贱，跃升台垣，虽粉尸碎骨，难报天恩于万一。”天子向梅公道：“卿是梅魁？朕见卿初进之时满腹经纶，故念卿久在东鲁十余年，今授卿为直谏之任，方不愧济世之才也。”梅公又稽首顿首跪奏一番，谢恩退班。圣驾回宫，众官各还府第。

单言梅公回至公馆，用过早饭，传衙役打小轿去见相府。听事书吏禀道：“请老爷下轿，已是相府。”梅公道：“怎么在此下轿？”听事书吏不敢再禀，轿役只得抬进栅栏。梅公在轿内观那官厅内坐着无数的官员，俱是问安禀见的。又见两旁栅栏下，马牌前轿马纷纷，不计其数。梅公吩咐把轿子抬于仪门正中，方才住轿。只见那相府仪门闭着，东角门外坐着许多乌袍角带的官儿，见梅公的轿子抬至仪门歇下，便喝道：“你那边是个什么官，敢在仪门中住轿？”听事吏役执着手本，抢行一步，禀道：“这是新任吏部都给事梅老爷，来谒相府的。”那官儿道：“既是新任官员，为什么轿子抬进仪门正中？也不安个仪注，就来见相爷吗？”又一官道：“也罢，念他是外任新升，不与他较量，你只把规礼加厚些，方能见得俺们的相爷。”听事吏回禀：“启老爷，有相府门官索取规礼，方肯与老爷传禀。”梅公道：“规礼要多少，方能得见？”书吏禀道：“常例的规礼，升转吏谒见相爷，须得千金，门包最少得百两，方可见得相爷。”梅公便冷笑两声，说道：“有这等奇事？”此时，用手将轿帘推开，向那门上的官儿点了一点头：“你来，我有话与你讲。”那门官把做是交门包与他带着，笑脸走至轿前。梅公道：“请你与我多多拜上你家相爷。我是新任吏部都给事梅魁，原任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知县，特来谒见相爷，全一全仪注，是这个道理。尔等若是容我见，我就见；若不容我见，我就不见，却又何妨？为什么要这许多规礼？又要什么门包？还是奉旨的，还是你家相爷的额例？我想道有两句比语，合着你家相爷的：“飞模却不道是调和鼎鼐三公府，便是那魑魅魍魉势利家。”

梅公吩咐将手本存下，打轿转去见二位老爷。轿役只得抬了轿子出了西栅栏，往都察院衙门，这也不提。再言相府的门官被梅公抢白了一顿，又见他抬起轿子竟自去了，丢下手本，心中大怒，道：“这个狗官，这等放肆？敢在此地大模大样？”众人道：“他既不知死活，我们照他的话回禀老爷，看相爷把他怎的。”门官拿了手本，走进内书房，见了礼部黄嵩陪着卢杞在那里闲谈。门官站立一旁，卢杞看见，便问道：“你手内拿的什么帖儿？”门官跪禀道：“是新任吏部给事梅魁的手本。”卢杞接过来一看，便问道：“可在外面？”门官禀道：“这个官儿的话，所行的事，一些也不合仪注。”

---

稽（q，音起）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

手本——古时门生见老师或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帖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职位等。

仪注——礼仪制度，如礼节。

鼎鼐（dǐng nài，音顶奈）——鼐，大鼎，旧以宰相治理国家，如鼎鼐调和五味。故以喻宰相之权位。

魑魅魍魉（chī mèi wǎng liǎng，音吃妹网两）——指各种各样的坏人。

卢杞道：“他便怎样说？”门官就把不下轿，不送礼，丢下手本，把轿抬转去等话从头至尾一一回禀。黄嵩在旁只气得眉眼直竖，口中说道：“哪有如此放肆这等大胆的官儿，参见都没有礼！他竟不知利害！若不早早与他一个失仪注的罪儿，故违国典，必先诛此倔强的匹夫，以免日后唇舌也。”

不知卢杞怎么样的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谒东阁险遭不测 拜都院误触良朋

词云：

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谋成总在天，何必劳苦千万劫。莫胆怯，放宽心，金谷繁华眼底尘，淮阴功业锋头血；陶潜 篱畔菊花黄，范蠡 湖边芦絮雪。时来顽铁有光辉，运迅黄金无艳色。逍遥且读圣贤书，到此方知趣味别。粗衣淡饭是家常，养得浮生一时掘。

诗曰：

耿介端方古世多，专心护国出淮河。

忠肝义胆梅都谏，不惧威严黄与卢。

话说卢杞听得黄嵩的言语，便哈哈大笑，望着门上人说：“他是个穷官，哪有规例？把帖子存下，他也是无钱之故耳。”门上人见相爷不动怒，反带着笑，看那帖子，只得走了出来与伙伴人说知。大家气恼不提。单表卢杞向黄嵩道：“此人大才，老夫久已有心收揽他，些须小事可宽恕之。且慢慢地收其心，看他如何，再作道理。”

不言卢杞、黄嵩，再言梅公轿子到了都察院衙门，听事便将帖传进，内堂传出话来请会。梅公下了轿，走进大堂，只见冯公同着吏部陈公、詹事府陆公、翰林院党公俱一齐接至檐前。梅公上前行下礼去，冯公挽住，说道：“年兄，你好见外，何必行此礼？我早已知年兄来至我处，故此请了几位年兄在此奉陪。”挽住梅公一同走入内堂，各行了常礼，序齿分宾坐下。冯公、陈公开言问道：“年兄久住东鲁，弟等刻刻思念。今日年兄内升都给，可为欢庆矣。我等真快乐也，早晚得以领训示矣。”梅公道：“弟与列位年兄久别，欲观尊颜真难瞻面。今蒙圣恩擢立台垣，得以领教诸位年兄，实乃三生之幸也。”冯公问道：“年兄可曾去见相爷么？”梅公道：“才在那里来的，有件事不好说与列位年兄知道。”陈公道：“是怎样？”梅公道：“弟与列位年兄俱是皇上中的进士，做皇上的官，治天下的民。方才弟在那奸相府前，有那一班不知羞耻的同他一群的狐党家人，不分邪正，都是一概而论之。我去见他的时节，那奸贼门上的家人要什么规礼，又要什么门包，须得千金才得传禀。列位年兄，想弟可有千金见费与他？被我抢白了一场，将手本丢下，即到年兄这里来禀见。”众公等俱一齐叹赞道：“真乃端方士也。年兄之作为，弟等敬服。”大家谈会了一番，冯公回转问道：“酒筵可曾齐备否？”家人道：“俱已齐备。”于是，冯公请梅公入席，梅公便辞道：“弟失陪列位。”冯公道：“年兄当面怪弟，聊备一卮，与年兄洗尘，此三位年兄特邀来陪年兄的，何必又辞，是何意也？”众公齐留道：“我等许久阔别，借此谈心，无却冯年兄之盛意也。”于是，从下。

冯公道：“诸位年兄同到小斋方可畅叙，一齐同到书房。”梅公见那席前排的器皿都是金玉之类。不消一时，家人将酒菜俱摆在席上，各自谦逊让坐。梅公首席，其余序齿而坐。酒上三巡，家人献上菜来，不多时菜毕。言不尽的珍馐，尝不尽的美味。梅公道：“年兄为何如此过丰？但弟平素只暖衣饱食足矣。而年兄何其丰隆若是，弟不敢当也。”冯公道：“这是年兄着

陶潜——即陶渊明（365—427），晋宋间文学家，字元亮。今江西九江人。

范蠡——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

序齿——齿，年龄。按年龄大小定座次。

卮（zhī，音支）——古代盛酒的器皿。这里指酒。

辱弟之不恭也。今日无非便酒，几勺涤后奉请光顾。想列位同年，必不他却。”梅公道：“酒已够了。”冯公吩咐撤去，献茶。不多时，又排上茶碟，请各年兄照席坐了。陈公道：“梅年兄今日饮酒痛谈，适才所叙年兄之荣任，不卜尊夫人与年侄几时到都否？”梅公道：“家眷等俱回常州，弟只带一个老苍头在身边伺候。不瞒四位年兄，说到是当日为县官也还罢了，今日荣耀乃弟之不幸也。故尔家眷一概发回。”冯公与党公等大惊道：“年兄何出此不利之言，是何意也？”梅公道：“弟在外任之时，久闻奸贼成党，我今官居直谏，岂容弄权之奸佞？誓必除之，而为臣当忠君也。”陆公向梅公道：“你如今欲忠，岂不知这班的奸贼俱是圣上恩宠的，你一时未必能除，不若耐着性儿，待这班奸贼恩荣稍减，那时我等同参这一班的贼子，必诛无疑，岂不是两全其美。”梅公道：“年兄所言虽是，但弟行居坐卧之中，没一刻不思，怎能容耐待后慢慢与年兄同主莫大之功，以报圣恩；岂不知我心中必要将朝政清理，焉能迟缓？但诸位年兄不过是要身家性命而已；我除此奸贼，以免官民之害。倘或遭奸贼之手，难逃市曹之患，以尽为臣之道，那时可念同袍，照拂我梅氏门中之后，为弟在九泉铭感矣。目下，闻知广东潮州府黄土镇，贼兵作耗，屡屡抢劫库钱粮，以及过路经商之人，列位年兄，这可是卢贼之过么？他若不去，黄土的总兵怎得有此等猖狂。又听得边关鞑鞴屡次，兴兵犯境，抢劫大米，此亦是卢贼之过。他一本免了关外先帝赈济的大米。况胡人以大米为珍宝一般，这一免，又不加重兵镇压，自必有放抢之行。此二项，依弟愚见，先斩了卢杞、黄嵩这一班奸贼，然后复了黄土镇的总兵，着他招安旧日的营兵。关外原典胡人们赈济，自然两下不动干戈，而立见太平矣。”冯公与众公道：“年兄所论最高，但皇上不以心腹相待，常把忠言当恶言，你我的本章圣上一见，必与卢贼回看。恩宠如此，怎能奈何他？恐反为不美，故此无人多事，只好听天子施为，不可强违上意。”梅公听到不可强违上意的这句话，便把脸一变，站起来，说道：“好，好一个不能强违上意，怪道年兄们列伯僚之上，无非是个蒙蔽容奸而已。无怪弟只守一邑，以至今日乃得升迁，皆是不能迎合上意故耳。众年兄正合着两句古言道：‘笑骂由他笑骂，我官自好为之。’”梅公于是走出席来，向上一躬道：“承列位年兄指迷，弟告辞了。”众公见梅公要走，留不住，只得送了出来。梅公含笑道：“好一个不能强违上意！”送出大堂，向上一躬道：“不敢劳列位大人远送，仪注有碍。”四位俱停住脚，打一躬，说：“遵命了。”四位同转书房。陆公道：“以后不可劝梅年兄了，方才他有气了，若要再劝，必受他的呼叱。”党公道：“梅年兄忠心耿耿，你我不谏，再有何人以谏之？自古道：‘识性者，可与同居。’”

于是，又重摆了杯筷，入席饮酒谈叙。这且不言。单讲梅公出了都察院的衙门，上轿回到公馆。梅白接进，见梅公一脸怒气，又不敢问，斟了一杯茶，送在梅公面前，道：“老爷请茶。”梅公将茶接过来，将项下胡须拈着，自言自语道：“我既出仕与皇上，必不负圣天子职分之深恩，好叫我在九泉见先皇于地下矣。我梅魁真就一门灭绝，也死有余光，不辱职守，替祖先增一个美名。”梅白站立多时，方才问道：“老爷今日拜卢相爷，可曾与老爷会否？”梅公道：“会与不会也不提他，那相府的恶仆要规礼、门包，方才

---

奸佞（nìng，音泞）——惯于用花言巧语谄媚人。

同袍——《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后指极有交情的友人。

传禀。你想我哪有千金之费？此时，把个门官叫过来说了他一遍，将手本丢下，就到冯察院衙门里。不想他约了三四位同年，备了酒席，诸事到也罢了，只是说的言语不是忠臣正士之谈。”梅白又问道：“老爷明日要拜合城文武、各位老爷？”梅公道：“待上任之后拜客。”主仆二人闲谈，不觉日落西沉。梅白点起烛来，梅公吩咐道：“我今日不用晚饭，你自己用罢。”梅白答应：“晓得。”即送进水来。

梅公用过安寝不提。次日早起，用过饭毕，出门拜客，不觉又是第五日上任日期。梅公标了经纸告示，有书吏人等迎接，梅公到任，诸色人等叩见。梅公退入私衙。

次日，朝罢回衙，传书役伺候，“今日要拜合城文武官员。”衙役备办执事。梅公即刻拜客回衙。到次日，那些各官回拜，又忙了数日，方才没事。

忽一日，梅公在衙署闲坐。不一时，党公与陈、陆二公齐到。见过了礼，同入书房叙些朝政。看看日落西沉，明月东升，家人们排开桌席，设了坐位，梅公谦逊了一会，序齿坐下。家人捧上酒肴，众公又谈些诗赋、文章，各人十分欢喜。正饮之间，忽见陈公向着梅公道：“年兄可知后日是卢杞六十岁？今日，皇上差了内臣去祝寿，又赐了多少礼物，我等可去走走么？”梅公道：“自然要去，第一要看这个奸贼。只是在哪里会齐同去？”陈公道：“会齐到有守候之苦，不免在相府会齐。”众公道：“如此甚好！”又饮了一会酒，方才散了。

各归府衙不提。次日五鼓，朝罢没事。第三日，仍复上朝，圣天子旨下道：“首相生辰，各官免朝，卿等俱在相府拜寿。”众臣领旨，齐至相府。只见那些文武官员俱在相府拜寿，那些文武官员、王侯国戚、轿马人夫拥挤不开，言不尽的希奇珍宝，看不了海味山珍，真正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这卢杞坐在后堂，命礼部黄嵩在前陪客。

不言各官用面，单言陈、冯二公向党公说道：“梅年兄此刻该来，为何还不见到？”正言间，只见门官手拿一个礼单，向黄嵩禀道：“有新任梅吏科送礼在外，要见相爷拜寿。”黄嵩把礼单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寿面千丝，寿烛双辉。下面写着官衔。黄嵩看过礼单与那手本，不知是怎么样回禀卢杞，而梅公的祸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天子命朝臣庆寿 卢杞着黄嵩陪宾

词云：

万事皆从天定，人生各自安排。善恶到头有兴衰，参透须当等待。草木虽枯有本，将春自有时来。一朝运转瑶台，也得清闲自在。安分守己最乐，逆奸反自招灾。为我心忠是痴呆，作事岂知自害。

诗曰：

狐群狗党结同心，圣明尚且礼优尊。

百僚齐赴筵东阁，权贵当时重二人。

话说黄嵩看梅吏科的礼单，大怒道：“礼在哪里？”门官禀道：“在外面。”黄嵩吩咐抬进来，门官答应：“是！”走出来叫把梅吏科的礼物抬进去，不一时，将盒子捧至黄嵩面前，见是三四觔面，三四觔红烛，便假作笑，向着在厅的诸位大臣说道：“列位老先生，看一看梅年翁的这一份丰盛厚礼，列位先生如何办得起这样的重礼。”大家忍笑不言。陈公向着黄嵩说道：“黄大人，梅年兄实在淡泊，这个礼果然看不上眼，使梅年兄还觉吃力。”黄嵩拈着礼单说道：“捧礼的呢？”家人传唤：“梅吏科送礼的人在哪里？”只见一人答应道：“有！”即时带至黄嵩的面前，黄嵩问道：“你就是梅吏科送礼的人么？但此礼贵重，必须带你回禀相爷一声，随我进回。”那送礼的人只得捧着这两色的礼物，随着黄嵩一直走进内堂。见相爷走过正厅，只见两廊珠灯耀眼，看不尽古玩玉器，观不尽的庆寿屏轴，重重叠叠，不计其数。满堂尽是猩猩毡铺地，走过廊房，又至后厅，只见那上面的寿屏奇巧，灯烛辉煌，异香扑鼻。只见相爷端坐在那蟠龙椅上，头上戴的是软翅太师巾，身上穿的大红蟒袍，腰间束的兰田玉带，脚下蹬的粉底朝靴，两足蟠的金毛狮子，系着孔雀翎子，内笼着杏黄绫子，华盖罩着了。卢相爷两旁站立着堂官，甚是威严。黄嵩叫捧礼的人在外面伺候，黄嵩走进内堂禀道：“今有梅吏科送礼在此。”黄嵩言还未完，只见卢相说道：“老夫生辰，劳你陪接朝臣。”又拈着项下胡须笑道：“你手中的莫不是礼单？些须小事又何须禀知老夫。凡事我儿作主，当收则收，不当收的壁回。”黄嵩说道：“蒙恩父抬举，着儿款待朝臣，敢不秉遵。其余各官送礼，当收才收，不当收的即当壁谢。为儿的正来回禀恩爹，蒙论未曾申完，今有梅吏科送礼呈上，真正与众不同，请恩爹过目。”那奸贼看过礼单，笑道：“我儿，这个官是个穷官，俗语说得好：‘人情不在厚薄’，看老夫的情面，不要与他较量，照单全收了罢。好生接进宫厅待面。你不知道此人有大才，若是他肯顺我，何愁大事不成。”

黄嵩见相爷看了礼单，一点气也没有，倒说了几多好话，黄嵩只得答应，走了出来，吩咐道：“梅老爷的礼照单查收！”那门官应道：“是！”把礼物收下了。只见黄嵩吩咐出来：“请梅老爷至西厅用面。”笑嘻嘻地迎着梅公说道：“恩爹深知老先生的高雅。”梅公道：“蒙过赞了。请问大人贵庚？”黄嵩道：“弟今年五十四岁。”梅公道：“太师今年登花甲，只长年兄六岁，如何就有父子之称？只是如今世上不以分两为重，只以势利为先，不顾纲常伦理。”这一些话说得黄嵩含羞忍耻，地下有洞也是钻了进去的。

说话之间，已进了西厅。只见众朝臣与各年兄俱在上面，梅公走至中间，见过了礼。一齐说道：“梅老先生为何来迟？理该多饮几杯才是。”梅公也谦逊了一会，各依次序而坐。众朝臣说道：“梅老先生真是豪爽之极。”梅公道：“学生凡遇生辰满月，最不肯少饮。右是死人收殓，连一杯也不能饮。”

众公见他说不住口，望着黄嵩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古道老羞便成怒，黄嵩说道：“传我的言出去，吩咐门上的官儿，凡一应送礼拜寿的，一概收礼不会。”家人答应，才走，黄嵩又叫转来，说道：“凡送礼的、拜寿的，一概回绝！”他把号簿收了，“随他就是王侯国戚，俱不能会的，不识抬举。”梅公闻听此言，便站起身来用手指定黄嵩叫道：“我把你这个帮粗的匹夫，你把我梅伯高当做什么样的人？这等放肆！你这个匹夫可知我的来意么，俺怎肯与你这一班狐群狗党的禽兽为伍？不过是看圣上的金面，到一到，全其上意。方才呼唤家人羞辱我么？我梅伯高怎肯与你这班狐群狗党的奸贼干休！若不扫清庙宇，整治纲常，不为人也！”众朝臣见梅魁干奸贼万奸贼，匹夫长匹夫短，骂不住口，又见黄嵩气得堆在椅上。陈公只是替梅公遮掩道：“年兄今日醉了，送年兄回署去罢。”梅公道：“承列位年兄的过爱，方才这匹夫这等放肆，叫我如何忍耐得住？”于是，陈公把梅公劝道：“送年兄出相府！”上轿回署不提。且言陈公回转入席，代梅公担着许多心事。且说众朝臣也有议论，也有劝谕的，纷纷不一。见黄嵩怒而不言，大家只得告辞散去。

黄嵩带怒送走众朝臣，上轿回署。自己又羞又恼，只气得暴跳如雷，便说道：“反了，反了！有这等事，大胆的狗官，藐视功令，不遵国法。”便一直走进内府。卢杞正坐，与那歌舞女子们欢饮取乐，忽听得黄嵩的声音，叫嚷进来，卢杞一见，问道：“我儿因何事如此形状？”黄嵩禀道：“恩爹在上，孩儿告禀。”就将梅公问他的年纪，又怎么样吃酒，又说了许多不利之言毁骂恩爹，从头至尾细细告禀一番。卢杞不听见便罢，听了之时，胡须乱炸，脸上通红，道：“哎哟，有这等事？这畜生把老夫做个善心之人十分毁骂，老夫原见他有些才干，故尔未曾加害于他。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畜生！只叫他试一试老夫的手段。正是：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我儿不要气，由他，自有老夫作主，你且坐下来欢饮一杯，稍释闷怀，何必作此态度。”黄嵩闻言，只得告坐入席，连饮数杯。忽向着卢杞说道：“依孩儿愚见，这个匹夫须要放在叛党内，使他缄口受戮，法司也没有什么审问，岂不一下就断那畜生的狗命了！”卢杞点了点头，道：“就是这样处治这个老畜罢。”彼此二人在席上商议已定，暗害梅公不提。

一宿晚景已过，次日五鼓，内监传旨，各官朝贺，文武听旨、退散不题，单讲卢杞回转相府，早饭已毕，忽见门官禀道：“皇上着内监在外面要见相爷。”卢杞迎至厅前，那内监笑道：“皇上召老相国在长乐殿下棋，速走。”卢杞道：“请公公先走一步，在后宰门会齐。”内监道：“也罢。咱家在后宰门等候。”走出相府上马，先自走了。卢杞步入内书房，写了一联简帖，藏于袍袖之中，即便上轿奔后宰门而来。下轿，同内监至长乐殿见驾。皇上开言：“朕今日无事，偶而想起着棋，故召先生耳。”内监取过棋来，卢杞谢过恩，方才锦墩之上坐下。献上龙凤香茶，君臣对弈。卢杞故意连输两盘。天子说道：“今日先生下棋，为何恍惚，是何故也？”卢杞俯伏，奏道：“臣因忧国忧民，心不能静弈，臣不敢隐瞒，伏望皇上恕臣之罪。臣还有短表，启奏龙颜，伏望我主裁之。臣昨日接得边关密报来，内云我朝官员私通鞑鞑。臣访不确的，不敢妄奏。臣一面行文与各地方官访察，一面差臣心腹探听，

---

功令——旧时指法令。

戮（lù，音录）——杀。

谁知有一奇异之事，连圣上左右亦有这班叛党的羽翼，正在私自酌量。纶音召臣，臣即刻赴阙应召，实有国事在心，心不在棋上，故此连输二局，臣之罪也。”天子闻奏，大惊道：“先生乃国家之栋梁也，尔既知群奸，何不奏与朕知，把这等奸佞斩首市曹，而先生及自容隐也？”卢杞又奏道：“臣已知见，诚恐诸臣不服，又生他变，故臣不敢面奏。今我主欲知此人，臣不敢再为隐讳。”只见卢杞在袍袖内取出写的柬帖，递于内臣，内臣接过献上天子。皇上揭开一看，心中大怒，不知写的什么言语，梅公祸福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奸臣暗施巧计谋 忠良反受行刑罪

词云：

我爱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墙头带芳草。黄莺骂杏花，惹得游蜂恼。海棠憔悴牡丹愁，只恐韶光容易老。

我爱夏，夏日长，玉碾棋声碎，罗纨扇景凉。南风卖奇货，满路菱荷香。蝉在绿阴深处噪，也应回首顾螳螂。

我爱秋，秋色朗，篱菊忆陶潜，征鸿唤苏武。黄叶落阶庭，随风乱飘舞。双双紫燕数归期，旧巢留待明年补。

我爱冬，冬日闲。烹茶融雪水，曳杖看冰山。戍妇征衣曲，将军夜渡关。若遇渔翁堪入留，二蓑披得冻云还。

诗曰：

丹心贯日老梅公，耿介天生傲睨衷。

邪正从来难与并，空将侠气委奸雄。

话说卢杞将柬帖递与内侍，献与皇上。皇上一见大怒道：“朕把这厮当作正直之臣，才委以台谏之任，不意与鞑鞑通同叛逆，有负朕意。若非先生调和鼎鼐之才，朕怎知道群小之奸？传旨，把这厮押赴市曹处决，以谢先生体访之功也。”卢杞急奏道：“不可传旨，圣上明早临朝，就说见邸报，边关军务紧急，命吏部尚书陈日升领兵出征，都察院冯乐天参赞军机，谕旨一下，此人必有本阻挡圣意，我主可即着殿前武士，推出市曹斩首。只说擅阻军机，惑乱兵众，岂不名正理顺之罪也。”皇上大悦，道：“先生平身，卿乃国家栋梁之贤臣，而又不显这厮之叛名，免了他一家刀头之苦，不枉朕拜先生为首相，真乃朕之股肱心膂也。”卢相谢恩，又下了两盘棋，方才辞驾回转相府不提。

却说次日五鼓，天子升殿，百官朝贺已毕。皇上问道：“文武官可齐否？”殿头官奏道：“文武俱齐。”皇上道：“朕昨日闻得边关报，胡人猖狂，边关失守，今命吏部尚书陈卿，领兵剿胡虏，都察院冯卿，参赞军机，二卿相度便宜行事，即日兴兵，不可迟缓！”冯、陈二人跪伏金阶，吓得冷汗直流，魂不附体。只听得左班中一人大叫道：“不可，臣有本章启奏，不用兴师动旅，自然胡虏永无犯边之虑。”言未了，越众出班，在金阶跪倒，奏道：“臣吏部给事梅魁见驾，今有短表启奏龙颜。自古道：‘文可安邦，武可定国。’文臣焉能做得武事？今边关报胡虏叛乱，非鞑鞑之本意，皆因圣上宠信权奸，废了先帝恩赈之粮，而胡人以我国谷米敬为珍宝，圣上乃听奸臣止赈，故有动旅之劳。且动用军需钱粮，较恩赈万倍矣！依臣愚见，仍复胡人所赈米粮，尊先帝每年乐善施米之规例，再将奸臣卢杞，佞贼黄嵩这一班斩首，胡人闻知复赈除奸，不用动兵，而胡人必服，立见太平。望皇上准臣之本，国家自必兴盛矣。”

天子见奏，龙颜大怒，道：“圣人云：‘为君难为臣不易。’尔不能忠心于国，反言首相权党。先皇设立犒米之条，原为无忠臣之故，今首相有栋

---

菱（jì，音计）——古书上指菱。

睨（nì，音逆）——斜着眼睛看。

邸（dì，音底）报——中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

股肱（gǔ gōng，音弓）——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臣子。

梁之才，朕岂受胡人之挟？人言尔有私通胡人为内应，看来岂是谬语！着殿前武士，剥去匹夫冠带，押赴市曹斩首，以为后人之警戒！”金瓜 武士把梅公袍带剥去，捆绑了。梅公大笑道：“ 圣上，小臣今日尽忠于国，魂入九泉，得见先帝之面，必哭诉于先帝之前，追奸贼的魂到阴司，对一对谁忠谁奸。今奸贼虽朦胧圣上，岂能欺天地鬼神乎？”武士们一齐拥出，梅公又高叫道：“ 小臣去也，只是社稷江山乃先帝所挣的基业，不可视为儿戏，一旦送与他人，这是难臣直言耳。”回头又看陈、冯二人，道：“ 年兄，小弟再不能见面了。”又望着班中，叫卢杞、黄嵩：“ 你这两个奸贼，俟候往阴司对案！”皇上大怒，道：“ 武士们，作速押赴市曹斩首缴旨。”天子又向陈、冯二人道：“ 卿可平身，出朝整顿军务，为何俯伏不起，莫非还有事奏否？”二人在金阶哭奏道：“ 臣幼读诗书，未习韬略 ，不谙 兵机，若领圣命，恐误国家大事，那时岂不是有辱君命，臣二人死罪死罪！”皇上道：“ 你二人素日有功劳，若是往日没有功劳于国家，此刻必正典刑，姑宽免死，削职为民回籍。”二人在金阶辞谢了圣恩，纳还官诰，辞驾出朝不提。

天子又向卢杞问道：“ 先生保举何人能退胡虏？”卢杞道：“ 兵部左侍郎袁辅臣，颇有将相之才。”天子准奏，着兵部领兵往边关，协同镇守，这且不提。单言刑部的司官领着行刑的刽子手，往午朝门外缴圣旨。天子回宫，各官俱散。陈、冯二公出朝，至午朝门外，嗟叹道：“ 梅年兄为你我的事，把性命付与东流，你我应该前去祭奠才是。”正说之间，只见那行刑的司官，便问道：“ 方才梅大人斩于何处？”那司官答应：“ 斩于西郊天地坛号令。”二人又问道：“ 可有人在那里收殓否？”司官回道：“ 只有一个老苍头在那里料理。”说毕，司官自去。陈、冯二公说道：“ 梅年兄此地没人，我等须替他寻一僻静之所，寄放他的棺柩，以全交友之道也。”冯公道：“ 依弟的愚见，非相国寺不可。”陈公道：“ 正合吾意，你我同到相国寺，与僧人说道，方可寄放棺柩。”

不一时至相国寺，见僧人，叙谈些闲话，然后将梅公之事细谈一番。僧人闻听应允，二公大喜，要着家人，向西郊找寻梅府的家人，言还未了，只见一个老苍头哭哭啼啼走将进来，陈、冯二公一见，便问：“ 你可是梅公的家人么？”苍头答应道：“ 正是。”陈公将梅白叫至面前，说道：“ 官家，你来得正好，我正要着人来寻你，不知你老爷收殓否？”梅白道：“ 小人已将老爷收殓了，只是没寄柩之所，偶尔想起相国寺可停，特此而来。”陈、冯二公道：“ 我们也是为此而已，我们曾与僧人言明，你速去把你老爷灵柩请入寺内，待你公子日后好来搬柩，迎入祖坟内。”梅白应道：“ 多蒙老爷厚爱，小人也是这个主意。”二公道：“ 你速急就去，不可迟缓，因我二人有圣命在身，即刻就要起程，也不能祭奠。你可安顿，速速就回常州，报与夫人、公子知道，不可久留，如此要紧。”梅白道：“ 小人晓得。”

于是，陈、冯二公告辞了和尚，出了寺门，回转衙门收拾行李，各回原籍不提。单言梅白寄放了梅公的灵柩，照路回转常州。不意，年老之人见主公惨亡，心内悲伤过度，自出了都门，独自孤行，夜宿于中途饭店之内，可怜跋涉受苦，不幸一疾而亡。以后没有梅白的交待。

---

金瓜——古代卫兵的一种兵仗。棒端作金瓜状，故名。

韬（tāo，音滔）略——指用兵的计谋。

谙（ān，音安）——熟悉。

拨转书词，单言卢杞回相府，心中想道：“梅魁这厮虽正典刑，奈他还有家眷住在常州。自古道：‘斩草若不除根，恐后复发。’”随即吩咐堂后官，着锦衣卫官儿，叫他发一角文书，四个校衣前往常州捉拿梅魁的家眷，不可有违。堂官答应，出来吩咐，锦衣卫的官儿怎敢不依从，星夜写了文书，差了校尉星夜飞奔常州，捉拿梅魁的家眷。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到了府县，官员出城接旨，迎接入署中内堂。校尉对府尹说道：“这是机密重事，喝退了左右方可开看。”府尹听说，喝退了外役，只有家丁伺候。这知府姓陈名河字文伯，为官却也清正，他拆开了文书从头至尾一看，大惊失色道：“大人，原来究治梅吏科之事，只是卑职还有一句话说，大人要拿梅吏科之子，他乃是浙江第一个名流，此刻若同大人前往捉拿，恐梅璧不在家中，岂不是劳而无功？要依卑职的愚见，不若明日五鼓，传齐人役协同众等奔至梅府，岂不是一网打绝了。”校尉道：“既是贵府吩咐，弟焉敢不依。”钦差与知府谈心，却不料有随知府的一个家人姓陈名流，因他平日口内有些收不住话，故此合衙的人都知道他是水嘴的名字。他站在旁边见校尉同本官商议到明日五鼓拿人之事，听在心中。他身上有几个疮疥，又吃了几杯酒，浑身都痒了起来，便走出后门，向管门人说道：“我要去洗澡，你与我把门开了。”管门的道：“陈哥，一切事不可在外多嘴。”陈水嘴道：“我晓得，不要你嘱咐。”便走出侧门，来到大堂上面，撞了一个皂隶，此人姓屠名申，便问陈水嘴道：“大叔，你如今出来有什么事？”陈水嘴道：“没有什么事，是身上疮疥痒，要往混塘洗澡。”屠申道：“此时尚早，混塘未开，何不到酒馆之中略饮三杯。”水嘴道：“如此多谢了！”

二人同入酒馆，叙了一些闲话。屠申道：“今日京中到的钦差，不知是做什么事的？”水嘴道：“你吃酒，莫管他。”屠申道：“这半个月是小人值日，恐有大事件，晓得，好着几个伙计在衙门伺候。”水嘴道：“足见你做事停当，凡事谙练又周全，也罢，这件事对你说了，你千万不要对外人讲，至紧至紧！”屠申道：“大叔与小人说了，怎敢泄漏公务大事？”陈水嘴道：“今日来的钦差，是要拿梅府的家眷，本官约至五鼓梅府中拿人，你可多着几个帮差在外面伺候，不可误事！”屠申道：“梅公升任进京，不知是为什么事，就有这个凶信？”水嘴道：“只因他触了卢相爷，将他斩在西郊外天地坛号令，棺柩寄在相国寺，今有差人来拿他的家眷人等，以正国典。”屠申听说，吓得一惊，心中叫苦，却不好十分叫急，只得反笑说：“蒙大叔指教，若不问他的信，险些误了大事，我今晚传齐了伙伴，在衙门中伺候。”陈水嘴吃了一回酒，就起身说道：“这事不可泄漏，千万要紧，本官是要挨罚的事。”屠申道：“小人晓得。”陈水嘴道：“多谢你，要去洗澡。”

于是，二人出了酒馆不提。单说这屠申着急忙慌，飞奔梅府报信与夫人、公子得知，不知屠申是怎么报信，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传假旨捉拿全家 透真情放脱母子

词云：

天岂许人短，偏偏团作欺。满朝尽是小人私，方知一痕半点不差池。浅眼何尝误，奸心断不思。为人还忍耐，便宜直临崖，勒马方梅迟。

话说屠申飞奔梅府报信，好着夫人公子连夜逃去之意。列位，你知屠申送信梅府却有个缘故，他乃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氏，只因他在家斗殴，一拳打死了人，他自行报到抵罪。

梅公见他正直，不怕生死，故此活了他的死罪，收在身边。又恐他生事故，故此又写了一封荐书，将他荐到常州府，承充差役。一来，他也有个拘管，二来，又替自己照应房廊屋宇。他没心听得有这一件事，怎么不着急。况他又是个直性汉子，岂不知当日受过活命之恩，他怎么不报答？于是跑到梅府。一见门上的人，拱了一拱手，道：“列位请了，公子可在家么？”门上人答应道：“公子与夫人在中堂说话。”屠申也顾不得回禀，一直走进后堂，见夫人与公子在那里讲话，他就慌忙跪下，说道：“小人屠申，请公子、夫人有要紧的话说。”夫人、公子道：“你起来，有什么要紧的话说？”屠申道：“夫人，不好了！你老爷在京没有书信回来，还不知消息么？老爷被奸贼卢杞陷害，已正典刑，归天久矣！”夫人、公子听说，大惊，哭道：“你怎么得知此信？”屠申道：“今日午前有钦差校尉来到，本官留在私衙，小的与衙内一个姓陈的大叔相好，适才在酒店说道老爷在西郊天地坛斩首，那奸相又要斩草除根，差了校尉在此捉拿家眷。幸喜本府太爷他留住校尉在私衙内，道公子是浙江第一个才子，恐怕日里不在家中，约定明日五鼓捉拿全家。小的受了老爷活命之恩，一听此言，飞来报信与夫人、公子知道，赶早远走他方，奔一个去处安身，方为上计。待公子日后成名，以报前仇。若有迟缓，恐遭毒手，那时岂不冤沉海底，难报深仇。”夫人、公子听说，一齐跪下，大哭道：“恩人请上，待愚母子拜谢！此事若非恩人送信与我母子，岂不被奸贼害绝，那时，梅门之冤无人报矣！”屠申也拜伏于地，哭诉道：“小人蒙老爷天高地厚之恩，实难报答，若夫人、公子在此礼拜，岂不折杀了小人。”于是，夫人、公子站起身来，道：“今此恩德，生死不忘了。”屠申道：“夫人、公子不必悲伤，急早好想一个存身之所，好躲过目下大难。不宜啼哭，恐外人知道，走漏风声就不好了。小人也不能久存此地了。若夫人有了安身之所，小人少不得赶来伏侍恩人。”夫人想道：“我有一个胞弟现在山东做节度，便不若投奔他的任所，暂且安身。”向着公子说道：“我儿，我与你分为两路，你可往仪征县，奔你的岳父任所，亦可安身。一见你岳父，就把家中颠沛流离的事情细细禀知你岳父岳母，他必念你是他的女婿，自然要照应与你。你可藏形敛迹 发愤攻书，待有天日之光，不失忠良之后代。卢杞势运一退，再与你那父亲报仇。”屠申道：“这所论极是，请速急收拾出城，各奔路途。”

夫人、公子又不敢啼哭，只得带着泪，吩咐家人道：“我家遭此不幸，你等愿同我去的，即速收拾，一同逃难；如不愿随我去的，趁此今晚夜静，你们各逃生去吧。”家人一齐哭道：“小人们伏侍老爷、夫人、公子，并没有呼叱之声，怎忍一日抛离。”屠申道：“你们也不必啼哭，此刻也不是啼

哭的时候，逃生要紧。”夫人道：“正是。”就与公子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装了些细软物件，又叫了一个自幼伴读书的书童，名唤喜童，“你过来，听我吩咐，我见你自幼有些见识，久已要抬举你，就是平日也没有把你当下人看。你与公子收拾，往仪徵县投奔侯老爷的任所。你二人一路莫分主仆，只以兄弟相称，待有日你公子发达之时，少不得报你同患难之恩。”喜童哭道：“说哪里话来，小人蒙夫人、公子教养之恩，敢不尽忠，以效犬马之劳。”夫人向公子说道：“儿，你自幼未离我身边一步，今日这大难临身，我儿一路须要小心，自己保重。我梅氏门中只有你这一点骨肉，倘有差迟，就绝了梅门的裡祀，怎么得了？”于是，母子大哭一场。

自古道：‘世上万般愁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公子拜别了夫人，说道：“母亲，此去一路须要小心慎重，切莫思虑悲哀，有伤身体。”公子言毕，喜童携了行李，不敢从大门出去，只得走后门小路巷子，出城雇了船只，投奔仪征认亲，这且不言。

再说夫人回房收拾细软物件，打成包袱，先着了一个老苍头，名唤梅芳，往河下雇了船只，等到黄昏出城上船。屠申见诸事停当，方才别了夫人，往衙门听事不提。单言梅府那些家人一个个俟候夜静，收拾齐备，大家逃命。夫人见了如此光景，不觉凄惶掉下泪来。想起当日是何等荣耀，到今日这等苦愁狼狈，长叹了一口气，又不敢高声啼哭，只得含悲而已。又见天色昏黑，夫人拜辞了家神，祖先，便从后门走出，带了几个随身丫头，年长的老苍头，步行走出城外，来至河边，梅芳接住，迎入舟中，即刻开船往山东而去。正是：

劈破玉笼飞彩凤，挣开金锁走蛟龙。

且不言夫人行程，单讲梅府女家人把大门关好后，从后门搬抬物件。大家远走高飞，只剩得一所空房屋。一宿已过，次日五更，知府传衙役请钦差，请了圣命，都奔梅府拿人。不多一时，来至梅府，只见大门紧闭，知府吩咐敲门。众人上前敲门，敲了半会，并没有人答应，只得回禀府尹里面并无人答应。那钦差听说，焦躁道：“既没人答应，俺奉圣旨捉拿钦犯，管他开门不开门。”传人役：“你与我将大门打碎来，看他开是不开。”众人役听说，一齐将门打下，只见里面并无人影。众人就不敢动手。那知府一见无人，唬痴了在那边。钦差大怒道：“贵府不动身入内宣读圣诏捉拿钦犯，你看着大门做什么？”知府心中发毛，脸上失色，便向钦差说道：“此事其中有变。”那钦差道：“有变无变，进去再讲。”知府只得差衙役向前，都在那梅府正厅排列两旁站定，知府同钦差正中坐下，叫屠申来，吩咐道：“你到屏后去看一看虚实，里面无人是什么缘故。你再看梅夫人与梅璧在哪里，速速看来！”屠申答应，走至后面，见重重门户都是开的，自己心中想起，点脚点头道：“若是昨日没有这个机会，眼见得今日难免绳捆索缚之苦。”即回身来到大厅，禀道：“大人在上，小的进内一看，见重重门户俱开，内面没人影。”知府听说，唬得一惊，瘫在椅子上，那钦差道：“好一个人影全无。也罢，下官同贵府到后面看一个踪迹，今大门紧闭，想是往后门去的。”此时，知府同钦差走入后面，一层层看来，果然内面没人影。于是，吩咐关锁了后门。钦差复至大厅坐下，知府道：“大人，这等事不带四邻，问不出根由来。”钦差道：“下官不知，确是听贵府号令。”于是，知府传衙役叫地方，把四

邻传来，不一时，乡保、四邻、地方俱到。走上前厅，禀道：“小的是本坊乡保、四邻，叩见大老爷。”知府问道：“你们就是梅府四邻吗？”乡保答应：“小的们正是。”本府问你们：这梅府中的全家人口怎一个也不曾见？是往哪里去了。”四邻禀道：“大人在上，小的们怎么晓得梅府的去处？”知府道：“本府不是问你们的去处，你们可知道他家几时没有出入了。”旁边有一个人说道：“只怕有半月没出入了。”知府便向钦差说道：“大人，这就是了，可曾听见这四邻的话吗？非怪卑职，大人未来之时，他半个月前就逃往远方去了。还望大人金言回旨，但卑职只好出角捕文，行到各府州县缉获正犯，再发封条锁住宅便了。”那钦差官校尉带着冷笑说道：“贵府这一句话倒也说得干净，我想四邻的话必是贵府吩咐的，着他们在我面前瞒禀，无非是遮掩耳目之意。梅璧乃钦犯之子，他走与不走，不敢奏贵府的罪名。只是昨日下午一到之时，你就有多少闲话，说他是做什么才子，恐他不在家中，要到今日方可拿人。乃至今日，却是一个空宅。据四邻说，半月前就无人出入了。弟同贵府进门之时，见那些光景，似有人在里面住的一般，及至衙役禀说后面无人，我同贵府齐至后面，层层看来，见那些桌椅板凳并无半点灰尘，窗门格扇并没损坏，又见灶上还有温水，菜蔬。请问贵府，此情现漏，原何不是放走的？只是下官也不好十分违构，但回复太师，少不得把贵府的美意回禀太师。见得贵府有怜才爱惜，故放梅璧的家眷逃走没迹。”知府大惊，面如土色，不知府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假钦差唬诈财宝 陈府尹受惊嘱托

词云：

办理府务，假旨到来。思想奸计百出，捉拿满门刑灾。哪知漏音潜逃，反惹伤财受害。莫道无有报应，眼见受惊损财。

诗曰：

官长拘拿纠四邻，街坊公论受恩深。

明知有碍皇王法，因念孤臣不忍呈。

话说钦差向知府说道：“贵府怜才爱士，故尔放走梅璧。”知府道：“大人，怎么说是卑职放走？钦差校尉道：“为何是你放走吗？昨日为什么不要我拿人，今日把犯人放走，故意叫四邻来问一问，就与你无过失了，岂不是你怜才爱士吗？”知府道：“请大人回署再作商议。”发放了四邻，着衙役唤木匠，收拾了大门，将里面一切家伙等件着书役开了单子，方才标了封条，吩咐地方好生看守。府尹同钦差出了梅府，看看把前后门都封了，方才上轿回转衙门。留住钦差款待，送上黄金百两，再三相恳，钦差方允商议，写起文书，上面无非写了圣命未到之先，梅府合家逃走的意思。

不言钦差回京缴卢杞的假旨，单言知府送了钦差之后，心中大怒道：“这件事是什么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梅璧逃走，本府若访出来，必要立毙杖下。”陈水嘴在旁边听见，把舌头一伸，“我方才打算说出来，幸喜的没有说，若是说出，屠申老爷即刻传进，一顿板子打他不死，也有半命。他若说与我讲，那时连我也不得脱身，虽不至死，也有几分晦气。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多嘴了。”且说这个屠申，他是个孤身一人，又没有家眷。虽然放走了梅公子一家，一见本官送了钦差许多金银，自己一想到此事不好，万一陈水嘴溜出一句话来，说我知风，本官认性，怎肯干休？那时性命只恐难保。我原是山东人，蒙梅老爷施恩活罪，荐在此处当做门户，目下梅夫人已奔山东，不若去了门户，投节度使的衙门，躲过久后之累。等计已定，收拾了行李，竟往山东投奔军门的任所不提，后有交代。

拨转书词，单言梅公子与喜童在船上非一日，哪里敢出头露面？那船至仪征，船家说道：“相公，请上岸去罢。”公子才推开格子，看那外面异乡的风景，便向船家说道：“我们是没有出过门的，烦你替我寻一个饭店，我自然加倍谢你。”船家道：“原来相公是没有出过门的，等我湾了船，与你去寻。”于是，船家上岸，寻了一个饭店，回船说道：“相公，我寻了一个饭店，相公请上岸罢。”于是，公子与喜童收拾了行李，船家陪着一同上岸，来到饭店，与店主见礼过，走进店内，见是三间房子，船家安放行李，说道：“相公，这个下处可中意吗？”公子道：“罢了，但不知房金几何？”船家道：“这开店的主人姓刘，为人正直，不欺客房，照例连饭食每位客一钱一天。”梅公子道：“我不过一两天耳。”又吩咐喜童，称了船钱外，又称了二星酒钱，递与船家。

船家接了银子，多谢了公子，欢喜不提。单言梅公子向着店主人问道：“你这个县官可姓侯吗？”店主回道：“姓侯。”公子又道：“他在这里做官，也还何如？”店主道：“相公，你和县主太爷还是亲戚？还是朋友？”公子心中想道：“若是亲戚，他不肯说实话。”主意已定，便回道：“我是乡亲，从此经过，偶尔要见他一会，不知可会得否？”店主摇头说道：“既是同乡，莫怪小人多嘴，依我说，不若不去的好。若要去，倒惹烦恼。”公

子道：“这却为何？”店主道：“侯老爷自到任以来，爱的是财宝，恼的是朋友。他要人的金银千方百计，有什么讼事出来，真正有钱者生没钱者死，一些理性都没的。自他到任之后，他有个嫡亲的侄儿在我店中居住，却又贫寒。我听得他说是县主的侄儿到我小店住了一夜。次日，背了行李，他投往县中寻着所事吏，投了手本，随即传了后堂，不多一时，里面传了出来，说老爷没有这个侄儿，姑念他无知，免责去罢。那相公听了传出此语，登时暴跳如雷，说道：‘岂有此理！那有这等事情，嫡亲叔侄千里相投，怎么说出没有这个侄儿！’随后，自己又走到侧门跟前，把三代的履历向管侧门的细细的从头说到尾，等至晚下，并不见回他。那相公见他不认，只得忍气收拾，归家去了。看他侄儿尚且如此，况你是个同乡之人。”梅公子道：“有这等事吗？”于是，半信半疑。喜童在旁边听了，暗暗的点点头。于是，店主收拾晚饭，安放桌椅。梅公子与喜童用了晚饭，店主收拾碗筷，又送了一壶细茶与梅公子喜童吃，公子说道：“贤弟，主人家这番言语无非是虚假之词，我岳父哪有这等狠心的，一个侄儿不认亲？但没有此理也。”喜童道：“相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今时势，做官的大概只以势利为先，不以伦理为重。”公子道：“据贤弟说，竟不须去见他罢。”喜童道：“相公，不是不去见他的话，见是要去见他的，为今之计，若想他一个主意。”公子道：“贤弟有什么主意？”喜童道：“此事实难料，据方才店主说，侯老爷如此刻薄，不念亲情，若是全信吗，未的确；若要直去与他相会，倘或他把脸一变，说你是钦犯之子，把你解往京中，那时有口也难分，岂不绝了梅门之后代！若依小人的愚见，将公子的衣服脱下来与小人穿了，小人的衣服脱与公子穿着，待小人假充公子去见侯老爷。公子在外面，可远远望着我，我若进衙去见侯老爷，见景生情。他若是忠良之心，自必有许多叹息，小人就把其中之事细细说明，再请公子与他相会。他若是奸党之徒，小人不过略表几句闲话，他问老爷京中之事，小人也自然把从头至尾的事细细告诉他一番，他若不肯怜念，起了害我之心，相公闻得，可速速逃往山东，投奔邱舅老爷的任所再作道理。”公子道：“此计却好，哪有代替之理？”喜童道：“非是小人敢欺公子，想此情测料不定，进退两难。若不从权恐有他变。”公子道：“今夜且宿了，明日再作道理。”于是，二人方睡了。次日早晨，小二送水进来，洗脸梳洗已毕，又吃了早饭。喜童又苦劝了一番，公子若不从权就是在此住一年，也是无益的，不若早为设计，去见了侯老爷，才能有出头的日子。公子听说，不得已，只得脱下衣服，二人兑换穿了走出店来。那店主人一见，便向着小二说道：“你看，他两个人必定是走江湖的。昨日是那个后生穿着，今日又是这个后生穿，到有九分是到知县衙门去打抽丰的。”话说未了，喜童便向着店家说道：“店主人，我们的衣服行李都在里面，好生看管。”店家笑道：“相公请放心，得了彩，与相公接风罢。”二人出了饭店，喜童在前面遥摆，公子远远随行。走几步，看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脸上含羞，心中叫苦，便自己叫道：“我梅良玉生于宦门之内，到今日扮个奴仆之辈。”

不言梅公子思想，单讲喜童回头观见梅公子似有哭泣之声，心中想道：“我此一去见了侯鸾，凶多吉少。”只得问着路，向前而行，又回头看见公子离有多远。正走之间，抬头见路旁有一药铺，便止住脚走进药店，拱一拱

手道：“官人请了。”那柜上的人见他道：“请了，相公要什么东西？”喜童道：“我家耗鼠甚多，把小生的成套书箱都咬坏了，衣鞋脱下，他就伤损，要买些砒霜拌些药鼠。”那掌柜的人说道：“这砒霜是不敢乱卖的，有关性命之忧，得罪相公。”喜童说道：“此言差矣，我乃读书之人，岂是那无知之辈，无非深恨鼠耗，因此，买些药鼠。”那掌柜的说道：“相公言得有理，卖点与你罢。”此时，在腰间取出一块银子递与那柜上的官人，买了些砒霜。那店官道：“相公，这东西莫要儿戏。”喜童道：“晓得。”此时，拢入袖内，出了店门。梅公子已走到面前，问道：“贤弟，你在此店内买些什么东西？”喜童道：“因兄长走不上来，故尔在此等候。”于是，两下又分手，各依前后而行。又走了一会，到了县前，喜童又等着公子再叮咛一番，公子只得站在墙壁崖下。

这且不提。单言喜童走至大堂，叫道：“号房哪里？”号房听见堂上有人呼唤，即便走来问道：“你是哪位相公？”喜童道：“你进去回禀老爷，你说常州府梅公子要见老爷。”那号房即便回禀，老爷吩咐请相公入私衙相见。门子请喜童进内，见了侯鸾。喜童抢行几步，一躬到地道：“岳父大人请上，待小婿拜见。”侯鸾上前一把扯住，道：“贤婿远路风霜，只行常礼罢。”两下又谦逊了一会，侯鸾只得受了两礼。假公子道：“请岳母拜见。”侯鸾道：“待到后堂再拜罢，请坐。”假公子方才告坐，献茶已毕，喜童把侯鸾一看，只见他兔头鼠眼，鼻尖耳小，心中想道：“店主之言亦非谬矣，我看此人乃奸险之徒。”心疑未定，只见侯鸾向着假公子道：“贤婿，令尊大人荣升都给，一向在京得意吗？”喜童一闻此言，故意装做愁苦之容，站起身来，假作啼哭声，拜伏于地道：“岳父大人，你还不知先父的凶信吗？”侯鸾道：“你且站起来讲。”喜童站起来说道：“告禀岳父大人，先君升任在京，未久，因圣上命陈东初征伐胡虏，冯度修年伯参赞军机。那时先君位列台垣，岂肯袖手旁观，因此出班保奏。那时，启触龙颜，把先君斩首。又行文到常州捉拿家眷。因此，小婿逃走在外，今日投奔在岳父面前，看先君同年亲谊分上，容小婿一身，足感岳父大人再造之恩也。”侯鸾把脸一变，道：“原来如此，莫怪老夫说你那父亲也太固执了些。如今做官的都要逢迎上司，结交富道，方可有个官做，亿万良田，千顷的家业。不然，这十年寒窗，晨昏苦读为什么？他屡屡要讲什么忠臣，如今连头都做掉了。”假公子又哭道：“先君在日，多有得罪岳父，只念小婿四海飘零，没家投奔，救一救落难之人。”侯鸾道：“只是我的衙门小，官卑职微，如何容得你呀！”假公子道：“既是岳父不肯收留小婿，拜别再往他处去罢。”侯鸾又道：“你倒也说得干净，你是钦犯之子，我的女儿怎肯做叛党的媳妇！这是万耳万目都知道你是我的女婿，今日又是满衙门的吏役看见你到我衙门中来的，若是上司知道，行文要钦犯之子，那时老夫把什么人与他，非是我没情，不看同年分上，却也皆因你命当如此。”假公子又道：“岳父，你把小婿是怎样处治？”侯鸾道：“你哭也是无益的，老夫也不用刑处治，将你解往京中，交与卢相爷，听相爷发落。无怪老夫，倒是你父带累于你的。”即刻传了衙役，把假公子拿下。侯鸾吩咐道：“这是钦犯之子，好生看守，要解京请赏的。”一面标了监牌，众衙役上前，把假公子上了刑具，押赴出来收监。不知喜童进监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梅公子仪征投岳父 侯知县罪加假东床

词云：

人言非假，果逢其凶。主仆投亲身避难，岂知监禁狱牢中。前修有定，难脱罗笼。皇天不负忠良后，得会风云上九重。

诗曰：

慈命投亲到异乡，岂知落魄更凄惶。

店家说出抽肠话，替主情甘狱底亡。

话说假公子上了刑具出来不提。单言梅公子在照壁墙下等候，等得不耐烦，走进仪门，抬头一看，只见众衙役把喜童锁着，带往西监门去了。公子到了监门首，衙役叫开监门收钦犯。梅公子不知何缘故，心内一苦，眼中掉下泪来，又不敢上前，只见喜童把头回转来，向着公子丢了个眼色，心是叫他速速走的意思。他却不知，还痴呆呆的走在那里望着。众人把喜童带到监中。这喜童一入监门，就把砒霜取出来放于口中吞下，那砒霜入腹，寸肠俱断，站立不稳，一跤跌倒在地，此时，七窍流血。牢中禁子一把搀扶，喜童气绝身亡。禁子撒手一推，只得着牢头出来，禀知侯鸾道：“钦犯进牢，服毒死了！”侯鸾听说，把禁子狱卒每人各责四十大板，又吩咐道：“此犯已故，不必言着他是钦犯，只说是本县处死了不法的家人。”

又吩咐了一番不提。且言狄卒受责领谕出来，只得上店市买了一副棺材，传脚夫抬至监旁，将喜童拖出牢洞，装入棺材。梅公子站在那旁，见脚夫把喜童装入棺材，如同滚油煎心，自己悲伤，想道：“先前喜童在药铺门首，莫非买毒药？”正在思想之间，只见脚夫把棺材一直抬往北门去了。梅公子也不管高低，跟着棺材，只是跑出了城门。那抬棺材的歇下，把地方、土工传了来，挖了个坑儿，把棺材安葬。

各人散去，梅公子走到坟前，双膝跪下，拜倒在地，大声哭道：“贤弟呀，愚兄自幼与你同窗共读，寸步不离，却不知贤弟有这一片忠心，只说与你同逃患难，异日成名，补报相携之力，岂知今日遇着我那人面兽心的岳丈，遭这等恶死。这是我梅良玉死之该当，贤弟不该受此惨变。我以店主之言不过虚架谣词，贤弟就有这等慧心，便先安了替主之心肠哪。我梅良玉日后若没寸进便罢，倘有些须荣耀，必替贤弟修墓追荐。我与贤弟乃是异姓，倘日后我有子孙，必须情愿继贤弟宗支。”梅公子在坟上磕一个头，哭一声，却是旷野地方，主人哭仆，真是铁石人，闻也断肠。

于是，起来记认坟墓的踪迹。见坟左首有一土地庙，路旁有一株双丫的榆树为记。看罢拜辞，又哭了一会，心中如乱麻，又无伴侣，又不敢回店去拿行李。低着头往大路前行，向东而走。只见前面已抵河边，又痴呆呆望了一望，只见一座城楼，心中想道：“此楼必是东门。”走到跟前，只见一只划船飞般来了，那船舱中坐着两个老者。那船家就摇拢岸来，便问道：“朋友，你上扬州的，就随我的船带你去。”那舱中两个老者道：“我们是熟船，你只管上来不妨。”于是，梅公子此时犹如那失群的孤鸟，哪有定见。正是：上天没路，入地无门，年纪又小，又无亲眷可投，心中又怕遇着店主，又起风波，也罢，且到扬州再作道理。只得说道：“驾长，我到扬州去。”船家道：“你既要去，快些上来。”梅公子上船拱手：“二位老客长，请了！”那二位老者一齐躬身道：“小哥请进来坐。”梅公子方才进入舱中坐下。船家问道：“你可吃饭的吗？我们是不拢岸的，恐夜晚了要赶快的，你要吃饭，

快些买来。”梅公子道：“我是不吃饭的。”于是，船家开了船。

不一时，稍后，送进饭来，道：“二位老客请用饭。”二人把食盒揭开，抽出二尾鱼来，便向梅公子道：“小哥，请进来用饭。”梅公子道：“老客长请，晚生不用饭。”那二位老者笑道：“小哥，我晓得你只有船钱，没有饭资。不妨，我二人多出半升米，就请了小哥。”梅公子道：“你我萍水相逢，何以克当。”二位老者即取了一付碗筷，三人共桌。用毕了饭，一路又谈了些闲话。船至三汊河，船家说道：“朋友，前面已是钞关了，把船钱拿出来好上岸。”梅公子说道：“今日不曾带得来，改日给你罢。”船家说道：“你上船来，安安稳稳，连米也没有拿出来，坐着动也不动，就是当差，也要把个票儿。我看，你若没有钱，就是破布衣裳，一分一片照样拿来！”梅公子哪里受过这等苦愁，把脸一红道：“今日偶然忘却了带钱来。”把贴肉一件白袖衫子脱将下来，递与船家。那个船家接过来一看：“这个袖片子，我们用他不着，若是布衣，可以还算得钱。”那两个老者说道：“船家，你把那衣服拿来与这位相公，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钱罢。”船家听说，将衣服递与长者，长者递与梅公子。梅公子道：“一路而来，多蒙长者雅爱，又蒙出船钱，真乃三生有幸，晚生顶恩不浅。”老者笑道：“相公，你说哪里话来。”于是船已抵码头，大家弃舟登岸。梅公子又向二位长者一躬，说道：“晚生不敢造府而叩谢了。”二位长者说道：“岂敢，只是寒舍窄小，不敢屈相公同去。天色已晚，相公要进城也要赶早些。”

言罢，二老投东去了不提。却说梅公子一边走一边思想：“喜童死的好苦。”不觉心酸，在旷野所在放声大哭，又见日已西沉，不敢留恋，一直奔向城内。欲下饭店，又无行里盘费，东走西走，一径来到寿庵寺前。那寿庵寺乃是扬州第一个好庙宇，寺旁有一株树，树后数步，便是茅厕。梅公子到了此时，也无奈何，只得就在这寺首地下坐着。时已更深，思想从前爹爹在日，何等荣耀，今日四海无家，母子分离，又且卢贼访拿甚急，我这性命恐终难保。若是那贼拿住，还有多少刑法？我是一个怯弱书生，怎么受得；趁此无人知道，不免寻个自尽罢。想到此地，不觉泪如雨下，即忙解下腰带挂在树上，望南哭道：“母亲呀，你孩儿死得好苦也！”又不敢高声啼哭，悄悄吊在上面。可怜，正是：投河只要三尺水，悬梁惟用一条绳。不知梅公子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哭穷途公子捐生 救颠危禅僧仗义

词云：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秦汉楚，细看梁唐晋汉周。万事俱从忙里错，谁人肯向死前休。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诗曰：

只身流落到扬州，拚命悬躯欲丧幽。

香池救得孤忠后，到底欣逢故旧留。

话说梅公子吊在树上，命如五鼓瑶台月，气似三更油尽灯。不言梅璧吊颈，单说本庙有个化砣和尚，因早晨有个施主打斋，他吃了些东西，腹中又不聚，要到东厕出恭去，两手捧着肚子往东厕一跑，不觉撞在梅公子的身上，跌了一跤。爬将起来一摸，见是吊的一个死人，口中喊道：“不好了，快救人！”连喊了数声，里面众僧俱不知是什么事。大众只得走来问道：“你因什么事大惊小怪？”砣和尚说道：“那树上吊着一个死人，你们去看！”众僧一看，果然是真，只得进里面回禀长老和尚。那长老听说，口中念道：“阿弥陀佛。”便即刻起身，随着众僧来到面前。那些僧人把梅璧解下，直僵僵摊在地上。长老即忙吩咐：“快烧姜汤来！”使者答应，拿了姜汤，把梅璧放在椅上，灌了一会，只听得三关响了一声。不一时，梅公子就醒了，转来叹了一口气道：“好苦死我也！”众僧一起说道：“此人转来了！”只见大和尚走至梅公子跟前。问道：“你这位后生，小小年纪为何寻此短见？我乃出家之人，与你无仇，为何在此作践，是何道理？”那梅公子听见有人说话，把眼睛一睁，只见一个和尚站在面前，又见众僧站立两旁，便站起身来说道：“小人乃异乡人氏，只因随主人进京往山阳关经过，是我失于密察，把主人的箱笼被脚夫拐了去，因此难得回船。主人家法利害，若是回去，必无再活之命，故此小人进退两难，是以寻此短见，非是坑陷老爷，实实难存于世矣！又蒙老爷救命，真乃再造之恩。只是小人身无半文，往何处好，岂不是虽生犹死，不如做个亡命，倒也得个干净。”大和尚见他虽是个下人，衣帽儿骨骼清奇，说话又婉转，便说道：“也罢，你们随我到方丈来。”于是，众僧执着灯笼，梅公子随了大和尚一直来到方丈里面坐下。大和尚说道：“你也坐下。”梅公子道：“老爷在上，小人怎敢坐。”大和尚说道：“我们乃是出家人，有什么统属，坐下来好说话。”梅公子道：“既然如此，小人告坐了。”大和尚开口说道：“我且问你，方才说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主人，是什么样人？”梅璧道：“他是经商。”和尚道：“依我说，着人去寻你的主人。我当面对他说，见得你受了这个委曲，必定他不责备你的。”梅公子道：“老爷这般吩咐，小人岂不感恩，只是我那主人当面听老爷的金言，自然是依允的，若是小人随了他回去，他想起许多的行李等件，定然生气责打，不若求老爷大发慈悲恻隐之心，暂等小人在此栖身。倘若有云开见日，再补报老爷活命之恩。”和尚听说道：“也罢，此乃佛门之地，是人可以安身。况你又是个落难之人，只是鸡儿不吃没功之禄，你平日在家所干些何事？”梅公子道：“小人随着主人，也不过是抹桌拂尘，浇灌花草。”和尚道：“原来你是个斯文中之事，你必定识字，你可写几个字与我看看。”梅公子听了一声，见旁边桌上现有笔砚，便取过一张纸来，提起笔就信手写几

个大字递与，老和尚接过看了一看，却是写的四个楷字，是“寿庵禅寺”。和尚赞道：“果然好字！”又问道：“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从直说来。”梅公子随口答应道：“小人姓王名喜童。乃江南常州府人氏。”和尚道：“你就叫王喜童吗？从今为始，自后都叫你是王喜童。”于是，梅良玉住在寿庵寺内，连门也不敢出，早晚自收拾些盆景花草。况这个和尚又不逢迎，施主又不受财，所以梅良玉住在寺内，并没缠绕，倒也清闲，把那些盆景花草都修理得好，盆盆可爱。

且不要讲梅良玉的安身，列位可知那和尚的出身吗？他乃是本府的第一个乡宦，兄弟二人，他爱习武，兄弟习文，他少年时曾中了一个武探花及第职，特授御前保驾都尉，官至三边总制，与那胡虏鞑鞑交兵，屡战屡胜。那鞑鞑见他失魂丧胆，天子见他屡建奇功，升为当今提调天下兵马大元帅，又加兵部尚书之职。他自到京之后，见天子信用奸邪，对卢杞等十分宠爱，诛斩忠良。他思想在边关杀戮过多，弃职挂印，投往天台投师，削发为僧。他俗名姓陈，名日高，字天忠，法名香池和尚。他兄弟乃吏部尚书，名东初，现任在京师。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光阴似箭，不觉已有两月光景。那日，香池和尚正在方丈闲游，看那些盆景，忽见管门僧人进内，禀道：“二老爷要看太师。”和尚还没答应，只听见有人叫道：“兄长，小弟今日来相看。”和尚说道：“愚兄失迎了。”二人携手同入方丈，见礼坐下。沙僧捧上茶来，二人用毕，随来的家人俱过来磕头，合寺的僧人也过来见礼。香池太师问道：“贤弟几时回来的？”东初答道：“昨日才回，闻得兄长在此寺内安禅，故而特来进谒。理应带同弟媳、侄儿、侄女都来拜见，又恐有烦兴居。”香池道：“贤弟来到，足见手足之情，何劳弟媳、侄儿、侄女来看。”二人谈心，不觉梅良玉走来，看见二人形容一样，便止住了脚步，站在一旁听他们说话。香池道：“兄弟，我常愁你伴君如羊伴虎。但似我缁衣草履，没忧没辱，你今日回来，真正知足不辱。你今日来看我，却见了同胞手足，也是千朵桃花一树生。”陈公道：“说哪里话来，为弟昨日到家，只见园亭倒塌，花木残败，怎似兄长这等清高。但为弟的福浅，不得如兄长之见识。但弟居官，难瞒兄长之见察，亦非不忠之故，只因被奸贼弄权，将梅伯高陷害。佞贼将我保奏兴师，又为武将，那梅伯高先生不忍直谏，以至命丧黄泉。弟等削职归里，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为弟的观兄长这些盆景，真正爱人，其实精微，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弟家内园亭意欲修理，望兄长命他在我处点缀点缀不知可否？”大师笑道：“贤弟云盆景精微，愚兄几乎忘了，我无意中得了一个孩子，此人姓王名喜童，乃是异乡人氏流落在此，这些花草全然是他修理的，又写得一笔好字，只愁他没出身之地。若贤弟要修理亭园，此人十分中用。”便叫喜童道：“见过二老爷。”因吩咐道：“你随二老爷去，好生服侍。”喜童听说，两眼流泪道：“小人情愿随太师，早晚叫唤也得报效。”香池道：“二老爷也同我一样，我不日就要回山，那时没人照应你。”喜童听说，只得拜辞了大师。陈公又吩咐道：“你去收拾行李。”太师道：“他没有铺盖行李，你回去送付行李与他也罢。”陈公道：“兄长吩咐，敢不依从。”于是，二人又谈些家常，方才辞别起身，大师送出山门，陈公上轿，喜童随了

---

武探花及第职——“武探花”武试中的第三名；“及第职”，科举考中。

缁（z，音资）衣草履——用黑布做的衣服，用草做的鞋。缁，黑色。

陈公的轿一程回至府门。

到了大厅门口下轿，带着笑脸一直去了内室，望着夫人说道：“老夫今日往寿庵寺中拜见兄长，得了一个小孩子。”夫人问道：“老爷所得什么人，这等欢喜？”陈公道：“夫人，你见了那个孩子，也必欢喜。”此时，公子、小姐听得带了一个人回来，嘟嘟侬侬说道：“不知是何等样人，爹爹这般欢喜。”言还未了，只见王正带了一个后生，从腰门外走将进来。王正指着说道：“这是夫人，快磕头。”那后生磕了头，公子也见过了礼。又见杏元小姐，梅公子偷眼一看，果然上下整齐，天姿国色。但见姿质美貌，姣艳容颜，不知梅良玉怎生见礼，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扮书童暂时避难 识年伯暗里悲伤

词云：

独上妆楼，静悄悄，见斜月下西郊。薄情人去音信杳，怜才郎，鸾笺不到。佳期约定在元宵，到于今，竟不来了。闷无聊，将瑶琴操。一曲相思调，知音少，只等多情到。闷把菱花照真容，脸上脂粉少。小金莲滴滴几步，不觉的轻纱裙褪了。哪里是罗带宽，分明是相思，害得我瘦损蛮腰小。又见得银蝉上柳梢，杜鹃枝上频频叫。且归罗帐和衣倒，梦魂中会佳期，颠鸾倒凤，听檐前铁马儿摇。更鼓频敲，将上场惊散了好梦不到晓。睡眼朦胧，痴情还在阳台绕，空自叹多娇。知心人不到，辜负星前月，狂吹月下箫。

诗曰：

异乡流落苦难挨，欣逢故旧念英才。

若非笔下惊人句，怎得牵牛织女来。

话说杏元小姐素妆打扮，美貌无双，脚下露出三寸金莲，真正齐整。这且不提。单讲梅公子见了杏元小姐，也下了个全礼，站立一旁。夫人道：“果然好个孩子，老爷方才言的莫非就是此人？”陈公道：“就是他。不但外貌，更兼腹内有才，他字体端方，况且又会修理花木，称为一绝。”回头又看看梅璧道：“大老爷着我带你回来，明日可写张身字进来，给你身价银两，你自己置办东西。”喜童回道：“小人只身在此，要身价也没用处。”陈公道：“也罢，你既不肯写身字，竟当做家生儿女一样。”叫王正过来，“把他与你做个儿子，从今后喜童竟是你照应，领他出去看书房，可有空房子与他一间。至于行李衣服，你去向夫人取讨。”王正答应了，欢喜得眼花俱开，二只手扯着喜童问道：“你方才所见，老爷吩咐把你与我为子，从今后你与我是父子之称呼。况且我又没男没女，是你的造化。本府中有多少的女儿，等我慢慢地选一个好的，与你为妻，养个孩儿，也接我王氏之后。自古道：‘只有义子，没有义孙。’我带你去见我的妻，你见了他叫一声娘，他自然欢喜。你诸事还要她照应，就是衣服行李也要她浆洗浆洗，收拾收拾。”

于是，二人来到自己门首，王正叫道：“妈妈，我带了个好孩儿回来了。”王妈妈出来，喜童上前作了揖，道：“伯母拜揖。”妈妈道：“这是哪里一个孩子，怎么是我的儿子？”王正道：“是老爷叫他拜在我夫妇名下为子，从今后你与我有后了。”于是说了些话，就把喜童带往花园书房，寻一间空房子，收拾了桌凳，又往里面要了付行李出来，铺了床帐。又带喜童在自己房中吃了晚饭。没事，又送他到书房安歇不提。

单言喜童今日住在陈府，他自己也不知道是陈东初家中，他痴呆呆只想家中变乱之事，又不知母亲奔往山东的消息。于此一夜未曾合眼。一宿晚景已过。次日，赶早出房来，只见王正手内捧着红金帖，跑得气吁吁，望着喜童说道：“我的儿，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今日老爷要拜合城的官府与众亲眷，因没人写帖，我在老爷面前说你会写，要写得好。”喜童答应，回转身房，将墨磨起，取了一支笔，拈在手中，道：“伯伯，这帖子是怎么称呼？”王正云：“年家眷弟二十个，眷姻弟二十个，眷侍生十个，其余的俱写年家眷弟。”又向喜童说道：“你快些写，我往前面去就来拿。”一头说，一头往外走。喜童道：“伯伯请转，还有话说。”王正便止住脚道：“我儿，你有什么话说？”喜童问道：“老爷叫什么名字？”王正道：“你这个孩子，是个不中用的，亏你服侍老爷，连老爷名字都不晓得。他是大老爷的胞弟，大老爷名陈日高，号天中，原是武探花，曾做过三边总制。后来升了京管招

讨兵马大元帅，又加升兵部尚书。因看破红尘，功名二字甚淡，难免转回，因此出家，法名香池大师。二老爷名日升，号东初，原任吏部尚书。夫人吴氏，公子春生，小姐杏元。我说与你，你千万记着，不要忘怀了。”一面说，一面往外走去了。

单说这梅公子手里写帖，心中想起旧日之事，惨然掉下泪来，暗想说道：“这是陈年伯家中，我爹爹因为他的事情才累及斩首行刑，不想我今日又到他家中来了。如今时事，但不知他的心迹如何？且不说出真姓名目，且自含糊，再作道理。”慌忙把眼泪抹干，将帖儿写完，收了笔砚。王正来到，说道：“我儿，不写帖子在这里干什么？”喜童回答：“写完了。”王正道：“当真写完了！我看一看你的字体如何？”喜童将帖子递与王正，王正见了，说道：“写得好字！”就把帖儿拿上前厅，捧与陈公。陈公问道：“这帖子尽是喜童写的吗？”王正回道：“尽是喜童写的。”陈公道：“这孩子果然写得好，日后慢慢地抬举他。”王正听见老爷称赞喜童，十分欢喜。

不言陈公出门拜客，再言王正走至书房，向喜童说道：“我儿，方才老爷见你写的好字，十分欢喜，说道：‘要慢慢地抬举你呢。’你千万用心，不要玩耍。”于是，走至卧房，告诉妈妈一番。这且不提。

话说陈公出门拜客回家，此时各官亲族陆续回拜，整整忙了一月有余，方才没事。忽一日，想起园亭要修理，随即唤了木匠收拾。真是官宦人家，银钱两便，何消数月，焕然一新。陈公吩咐喜童修理果木，整植花景。瞬息光阴，残冬已过，新春初交。自然又忙了些时，正值接着元宵佳节。闹过花灯，正月已完，二月又至。

陈公一日无事，步到园中，见山石树木亭台，件件令人可爱，忽然见喜童立于阶下，便问道：“梅花可曾开放否？”喜童回答：“梅园中各种梅花俱已开放。”陈公道：“你去准备酒席，明日在后花园中赏花。”喜童答应，不知陈公如何赏花，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赏梅花陡思同年 降风雨忽想云游

词云：

正春光，不觉菱荷香。猛听得寒雁悲伤，咫尺间，梅绽粉墙。看锦绣，听鸟弄笙簧。闲中检点，静中思量。雄纠纠，不见了秦楚兵将；气昂昂，哪见了后汉前唐。一认你簪纓世第，闯党门墙，到后来难免无常。说来是梦，言来是谎，倒不如寻几个知心的契友，与野外溪边，或围棋赌赛，或曲水流觞，或讲些修行的妙法，或问些治病的良方。九里韩侯灭霸王，封侯的樊哙保刘邦，那将军元帅今何在？俱赴庄周梦一场。

诗曰：

同年交好胜金兰，欲借梅芳雪友冤，  
岂料花遭风雨折，灰心立意弃尘缘。

话说陈公欲赏梅花，叫喜童吩咐厨役办酒席。喜童答应进内去了不提。次日晨，早已备酒席。少刻，老爷与夫人、公子、小姐来到园中。步至亭内，见那些杂色梅花果然开得十分灿烂，香气袭人。陈公向着夫人问道：“每年开的梅花，开放时可是这般茂盛吗？”夫人道：“今年比往年加倍的茂盛。这正是：人杰地灵。老爷千岁在家赏花，故此枝盛叶茂。况且又得喜童灌溉修理，怎么不胜似往年？”陈公哈哈大笑，随即入席。一家四口开怀畅饮。酒至半酣，陈公便有不悦之色。夫人见了，因说道：“今日对此花，合家完聚，又用了美酒佳肴，为何老爷还有不悦之容，是何意也？”陈公叹了一口气道：“夫人，你知其一，哪知其二。今日乃是二月初十日，老夫方才想起一件事来。去年二月十二，我与冯公改位的日期，后日又是梅年兄周年。我与夫人孩儿们在此赏花饮酒，却不知梅年兄的夫人年侄身在何方。他为老夫身首异处。方才老夫观景伤情，意欲借此梅花祭奠他一番，也见我陈东初一点痴心。”口内说，眼儿望着天，大叫道：“梅年兄，你生前为人正直，死后必然为神。你阴灵在天有灵有感，可着年嫂年侄奔来我处，自然早晚照应，指点他成人。倘得上进，替年兄报仇泄恨！”夫人道：“老爷心肠好，皇天自然照应。”

不言夫人与陈公说话，且说喜童听说提起十二日乃是他爹爹周年，陈年伯倒有祭奠之意，况我为子的到不能尽一点孝心，孤身一人站立梅树旁边，越想越恼，悲苦至极，不觉的喉咙咽咽，哭将起来。陈公与夫人公子都不留意，只见杏元小姐斜目而视，看见喜童站在树旁如醉如痴，呆呆地眼中流下泪来，不知为什么事，便向陈公说道：“爹爹你看，喜童因何在那里哭啼？”陈公回头一看，果然见喜童在那里哭啼，即便唤喜童上亭来，便问道：“老夫在此赏花，你因何在此啼哭？所为何事？”喜童禀道：“小人方才听见老爷与夫人说，去年二月十二日屈斩梅老爷的时节，小人也在京中，其实死得可怜！有多少正人君子叹息不了。老爷方才提起梅老爷之事，小人不觉心中痛苦起来，故尔惊动老爷，这是小人该死了。”夫人对陈公道：“这也怪他不得，况他也是知书识礼之人，必知大义。见景生情，也是有的。”陈公听了夫人之言，方才吩咐道：“今日乃是家宴，下次不可。如若放肆，定行重责。”喜童答应下来，只得含泪吞声站在一旁。

---

簪纓世第——世代做高官之家，簪和纓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

曲水流觞（sh ng，音伤）——古人的一种饮酒方式。每集会于环曲的小水渠旁。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相与为乐。

却说那杏元小姐一双识人的眼睛，七窍灵心，早已瞧在眼内，心中想道：“此子有些古怪，前听得爹爹说他的名迹端方，笔墨均调。我见他虽是下人衣服，却是个正人的行藏，其中定有一番的委曲。”心中正在思想，忽听陈公吩咐家人，叫明日设备梅老爷的灵位，摆在梅花亭上，后日借此梅花祭奠梅先生，以申孝友之心。陈公又对梅花嘱道：“若梅公子有成名之日与父争光，明日再盛过今日。”陈公祈毕，站起身来，与夫人、公子、小姐一同进内去了不提。

却说次日早晨，众家人打扫收拾园亭，已将梅公的牌位设立于梅亭之上，各自散去。再言喜童独自一个来到梅亭，见上面供着他爹爹的灵位，便双膝跪下痛哭一场，又祈祷一番。不觉天色将晚，方才安宿。哪知此夜才交四鼓，降下一场风雨冰雹，把些梅花尽皆打落，只急得满眼流泪，跌足捶胸，竟昏倒于地下，半晌方醒，叹口气道：“我那爹爹你怎么这等命薄。陈年伯立了牌位，诚心祭奠于你，谁知天降风雨。”含泪往里面而去，打从腰门首见里面没人出来，只得走将进去。见一个小丫环站在那里，喜童说道：“姐姐，烦你通禀老爷一声，你说喜童在外要见老爷。”那丫环进房回禀陈公，陈公道：“叫他进来。”丫环回报喜童，于是随至房门口，禀道：“老爷，昨夜风雨交加，把满园梅花尽皆打落，连半朵也没有了。”陈公闻此言，即便披衣而起，竟往花园中而来。只见满园中梅花尽皆打落，半点全无，心中一想，道：“梅年兄，你如何这等命薄，连一炷清香也消受不起，眼见得你的后人也不能上进了。”叹了一口气，遂动了出家人之念，要修个不坏之身急早回头。于是吩咐家人：“你与我备下扁担，一付行李，今日老夫要学个云游四海的贤士。”便气忿忿走将进去。夫人问道：“老爷方才吩咐家人预备修行的物件，却不知为何？”陈公道：“夫人有所不知，老夫昨日准备香案，供奉梅年兄的牌位，无非荐一荐在天之灵。岂知昨夜风雨冰雹，将梅花尽皆打落。据老夫看将起来忠奸二字，只好听天而已。人力实难到，不如以道长装扮，东游名山胜景，也是人生一世。”不一时，公子、小姐到来，听得陈公要弃家修行，俱一齐劝解道：“风雨乃天地间常事，爹爹何必认为实迹。况梅年兄乃姓梅，这梅树之花乃木槿之梅，与他有什么相干。今被风雨吹残，明年又得结子重新开花，岂可见花木吹残而陡起离家之念？”陈公道：“我意已定，实难留住，必要身离他方，把这块老骨避在那名胜所在。夫人，你有孩儿早晚侍奉，老夫所虑者，不过是杏元女孩儿未得佳偶。她乃是你亲生，你可自己选择英才之婿，我除此一桩便没他虑。”一家见陈公立意要去，一齐大哭起来。小姐、公子拜伏于地道：“爹爹远任京师，孩儿每日思想，今归府第，正好早晚事奉，以乐天年，不意因着这草木之情而陡起修行之念。劝爹爹暂息此念，待孩儿祝告天神、求拜天地保佑梅树二开。”陈公笑道：“也罢，你们如此孝心，要求梅开二度，限三日以定。如三日梅花不能重开，定要前去修行，云游四海，或访僧道于山林之上，或携舟楫游于江湖之间，或访高士于村庄之内，或乐琴棋于洞府之中，这是我修行之所，死而无怨，方是我陈东初之心也。”小姐与公子一齐站起身来，叫家人到花园中摆设香案。小姐又到梅亭中望空拜伏在地，祷告不止。又不知祀告些什么言语，梅花可能开二度否，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拜求神圣因留父 上天垂象念孤儿

词云：

携酒上新亭，满目江山易画屏。赠得英雄头似雪，为功名，虎啸龙吟，一枕梦魂惊。日落西山，哪个谁弱谁强？且罢手，打入渔樵闲话中。

诗曰：

陈公访道欲云游，家室无音可强留。

孝感动天三日内，梅花重结满枝头。

话说杏元小姐拜伏于地，祝告道：“皇天后土木园花神，可怜梅年伯遭冤被害，母子凋零，若是梅公子有兴发聚会之日，求上天三日将梅花复开二度，若是梅门不能聚会的时节，我爹爹要扮作道装云游四海了。”小姐拜毕，站起身来望着喜童说道：“若是梅花侥幸复开，你可速速报来，不可有误。”喜童答应：“晓得。”小姐移步进内去了不提。

再言喜童四下看了一番，见没人走上亭来，他就在那香案面前双膝跪下，两泪交流，低声痛哭道：“苍天啊，我梅良玉这等命薄！多亏陈年伯收留在此，又见梅花，思忆爹爹设位祭奠。不想被风雨将梅花打落，因此陈年伯见物怜人，说我爹爹连一炷清香也消受不起，又道我梅氏后人不能上进，因此看透红尘，弃家修行，云游四海。我想，陈年伯倘若是出外云游，我梅良玉岂能在于此地？必无此理。但求老天发一好生之念，将梅再放数枝，一则显应成全，以免陈门离散；二则显应我那爹爹之忠义灵魂。老天若能保佑我梅良玉稍有寸进，得睹天颜，定然报仇雪恨！”拜毕，起来收了香案，回到书房，心中想道：“母亲当日着我投奔岳父，躲避灾难，岂知那畜生乃禽兽之类，不念亲戚。多蒙喜童替了名姓，服毒于狱而死，岂知我又遭此颠沛。幸遇陈年伯收留在此，正应古言：‘亲不如友。’又不知母亲曾到母舅任所否，又不知母舅原任否，或者升迁亦未可定，其中之事实实难料，叫我心内如同油煎一般。但孩儿事情母亲岂能知道，就是母亲的事，为孩儿怎知周详。这不孝之罪万难补报。关山阻隔，音信遥远，皆因误国的奸贼害我父丧黄泉，使我母子东西。”心中思想，泪如涌泉，悲哭不止。又想道：“我那岳父见喜童死在狱中，他却不知真假，只认做是我，他一定把女儿另许配他人无疑矣，自妄想他。我见杏元小姐倒是个贤淑之女，我梅良玉若有成名之日，不知他可还在家否，只怕已许配良人。此事但凭天而已。”自叹自解，在房中坐了一会，又到亭子上看了一看，梅花不但不开，连枝都打伤了。看了一会，只是叹恨，眼见此树再不能开花了。想到苦处，又到园中大哭一场。

到第二天，来看那些树木伤损未活，便叹说道：“想此树是再不能开了。”不一时，小姐着丫环来问喜童：“今日梅花何如？”喜童回道：“烦你回禀小姐，被风雨损伤，这枝叶都打伤了，梅树如何再能开花了？”丫环听说，回身往内去了。喜童想道：“今日是第二天了，眼见梅树如此狼狈，明日焉得有花？若没花发，陈年伯一定是要出家的。”想到此处，心中惨然，眼中掉下泪来。又往亭子上跪拜祝告说道：“上苍神圣，本园花神，望乞保奏上帝之前，祈求借三春之暖，赐梅花数朵，以应梅氏之预兆，使陈年伯无出家之念。”拜罢，起身独自无聊，回至书房闷昏昏地睡在床上不提。

且言本园花神，见梅良玉一片诚心祝告，把他的言语奏上城隍，城隍奏上天庭玉帝，说道：“梅魁之子梅璧，今在下界受颠沛之苦，有陈日升收留他在家中，因与梅魁系同年好友，见梅花意欲祭梅魁，不料前夜被风雨将梅

花尽皆打落。今陈日升好不烦恼，欲弃家修行而去。梅良玉虔求上帝赐他梅开二度。小神等见他至诚祝告，他乃忠良之子，有状元之福是尔。启奏上帝。”上帝闻奏，开言说道：“善哉善哉！据尔所奏，梅良玉乃梅魁忠良之后，赐他梅开二度。就着卿传旨到御花园中，着仙花童子领仙花到陈日升花园内，三更时候将梅花一齐开放，全他一点诚心，以昭后效。”城隍领了玉旨，到玉花园中同了花使，领了仙花，竟奔陈府花园而来。真果聚春一暖，六九奇寒，仙使把仙花撒在树上，满园中俱是仙花，怎比凡花，真果香透数里。城隍见重放了梅花，上天缴旨不提。

单言喜童睡去，朦胧中忽闻香气袭人，便轱辘爬将起来，穿了衣服，说道：“这等香气莫非梅花重开吗？”便把门推开，走上亭子来一看，只见杂色梅花都变做一色绿蕊花，开得齐齐整整，异香喷鼻，把一个梅良玉喜得手舞足蹈，又拜谢了一番。天明，只见桌上现有笔砚，不免取过笔来，在那墙上题诗一首：

诗曰：

簇簇梅花数丈高，叩求雨露下天曹。

昨宵花木成灰土，二次梅花万古遭。

话说梅良玉题完了诗，将笔砚送归原处，往亭子上折了一枝梅花在手，竟奔里面而来。只见有个丫环在阶沿之上，喜童咳嗽了一声。丫环问道：“喜童，可有何话说？夫人小姐还未起来。”喜童笑嘻嘻地，手执一枝梅花说道：“姐姐烦你通报一声，你说梅花都开放了！”那丫环接了梅花，自己闻了一闻，竟不往寝室，反跑到后堂去了。喜童想道：“他往后堂而去，一定与小姐看的。”

且不言梅公子站立，单讲那丫环手执着梅花，如获珠宝一般，一直走入小姐卧楼绣房之上，喘息不止，乱笑。且言那杏元小姐，只因连日陈公要出家修行，复又想道：“欲留父亲，必须梅开二度方可挽转，奴想那梅开二度乃千古未有之事。”正在沉吟之间，忽闻一阵梅香，抬头一看，见那丫环手执一枝绿蕊梅花。小丫环道：“小姐，你说这是奇事不是奇事？”小姐问道：“丫环，你手中拿的什么花？”丫环道：“今日这梅花重开二度，比前更觉香馥些。”小姐将梅花接过来一看，心中大喜道：“可是喜童送来的吗？”丫环道：“正是！”小姐道：“你这个婢子，又来哄我。”丫环道：“小姐，喜童现在老爷堂前。”小姐半信半疑，走下楼来。喜童见了，叫声“小姐”。杏元问道：“这梅花果然是园中复开的吗？”喜童答道：“正是。”小姐又吩咐：“喜童，你可去花园中侍候，待我回过老爷，自然有赏。”喜童答应，回到后花园中不提。

再言小姐手执梅花，来到老爷房中，将手揭起帐幔，说道：“爹爹母亲，孩儿特来拜喜！”陈公道：“我儿拜什么喜？”小姐道：“爹爹可知道，天从人愿，梅花竟开二度！”陈公道：“果然梅开二度吗？”即忙起身，穿了衣服下床。小姐将梅递与陈公，说道：“请爹观看。”陈公接着，哈哈大笑道：“我儿，这时节在哪里寻来这枝梅花？”小姐道：“爹爹，果然是园中复开的梅花。喜童说，不但是一枝，而且满园中树树开放！”夫人听说，也即忙起来，穿了衣服，说道：“我儿，当真梅开二度吗？”小姐说道：“母亲，果然是梅开二度！”夫人道：“我儿，正是：‘人有善念，天必从之。’”

说话之间，丫环送水进房，与陈公、夫人净面梳洗完毕，换了衣衫。公子也来请了安。于是，陈公与夫人并公子与小姐同到园中来看梅花二度。一

进园门，只闻得一阵阵香风满面。一路步入亭中，抬头一看，只见满园中梅树枝枝俱是银砌粉妆，实实令人可爱。公子、小姐一齐上前恭喜道：“爹爹，如今梅花开放，修行的念头丢了罢。”陈公道：“我儿，非是为父的又坠红尘，因是梅家侄儿没有着落，使我放心不下。”夫人道：“梅家侄儿着人四下找寻。若寻着，领他来家，以了一片心事。”陈公道：“夫人言之有理。”又吩咐喜童道：“今日梅花重开，也是千古奇事，你可速备酒席，安设牌位，好祭奠梅公。”不一时，俱已停当，陈公换了素服，拜伏道：“梅年兄，你在天之灵可知道我陈东初祭奠吗？”这喜童见陈公祭奠他的爹爹，他却不敢在亭子上陪拜，却走在远远一个亭子上，朝着牌位不住地磕头，口中说道：“爹爹呀，多谢陈年伯费心，我小侄只得在此叩谢陈公。”拜毕，只见夫人、公子俱来拜过。陈公望着小姐道：“我儿，你也过来拜拜年伯。”于是，小姐拜毕，起身说道：“爹爹，可看见喜童在那小亭子上磕头吗？”陈公回头一看，果然喜童在那里痴痴呆呆地磕头。陈公大怒道：“你这个狗才，大胆！如此放肆，敢学老夫跪拜！”便叫喜童上来，喜童听唤，即忙走上亭来。陈公大怒道：“老夫在此，是拜的梅公，你敢在那里学老夫拜吗？”喜童道：“小人怎敢学老爷拜，只是小的父亲也是去年二月今日死的，因想着父亲周年，故此在那亭子上拜一拜，也尽父子之情。”夫人道：“这也难怪他，富贵乃是各人所修的，孝敬之礼俱是一般。”陈公道：“原来你也有这番委曲，也罢，我这里赏你两碗菜，排设在后门外边，点起香烛。”叫王正吩咐道：“你替他买一盘包子，叫他到后门外边烧张纸钱，尽他一点孝心。”于是，喜童拿了两碗菜，摆设在后门外边，点起香烛，磕头拜哭，焚化纸钱。祭奠已毕，复回身竟奔到自己房中，又立一小小的牌位，将梅公的名讳写上，供奉在抽箱桌上。反身走上亭来谢了。夫人说道：“喜童，从今后竟要小心照管花草，至于饮食，拿到自己房中去吃。”喜童答应：“是！”只见陈公走下亭子来，公子、喜童随后，走入梅花深处。陈公见梅花，赏玩了一会，心中大喜道：“既有梅花，岂可没有佳句？”向着春生说道：“我儿，我在京师历有多年，不知你的学业何如，你可将梅花复开二度为题，作诗一首与为父的看一看。”春生答应道：“孩儿晓得。”陈公忽然抬起头来，只见壁上题有诗句，便问道：“喜童，此诗句是何人所作？”不知喜童怎生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梅开二度乃千秋佳话 花园联诗实万载奇逢

词云：

试问水归何处？况锦彻夜东流，滔滔不断古人愁。浪花如喷云，新月似银钩，暗想当年富贵，挂锦帆直至扬州。霸陵桥上望西州，动不动八千里，青山无数，白云无数。来时节，春梦；去时节，秋梦。想人生会少离多，叹人生能有几度！只落得春风酒一壶，夜月琴三弄。古今希罕闻，试问钱塘梦。

诗曰：

一辈后生一辈人，因知中正属儿成。

难处颠沛流离日，画虎雕龙天自亲。

话说陈公看见壁上有诗句，步到跟前，看见题的是《咏梅花》七言一绝。看完，赞道：“好佳句！”便问春生道：“此诗是你做的吗？”春生道：“孩儿并未题诗。”陈公又问道：“喜童，你管此花园，这诗是何人题的，你从直招来。”喜童禀道：“小人不敢蒙混老爷，这是小人见景生情，信手的胡说。”陈公点了一点头，叫春生过来，说道：“我儿，你看看如何？你或做或和，也试一试你的才学。”叫喜童取笔砚过来。喜童答应，向亭子上来，拿了文房四宝。夫人、小姐问道：“你取笔砚做什么？”喜童道：“老爷命公子题诗。”竟携着笔砚一直往梅园中去。小姐道：“母亲，爹爹着兄弟题诗，孩儿同母亲去看看。”夫人道：“也好。”于是，母女们步下亭来，走至春生面前，见他手执笔毫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

诗曰：

数色梅花绿最高，依依挺干似儿曹。

只因诚叩通天界，故赐琼梅放二遭。

春生题毕，喜童将笔接过，陈公哈哈大笑道：“有花没吟，岂不误了名花？”回头又见夫人、小姐到来，陈公向夫人说道：“适才观梅，见粉壁墙上有咏梅之句，问是何人所作，你道是谁人做的？夫人，原来就是喜童题的。竟看不出这个孩子来，也通文墨。我叫孩儿也题了一首。今女孩儿至此，亦可批削你兄弟的诗句，但平日闻得你韵佳，也可做一首，与为父的看看。”小姐心中想道：“做一首，却是怎好写在此地？”陈公道：“这又何妨，此乃本宅花园，那有外人来看，况后面又不落款，怕他怎的？”小姐又不好违了父命，只得接过笔来，在春生诗句后面题诗一首。

诗曰：

春日梅花品最高，又因上帝降儿曹。

昊天不负忠良后，才使梅花放二遭。

杏元小姐题毕，陈公与夫人道：“女孩儿的诗句却也清雅，真正可乐，也是我二人的晚景了。”于是，又把两首诗念了一遍，见喜童送笔砚去了。陈公对夫人说道：“据老夫看，喜童这孩子大有根基，不是寻常之辈，以后要另眼相看顾他，只是这诗句字体，色色可爱。”夫人道：“正是，这孩子既会吟诗，必有可用之才。”说话之间，喜童已到。陈公又吩咐了一番，才与夫人、公子、小姐走出梅园。又走上亭子来重新坐下，又重新吃了一会儿酒，方才一同入内去了。家下众人收拾了碗杯，打扫了园亭，各自散去。喜童回转书房安歇。次日起来，无时不在园中修理花草。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三月初旬。一日无事，心中想道：“人说扬州天下第一个繁华的所在，我想今日无事，不免到街市上看一看光景。”

不言喜童独自出花园去了，再讲那杏元小姐每每心中想道：“我见喜童几番哭泣跪拜，令人可疑。其中定有隐情，莫非就是梅年伯的后裔？那日，爹爹在梅亭上祭奠，他却是含泪一般。至于梅花重开，那时，爹爹祭奠梅花并梅年伯之时，他又在小亭上跪拜。就是梅园中诗句，又觉有些奇情。”心中正在思想，忽然旁边走出一个丫环，名叫翠环，站在小姐身边，说道：“小姐莫非想那个人的过失吗？”小姐倒唬了一惊，抬头见是翠环，便说道：“你这丫头，如何这等大胆，说什么那人。”翠环笑嘻嘻地说道：“小姐莫不是看出喜童的破绽来了？”小姐道：“你凭空说出这样话来，是什么缘故？”翠环道：“不瞒小姐说，喜童自到我家中来，也是半年有余了，从不见他有嘻笑之容，终日有悲哭之态。依婢子看来，此人必有痛天之恨，但他所做之事，都与老爷的心性一样，亦非下人之流。今日无事，婢子与小姐同到花园问他的行藏，如何？”小姐道：“我乃闺中之女，没事怎好到花园中去。”又想一想，“你先到园中看一看，喜童可在书房吗，切不可与外人知道。”翠环见小姐有要去之心，笑嘻嘻下了楼去，一直跑到花园，往书房中看去，只见喜童不在书房中，转身走到后楼，就向小姐说道：“喜童竟不在园中。小姐要去，趁此机会就走。”小姐道：“去到要去，倘若撞到一个外人，成何体统？”翠环说道：“花园中此时冷静，外人没事不到花园中去。”小姐听说，随即二人下楼，走进花园，就往书房中看来。见他那房中虽无排设，却也收拾得洁净。翠环道：“小姐，请坐，待婢女细细看来。”走上前就把抽箱扯开，只见里面俱是文章，上面有许多泪迹，又见桌上供着一个圣人的牌位，中间又写了一行字，面前供着一钟饭，一碟菜，一双筷子。翠环道：“他怕午时的饭迟了，留些过午的。”就把牌位拿起来，口中叫道：“小姐，你来看这个牌位，上面写的什么东西？”于是小姐走将过去，把牌位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先考 梅伯高之神位。

旁边写的是：

孝男梅璧叩礼。

看完往袖内一藏：“此子定是梅璧无疑矣！”小姐同翠环走出书房，行至堂前，回禀陈公，把事情从头至尾告诉一番。陈公与夫人大惊道：“喜童却是梅伯高的乃郎，一向老夫却有疑心，待老夫唤他进来，细细地问他一番曲直。”杏元小姐道：“不消爹爹去得，再叫翠环到他书房，先把一个唬诈试出他的真情来，再引他进来，问他详细。”夫人道：“孩儿说得有理。”陈公点头道：“也罢。”于是叫过翠环来，吩咐了他一番。

翠环领了陈公的言语，就往花园中来，且不讲。单讲梅良玉在街上游了半日，腹中有些饥饿，便寻旧路，进了大门竟奔花园中而来。只见王正手中捧着一个盘子，口中说道：“我儿，今日有个朋友送了两只蹄子，你娘叫我送一盘与你吃。”良玉道：“怎好又生受，多谢伯伯。”于是双手接了盘子。王正去了，一直捧到房中，放下盘子，又往后面取了饭来，把抽箱扯开，拿出饭来，菜碗换了，碗筷供奉梅公的牌位。先拿碗的时节没有留心，及至供饭不见牌位，于是细细地寻了一番，竟没影形，只急得两泪交流道：“我的

爹爹，你往哪里去了？”将要放声啼哭，忽见一人站在书房门首，便止泪说道：“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那翠环望着梅良玉，说道：“你这个人好坑害人家不浅。”那良玉见牌位失了，心魂不定，又忽然听见翠环说出“坑害人家不浅”的话来，便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姐姐，我坑害了人家什么事？你这话从何说起？”翠环道：“你口还说什么喜童？哪一个不知道你是梅老爷的公子！现今府县各衙门俱有文书到来，说京中卢杞知道你在此处，着地方拿你进京，想他既知道你在此处藏身，那奸贼怎肯放过我们。你还‘之乎者也’瞒我家老爷，喜童长喜童短。”梅公子听了这番言语，真正是顶门上唬走了三魂，九宫内散了七魄，半晌说不出话来。唬得战战兢兢，双膝跪下道：“姐姐，你可有什么计策救我一救？梅良玉至死不忘。”翠环道：“公子请起，既是方才说出‘至死不忘’之言，你切记在心，我方才的言语却是虚假之词。我今早同小姐至此看花，看了你供着的牌位，拿去回禀老爷，才知道你是梅公子。老爷叫我来唤你到后堂去，问你的委曲。”公子道：“老爷叫我问话，万一不念当日之情，将我解到京中，献与卢贼，我命岂不休矣！”翠环道：“你说话差矣，况老爷平日以善良之心自居，岂有害你之意？”

于是，翠环同了良玉往内里而来。进了腰门，只听得陈公与夫人、小姐在堂上说话。翠环先进去回禀老爷，只见陈公笑着迎了出来，道：“良玉贤侄，今日方才去了老夫千古之疑。”梅良玉忙行了几步，迎着陈公说道：“伯父，梅璧在此。”于是，陈公携了梅公子的手，一同进内堂。梅公子忙行了几步，拿过两把椅子，复转身来，他就走将下去，向着陈公与夫人道：“伯父，伯母请上坐，待小侄拜见！”陈公道：“贤侄说哪里话来，一向多有得罪，只是老夫不的，谅不见罪。”梅公子道：“若是伯父说这样话来，岂不折杀了小侄么！但萍水相逢，蒙伯父收养，真正没齿，不敢相忘。”此时，又谦逊了一会。陈公与夫人勉强受了两礼，又与春生见过了礼。夫人向着杏元小姐说道：“我儿，你也过来与梅家哥哥见过礼。”小姐奉了母命，只得过来与梅公子见了一礼，即便回楼而去。于是，陈公与夫人，公子同梅良玉分宾主而坐。丫环奉茶毕，陈公道：“贤侄，令尊大人荣升京师，不料遭奸贼卢杞所害，又拿合属，老夫无时不思，今乃天缘凑巧，与贤侄会合，真乃是不幸之中大幸也！”梅良玉两泪交流，把前后冤苦之事一一告诉了一番。陈公与夫人道：“真正亏你。”又道：“贤侄可去更衣。”叫声：“春生，我免你功课，可陪梅年兄去更换服色。”春生答应，即陪良玉到书房，更换了衣衿。二人携手出来，那时，合众却晓得喜童是梅公子。别人都在其次，单是王正一闻此言，便走进自己房中说与妻子知道：“这个孩子今日被小姐看出他的面目来了，只怕老爷要将小姐许配与他，你我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他妻子道：“你也过了五旬多岁，连理性一点也不知。如今老爷认识了他年家的子侄，岂肯与你我为儿子？这不是枉费的精神吗？”

不讲他夫妻议论，再言陈公见春生陪良玉而去，便对夫人说道：“我看梅家侄儿，他日必然成名，况他气概不同，细细思想，不若把女儿许配此子，待他名登金榜，再完洞房花烛。夫人，你道如何？”夫人道：“老爷主见一定不差。况且，此子乃梅年伯之嗣，他先人曾为同年斩首西郊，他相貌又生得轩昂。在梅园所题之诗，犹恐假他人之成语，还要试他一试，再为斟酌。”陈公点头道：“夫人言之有理。”

---

没齿（mò，音末）——犹言没世，一辈子。

不一时，梅公子换了衣巾，与春生携手走进内堂，复又见礼。陈公吩咐摆饭，此时，饭毕。于是，陈公传齐了合宅的家人，见过了梅良玉。陈公又吩咐道：“从今为始，俱称梅公子，外面切不可走漏风声。”众家人一齐答应道：“是！”各自散去不提。单言陈公向梅公子说道：“我观贤侄的佳句果然出众，老夫今有一题请教贤侄高才。”梅良玉道：“小侄爱慕文艺，只是一向荒疏，难入老伯父之尊目。”陈公笑道：“佳作自然精美，何必过谦。”随唤春生说道：“我儿，你也陪作一篇，请梅年兄笔削。”良玉道：“岂敢！”陈公唤书童取文房四宝过来，拈笔在手，写一题目，乃是“善人为邦百年”一句。梅良玉接过一看，说道：“老年伯，小侄当面献丑了。”陈公道：“年侄说那里话来。”良玉抬头一看，只见桌上已摆两付笔砚，卷子，便与春生分宾而坐。二人并没思索，一挥而成。陈公在旁边看见，心内暗喜。不一时，二人交卷。陈公接过一看，拍案大叫道：“真魁元之才！异日必尽天下之灵秀！”又将春生之文字看了一遍，却也字字珠玑，句句锦绣，与梅璧一比，却略略减色些。取过笔来，把二人文章俱以圈点过了，又向二人说道：“你们的文字还欠工夫，自后还要上紧琢磨，彼此还要相需讲解，不可荒疏。自后，你二人同寝共食，不可相离。”于是，二人告辞陈公，同入书房不提。单言陈公走入后堂，与夫人说道：“我今日已看过了梅璧的文章。老夫主意已定，要招良玉为婿，况他的文章字字珠玑可爱。”

与夫人议论杏元女儿之事，却被翠环听见，飞奔后楼，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眼识英雄怜友念故交 心结丝萝惜旧遭奸变

词云：

叹画梁紫燕，为儿孙，屡占窝巢。每日里打食敷粒，只恨儿孙不饱。养得嘴上黄微退，两翅才长翎毛。不报父母养育劳，竟自腾空飞了，飞到那绿荫深处，自称散淡逍遥。一日檐前游戏，撞着了狼心的狡猫，双爪搭住不相饶，连皮带骨尽嚼了。这才是幸短前程短，心高命不高。劝君少打伤人剑，常磨克己刀，守分循天理，灾祸自然消。

诗曰：

故旧联姻乐正浓，忽遭奇祸各西东。

绣心万结愁难诉，恨海忿山满肚中。

话说翠环听见陈公与夫人欲将小姐许配与梅公子，她急忙跑至后楼，笑嘻嘻地报与杏元小姐知道：“恭喜小姐！”杏元道：“你这个丫头，又来见鬼见神，恭喜什么？”翠环道：“老爷与夫人将小姐婚姻意欲许配与梅公子。小婢闻此喜信，特来恭喜小姐。”杏元把脸一红：“贱婢休得胡言！”口中虽是这样骂，心中却十分欢喜，想道：“我观梅生非人下之辈，又见他题梅之诗，实实孝友气概，与众不同。”

其时，不讲小姐暗赞。单言翠环见小姐不睬着她，只得下楼，腹内暗想：“我不如到书房送个喜信，与梅公子知道。”走至书房一张，不见春生，只见良玉一人痴呆呆的，似想心事一般。她便轻轻地走至书房来，到他的后面，把手在他肩上一拍，道：“你在此想什么呢？”梅公子倒唬了一惊，回转头来，见是翠环，因说道：“你又来做什么？”翠环道：“特来与你报个喜信的。”梅公子站起身来问道：“姐姐又有什么喜信报与小生？”翠环道：“也是你命中红鸾星高照，老爷夫人要将小姐与你结婚呢！只等你金榜题名，那时就成鸾凤，岂不是天大的喜信么？”梅公子一闻此言，心中暗自欢喜，又见翠环走进前一步，是要动手动脚的意思，梅公子正色道：“已承你的好意，小生领惠过了。姐姐请回后去罢，恐你家公子出来撞见你我二人在此说话，万一禀告老爷与夫人跟前，岂不是连小生无容身之地了。”翠环说道：“喜信报与你，你将什么谢我？”梅公子道：“既承你的美意，待后慢慢谢你罢。”那翠环欢欢喜喜地说道：“下次若有一点半点言语，少不得一一报信与你。”梅公子道：“姐姐，你从今以后不可到书房来，恐外人看见不雅。”翠环啐了一声，入内去了。

梅公子闻言好生欢喜，不一时，春生出来陪他吃了晚饭，二人又谈了些诗文。夫人又着人送了一床锦绣的被褥与帐幔等件，春生又叫书童铺设在自己的床对面，铺着坐卧谈心。他二人斯文相投，竟一刻不离。每日清晨，往内面请安，便是携手而行。陈公与夫人看见，便十分欢悦。有时在房中撞见小姐，两下心照，俱不言起婚姻之事，还是兄妹相称。

且言陈、梅二位公子无事，正在书房中谈讲诗书。陈公不时也出来讲些文章故事，有时与他二人谈心饮酒。一日，在后堂与夫人议论些家务，忽见门上慌慌张张禀道：“外面府县官员俱在前厅，请老爷说话。”陈公道：“府县到此，定有蹊跷。”陈公只得走出厅来，各官俱一齐站起身来见礼，礼毕，分宾主坐下。

府尊开言说道：“大人。”陈公道：“不敢，请问公祖与父母，到舍有

何贵干？”府尊道：“禀大人，得知今早有马牌到来，说圣上有旨，正钦差是卢太师，付钦差是翰林院党大人。卢太师曾吩咐马牌，叫大人在平山堂接旨开读。”陈公道：“原来如此，待老夫回后堂换了冠带与公祖父母同行接旨。”府尊道：“相爷吩咐说道，不必更换服色，就是便服接旨。”陈公笑道：“既是卢太师说过，治下就是便服了。”

于是吩咐打轿，同各官到平山堂接旨不提。再言夫人与二位公子小姐摸不着头脑，都担着惊慌，随即差家人打探消息。梅良玉望着夫人说道：“也不知为着何事，且等家人们回来必知详细。”

且不言陈府中议论。再言陈公同着各官到平山堂，接旨的香案俱已摆设的齐整了。众官俱在山门外候着圣旨。不一时，只见无数的职事拥护着二位钦差到了山门首，陈公领着众官跪接圣旨。卢相与党进同下了轿。陈公等一齐随了进来，到香案供奉圣旨。陈公山呼已毕，卢杞将旨打开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上古帝王治国，全赖文武足备，方能成一统华夷。今朕御极以来，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自从扎莫、沙陀二国士卒屡肆猖狂，扰害中原，前相国卢杞同兵部右侍郎袁辅臣曾出兵镇守边关，不料他国以火炮当先，将边关攻破，又将袁辅臣守官众将都拿往军营，绑于刀杆之上，用乱箭攒死，惨不可言。朕欲责你向日退缩不领兵之罪，相国卢杞保奏，言尔有女，名曰杏元，今着党进领旨，传与尔知道，朕赐尔女昭君服色，玉琵琶一面，似昭君出塞。议在着地方官，给库银二千两，买民女四十名，一同出关，与二国连和，两国永息刀兵。旨到迅速出发，即免卿一门之罪，钦哉谢恩！

陈公听卢杞宣读毕，在香案前谢过圣旨，站起身来，心中大怒，只得走上前与卢杞见礼，因问道：“满朝文武太师怎不保奏一二去镇守征伐，怎么着下官的女孩儿去和蕃，岂不羞辱了天朝的体统吗？况我的女孩儿乃蒲柳之姿，焉能退得胡虏番兵？”卢杞道：“也是老夫的好意，圣上要加罪于老先生，老夫与你保奏了，方免先生的罪名。况和番前朝也是有的，何必引以为耻。圣命紧急，老夫要见一见令媛小姐，老夫就要回朝缴旨。”

陈公又不敢逆旨，只得苦在心头，复身与党公见礼，也没心谈讲细话，于是请了圣旨，同卢杞一齐上轿，离了平山堂，一路回转，进了城门，到了自己府门首，把卢杞等让至大厅，又行过大礼。料想卢杞不能让他回后堂去的，因此硬着心肠，吩咐家人到后堂叫养娘扶着小姐出来与卢相爷看看。家人答应，进后堂与夫人说了备细，夫人才晓得旨意，是要他的女孩儿往边关和番，腹内似乱箭错心，又见要他的女儿出去见见卢杞，夫人大怒道：“要这个老命做什么，我出去与这个奸贼拼了命罢！”小姐上前扯住夫人道：“母亲不可造次，这个奸贼乃是奉旨来的，母亲与他较量，岂不是自取灭门之祸，不如待女孩儿自己见那个奸贼，拚了孩儿一人之命，出关去寻一个自尽，以全爹爹一世名节，又保守了一家的性命。”

夫人拼得那里啼啼哭哭，随在后面。梅璧春生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只哭在一堆。于是小姐止住了泪痕，来到大厅上面。陈公见女孩儿出来，一阵心酸，二目中隐隐掉下泪来。因说道：“我儿过来，见卢太师与党年伯的礼。”于是，小姐一一见过了礼。卢杞看了杏元小姐，向陈公说道：“令媛小姐真真生得天姿国色，先生巧言还说没才没貌，有四句鄙言奉赠令媛小姐，诗曰：

---

治下——旧时士民对地方长官自称“治下”。

御极——犹登极，谓皇帝即位。

备细——完备、详细之意。

‘ 闺中侠士女英豪，巧笔丹青难画描。琵琶相伴阳关道，好似昭君出汉朝。 ’ ”

杏元小姐问道：“老太师，边关上有许多强兵猛将，尚且难胜胡虏，我一闺中柔弱女子，怎能退得胡虏？”卢杞道：“小姐出关，胡虏一见，即可退兵，立见太平矣。”小姐见卢杞说出这等话来，含着怒容道：“老太师的钧谕却也妥当，我陈杏元何惜一身，只是可惜圣上把那高官厚禄与那些误国的奸贼食了，又不能分君之忧患，立于朝堂之上，白披一个人皮。只是我陈杏元生不能食奸贼之肉，死后定为厉鬼，摄奸贼之魂！”骂得卢杞白着眼，领受一会。

陈公见小姐骂了卢杞一顿，回说道：“我儿，你也见过了太师，那朝中的国政却也与你没相干，回后堂去罢。”杏元小姐遵父命，只得忍气往后堂而去了。卢杞暗说道：“我眼睁睁地倒被这小贱人骂了一场。”因见小姐往后堂去了，他也站起身来，望着陈公说道：“令媛是见过的了，只候地方官买齐了民女，便一齐动身。”那时，陈公又假意留了一会，方才先送过卢杞，然后又送府县官员，只留党公叙谈不提。

再言卢杞回至公馆，自有地方官应酬。且言陈公向党公说道：“年兄，你我乃是同年好友，还有细事商议。”二人携手步入内厅，陈公吩咐把二位公子请出来，家人答应，内请了二位公子上厅来与党公见过了礼，在下面坐了。陈公叹了一口气，望着党公说道：“年兄，我辈读书，原想荣耀宗祖，荫子封妻。谁知于今反将自己的女儿弃于奸贼之手。那奸贼当日在朝中谕着小弟领兵往边关与鞑鞑交锋。梅年兄直谏一本，被皇上将他斩首，却又行文捉拿他的家眷，他家弄得人亡家破，似一群失林的孤鸟。日下，袁兵部将身葬沙场，卢贼又保奏我的女儿往那寒苦沙漠之地，去和北番。年兄，你想一个闺门中柔弱之女，到那个去处，可能保得有命否？岂不是眼睁睁地送去寻死的吗？”党公也叹了口气道：“年兄，祸起自卢贼也，是令媛小姐命中所招。天子的谕旨如何违拗得了，只好听天由命罢了。”

梅璧与春生听见党公这一番的话，心中正苦，二目中滔滔流下泪来。党公见他也觉伤心，指着良玉、春生二人向陈公问道：“小弟只知年兄一位公子，因何却有两位年侄？”陈公回道：“小弟只有一个小儿。”因指着梅璧道：“年兄却不是外人，不妨实告罢。”不知陈公怎么样告诉党公，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选美女百姓惊惶 认兄妹家庭痛哭

词云：

自入深山，且学半装聋哑半装呆。是非莫与他人论，己过还须己自裁。瓦罐红炉茶正热，纸窗白处月初来。但笑长安名利客，几个严陵守钓台？

诗曰：

真忠千古美名标，奸为万载话犹嘲。

孤心只顾私情意，那管群黎泪似潮。

话说陈公对党公说道：“年兄，此子是梅伯高的乃郎，因为投奔他的岳父，谁知那世态炎凉的禽兽，不认亲情，反将他当作奸党。多亏他贴身伏侍的书童用过见识，替死仪征。”从头至尾细细地告诉了一遍。党公道：“此子就是梅年侄，老夫失敬了。”梅公子又重新见了一礼，党公又问道：“小弟到不知令媛可曾许人家否？”陈公见党公问他这个话，忍不住二目中掉下泪来，说道：“小女婚事未许人家，小弟有意招赘梅家年侄为婿，不想此念就有这风波。”党公道：“这也是他们前世冤孽，故生出这一番事来。小弟见他同年兄令郎一齐垂泪，我却不知道有这般的隐情。”

说了一会，党公告辞起身，陈公没心绪相留，一同送了党公上轿去了。陈公回转后堂，只见夫人、小姐与合府的仆妇，丫环都悲哭在一堆。陈公见时，更觉伤心。夫人见陈公与二位公子同进来，带着哭说道：“梅家侄儿，你来，老身有句话对你说。前你改妆之后，我与你年伯商议，欲将杏元小姐许配与你，岂知天意如此。虽然大礼未行，也算是夫妻一场，明日杏元出关，你可与春生兄弟送他在交界地方，也尽你一点夫妻之情，只好结一个来世夫妻罢，还避什么嫌疑？”

梅公子见夫人说得伤心，二目滔滔，放声大哭道：“伯母既如此说，小侄焉敢不送贤妹出关口，只是这卢贼怎肯让小侄同行？”夫人道：“老身也思想了一个计策在此，待起身之时，老身认作一个侄儿，与女孩儿是姑表妹妹，再等你年伯求一求卢贼，就可以同行了。”梅公子听得，又要求卢贼，带着哭骂道：“这个奸贼，与小侄不知是那世冤家，当初父亲被他害在都市斩首，使我母子飘零今日，才有了安家之所，又蒙伯父伯母将小姐终身许配小侄，他又一本把小姐逼了去和番，岂不是前世冤孽，今生对头！这正是：生拆散了鸳鸯伴，活活分开连理枝！”陈公走上前，说道：“贤侄，既是夫人方才俱已说明，你二人当着老父面前见一个礼，路途中有些什么言语，两下才好说话。”夫人哭哭啼啼扯着小姐与梅公子对面交拜，那杏元小姐哭哭啼啼，含着娇羞向梅公子说道：“为小妹之事，反累及兄长跋涉程途，出关远送，愚妹只好来世补报。”梅公子也哭啼说道：“贤妹自己保重。愚兄理当扶送，何劳之有？”两下里说话，四目滔滔，泪流不止，更觉凄惨。陈公与夫人、公子合家大小又痛哭起来。这正是：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且不言合家痛哭，再说卢杞回到公馆，那些合省的官员送礼，纷纷不绝。卢杞竟一概全收不提。再讲党公别过陈公回到公馆，见那送礼的云集。家人将各礼单名帖一二呈上，党公看了，吩咐道：“俱写璧谢帖辞谢。”家人答应去了，这且不言。再说那合城中大家小户，见官府领了卢贼的钧旨，任着官媒头儿在城里城外挑选那美貌的女子，那些百姓却不知和番，只道是皇上选妃，因此不论贫富，只要有人家求配，自己把女儿送上门去的也不知有多少。

再讲那官媒头儿，不上几日，领了民间无数的女子来，送到府署中。府尊挑选了四十名，余下的着他父母领回，即将那四十名女子的名字编成一本册子，亲自呈送到相爷的公馆面见，与他过目。卢贼看过了册上的名字，便向知府吩咐：“你可将众女的名册送到陈吏部府中去，再传老夫的钧旨，说诸女俱已齐备，限二日内便要起程，不可误了皇上的钦限。”知府领了卢杞的言语，出了公馆，吩咐衙役俱到陈府去，太守随后。不觉一时，就到陈府，门上人通报进去，陈公正在内里与梅璧、春生商议要浼求卢杞的分上，待他二人同行。一听家人之言，随即来至前厅，接了府尊。两下见过了礼，坐下。茶毕，府尊道：“卢相爷命卑府将众女的名册籍送与大人过目。钧旨云：钦限紧急，诸已齐备，限二日内便要起程。”陈公道：“老公祖吩咐，治下知道了。至于小姐动身，还有一件事要面见相爷。公祖将众女子的册集带着，治下与公祖一同去见卢杞。”二人上轿，同至公馆面见卢杞。陈公道：“方才公祖传相国的钧旨，两日里便要小女动身。晚生思想，千里迢迢，孤身独往，使晚生夫妇放心不下。今日小儿与表侄难舍，求相国开一缘之恩，着他二人送出边关，再回转家乡，晚生感恩不浅。”卢贼抠着腮边胡须，冷笑道：“年兄，莫说就是两人，再多几个有何碍。”陈公一听，心中又放下愁肠，又道：“这美女花名册籍，太师可装了，明日好与鞞鞞胡儿。”卢杞点头道：“这话讲得有理。”就把册籍收下，着人送与党公不提。

再言陈公与府尊一同辞别上轿。府尊回归衙署，陈公回归府第。把那四十名都叫进来叩见，陈公带至后堂，又见了夫人小姐，那些女子一齐跪在尘埃，便哭哭啼啼说道：“我们众人乃是陪贵人到边关去的，望贵人念同乡之情，若有什么服侍不到之处，望贵人另眼相看，可怜我们也是离乡背景之苦。”杏元小姐哭哭啼啼地走将下来，搀扶为首的女子说道：“列位姐姐请起，你我都是红颜薄命之人，有什么尊卑。”杏元虽与那些女子说话，眼中却望着梅公子，心中想道：“我二人缘分好浅，既在当面，为何却又分离，反到外国之邦受那种腥臊之气，怎能再睹良人之面？”想到其间，便放声与那些女子大哭起来。夫人带着泪痕，把那些女子一看，只见都是十五六岁的姣好，又哭得如醉如痴，真正凄惨，哭得昏天黑地，暗日无色。因想着恨道：“这样花枝的一般女子，一个个俱送去寻死的，我想卢杞这个贼怎么皇天没有报应，将他五雷击顶也不足抵这些受苦的女子！”怨气叹息了半日，又来劝解小姐、众女子。梅公子春生也来劝解了一番，大家才止了哭声。夫人吩咐抬酒款待众女子。

光阴迅速，不觉已是第三日。合城官员请卢相爷和党公一起到陈府来，陈公听得，此时出来迎接。大厅上面，府尊已备下酒席，在陈府中款待众钦差。府尊将酒席安过，各自序齿而坐。酒至数巡，只见卢杞向着那随来的家人道：“把那衣箱抬在内里，请小姐与众女子更换宫装。”家人答应，把衣箱抬到里面，说道：“相爷的钧旨，请小姐更换宫妆，好起程上路。”杏元小姐说道：“你去回禀你的相爷，说外国的服色到出关之时方可更换，我等还在中原，未食外国的水土，为何先换外国服色？”卢杞的家人见他正言，不敢违抗，只得抬出衣箱，回禀说道：“小姐不肯先换外国服色，要到边关服了外国水土，才可更换此服。”卢杞还未开言，党公哈哈大笑：“真正是个有志气的佳人，至于此刻这般光景，还不失中原的大礼，羞煞那种朝秦暮

楚卖国求荣的奸贼！”就把一个卢杞气得目瞪口呆。

不多一会，酒席用毕，卢杞向陈公说道：“先生，可到后堂催着令媛早些起程，好赶路途！”陈公见卢杞催促，只得忍着泪痕往后堂去将卢杞的话细说一回，夫人与小姐、公子闻言，放声大哭。陈公说道：“哭也没益，不若硬着心肠，早些收拾罢。”杏元小姐哭得两眼泪汪汪，如刀割肠，针刺心，哭啼啼说道：“孩儿一死何足为惜，只是苦了爹娘抚养孩儿长成十七岁，不知费了多少心机，今日被奸臣贼子害去和番。就是三年乳脯，十月怀胎，孩儿只好在幽冥地府报答爹娘操劳罢。”一起大哭不止。陈公硬着心肠，劝了一番，那杏元小姐，才忍着泪说道：“爹娘在上，孩儿就此永别，要拜爹娘养育之恩。”陈公与夫人一把扯住杏元小姐，两眼泪汪汪说道：“我儿，为娘的今日如何舍得你去！”那杏元两泪滔滔，拜将下去，口中题道：

诗曰：

日日闺中绣凤凰，梦魂一旦远家乡。

思亲不得归原里，只为干戈出画堂。

又云：

兄说高堂常侍奉，岂知今日永分离。

从今难观双亲面，要得相寻梦里时。

小姐拜毕，吟了诗句，又向春生说道：“兄弟，愚姐有几句话嘱托与你，爹娘只生你我姊弟二人，我今日已是他方怨鬼，异乡的孤魂，你送我出关之后，可急急地回家，早晚要劝解爹娘。不必愁苦，莫要思忆我了，只当没有生我的一般。千万莫要哭坏了爹娘。”又把梅璧望了一眼，便低着头向春生耳边说了数句，不知所说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赶程途民夫忿恨 到重台兄妹沾襟

词云：

轮罢三皇五帝，功名夏禹商汤，七雄五霸闹春秋，秦汉兴亡谁究？名利两行童与叟，几多冠冕没荒丘。前人留待后人收，甚是龙争虎斗。

诗曰：

夫妻正好结天缘，何事纷飞泪眼现？  
信是佳人多薄命，含悲隐恨别慈严。

话说那杏元小姐向春生耳边说道：“梅家哥哥他乃是个落难之人，恐他早晚愁苦，你也要劝解他些。兄弟，你把梅家哥哥当做嫡亲的手足，愚姐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甘心矣。”春生哭应道：“是，兄弟知道。姐姐放心，自己保重要紧。”杏元小姐哭道：“你我姊弟一场，在此永别，为愚姐的有一拜。”春生与杏元拜毕，于是抬起头来，向梅璧说道：“为愚妹的今日也有一拜。”良玉哭道：“贤妹小姐，做愚兄的也有一拜。”于是，二人一同交拜。此刻好似刀绞肺腑，针刺心肝一般，两下不能说什么言语。这正是：哑子慢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梅璧此时只说了两句：“贤妹小姐，你可保重身体。”便大哭起来。二人对面交拜，拜毕，站起身来，杏元小姐又向着夫人叮咛，说道：“母亲，梅家哥哥在边关回来，他乃是落难之人，恐他忧愁，母亲要劝解他一番，只当女儿见在世一般，他若后有寸进，自然报达爹娘深恩。再者，母亲不要挂念孩儿，恐伤了身体，千万宽怀。”夫人听说，两目流泪，说道：“我儿，为娘的知道，你只管放心。”于是，杏元小姐方才带了翠环丫头，二人哭哭啼啼。陈公随了到大厅，见了卢杞的礼，小姐方才上了香车。翠环同那些众女子上了轿，众官长与陈公俱在后面。才出了大门，只见那些众女子的父母呼爹喊娘，叫兄叫弟，哀声难闻，那一般的凄惨光景，真正是铁石人也伤心，也要流下泪来。一路上看的人民百姓，无一个不伤心，掉泪，痛恨。

再说党公把眼睛瞧着卢杞，心中骂道：“你这个奸贼，好生生的将这些无辜的百姓的女儿拆个东西南北，骨肉分离，这样凄惨哭泣之声布满街道，亏你昧着良心，连眼睛红也不红，你是个什么心肠！亏你身居相位，你难道不知道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我看你这个奸贼，日后是怎么样的报应！”说话之间不觉车马已至十里长亭上。众官员备得有饯行酒席在此。众脚夫将香车小轿俱各歇下，众女子下了轿，一齐哭哭啼啼拜别了父母，各自大哭了一场。那杏元也哭啼啼走下车来，向着陈公说道：“爹爹请上，待孩儿拜别。只是爹爹年迈之人，休要过伤，回去致意母亲，不要思念孩儿，只当我在家不幸病故的一般。若到那寒食清明时节，烧一陌纸钱，供一碗羹饭，这就算爹娘的恩泽。”于是拜将下去。陈公眼内好似涌泉一般，父女二人痛哭得难解难分。众官又苦劝一番，小姐方才上了香车。梅璧与春生也过来拜辞了陈公。卢杞见十分哭得凄惨，因此催促起程。众脚夫抬起香车小轿在前面而行，卢杞与党公、陈公合府的官员一共上轿、乘马、乘着香车，往北方而去。

陈公与众官府同那送众女子的百姓一同哭进城来，各自回家不提。再言

---

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天。（又说清明前两天）。

陌——钱一百文。

陈公回府，只见夫人哭得如醉如痴，连茶饭俱不能吃。陈公含泪劝道：“孩儿已经去了，自己伤悲也没益了，且免愁烦，将息自己的身子要紧。”夫人哭啼啼说道：“活滴滴地割了我的心肝。叫我如何忍得伤悲！”陈公又劝道：“女孩儿在十里长亭又嘱咐了一番，叫你千万不要哭坏了身体，只当他在家里不幸身故了的一般，他叫到寒食清明时节，与她一陌纸钱，一碗羹饭，就感你我的恩泽了。”夫人听说，又哭了一回，方才止住了泪痕。

不讲城中之事，且说那和番行路之人。一路上卢杞的号令森严，把那些脚夫催得叫苦连天，哭声震野，非止一日。也是那些脚夫将近否去泰来，那一日，来到交界的地方，卢杞向着党公说道：“老夫要分路进京缴旨，年兄送杏元到关交代，议了二国和好，可回朝。”党公道：“如此不送了。”

不言卢杞进京缴旨，单讲党公一行人取路往边关而来。那些脚夫回禀党公说道：“小的们一路上辛苦，暂住二日，歇一歇再走。”党公依允，与二生说道：“老夫看这些脚夫似铁打的汉子，尚且如此，何况女流乎？明日到了外国，这些柔弱的女子多应是死。”梅璧答应道：“正是，这都是那奸贼伤天害理，断送了没数的性命。”再说那众脚夫歇息了两天，又起程而行，虽不比卢杞那样催促，却也不敢停留。

那日，正往前走，忽见前面有座城池，隐隐城中出现一座高台。杏元小姐在那香车中看见，便向众脚夫道：“前面是什么城池？那座高台是何名？”脚夫禀道：“启贵人得知，前面是河北邯郸县的城池，那座高台就是汉光武相会姚期打扫重台的地方。”杏元小姐因听得脚夫说了备细，在那香车里叫表兄。梅璧上前来，道：“贤妹，小生在此，有何吩咐？”小姐道：“烦兄长回禀党年伯一声，前面是邯郸县，愚妹们要住一天，见一见重台。”梅璧听了道：“是，愚兄知道。”即回转身回禀党公，将小姐所说之话禀明。党公道：“既是小姐要住一天，老夫吩咐地方官打扫公馆侍候。”梅璧说道：“多谢了年伯。”回转身来，又与小姐说知党年伯依见。

党公随即差人谕知邯郸县主，县官闻知是钦差的钧旨，即差衙役打扫公馆，亲自设办文武官员在十里长亭候接，直至临晚，香车与党公一行人方到。县主叩见，迎接进城。杏元小姐与众女子在公馆内室居住，党公与二生在外居住。各官方辞，回转署内。

一宿晚景不提，次日清早，杏元小姐传与知县，预备香案，在重台上要遥拜家乡。县主听了，一一准备停当。不一时，杏元小姐与众女子俱上香车、小轿，党公与二生乘马相随，缓上而行。来至重台寺中，僧人早在山门外迎接。来至大殿，香烛俱已点齐，请小姐下了香车，参拜佛像。众女子俱已拜毕，杏元小姐道：“重台上香烛可曾齐备否？”执事人回道：“香烛齐备多时，请贵人拈香。”于是，杏元小姐吩咐众女子道：“列位姐姐在下少坐片时，待奴家拜过家乡，列位再上台来。”又传谕众僧道：“凡一应闲杂人等，不许放人上来。”党公在台下等候，小姐同了梅璧、春生步上台来，正进了亭子，便向梅璧道：“家乡在哪一方？”梅璧道：“贤妹，要拜家乡可向东南遥拜。”小姐走向前，向东南深深下拜道：“爹娘在家，知道孩儿在此拜望么？”拜罢，站起身来望梅璧，不觉两眼流泪，碍得春生在旁，不好说话。忽然心生一计，叫：“兄弟，你可下去叫那些女子上来。”春生心中早已知

---

否(p)，音皮<上声>去泰来——坏的到了尽头，好的就来了。否、泰，《周易》中的两个卦名。否是坏的卦，泰是好的卦。

道，独自暗想道：“他二人要说离别之苦，碍着我在此，不好说话。他不便开口，我此下去多过一会，让他二人多谈谈离别之苦。”于是，步出亭子，下台去了。杏元小姐见四顾无人，泪盈盈向着梅良玉说道：“郎君，你有什么言语，趁此没人之际，说与你妻子知道，也是我二人枉有夫妻之名，而没夫妻之实，今日若错过了此地，前面再没有说话之所了。”梅良玉哭哭啼啼上前说道：“小姐，拜揖。”杏元道：“郎君，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讲什么拜揖，有话快些请说。”那梅公子二目汪汪，叹了一口气，说道：“小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自恨身薄，不能消受小姐，以效连理之枝，共谐鱼水之欢，只尽小生一点痴心，终身不娶，以报小姐、岳父、岳母知遇之恩。至于小姐此去到那外国之邦，一定是为后为妃，切勿以小生为念。就是卑人送小姐到那外邦之国，两下分离之后，叫我如何割舍，少不得我这苦命也要丧于九泉之下。”杏元闻言，止不住泪流，一把扯住梅璧的手，放声大哭，说道：“郎君此言差矣，况父母之命，把奴家终身许配与你，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明日到那沙漠之地，拼一死命，以谢郎君，怎身失身于鞑鞑。况圣人有云：‘女子立一名，重如泰山；失一名，轻如鸿毛。’奴家怎肯忘廉耻，使我父母遗臭于万世？郎君千万不要心生别意。你乃堂堂的男子，世代书香，公公被奸臣暗害，天必昭知，自古道：‘人逢大难，必有好处。’权在我爹爹家，耐烦攻书，倘得名登金榜，也与你爹爹报仇。”二人说得情惨之处，便双双相抱痛哭不止。那杏元小姐哭啼啼伸着手在头上取了一枝玉蟹金钗，双手递与良玉道：“此钗是你妻子心所最爱之物，将此钗送与郎君收下。日后，你妻子亡后，郎君若思念之时，可将此钗看看，如同见你妻子一般。”又哭着说道：“郎君，异日功名成就，记得你妻子在此重台与郎君分手之言。”口中随念一绝句道：

夫妻南北隔天遥，愿尔蟾宫着锦貂。

阻隔姻缘华夏界，双双难得渡蓝桥。

梅良玉接过那钗子，也不及细看，哭啼啼的就把头上的夹帽一插，藏入发内，便说道：“卑人今日承蒙小姐雅爱，又捐钗留赠，顶恩非浅。从此一别，真正是活活分离，小生寸肠割断。今既如此，小生亦有鄙言一绝，以纪日后之事。”因吟道：

马上驼鞍途路遥，永辞中土服胡貂。

界河阻隔情难叙，怎得双双渡鹊桥？

吟罢，杏元小姐与梅公子哭讲多时，见春生与众女子上来，二人只得忍住了泪痕，止了哭声。于是，春生与众女子到来，那些女子都上前来拜望过家乡，四散观看那些野景，春生偷看他二人，只见：

愁恨千端一片心，逡巡暗处尚沉吟。

相思难诉离情苦，千古人闻亦泪淋。

话说杏元小姐见众女子俱已拜过，于是，一同下了重台，上了香车、小轿。党公与二生护从在后，迤迤回至公馆安歇一宵。次日，党公谕起程，合城的官员相送不待言矣。单讲这一起人，那日，正行之时，忽然见对面一骑报马飞奔前来，不知有什么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

逡（qūn，音群<阴平>）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迤迤——指一路曲折行去。

## 第十九回 雁门关夫妻哭别 苏武庙主仆叹忠

词云：

奸谋毒害人间晓，只为着睚眦必报。平空捏出和蕃稿，那怕你情浓好。兽面狼心，惯把才子佳人赚倒，拆散鸳鸯夫弟，归南马往北去了。

诗曰：

夫妇情深载五伦，况兼骨肉又同亲。

自知永别无由会，岂不凄惶拭泪频？

话说那报马到党公面前，慌忙弃镫离鞍，在旁跪下禀道：“小的乃是边廷旗牌，奉新在总制秦老爷差来迎接老爷的。”党公道：“你且起来随行。”那旗牌磕了头，即上马跟在党公后面，慢慢而行。党公便问道：“你老爷姓什么？是几时到任的？关外打听消息如何？你本官预备大米饭食吗？”那旗牌禀道：“大人，小的本官姓秦，名金，是半月前到任的。关内因兵部袁老爷亡后，大米被外国劫抢殆尽，日下连兵丁尚且缺粮，哪里预备。自秦老爷到任之后，就与二国连和，分了地界，说有陈小姐出关议论。那沙陀国的国王已差了五个官长，在关外巡环，又留下了许多士卒在关外扎营，等候服侍贵人。”于是，在怀内取出一个纸条来，递与党公。党公接过来一看，只见写着是那五个官长的名字：应天时、合地利、得人和、能安邦、必定国。

党公问道：“此处离关还有多少路程？”那旗牌禀道：“此处到那同关，还有四十里路呢。”党公道：“如此说，你先行到关，报与你本官知道，说我多多拜上，准备公馆，晚上贵人进关，着他传与郎官知道，三日后准备迎接贵人，不可有误。”那旗牌答应：“小人领命！”将马带至路旁，欠身禀道：“小人先行了。”把马加上两鞭，那马如飞云掣电的一般回去了，回关禀报不提。

再说党公与二生拥护着香车，那天日已平西方到。只见秦总兵领众官员在郊外接着，一面进关，公馆早已准备停当。于是，一齐进了公馆住下。党公与二生说道：“待老夫迎他一迎。”二人领命，一起站起身来接将出来，秦总兵已下了轿，与二生逊让多时，遂一同步入大厅。党公在滴水之前接着道：“方才郊外已曾见过，又劳贵镇到此，不知有何见谕。”秦金打一恭，欠身说道：“大人驾临兹土，又有左右护送贵人，下官无以为敬，聊备一酌，以为下官敬意。”党公道：“如此又多谢贵镇了。”于是，秦金与党公行了一个师生之礼，又问道：“此二位是何人？”党公道：“此位乃是贵人的胞弟，此位乃是贵人的表兄。”那秦金闻言，上前曲背躬身道：“下官方才不知二位公子，多有得罪。”于是行了礼，方才着人摆下酒席。四人入席，饮酒之间，秦金道：“请教大人，和亲外国之事乃汉季懦弱之时为之，当今如何效之？”党公道：“贵镇既知忠君爱国之心，必有成才之用，不待老夫明言，而贵镇即知主事之人矣。”党公说完，仰面哈哈大笑。秦金心中自明白，不敢再说。于是大家一齐略饮几杯，起身致谢。秦总兵也不敢久待，于是告辞起身去了。

再讲党公见秦金去后，心中不知想什么事，拈着项下一部银须，笑个不止。于是，没多一会，一手挽住良玉，一手挽住春生，往卧房中来。口中说道：“二位贤侄，方才那秦金的心迹如何？”二生应道：“据小侄们看来，

---

睚眦(yázi, 音牙自)——怒目而视，瞪眼睛。引申小怨小忿。

不过是世态炎凉之辈。”党公笑道：“不差。足见二位贤侄大有眼力，是祖父的遗风。”于是三人又谈了些闲话，方才就寝。

光阴易过，次早，又是第三日了。只听得关外炮声震天，金鼓齐鸣，守关的将禀知秦金，秦金随至公馆，催促道：“关外官长迎接贵人。”党公答应：“知道了。”于是，着人请出杏元小姐同众女子来到面前。杏元哭道：“老年伯请上，待侄女拜谢一路上扶持之恩。”于是，拜将下去。党公一见，忍不住流下泪来，一把扯住道：“请起，老夫不能保留贤侄女，真乃是一世之罪人！何恩之有？”小姐拜毕，起身又与良玉、春生拜别，三人哭哭啼啼，依依不舍之情令人无不下泪。只见秦总兵又来催促道：“关外士卒等得性急，老大人快请贵人出关！”党公劝住三人哭泣之声，请小姐更换服色。杏元含泪对着秦金道：“大人，我等与大人借一香案拜谢君恩，方可换装。”秦金答应，吩咐速备香案。一刻工夫，香案俱已完备。小姐上前来拜谢皇恩，转身又望家乡遥拜父母，起身回后，众人收过了香案。不一时，杏元小姐与众女子走上前来，党公与二生抬头一看，见都是换了异样的宫妆，各样的服色，俱呜咽而泣。杏元小姐扯住良玉、春生痛哭一场。只见众女子口吟一诗道：

只在路途拜家乡，垂练乌云换粉妆。丢下高堂垂侍奉，未适儿夫惨更伤。中原大国我无分，薄命相招在女娘。从来未睹国外路，岂知今日离南方。

众女子吟罢，放声大哭。杏元小姐吩咐翠环把中原的服色带了，良玉与春生把杏元送上香车，二人步随在旁。一路上哀哀惨惨，哭哭啼啼，大众跟随在后，党公秦金也跟随在后，至关外抬头一看，只见蜈蚣旗、皂刀旗摆列正中，好生惨惨。又只见许多番女跪在车右，五个官长跪在车左，俱一齐磕头道：“士卒们奉狼主之命，迎接娘娘的。”杏元小姐下了香车，望着二人哭道：“表兄弟，你二人同伴早些回去，多多拜上爹爹母亲，不要思念着我，且愿你二人早登金榜，那时替我报仇泄恨，把那奸贼碎尸万段，方消我心中之恨。”说罢，放声痛哭。只见士卒牵过一匹玉面花鬃马来，禀道：“请娘娘上马。”那杏元小姐硬着心肠，含着眼泪，把一枝小小的云头战靴早踏在那脚蹬里面。那小番用手搀扶，只见杏元小姐骂道：“你这个士卒的狗头，谁要你扶！”那小番趴伏在地，心中想道：“这个娘娘利害，须要小心伏侍。”杏元见小番过去，回头望着良玉。良玉早已明白，走上一步，来到杏元身边，说道：“贤妹，我来扶你上马。”那杏元小姐将那尖尖的玉手，搭扶在良玉的肩上，留连难舍，多会左支右展，方才上马。二生见如此光景，双双跌足捶胸，放声大哭。

春生哭道：“可恨唐王作事差，安邦何用女娇娃？”

良玉哭道：“扶上玉鞍愁不稳，使兄心下乱如麻。”

那杏元在马上哭着，也续吟两句道：

“今日出关分别后，泪痕滴透马蹄沙。”

吟罢，哭声震野。只见众女子与翠环俱上了马，望关嚎陶大哭。杏元小姐道：“吹得旗帜招展，哗喇吆喝之声震于四野，那沙灰荡荡，日色无光。”因向着良玉道：“我陈杏元死了，也是命里所招，你二人快快进关去罢。一路保重要紧，休哭坏了身子。”二人答应了一声，口内还要叮咛嘱咐，只见那马已进营中去了。二人一齐跌倒在地，放声大哭，只哭得天昏地暗，鬼泣神嚎。正是：

伤心越哭越伤心，提起伤心哭煞人。

可恨奸臣施毒计，竟将比目两离分。

话说二人跌倒在地，大哭不止。党公上前搀扶二人起来，便劝道：“贤侄不要哭坏了身子，杏元小姐已去远了，快同老夫进关将息两天，好回家去。”二人见党公谆谆劝谕，又见秦总兵也来相劝，于是止住泪痕，望北方留连多会，方才随党公进关回至公馆安歇。秦总兵也严飭守关诸将校尉把关封好，后各归衙署，这且不提，单表杏元小姐在马上与众女子哭哭啼啼，听那咩喇之声喧嚷不住，杏元又向众女子说道：“列位姐姐，你看，旗帜招展吆喝咩喇之声叫人好不伤感。”因随口吟一绝道：

西风飒飒碧梧秋，咩喇声中处处愁。

莫道奴心多惨切，征夫百万亦低头。

众女子道：“娘娘此诗真乃千古之愁人积恨也。”又大家嗟叹一回，在路行了两日。那日，正走之间，忽见前面有座高山。杏元在马上问道：“前面那座高山是个什么地方？”那小卒禀道：“前面那山叫做贺兰山。”杏元问道：“山上可有什么胜境？”小卒禀道：“山上有李陵碑，碑边有一苏武庙。”杏元道：“此乃那汉朝苏武庙，他也有庙宇在此。苏武、李陵他二人却都是汉臣，只因李陵贪生怕死，苟图富贵，招赘你国只立得一块碑记。那苏武守节吞毡不食，你国之人，个个恨他，后终归汉，为何你邦反盖一庙？是何故也？”小卒禀道：“娘娘有所不知，这庙是我国王因念苏子是个忠臣，所以盖此庙宇，以旌他的忠烈，使我国家臣子知道这个意思。”杏元闻言，点头叹道：“他们也知忠孝！”说犹未了，已至庙前，于是，小姐下马，走进庙门，抬头一看，只见神座上坐着苏武的真像，见他面如满月，唇似丹砂，五绺胡须飘于项下，乌纱帽红袍，手执汉节，端然正坐。杏元小姐倒身下拜，拜毕，遂口吟道：

卧雪吞毡不拜降，几番告雁把书传。

手持符节存忠孝，恨牧胡羊十九年。

吟罢，众女子道：“既娘娘此处留题，何不把这山也题他一首？”小姐一看，吟道：

奉命钦差和二国，贺兰不比孛萝山。

李陵亭前没范蠡，痴魂难过雁门关。

众女子称赞一回，大家拜辞苏公神像，步进行宫。一宿晚景不提。次日，登程赶路，非止一日。正行之间，只见前面波涛滚滚，有一条大河阻路。杏元小姐问道：“此河是什么河？”小番禀道：“启上娘娘，此河乃是黑水河。”众女子一齐问道：“这河莫非是汉朝昭君娘娘投水而死，尸向上流的河吗？”小番答应道：“正是。”杏元小姐道：“把衣箱发来。”于是吩咐扎下行宫，命小番抬着衣箱同至河边。不知是何意思，且听下回分解。

---

严飭（chì，音吃）——整飭，飭令。上级命令下级（多用于旧时公文）。

## 第二十回 落雁崖烈女殉节 众鞞鞞剑唬佳人

词云：

一段姻缘百折磨，岂能容易使偕和。好花究竟开不少，明月多应暗处多。奸恶倒能常贵显，忠良越自受风波。人情大抵皆如是，天道容之且奈何！

诗曰：

古来烈女是堪怜，又见陈公女淑贤。

万丈深潭殉死节，总之不愧孝经篇。

话说杏元小姐来到黑水河边，向着众女子道：“列位姐姐，这些衣服乃是中华之物，带去也没用，不若丢在此河罢！”众女子道：“我们都用不着。”大家把那些各色的衣衫，你一件我一件，往河中乱丢，好似蝴蝶一般飘飘荡荡。杏元小姐见此，不觉心酸流泪，因口占一绝道：

中原服色向中流，哀告河神仔细收。

欲将薄命赴流水，身近荣华意不休。

吟罢放声大哭。众女子俱各呜咽起来。大家徘徊一会，方才进得营来。那些番女士卒上马，因自说道：“这些痴女子把这些颜色衣衫尽投入河中，可惜！可惜！真正是些痴呆女子，不爱惜东西的。”不讲番女们谈论，又便是次日起行，也非一日，只见又有座高山，山顶上隐隐有个庙宇。杏元小姐问道：“前面山上庙宇是何神像在内？”小卒禀道：“前面乃是汉昭君娘娘的庙宇。”杏元小姐道：“这就差了，昔日汉昭君乃汉王差来和番，她因思忆汉王，故而殉节投河而死，尸向上流，此乃是你国的对头了，因何反立庙宇？”那士卒把舌头一伸，道：“请娘娘禁声，不是当耍的，这昭君娘娘大有威灵，是叫得应的呢。他因忠魂不散，在我国显圣数次。我主见他如此感应，又怜他忠节，故而立庙在此。乡人屡求必应，娘娘还能梦兆显人。如是，此地太平，皆是娘娘之赐也。”杏元闻得此言，向女子道：“她乃前朝国母，况且又有感应，我们上去祝拜祝拜，大家求一个梦兆，也是好的。”众女子道：“娘娘见得是，我们上去，也要拜告拜告。”众妇女见娘娘要上山参拜昭君神像，只得扶侍，一同上山来到门首。早有侍奉香火的婆婆前来迎接，大家下马，步进庙门，来至大殿。抬头观看，只见神龛内坐着昭君娘娘的神像，真是千娇百媚，体态轻盈，宛然如在其上，却如再生的一般。左右女童捧着琵琶宝剑，两边又有功曹力士八员神将，真个是威风凛凛，烈气森森。

杏元小姐看罢，移步到神案前，倒身下拜，哭诉道：“娘娘乃前朝国母，我杏元乃后朝之臣女，我父亲是陈日升，号东初，官居吏部尚书。母亲吴氏，兄弟春生，公公梅伯高，官居吏部给事，被奸臣卢杞暗害斩首。婆婆邱氏，丈夫良玉，未曾完娶，又被奸臣谋害，将难女点选外国。难女虽然愚昧，不知礼义，岂肯失身于他人。望乞娘娘大显威灵，把难女冤魂收入座侧，早晚扶侍娘娘圣驾。”拜罢，大哭一场，方才起身。众女子各自哭苦情。拜毕，杏元吩咐香火婆婆收拾大殿，命众女子俱各取马，扎在大殿上安歇，以求娘娘的梦兆。于是吩咐众番女下山回宫，只留同行女子在殿上伺候不提。

再言昭君娘娘是日巡山，不在宫中。至三更时分，只见山门外香烟扑鼻，笙管嘹响，绕前绕后，神将扶拥着昭君娘娘驾一朵祥光而至。众神将参拜，方列两旁。娘娘开言道：“善哉！善哉！吾神今日巡山，不在宫中，是何怨气透吾宫殿？”只见执殿女神禀道：“启上娘娘，今有中原陈吏部之女，名唤杏元，被奸臣陷害，署钦点和番，今夜宿入殿内，求娘娘梦兆。现有杏元

哭诉冤情，谨呈娘娘电阅。”娘娘接过来看，道：“原来如此，吾想当日毛延寿害我和番，到此殉节投河。蒙上帝怜悯我贞节，敕掌在此。又蒙国主建立庙宇，受此一方香火。吾神只道后世女子水性杨花，贪生怕死，岂知还有烈性的佳人愿其死而不顾其生，实为可敬！前日天门放榜，梅璧之名已标榜首，他日夫荣妻贵，衣锦团圆。吾神不若显一威灵，将此女送至中原，以全她贞节之名，使后世女子方肯效节烈，以显我中原之光彩。”于是，吩咐女使，将杏元的魂魄揭来，传谕道：“陈杏元，你休推梦里，听吾吩咐：吾乃汉朝之女王嫱是也，念你贞节心诚，吾着神将送你进关，你不可自忘初念，以堕地狱。诚心参悟，日后你夫妻团圆，父子完聚，皆各有时。切不可改意，就难送你！”吩咐力士道：“你可护送她，候她参悟醒来，即送中原大名府邹御史花园内，她若参悟不醒，你可回位缴旨，不可有误！”力士道：“领法旨。”暂且不提。

单言杏元小姐听得娘娘吩咐之语，一一领会，不觉醒来，心内踌躇，道：“方才明明听得娘娘吩咐之语，叫我自己参悟，自有神圣护佑，日后骨肉完聚。若不能参悟，就不能进关再睹天朝了。”正自沉吟，不觉众女子俱已醒来，天已大明。众婆婆捧水与杏元并众女子，梳洗已毕，杏元问道：“列位姐姐，昨夜可曾入梦否？”众女子一齐应道：“并未入梦，不知娘娘可有梦兆否？”杏元小姐道：“也未有梦兆。”于是，妇女忙排早饭，匆匆用毕，大家站起身来，众婆婆早已伺候，相请动身。杏元同众女子拜辞娘娘的圣像，步出庙门，遂留诗一首：

诗曰：

跨马和番报国恩，西风飘荡暗消魂。

汉家宫阙今何在，惟拨琵琶出雁门。

吟罢诗句，忽抬头见前面有座高山，小姐问道：“前面那一座高山深巍是什么山？”番女禀道：“前面那山乃是扎天山，山后面就是娘娘告雁的落雁岩。”杏元道：“原来如此。”便对众女子道：“前朝国母既然告雁传书，我等何不那里哀告一哀告，或者天可见怜，一宾鸿与我们传一信儿与爹娘也好。”众女道：“娘娘见得是。”众番女闻言，一齐上前阻住道：“启上娘娘，前山不比此山，这扎天山落雁岩是人迹罕到之所，狼虫虎豹最多，奇峰怪石巅危险峻，下面又有万丈深潭，稍或失足，却不是当耍的，请娘娘忘了此念，起驾登程罢。”杏元小姐把脸一红，呼喝道：“好大胆的狗头，如此胡言，敢来阻我！至于下次再敢放肆，定斩尔等这一班士卒的驴头！”众士卒趴伏在地道：“是！”于是众士卒打着番语道：“一路走来，不是士卒长、士卒短，狗头长、狗头短，却不想再过几天就要做国母娘娘了。”一面打着番语，一面站起身来，骑上牲口，竟奔扎天山而来。顷刻之间，已抵山下，于是，安了营寨。小姐同众女子步出营门，无心看那景致。众士卒在营吩咐番女：“你们好生扶侍娘娘上山，若还走不动，你们好好地劝她回营，不要走伤了她，亦不要冲撞了她，恐她明日在我主面前说起伺候不周，其罪不轻。”众番女一一领会，一齐出营。

只见杏元与众女子已上山路，众番女慌忙上前扶侍。杏元小姐缓缓而行，众女子亦有婆婆挽扶，山路崎岖滑踏，藤蔓牵连，因没心观看山景，行了多时，方才到了绝顶，众番女方才松手。杏元站立中央，大家低头往山下一看，

---

王嫱（qiánq, 音墙）——即王昭君。

果然是千层剑垒，一片刀山。再看番营各旗幡帐房，如同做的纸条一般。又转身看那山后，果见万丈深潭，奇蛇怪蟒盘踞其中，那水声似牛吼雷鸣，白浪滔天。崖下奇峰怪石，尖锋锋的如刀剑一般。又见阴风惨惨，杀气飘飘。观见此景，不觉一阵心酸，止不住两泪交流，说：“我陈杏元前世不修，以致今日受此颠沛。”又想道：“若在中原，怎能观此凄惶之境？”正流泪之间，忽然想起昨夜娘娘梦中之言，曾说叫我醒悟，自必夫妇团圆，骨肉重逢。我想，这雁门阻隔，身至沙漠，何能还有相会之日？且奴身许梅郎，岂可又嫁番虏？不如跳下此崖，反得了幽僻之所，不致将尸骸抛露人间，而现于万人之眼目。那杏元小姐想到这个田地，不觉两眼珠泪条条，暗暗叫了一声爹娘，又叫了一声：“梅郎！你妻子今晚在此捐躯殉节，我生不能与你同衾共枕，以效鱼水，死后魂魄游遍天涯，找寻着你，托一情梦与你罢。”那时，心内自想，如油煎肺腹，火燎肝肠，带着泪痕向众女子说道：“列位姐姐，我陈杏元再不能奉陪了。”说罢，抢一步往那万丈深潭涌身一跳，翠环口中说道：“小姐，休得如此！”正待上前去扯，早已投下岩去了。众女子与众番女一个个唬得面如土色，各各埋怨大家，只得转身下山。

众番女连忙报与那五个官长，说道：“娘娘投崖死了！”只唬得那五个官长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口中骂道：“你们这一起没用的贱人，因何不细心伺候？为何让她投崖？叫我们如何缴旨？倒不如先斩了你这一班的贱人，我们再作道理。”说话之间，便各自抽出腰刀来，唬得那些番女众人哭哭啼啼的道：“爷爷，请息怒，就是杀了我们，也不能释放都爷爷之罪，不若留着我们，大家商议一个计策，岂不是两全其美？”众鞑子听了这一番话，便把刀指着众番女道：“你们有什么计策，快快说来！”众番女与众女子道：“依我们的主见，陈小姐已死了，我们众人俱有地方官的册集，只有服侍她的翠环姐姐没有年貌花名，不若将她扮作贵人起来，到狼主那里缴旨，岂不是两全没事了吗？”众鞑子想了一会，又转身向那合营的士卒说：“不可泄漏。”众鞑子见大家都议定了，于是一齐来问翠环，说那翠环身不由己主，只得依从众人。于是，更换贵人的服色，大家又告训了一番，方才一齐上马，拔寨起程。不知后来狼主可能辨出真假否，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真容投落飞涯下 假扮贵人和番邦

词云：

天上鸟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摇指数英寸，多少兴亡成败。歌楼瞬息凄惨，舞榭转眼荒苔。万般回首化尘埃，惟有青山不改。

话说那众士卒将翠环扮作贵人，一路上不敢停留，星夜赶行，一路无辞。忽一日，已至蕃国，士卒启奏：“狼主宣召朝见！”不一时，到了朝门，翠环与众女子一同朝见。那国王见了中原这般年轻的女子，连魂魄都飞落，身体酸麻，急忙传旨，将贵人送与后宫，留几名女子使唤，其余的女子分给那得意的臣下，又赏赐了护送的士卒，妇女当时驾转后宫，少不得贵人迎接参拜。自古道：“富人多淫。”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佳人，哪管他们，朝朝欢乐，夜夜笙歌。那翠环到那时候转也死心塌地了。

众官府见国王十分欢喜，那时人人都不敢说“假”字，就是翠环，她也不敢提“假”字，所以，后来年深日久，无人晓得，按下不提。

再说杏元小姐当时跳下深潭，二目紧闭，魂魄俱无，自知必死。岂知昭君娘娘揖神将护送，她身才跳落崖时，忽有一朵红云托起杏元的身躯，只听得耳边说道：“吾乃力士，奉娘娘的法旨，在此等候多时，今送贞烈进关。”只听得耳边呼呼响，如腾云雾的一般，不一时，风微止，足坠着地下。半空中，神将吩咐道：“此乃烈女安身之处，吾神回旨去也。”

不言神将已去，再说小姐悠悠醒来，睁眼一看，乃是一座花园，但不知是何人家，又不识路径，不敢移步，只得坐在地下一块石头上呜呜啼哭。看书的，你道是谁家的花园？乃是河南大名府邹家的花园。这位老爷姓邹名尔弟，字伯符，乃是科甲出身，官居河南道御史，现任在京。夫人郑氏年已四十以外，膝下无儿，所生一位小姐，名唤云英，年方十六岁，待字闺中。这位小姐性情聪明智慧，能通经史又兼孝道，因夫人常有小疾，故此每晚在花园祝告天地，保佑父母身体健康。

这晚，小姐烧香已毕，使儿收拾了香案，手执灯笼，正欲回走，忽听太湖石边隐隐有哭泣之声，遂立住脚，仔细听了一会。那小姐道：“这花园夜静，这哭声从何而来？”春香丫环说道：“四野无人，莫非是鬼？”小姐道：“这花园离住宅不远，如何有鬼？”于是，叫一个大些的丫环，寻着来到太湖石边，将灯笼一照，便喊道：“不好了！是一个老狐狸精！她头上有两根花尾，身上花花绿绿。”小姐听说，唬得转身就走。丫环执着灯，不顾高低跑进内堂。夫人一见丫环慌慌张张的，夫人问道：“为何这等慌张？”春香道：“夫人，不好了，花园里有一个老狐狸精在那里学人啼哭。”夫人道：“胡说！”那云英小姐定一定神，便说道：“果然花园内有一个老狐狸精啼哭。”夫人听说，就叫丫环唤起仆妇，各执棍棒、灯笼、火把，保护夫人小姐，一同奔至花园而来。夫人、小姐坐入亭上，众家人齐奔花园而来，在太湖石边，正欲动手，只见杏元小姐说道：“列位长官，不要动手，我不是鬼怪，我乃是落难的女子，我出来便了。”众人见她如此说话，又大家站立闪开一旁，却也防备，各将棍棒保护着身子，各将火把灯笼执起，说道：“快些，快些起来！”只见走出一个外国打扮的女子，众人看见，连忙回禀夫人。夫人说道：“我说不是狐狸。我等良善之家，哪有狐狸之理？既然如此，可领她进来见我。”那家人慌忙去对杏元小姐说道：“我家夫人在牡丹亭子上，叫你去呢。”杏元小姐想道：“这家人，口称夫人，必是官宦人家。也罢，

我去看看如何道理。”于是，只得跟了家人，往亭子上来。

那些家人、仆妇看着杏元小姐这样打扮，都指手划脚，笑在一堆，上前来看。杏元小姐低头含羞，来到夫人跟前，深深下拜，说道：“落难女子叩见夫人。”那夫人见她礼数端庄，不是贫贱之家，倒象一个大家风范，便也站起身来，说道：“请起。”于是，命了丫环扶起杏元小姐站起身来，又向云英小姐说道：“请上，容难女一拜。”那云英小姐连忙也还礼。拜罢，起身。夫人见她盈盈幼女，体态端方，心中倒也欢喜。于是，吩咐众家人：“你们各自去罢，照应门户罢。”一家人都退下，夫人又向小姐说道：“我想此处夜静寒冷，何不大家回转内室再谈罢。”小姐道：“是。”即叫丫环掌灯，一同到内室。夫人命丫环设了座位，向杏元小姐说道：“请坐。”杏元小姐方才告坐。于是，坐下。夫人问道：“尊姓大名？家住何方？因何番邦打扮？因何到得我家花园？请细细说与老身知道。”杏元小姐含泪开言说道：“夫人哪，落难女子原籍徽州，移住扬州。我姓汪，名月英，父亲日升乃运使的人。难女在家好好学习女工，不料被地方官员将奴家名字开投，上司要我随陈家杏元小姐去和北番。奴家虽住幽室，颇知礼义廉耻四字岂可轻废？因受逼迫，出于无奈，母女分离，随众出关，迁至昭君娘娘尽节之地，触目伤悲，故而投崖自尽。多蒙昭君娘娘大显威灵，着神将将难女送至贵府花园。此乃难女实言，不敢半句虚词。”

邹夫人听了这番言语，道：“可怜我儿，见了廉耻之节神圣都来护佑的，既是富贵家闺女，又被神人送至我家，你暂且住几日，老身着人寻你父母，说你这一番备细，少不得你父亲前来接你。”杏元小姐道：“多蒙夫人一片好意，找寻奴家父亲，惟恐传扬出去，奴家就有欺君之罪。”夫人对云英小姐说道：“好一个有见识的女子！”又向着杏元小姐说：“既然如此，也是天缘凑巧，我家老爷在京官拜副都御史，老身郑氏膝下无儿，今年四十五岁，只生此女，名唤云英。既是你不愿回去，可拜我名下，做个义女，和我女儿做些女工针指，待和番的事情平服了，再慢慢访你家父亲，再着人送你回去。你意如何？”杏元小姐见如此说，便站起身来，说道：“蒙夫人垂爱，只是难女家世卑微，恐有玷辱大人。”云英小姐也站起身来说道：“既是家母这样说，姐姐不必推辞，从直说了罢。”于是杏元小姐走上前来说道：“母亲请上，待孩儿叩见。”夫人大喜，只得受了两礼。于是诸丫环扶起，又与云英小姐叙了年齿，却是杏元小姐长一岁，站立左边，云英小姐站立右边，二人对拜两拜，从此称呼月英姐姐，云英妹妹。夫人吩咐云英，将自己的衣服与杏元小姐更换，又治备了酒肴。母女三人谈讲多时，已交四更，自己各人安歇。次日，又吩咐合府家人，勿得在外面泄漏。

不言杏元小姐在邹府安居，少不得后有交待。拨转文词，再言党公与梅璧、春生三人，在边关将近住了数日。那日，党公对二人说道：“二位贤侄，老夫要进京缴旨，你二人可收拾回归故里报信与家下。”二生答应：“正是。”那秦公打听得党公要进京缴旨，少不得要备饯行酒席，馈送程仪。那党公受了饯行酒席，程仪一概不收。次日，辞过秦金，三人领仆从众人取路回京缴旨。三人在路无词，那日正行之间，有报马到，来请党公。又有缇骑在后。唬得党公面如土色。不知是何原故，且听下回分解。

---

缇骑（tíqí，音提记）——古代当朝贵官的向导和随从的骑士。

## 第二十二回 陈公夫妇下天牢 良玉春生遭路劫

词云：

美玉良由琢磨，好人步步招灾。开恩放走巧安排，送走高飞莫怠。路途强徒惊害，分离各自南北。要知聚合甚时辰，金榜题名标姓。

诗曰：

奸雄恶计害忠臣，假旨传宣捉二生。

若非人人生恻隐，两门怨恨岂能伸？

话说党公向着二生说道：“贤侄暂退。”于是退后边。不多时，那缇骑到来，党公走开，跪接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翰林院学士党进回原任。吏部尚书陈日升，藐视国法，着女杏元毁骂首相，今将陈日升权送天牢。今有伊子侄，随杏元边关交界。诏到，卿可将二犯交校尉，星夜来京审理。钦此！

党公读完诏书，同校尉说道：“陈吏部之子与他表侄二人早已回转扬州，因老夫年迈多病，在边关住了几日，不知他的消息。你等要捉他两个，可急往扬州，不可迟留。”那校尉见党公如此吩咐，只得别了党公，上马飞奔扬州而去。

再言党公转到后边，对二生说道：“二位贤侄可知道方才的旨意吗？”春生道：“小侄不知，求老伯指示。”党进看着春生、良玉，叫道：“二位贤侄，自你起身之后，卢贼回朝奏称你爹爹辱骂首相，龙颜大怒，把你全家收进天牢。方才旨意拿你二人的。若是你二人在外面的时节，难免不测。”春生闻听此言，只尽得捶胸跌足。良玉一见如此情景，滂沱大哭，泪如桶泉一般，把党公一把扯住，哭道：“苦死小侄们也！”党公也掉下泪来，又说道：“你二人哭也无益，不若逃走，老夫实不能为你二人隐匿。”二生一齐大哭道：“年伯呀，小侄无亲可投，四海飘流，去投何人是好？”党公道：“老夫赠你们路费。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岂无存身之地？你二人速速逃生去罢。”二人哭哭啼啼拜辞了党公，拜毕，取了行李自己背了，二人出了边界，暂信步而行，好不凄凉。正是：

走遍天涯共海湖，悲哀无过别离孤。

不知哪是栖身所，汨汨长途与短途。

不讲二人逃走，单言党公打发二人后，是日趲催奔回了都中。次日早朝见驾缴旨，奏道：“臣护送陈杏元已出关交界，因臣老迈，偶患风寒，将息数日。路途间，接着天使到臣营中，跪请圣诏不恭，钦犯陈东初之子侄，臣命先几日回归故土，臣之罪也。未奉圣旨，不擅留圣旨到臣之时，岂知二犯已脱，臣之罪也。”天子道：“料他二人不能走到哪里去，卿且归班，恕你无罪。”袍袖一展，群臣俱散。

党公朝罢，即到相府缴令。然后，又到刑部大牢探视陈公夫妇，相见大哭一场。党公又将杏元小姐、春生、良玉送至边关，又有旨来捉拿，二生逃走之事说了一遍。陈公夫妇感激不止。

党公告辞，出狱回署不提，且言陈公在狱之事，俱系党公、陆公照应。按下京中之事，拨转文词。再言春生、良玉二人在路，好似浪打的浮萍，失

---

汨汨（g，音鼓）——水流之音。比喻生活动荡不安。

趲（z n，音赞<上声>）催——赶紧催促，加快。

林的孤鸟。苦苦切切，朝行暮宿，行李二人替换背负已非一日。那日，正行到山东路上，因他二人不识路径，走错了程途。二人哪管高低，天色已晚，只顾前途奔走，谁知路旁有两个强人隐在黑暗之处。见这二人奔走，他便手执杈棍赶上前来，大喝道：“你往哪里走？”举棍就打。二生在黑暗之中，听得一声喊叫，早把行李丢到地上，一跤跌倒。那二强人见二生跌倒在地，就将二人行李拿去，衣服尽行剥去，只剩得一条中衣。

不讲强人将行李衣服剥去，再说二生醒来，见衣服行李一无所有，况临中秋之时，金风透体，站起身来，良玉哭哭啼啼说道：“我二人就如此苦命，今被劫路，强人将衣服行李尽行劫去。你我二人今身无半文，寸步难行，如何是好？”春生哭道：“你我二人不如一死，还得个干净。”二人一面哭，一面走，往南信步而行。只见一所古庙，庙门紧团。二人只得坐在旗杆鼓上各自望前观看，只见前面有一节路，便是河边湾着有数号的官船，崖上设立有些帐篷，守更巡缉的营兵，鸣金击鼓，滔滔不绝。他二人看了多时，心中想道：“你我爹爹为官之日，也是这等荣华。至于今日受尽穷途之苦，好不伤感人也！”二人啼哭，对面叹息不已。只听得那官船上更鼓，已交二更，磕睡起来，只得在庙门首打睡。正睡朦胧之时，只听得一声喊叫：“捉贼！”二人魂飞天外，在那里惊醒。抬头见灯冠之上，许多人喊叫捉贼，他二人各自分散，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而去。那些虚棚的弓兵，随良玉一路赶来。可怜良玉怎么跑得过营兵。正跑之间，不觉失跌了一跤。众兵丁把良玉捆绑在地，押到河边而来，回禀那船上的官长，不一时，只听得点响，那官长升了坐，众兵丁即押着良玉走上船来，在船头跪倒。兵丁跪下禀道：“那钻船的贼拿住了，请大老爷究问。”梅良玉在下面战战兢兢，天地寒心，他偷眼一看，只见官船内灯烛辉煌，那官长官巾燕服，面如朗月，目似明星，鼻如悬胆，两耳垂肩，约有五十以上年纪，项下飘着五条花白胡顶，左边站立一个书童。那官长端然正坐，听见兵丁禀说，便问道：“贼犯在哪里，带他进来？”兵丁将梅良玉带至官船跪下，那官长便问道：“你这里不知抵罪，我老爷是奉旨启服进京备见的，穷官哪有什么彩头，你也不该来发这个财。”那梅良玉在下面哭啼啼地禀道：“大人在上，容晚生告禀。”那官长大怒道：“你这个贼子何等之人，敢称大人、晚生吗？”那梅良玉禀道：“晚生乃是江南人氏，与兄弟投亲不遇。今晚遇着强人，将行李衣衫尽皆劫去。晚生兄弟二人，来至古庙门首，暂歇片时。不料大人贵舟停泊在此，更役不分清白，把晚生强扭作贼。今见大人之金面，自然洗晚生之耻辱，去云雾而睹青天矣。”那官长道：“你说称晚生，莫非官宦之后，名门之子？”良玉道：“却也名列胶庠。”那官长道：“你既名列官墙，老夫要见你艺业，你可在老夫面前试艺吗？”梅良玉道：“大人若肯鉴赏，晚生自当呈丑何妨。”那官长吩咐了书童：“取过文房四宝，放他面前，与他在舱内随意写一篇与老夫看罢。”

家童只是取过纸笔墨砚送来，良玉站起身来说道：“晚生既蒙大人作情，请大人出一题目，晚生好呈朽腹之才，以谢大人鉴赏之恩。”那官长又听得良玉命题，便随口道：“也罢，今晚与你奇遇，论文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罢。”良玉道：“晚生领命。”于是，书童领他到前舱，便说道：“你好的做一篇，打发你上岸。你若是句句好，还有些想头相赠。若做不出来，只怕有些悔气。”良玉也不理他，提起笔来，也不用草稿，向那纸上只

在一时，就做完篇。那书童见做得爽快，自古道：

莫说此人全无用，还有三分鬼画符。

且说良玉把文章递与书童道：“拿去与你老爷看。”那书童接过来，呈与老爷看。老爷从头至尾沉吟一遍，便向书童说道：“你拿两件衣服与他穿了，来见我。”书童答应，即便取了衣衫，来到后舱相见。良玉便换了衣衫。只见官长早已站在那里。良玉抢走了几步到公桌面前，要行跪拜之礼，那官长笑嘻嘻地说道：“请起，老夫有眼不识，几乎有屈仙才。方才见佳作，方知贤契乃翰苑名流，使老夫愧甚，贤契若再行此礼，真真使老夫无存身之地矣！”良玉说道：“愚晚一个书生，遭这颠沛流离之时，而得大人垂青，岂有不跪拜之理？”二人谦逊了一会，那官长只得受了两礼。彼时，挽住良玉的手说道：“贤契请坐。”良玉道：“大人在上，晚生理当侍立听教，焉敢妄坐。”那官长道：“哪有不坐之礼？”良玉道：“既然如此，晚生只得告坐了。”那官长问道：“贤契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不知良玉是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 遇门生冯公荐友

词云：

二子穷途被难，路逢古庙栖身。不料巡缉众兵丁，锁拿船中审讯。即日各奔东西，惶惶实属堪怜。乌台一见从得细，细问家乡名姓。

诗云：

经纶原属占科场，耀显荣封姓字香。

满腹文章身遭祸，挥毫顷刻致呈祥。

话说那官长请问尊姓大名，仙乡何处。良玉起身打一恭，随口应道：“晚生姓穆名荣，乃是江南常州府人氏。”那官长道：“贤契原来也是常州府人氏，可认得敝同年梅伯高之子梅良玉吗？”良玉听罢，唬得一惊，道：“敝府梅先生遭变之后，他令郎良玉兄游学不知何方，晚生倒极认得的。请问大人尊姓大名？仙乡哪里？”那官长道：“老夫姓冯名乐，字度修，乃江南淮安人也。原任左都御史，自奸臣当道专权，着老夫与敝同年陈东初提兵灭胡虏。老夫与敝同年力辞不能提兵调马，圣上大怒，将老夫与敝同年一同削职归农。今蒙圣天子洪恩，又复起任，也是天缘使老夫遇得贤契。”说话之间，冯公向书童吩咐道：“取副新铺盖与穆相公前舱安置，明日再请教罢。”良玉便站起身来打躬道：“大人安寝。”

于是，良玉随了书童来到前舱安歇不提。那冯公又着人示与岸上巡更兵丁知悉，今有贼人不能擒获，反将平人捉来，应着地方官究处。念其巡更辛苦，姑念从宽，尔等下次小心，不可仍蹈前辙。吩咐已毕，冯公方才安歇。家人自然出来呼叱一番。一宵晚景已过。再讲良玉虽得了安身之所，心中想着春生，一夜不曾合眼，泪如泉涌，心中好生难过。又不知春生跑奔何方，又不敢去着人找寻，只得苦在心头，随众长行。无多时起身，梳洗已毕，书童道：“相公老爷，请用早饭。”良玉站起身来，抖一抖衣服，来到官舱与冯公见过了礼。冯公坐下笑道：“贤契夜来的佳作，句句金玉，字字珠玑，令老夫想煞也。”良玉打一躬道：“大人过奖，晚生之作，无非是鄙俚之语，焉敢妄赞。又蒙深恩，收留晚生于门下。”冯公哈哈大笑道：“老夫这样穷官，怎敢有屈贤契大才，与各宪衙门相好的吏院，老夫自当推荐，不负贤契之大才耳。”

二人说话之间，家人已排上早饭。二人谦逊一会，敬了一个师生之礼坐下。用毕早膳，穆生与冯公谈了一些文章诗赋。忽听得水手喧哗，冯公问道：“什么人吵闹？”水手禀道：“水上来了十数号坐船，也是打的都察牌号，写的是奉命巡守河南。他船上那些少年的爷们打我们船上的人，叫我们让他。难道他们是都察院，我们不是都察院？”只见那船上的家人把舱门一开，走将出来，便问道：“借问爷一番，你们船上是哪位大老爷？”这家人回道：“我们是江南淮安府冯大老爷奉旨进京赴任的。”那家人听说是淮安府冯老爷，便说道：“敢烦爷们回禀一声，说河北大名府邹伯符老爷要见。”

说话之间，不觉两船已至睹面，船上家人回禀冯公。冯公听说，哈哈大笑，向着良玉说道：“这邹伯符也是老夫得意的门生，他若来见老夫之时，倘有机会可荐，老夫必为贤契寻潜身之所。”那家人打听果是冯公的座船，即忙回禀邹公，邹公即唤家人取小衣帽伺候，速备手本过船谒见。于是，穿

了小衣帽，走上船头，连忙把手本付与舱门家人说道：“相烦通禀一声。”那家人接了手本，走下船舱，来通禀冯公。冯公吩咐道：“有请。”把舱门一开，那邹伯符抢行了几步，将到舱门，冯公站起身来，迎将出来，笑说道：“贤契别来无恙？”邹公道：“老恩师请上，待门生叩拜。”冯公道：“贤契一路风霜，只行常礼罢。”于是，邹伯符跪将下去，说道：“门生一个庸才，得蒙老恩师提拔，今日之荣乃老恩师所赐也。”于是拜了两拜，冯公推起来，说道：“贤契请坐。”邹御史道：“老恩师在上，门生不敢坐。”冯公道：“哪有不坐之礼？”邹御史道：“如此，门生告坐了。”于是，献上茶来，冯公道：“贤契荣任河南，真是一轮明月，百姓沾恩。”邹公上前禀道：“今蒙皇上龙恩，老恩师提拔之力，门生在京都哪一日不思念老恩师之金面。老恩师荣任进京，门生正好早晚领训不弃，又转任河南，真是薄命之故耳。”冯公道：“贤契荣任省院，乃高才矣。所以圣天子托你以边疆之重任，你须存忠爱之心，毋使有覆盆之叹。”邹御史又打一躬道：“门生谨领老恩师圣训，刻骨铭心。”便回头向家人说了几句话，那家人领命去了。冯公道：“贤契领敕辞行，可曾去拜卢相爷吗？”邹御史道：“辞教之后，门生也曾去拜辞相国。”冯公道：“今日时世不同，正是：满围树木随风转，为人岂不愿时行。”邹御史应道：“正合此语。”

书童又送了一巡茶来，二人用毕，忽见邹御史的家人跪在冯公面前，捧上礼单，禀道：“家老爷特备些许薄礼，请大老爷全收。”邹御史站起身来，打一躬道：“门生日夜思量恩师，不能孝敬。今舟中偶然得遇老恩师，真乃门生之幸也。不堪薄礼，望乞老恩师笑纳。”冯公一见礼单，听得此语，把脸一红，说道：“老夫与贤契气味相投的师生，难道不知老夫的心迹？况老夫从不受人丝毫馈赠。”那邹御史复打一躬道：“不堪之物聊表寸心，以为老恩师荣任贺敬，老恩师不必过谦。”冯公道：“奉贤契厚爱，老夫领情就是。这礼只当老夫转送贤契荣任之贺。”邹御史道：“老恩师既不收礼，门生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欲求老恩师。”冯公道：“贤契有话但说不妨。”邹御史道：“门生领旨出京，未有替助之人，欲求老恩师幕友多余之员，乞求门生一位。”冯公点了点头道：“别事老夫不能从命，若是请一幕友，极有才干的。契友既得其任，必得奇人。只是到任之后，凡诸事本不决，可依他行，便能彻底澄清。奈此人性情高傲，也是老夫得意的门生，不知他可否？”邹御史道：“不知此人可在舟中吗？”冯公向书童说道：“将穆相公请来。”不一时，良玉来至官舱，与邹御史相见。书童送上茶来，三人用毕，冯公开言说道：“穆相公，这就是老夫的敝门生邹再策，新任河南的省院，欲请贤契到衙内，代为料理军民、钱粮、合省诸事，吾想贤契可当此任，休叫老夫无趣。”良玉未开言，邹御史向着梅良玉说道：“老恩师道及世兄才高，诸事练达，弟不敢造次，欲求老世兄扶持，弟当重重相谢。”良玉道：“晚生穆荣才疏学浅，在冯大人这里无非辩论诗词，况老大人乃合省军抚，有军民、钱粮、文书等件，晚生恐不能当此重任，有误大人之政事也。”那冯公听良玉这一番言语，哈哈大笑道：“穆贤契忒谦了，凭老夫这识英雄的一双眼睛，早瞧见你心中锦绣，日后的收录。”又向着邹御史道：“他年功名，还在你

---

无恙(yàng, 音样)——没有病患。

幕友——原指将幕府中的参谋、书记，旧时用为地方军政官延用的办理文书、刑名，等佐助人员的通称。

我之上。”随手在袖中取出梅良玉所做的一篇文章，递与邹伯符道：“这就是穆贤契的佳作。”邹伯符接过来一看，真正是锦心绣口，因赞道：“老恩师眼力真乃是超神与圣之先见也，使门生甘拜不辞矣。”良玉道：“鄙陋之章，敢劳二位大人过赞，使晚生无容身之地矣。”冯公向邹御史道：“贤契请先过船去料理迎接，再请穆相公过船。”邹御史站起身来，打了一躬告辞。这门生领命，又向梅良玉道：“老世兄暂容车驾，候弟返船，即当扫径迎接。”良玉道：“不敢，门生自当进谒。”各打一躬，告辞而行。冯公相送，邹御史道：“请恩师留步。”冯公道：“哪有不送之理。”又见良玉也送将出来，因说道：“世兄因何送起弟来？”冯公回头说道：“穆相公，哪有客送客之礼，老夫代送罢。”良玉道：“遵二位大人之命，恕不送罢。”于是，一恭而别，回转舱中。冯公把邹御史送至门口，邹伯符打一躬道：“老恩师请转。”冯公道：“老夫有一言奉嘱。”附耳低声说道：“这穆相公其实淡泊，贤契受任之后，凡事俱要看老夫之面，依得的事可依他几件，则感之不尽矣。”邹御史道：“无不遵命。”于是，又打躬道：“有罪了。”过船而去。穆生接住，冯公一手相挽，说道：“贤契，这邹伯符乃是第一个得意的门生，我见他家人说道是河南都院，我就有荐贤契之意。及至相见之时，他又送些什么贺礼来与老夫复任之敬，被老夫抢白了一场，倒有不好荐贤契之意。反是他谆谆相求，老夫方才把贤契推荐。贤契若到他任所，自然是经济之才，必无轻狂暴躁之事。他若待之不恭，诸事倔强，贤契可寄书与老夫，我自当处分。”良玉打一躬道：“晚生蒙大人如此深恩，不知可有报答之日否。”冯公带着笑，走入后舱，封了两封赠仪，来到官舱，叫书童捧到良玉跟前，笑说道：“贤契，老夫是个穷官，无以为敬，聊表寸心。”良玉一躬道：“晚生蒙大人周全活命之恩，使晚生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若是晚生不受，大人必罪晚生。”冯公哈哈大笑道：“贤契真乃是老夫知心人也。只是相会得迟，离得速。”良玉听了这番言语，便惨然掉下泪来，说道：“晚生得遇大人，正好盘桓，不觉又是分离。”冯公道：“俱是乾坤内，何须叹别离。”

正说之间，家人禀道：“邹老爷差人来请穆相公过船。”良玉一闻此言，便站起身来说道：“大人请上，晚生就此拜别。”冯公道：“莫言‘分别’二字。”即吩咐家人排饭，“老夫与穆相公吃。”不一时，家人送酒饭进来，与穆相公饯行，冯公斟上一杯酒，双手递与良玉道：“贤契异日鹏程万里，莫把老夫做陌路之人。”良玉双手接过酒来，道：“晚生多蒙老大人提携之恩，倘有寸进，须当涌泉之报，亦不忘老大人宽宥之恩矣。”于是，二人饮酒数巡，肴饌摆列。二人用毕，书童捧上茶来。二人用毕，冯公吩咐家人取过一个衣箱，将那赠仪放在箱内。又见书童捧了几件衣服，向箱内件件放下，又将箱子锁了，又将钥匙送与冯公。冯公将钥匙付与良玉，说道：“贤契，这几件衣服无嫌粗俗，留在身边，早晚更换一更换。”良玉见冯公如此过爱，只得站起身来拜伏在地，入舱中便说道：“蒙大人知遇知恩，又屡承厚情，晚生何日报答？”冯公扯住道：“贤契说哪里的话来。邹伯符乃钦命军门，你可收拾过船去罢。”于是，二人留连不舍，细说了一番，只得分手。冯公送良玉至舱门，良玉打了一躬告别，过船。冯公命家人将衣箱行李随后一个个送过船去。但不知那邹伯符是如何迎接穆相公过船，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路旁无奈春生投水 渔人有缘玉姐联姻

词云：

合欢杯谁不饮，切莫贪杯醉不醒，行也稳，坐也稳，一斟一酌莫装悻。美姑娘，谁不念，切莫苦苦将她恋，鸳鸯枕上动干戈，恩爱之时反成仇。世间财，谁不爱，公道取他莫怪，若将毒计算得来，来得快时去得快。英雄气谁不习，身家性命休儿戏，人来寻我且由他，我若弃时天不弃。饮酒不醉最为高，见色不贪是英豪，无义钱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为人若知其中意，方得长久乐逍遥。

诗曰：

长途窄路遇强人，无奈投渊拚殒身。

幸喜鱼舟垂恻隐，赤绳系足美姻成。

话说良玉过船，邹伯符迎入舱内，行了宾主之礼。坐下献茶等事不提，两下一铜锣响，各开船只。

且不言良玉随邹伯符往河南荣任，也不讲冯公进京复任。拨转文词，单言那春生至头门首，亦因巡更兵役喧嚷，梦中惊醒。见灯火照耀，家人齐呼捉贼，春生不知何故，唬得战战兢兢，只向东奔西跑，不顾高低，跑至半里多路，旁边有一树林，便钻入内。回头一看，四面无人，又不知良玉跑散何方。心中思想，两泪汪汪。只听得路上似有喊叫之声，唬得又不敢言，心中思想道：“曾记得爷爷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得意门生，此人姓黄，曾做江西饶州九江道，他目下却退任在家。我如今不如去投他，或者看爷爷之面容，留着我，亦未可知。”心中想着，耳内一听，已交二鼓。口中嗟叹：“天呀，老天，偏是今晚更长，衣服尽被强人剥去，叫我如何受得这些冷冻之苦？”切切悲伤，不多一时，只见天大亮了。只得站起身来，抖一抖衣，又抬头一看，总不见良玉。又痛苦了一场，心中想道：“我曾闻黄世兄住在北关不远，我不若前去找寻。”

走进城中，见一个老者站立街旁，只得走上前来，打了一躬道：“请问老丈一声，这原任江西饶州九江道黄公府宅，他住在何处？”那老者回道：“你问他做什么？”春生说道：“晚生与他有些年谊，特来访故问友。”那老者问是：“那位大哥，你不可造次。今日幸喜遇着我这个老汉，若是遇着别个，只恐你来得去不得呢！”那老者便将黄府之事从头至尾与春生细细地说了一遍。春生应诺，又把到黄府的路径问在腹内，辞别老者，一直竟奔黄府而来。不多一时，便来到黄府门首，只见大门上十字告的封条，封锁得紧，又见两边墙上贴了许多的告示，春生走上前一看，只见那告示写着：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正堂，余为钦犯官招领变价事。今奉，本府正堂，余牌开奉。

布政使司，王牌开奉。

督部院张宪牌开奉。

抚部院郑宪牌开奉，遵部文咨行司到府饬县，照得文据，原任江西饶州九道黄彩勾通黄土镇贼一案，申明注实，全家抄封外，所有家产尽抄入官，以执充军饷等。今将此房牙估价除解费银七十两，为此，合行出示招牌，无论绅衿士庶人等，知悉愿领者，当堂具呈交价，执业给发印契、收执，毋得畏缩不禀。倘有书役人等扰累，许即面禀，究据，决不姑宽。勉之，慎之，毋违！特示。实贴门墙晓谕。

春生看完告示，只得连声叹气，在那里寸步难移。此时无奈，只得信步而行，心中暗暗想道：“黄世兄这一案必是卢贼所害。”一面说，不觉腹中又饿，身上又冷，口中暗骂道：“卢杞奸贼，你害得我家好苦！”不觉已走

出北门。面前汪洋白浪，杳无人迹。又想到自己身上这般光景，心中凄惨，放声大哭道：“爹爹，母亲，你在天牢，岂知你孩儿今日逢了绝地。父母生我姊弟二人，姐姐被害和番，料想难存。孩儿又四海飘零，身无半文。正是衣不能遮身，食不能糊口。爹娘生我不孝之子，原为一脉香烟，保全祖宗血食。哪知孩儿今日分离死别，也是万一不得已，为子的也顾不得爹娘了，孩儿就此遥拜。”如此，拜伏在地，道：“孩儿抛别父母，劬劳之恩，今生再不能补报。”拜罢，又想起梅良玉，便大哭道：“梅家哥哥，姐姐临行分别之时，曾叫你我二人早早回家，侍奉爹娘。谁知祸生不测，又被巡更兵役把我二人冲散，不知梅兄消息如何，小弟本待慢慢跟寻，无奈今日弟至此绝地，今世再不能见兄之面。”越想越苦，举目一观，流水滔滔，便叫道：“孩儿今日永别了！”说完将身往水中一跳，沉入水底，多分是死。

不言春生随波逐浪而流，单讲这河内有只渔船，从下而来，母女二人摇船架桨，望北关而来。那渔婆正摇橹行船之间，回叫道：“玉姐，你看上水流下一个什么东西？我儿，你好生摇橹，待我撒一网看。”老渔婆便赶上船头，把网一撒，那东西打在网内，好不欢喜。把网一收，险些将渔婆带下水去，忙叫道：“我儿，快把船儿摇到岸上，帮我一帮。”玉姐听了母亲之言，忙把船摇岸边，走上船头，两人用力，渐渐离水。玉姐看见是个人，向着母亲说道：“是个人，不是鱼，快放他去吧。”那渔婆道：“你也不象是个人家生长的，见了一个人大惊小怪。我自幼与你爹爹捕鱼，也不知见了多少异怪之物。既是个人，救他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与你扯他起来看看，若是个死的便罢，若是个活的，救他一救。”于是，母女二人将春生扯上船，定睛一看，还有一丝之气。老渔婆道：“我儿，你看此人与你的年纪相仿，又好一个人品，你好生扶着，待我烧些开水灌他一灌。”便往船后烧了一碗水，连忙拿到船头，向玉姐道：“我儿，你把这后生扶起。”那玉姐把春生扶起，那渔婆又把开水往春生口中灌。顷刻之间，腹中好似雷鸣一般，响过了后，便叹了口气道：“呀！”不一时，醒来，便睁眼一看，见坐在一只小船上，左右老少妇女在旁，口中“哎哟”了两声，方才慢语低声说道：“卑人上天没路，入地无门，方才投水自尽，又蒙妈妈相救。”那渔婆道：“且慢些说话，请进舱门内。”便将春生接进舱中，忙叫玉姐，说道：“快将你老子当日穿的棉袄、鞋袜、帽子取来。”玉姐答应，走进后舱，拿出。渔婆接过来，与春生着了渔家衣衫、鞋袜，将脱下的湿衣服递与玉姐道：“我儿，替他洗洗。”玉姐接了衣服往后舱不提。

再表春生换了衣服，站起身，来到渔婆面前，道：“恩人请上，受我一拜。”那老渔婆道：“我们渔家无有这些礼仪，不要拜罢。”春生道：“救命深恩，哪有不拜之礼。”二人扯了一会，方才受了两礼。老渔婆笑嘻嘻地说道：“请问相公尊姓大名，哪里人氏？”春生道：“妈妈听禀：卑人乃是江南扬州府人氏。”渔婆道：“相公原来是扬州府人氏，怪道生得好人品！”春生道：“卑人姓陈，父亲当日为官，结了冤仇，监禁天牢。逃难到此，又被强人将行李劫去，难得归家，方才寻此短见。”渔婆道：“原来如此，是一位贵宦公子。”春生道：“如今这样的光景，还说什么贵宦公子？”渔婆道：“据公子所遭冤枉没处栖身。老妇无有丈夫，只有这一个女儿，名唤玉

---

劬（qú，音渠）劳——劳苦劳累。专指父母养育子女的劳苦。

浮屠——佛教名词，梵文 Buddha，又浮图。

姐，年方一十五岁，尚未有婆家的。当日他老子在世，那年打鱼打起一口箱子，都是些首饰，他就说留着给女儿招一个女婿养老。谁知打得财来，人又死了。故此今日救起相公，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五百年前注定。前月有个算命先生到我们船帮里来算命，是男是女都是半升米一个。我见他算得好，就把玉姐的八字也说与他算一算。那先生将八字一排，他说道：‘老奶奶，你家姑娘贵造与众不同，要五升米就算。’我就恼起来，说别人家只要半升米一个，为何要我五升米？那先生道：‘人有高低，命有贵贱。’劝我把三升米与他，那先生就把玉姐八字一排，说道：‘奶奶，你家这位姑娘的八字十分贵重，日后她有夫人之荣！’我便问道：‘先生，我们渔家哪有做官的女婿？’那先生说道：‘目前，百日之内，无意之中一个官家子弟来。’恰好今日在网内打起你来，岂不是天缘注定？又应着那先生之言。我看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做官，若不嫌渔家丑陋的女儿，我情愿把玉姐与你为妻，安心在我船上攻书，若做了官，将你父母之仇告诉皇帝，将他们杀了报仇。但不知你意如何？”

春生想到：只是目下只影单形，流落飘零，又得她母女一片好心，将我救起。况且那玉姐不象渔家之女，倒也有些大家风范。今我应允了她，待至金榜题名之日，再完洞房花烛不迟。正是：

休忘故土风景好，恩爱深处便为家。

春生想定了主意，向渔婆说道：“承蒙美意，救命之恩卑人怎敢推辞。只是目下又不能成其亲事，待等日后父母辨白了冤枉，一朝脱难挂红，那时与令媛方可全其亲事。”渔婆听了春生依允了亲事，心中十分欢喜，说道：“待我叫出玉姐，与你拜一拜，拜为兄妹，日后方为夫妻。”于是往后舱来，叫玉姐：“我的儿，你到前舱来与你哥哥见礼。”哪知渔婆与春生说的话，都被玉姐听见，正待回避，渔婆已跟到后舱。玉姐把脸一红，便随口问道：“方才什么前舱见礼？”渔婆笑道：“我见你长这样大，不知我们船上的房屋船头是前门，中舱是前厅，后舱是住房。如今也该教熟了，快快上前与他拜一拜。”玉姐道：“人生面不熟，怎好与他认为兄妹？”渔婆道：“这还是从权的称呼，日后还有两个好字眼叫呢。”说完，一把扯住玉姐的手，口中说道：“目下见这个礼有什么羞处？”玉姐只得含愧羞颜，随母亲来至中舱。春生一见，站立一旁，偷眼将玉姐一看，虽是个渔家的打扮，真正生得超群，便暗地作赞四句道：

国色天姿岂在妆，布裙絮袄胜霓裳。

若穿环佩迎风立，疑是嫦娥降此方。那玉姐也把春生看了一眼，见他是渔家模样，品格却也非凡，玉姐赞了四句道：

骨格清奇实可夸，身穿短袄做渔家。

若得春雷报信，他年上苑好观花。

却说这玉姐走进了中舱，站在一旁，但不知玉姐与春生如何见礼，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江公子爱色抢玉姐 众渔人发怒骂江魁

词云：

昔日韩侯命运乖，夜宿宫廷日走街，人人道他是庸才；非是他庸才，时乖运未来。有一日时来运来，夜宿锦帐日走金阶，人人道他是贤才；非是他贤才，多因他时也来运也来。时不来，金沉海底；运不来，玉碎尘埃。

诗曰：

远望青山草色秋，前人留与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话说玉姐走到中舱，站立一旁。只见春生走上前一步，道：“贤妹，方才岳母吩咐与贤妹拜一拜。”那玉姐也不开言，低着头走过来，面向春生，春生笑嘻嘻的打了一躬，拜下去，那玉姐也拜伏在舱。二人对面拜罢，起身。玉姐低着头向旁而立。春生走至渔婆面前，一躬到地：“岳母请上，容小婿叩拜。”那渔婆欢天喜地，道：“姑爷既是一家人，免了这个礼罢。”春生道：“哪有子婿不拜之理！”随拜将下去。那渔婆连忙扯住，春生已拜将下去。就拜了四拜，起身。渔婆向玉姐说道：“我儿，你二人今日当面拜过，从今以后俱是一家人了。说话之间，也不要吞吞吐吐的，见面休要遮遮掩掩。说了这半日的话，他腹中也饥饿了，你去收拾早饭，大家吃了再作道理。把那烧酒烫上一壶，与他吃了解解水气。舱内有鱼，洗几个煎煎。”玉姐答应，往后舱去了。

渔婆与春生又谈了些闲话。不一时，玉姐已将茶饭搬来中舱，安排停当，回身又到后舱去。渔婆一把扯住道：“我儿，你又往那里去做什么？”玉姐道：“孩儿往后舱去吃饭。”渔婆笑说道：“我方才已说过，是一家人为何还分什么彼此，我正要使你二人一团和气，你反要如此害羞。”说着就扭住玉姐与春生对坐，三人同用过早饭，又取过酒来，大家吃了几杯酒。玉姐收拾碗盏，往后舱去了。春生自思，蒙她母女搭救，虽结了丝萝，不知她姓氏，正是：

大难临身不自由，生死凭天何用谋？

自尽方得渔家救，百步丝萝转易求。

春生思毕，凝神便向渔婆说道：“小生只因神昏乱散，礼数不周，连岳母姓氏尚未动问。”渔婆说道：“我家姓周，丈夫叫做周朝生。”“这等说，怨小婿无罪了。”二人说话之间，不觉日落西沉，那渔婆向春生说道：“姑爷，你在中舱打铺，我和你妹子在后舱铺床。”

不言他三人吃了晚饭各自安眠，一宿晚景易过。次日梳洗已毕，渔婆道：“姐夫，据你说起来，要金榜题名方才洞房花烛。依我说，不如明春备起铺盖，择了一个良辰吉期，把你二人推在一堆。”春生道：“岂有此理？况父母在狱，而为子者何敢越礼乱伦。”渔婆见女婿只是推辞，也就止了念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春生在渔婆船上已经三月，看看是腊月之期，那些渔人都收网过年。玉姐向周奶奶道：“母亲，家家收网，人人要过新年，我们也把网晒起来罢。”周奶奶心中想道：“姑爷上船已经三月有余，我每每见二人嘻笑玩耍，自古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做出不防之事，被众渔船上的人笑说。我如今倒有个主意，凭天而定。”向玉姐说道：“我儿，

---

丝萝——旧时用“丝萝”比喻婚姻。

你说众渔船都收网，也罢，大家撞过天命，收过三网。如三网打着了大鱼你与女婿明春做亲；如三网打不着，慢慢商议。”周奶奶跳上岸，拔起板来上船，用篙将船撑开，把网理得停停当当，预备打鱼。

却说玉姐在后舱摇起橹来，那春生笑嘻嘻道：“贤妹，请歇一歇，待愚兄来帮你。”那玉姐笑道：“哪里会摇。”春生道：“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我稳坐不学，只好呆呆地坐。”口中说道，早已来到橹边，手用力把橹一推，玉姐一把抱住，道：“只怕又要下水晶宫，唬煞我也！橹要依水性而摇。方才不是我家抱住，几乎下水！”二人说完，还对着笑。周奶奶在船头上，见船往一边歪，回头往后舱一望，就象二人抱住的意思才放手，对面笑个不止。周奶奶道：“住了船，在码头行船不是当耍的。方才那一歪，险些把我跌下水去了。”一面说，心中想道：“也怪他们不得，少年夫妻，正是和美。我记得当老伴在时，也是这样，或搭手搭脚的。”搭手之间，只听得玉姐在后头叫道：“母亲，孩儿在这里下网罢。”周奶奶把网一撒，回头见他二人脸上都是通红的。因又想道：“这两个孩子，俱是一样的脸。我只说了几句，他们的脸都红了。到这早晚，下次要谨慎些，再也不说他们。”于是，慢慢把网收上来。只见网里打一个金色鲤鱼，约有二斤半，好个欢喜，向儿叫道：“我儿，把船摇到岸边去。”口中说着，手中网已收将起来。顷刻之间，船已抵岸。春生走到船头问道：“岳母，把鱼用篮儿装起，待小婿上街去卖。”周奶奶把鱼放在篮里，又吩咐道：“姐夫，有人问你这鱼要多少一斤，你回他不论斤，只论个，要二钱银子，至少也要一钱二分。卖了，就在店内请香纸回来。”春生应道：“晓得。”便提了鱼篮上了岸，一摇一摆往前而行。那周奶奶见春生这般摇摆，非是个卖鱼之人，“将来他行到好运，自然一举成名，那凤冠霞帔是你戴的。”玉姐不好回言，笑嘻嘻地扑在船栅上，把眼看着那邻帮的船，制办那三牲食物，预备过年之事。正看之间，不料上水来了一号官船，船头上放了一把交椅，坐的是本府大爷江连的公子名唤江魁。此人依仗父势，喜的是架鹰牵犬，张弓打弹。自此新年将至，从家中赶到任所，与父亲辞年，多饮了几杯酒，似有飘然之欲。仰卧在交椅上，左边站立几个幼童，拿着画弓，后面站立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家人。那江魁醉眼朦胧，早瞧着玉姐，口中说道：“好个女子，但不知她面貌如何？”忽然想起，向书童取过画弓，扣定弹子，认定玉姐船篷，打下水去。玉姐正想着：“春生卖鱼去了半日，因何还不见回来？”想得入神，忽听后面一声响，唬得一跳。回头一看，见弹子滚落下水去了。因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一只大船，船头上坐着个头戴方巾、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长衫，脚下穿的粉底皂靴，手拿一张弹弓之人，望着这边笑。玉姐大怒，道：“你这厮，要看你姑娘，何不画了喜容，带了回家去，用香案供奉，细细的看呢！”那江魁的船却离不远，虽不听见她骂，也见她有些怒气，口中又动，似有骂的模样。他便睡在椅上，便拍手哈哈大笑道：“我大老爷真正都酥麻了，她口中自然是骂的了，但如此美人，不但是骂我，就是执尖刀杀了我，也是有趣的。”回头又向那些家人说道：“你们着几个人，带五十两银子，到那女子船上，只说大老爷要她为妾。她的父母肯，你老爷添她几两银子，我是不惜银钱的。她若不肯，你便将银子丢在她船内，只管抢那女子过来，重重有赏。”那几个家人答应道：“是！”进了舱，取了五十两银子，一齐下了脚船，飞奔那渔船而来不提。

且说舱内走出一个老苍头，说道：“少爷莫顽，此乃省城之下，许多大

老爷在城，况老爷现任黄堂。如若依从，那船上必送女子过来；若不依从，千万不可乱动，须要循其礼。若说强抢二字，有碍大老爷的官职。”江魁大喝道：“老狗才胡说，我大老爷做事，今你都敢来多嘴！甚么有碍老太爷的官职，就是合省的官府不知道便罢，就是知道，只说我老太爷先前聘定的那柔弱的女子，今日特地来娶她回去。大胆狗才，你还不快走！”家人听说，再不敢多言。江魁吩咐把船住了。不说住船，单言众家人上了脚船，飞奔渔船边，跳上了周婆的渔船。那周奶奶道：“我船上又无鱼卖，你们上船来做什么？”那家人道：“我们不是买鱼的。”周奶奶道：“你们既不是买鱼的，到我船上做甚么事的？”那家人便说道：“我们是本府江大老爷的家人，因我家公子在此经过，看见你船上这位姑娘人品生得好，我家公子见了十分欢喜，着我们来与你老人家说声，愿出礼金银五十两娶做第二房小娘。这是你老人家的造化到了。”玉姐听了这番言语，红了面，一口啐道：“放你娘的狗屁！”那周奶奶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人，白日里见鬼，我家女儿是有女婿的，你家甚么公子在此胡行，你还不走你娘的村路。”那家人听得此言是不肯的意思，便望着脚船上丢了个眼色，那些家人一齐跳上渔船。玉姐见势头不好，欲要转身进舱，众家人一齐扯住。玉姐口中喊叫：“母亲，救孩儿一命！”又喊道：“清平世界，白日抢劫良家女子，你这样该死的狗才，告到官所连你那不知死活的主仆俱是一般问罪！”那家人将那封银子丢在渔船，将玉姐抢过小脚船，一直奔上那官船去了。那周奶奶只唬得双脚乱跳，放声大哭。那众渔帮也不知其故，一齐来到周婆渔船上，问道：“周奶奶是什么缘故？”周渔婆将此事从头至尾哭诉了一番，众渔人听说，俱一齐乱哄哄的打着渔家的口号说道：“真是反了，做亲事要两相情愿，钓鱼要愿者上钩，况且她是有女婿的，哪有青天白日抢劫民间良家女子逼勒成婚的？绝无此理！不若我们大家排一个集鱼阵去问他。”众渔人乱哄哄，吵闹不休。内中有个拔理的渔人说道：“你们也不要吵闹，也不要到他船上乱动，若是列位到船上乱动，他反说我们渔家结党了，他回了他的老子说我们打劫了他的金银。依我的愚见，等她的女婿回来再作道理。”众人道：“说得有理。”众渔人又问道：“周奶奶，你女婿往哪里去了？”周渔婆道：“女婿往街卖鱼去了。”众渔人道：“等他回来再作道理。他也不过就回来，你也不要啼哭。”

且不言众渔人等候，再讲春生提了鱼篮上街，一路摇摆，走过了几条街道，有一位老者相了一相，便问道：“那渔哥，你那个鱼可是卖的吗？”春生听叫，便住了脚步，便答应道：“不敢，卑人这个鱼是卖的，实价纹银一钱二分，虚价便是二钱。”那旁人笑道：“实价可还让得些吗？”他摇手道：“实价不能让的，是我家岳母吩咐的。”那些人一齐笑道：“这是老实话。”那老者果然称了一钱二分银子，递与春生，春生将篮提在手内摇摇摆摆走了回来。才到河边，那些众渔人叫他，只道与他取笑，他便笑嘻嘻的。众渔人说道：“你家妻子被江知府的儿子抢去了！”春生闻听此言，好似那一瓢冷水从头顶上淋将下来，泪如泉涌。向着众渔人欲言不言。但不知是如何商议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陈春生当街喊状 邱军门拿问奸雄

词云：

八字生来命本乖，多因日月待徘徊。胸中有志休言老，腹内怀才莫论才。夫子绝粮在陈蔡，太公独守钓鱼台。二人俱有经纶志，因为时乖运未来。

话说春生向众渔人道：“列位老丈就该秉正从公，如何袖手旁观，似乎物伤其类，宁不寒心的？”众渔人道：“我们岂不知物伤其类，只是他的老子现任本府太守。”春生道：“莫说他本府太守，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何不到军门大人那里去告他。”众渔人道：“军门大人，可是那放哨咚炮的，门口有两根红虾须、棋杆出门，面前有插野鸡毛的、拿鬼头刀的，八个人抬着他的吗？”春生道：“正是。”众渔人把舌头一伸，道：“我们是屎鲫，上不碗的，小心些罢。”春生道：“不妨，有我。”又烦邻船照应他的船上的物件，即刻同众渔人并同周奶奶一齐上岸。

进得城来，天色已晚，街上走路的人说道：“今日是哪里做渔船会？”不言街坊谈讲，再说众渔人来到街上十字路口，正往军门衙署而去，只听得鸣鼓开道，高灯提着，上面写着：提督军门操江部堂。春生看见，向着周奶奶说道：“岳母站定了，大人在此经过，不若当街喊禀罢。”说话之间，只见那些执事一对对过去，八人轿离前不远，春生抢行了一步，跪在轿前，扯住了轿杠。周奶奶也随后跪下，二人一齐喊道：“青天大人救人！势压穷民，白日劫抢有夫之女，无法无天，乞求大人作主！”那官长轿前护位，见他拦轿喊冤，并唬得一惊，便回身举棍要打。那官长吩咐：“不要打。”他吩咐了轿子，那些灯笼火把尽都回转，分两旁，照得如同白日一般。那官长在轿内用目观着，问道：“那告状的人，将状子呈上来。”春生哭啼啼禀道：“爷呀，这是空中楼阁，无风之波，迅雷不及掩耳之时，哪里写得急状？”那大人在轿内点了一点头道：“这不象渔人的口气。”便向春生道：“告状人，你抬起头来，本部堂有话问你。”春生禀道：“大人天威，小民怎敢抬头。”那官长说道：“恕你无罪，只管抬头。”春生抬起头来，那官长要叫衙役将灯笼筐儿取了，那灯烛照得如同白日一般，那官长用手扶住板上，醉眼朦胧将春生仔细一看，心中暗暗称奇，心中想道：“捕鱼之家，怎么生得这样骨格清奇、言语儒雅的后生？”暗赞了一会，便开言问道：“你告的是何人？怎么白日抢了有夫之女？那抢的女子是你何人？后面跪的是你什么人？你好生细细的讲来。说得情真理确，本部院自然准你就是。王子国戚，本部院亦有三尺之刑法。语中若有半字含糊，本部院执法如山，那反坐之条断不得姑宽。”那些众渔人听得大老爷发出这一番言语，合众大家皆怨道：“你我原说大家商议，说同他出来见风使舵，他就一往走得来喊冤，不知陈家姐夫可说得话来吗？倘若说不出来，只怕赔了夫人又损兵的故事呢。”又有一渔人说道：“古人说得好，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况且官官相护，这是他自己寻苦，我们无涉。”

不说众渔人议论，再言春生跪在轿前，哭哭啼啼说道：“爷爷听禀，那抢劫有夫之女乃本府江大老爷的公子。自小民的渔船湾泊于北门之外，那官

---

哨咚——象声词。

三尺——法律。古时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三尺法”。

反坐——即诬告他人犯罪的人以其所诬告的罪承担罪责。

船从小民船旁而过，恶棍纵仆数十人不由分说硬抢小民之妻，生生打散鸳鸯伴，活活拆开连理枝。似此光天化日殃民活拆倒悬之惨，锄奸保赤救奇祸之冤，此乃大人马足之下，岂能容那不惧王法势压城野！求大人速正国体，以救民命，刻不容缓，使小民感激深恩，朱衣万代。上禀：后面跪的是小民岳母，被抢的女子是小民结发之妻，此禀无一毫虚诬，望大人救民如救火，真真世世不忘洪慈矣。”那位官长见说得剀切，又如流似水，便点了一点头道：“就是江连之子，倚父之势，这等可恶！”又问道：“你妻子被他抢去，今在何处？本都院好着人捉拿这厮，好替还你的妻子。”春生还未开言，周渔婆禀道：“他把我女儿抢去，现在北关，此刻还未开船。”那官长闻言，此时大怒，向着那随行的旗牌道：“本院不及禀签，你等着四人到北关船上，将江魁与众恶仆一并拿来，本部院在大堂上立等。如若走漏，即行究治。”那衙役答应，即奔北门拿人。那官长又吩咐，将告状人犯一齐唤到辕门听审。那执事衙役便来上刑具。那官长吩咐，不要锁他，着他随了本院轿走，还有细话问他。执刑的人役听得吩咐，不敢上刑具，押在轿后。一声锣响，开道回衙。

那官长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的是遇少年之人，眼见他非渔人之后，必有隐情在内，还要慢慢地言语问他。怒的是江连之子江魁在省城之下肆行无忌，抢劫贫民之妻，有犯律令。在轿内踌躇，不多时已到衙门。合省员役早已皆知督院路途准了状子，必要审理，俱各明灯高烛照耀，如同白日。

单表督院衙门，真正是赫赫威严之势，正是：

赫赫元戎府，开基第一家。辕门生瑞色，虎坐起光华。玉石铺阶下，门楼五彩搽。照壁墙描虎，九头狮子吼。鼓亭吹打起，豁朗大开衙。大门上写着：执掌权衡，邦家柱石。粉壁墙上，贴严禁二张，上写着字迹无差。一示严管守讷，二禁盔甲光华，所过处秋毫无犯，使百姓好作生涯。擄民财刑不怠慢，势压人立刻拘拿。好妇女罪归将主，地方官一同斩杀。三重门长条封锁，四面灯笼凤交加。左边摆刀枪剑戟，右边是鞭铜锤。弯弓如同秋月式，雕翎箭恰似狼牙。暖阁上有对联，上写：封疆如同铁面。又写着：赤胆神鬼惊怕。东阁门虎头牌悬挂，上写：升赏参罚，革职捆打。西角门叩住远探马，近探马，报事取兵马，密层层枪分上下。东角门站着兵备道，河库道，军镇都粮道，一个个头戴乌纱。四角门站立着总镇府，副镇府，都督府，协镇府，戴重盔穿金甲，脚踏白粉底靴。东辕门挂号房，禀事房，报本房，行文房，一房房静寂无哗。西辕门奏事厅，管粮厅，一厅厅怎敢混杂。北南排是无敌大将军，西瓜炮，马蹄炮，静瓶炮，连珠炮，俱是高炮台。内打着黄罗伞，遮阳扇，锤钺斧两边排。辕门外站立了许多文官武将，拴扣了多少追风马，凄凄洒洒。内中军传出号令，外中军禁止喧哗。天子诏也须缓报，候元戎击鼓排衙，挨肩擦背低低问，今日辕门实可夸。

诗曰：

画鼓铜锣几下敲，辕门内外聚英豪。

冲天三个狼牙炮，展转金旗奏乐高。

且不言军门威严，单讲那督院进了衙门，走上了大堂坐下。公案许久，

---

剀(k i, 音凯)切——切实，切中事理。

封疆——疆界。指封疆之内统治一方的将帅，简称封疆。

连次差人捉拿江知府之子。且不言都院衙署之事，再说那旗牌官 离了大老爷轿前，领了都令，来到北关，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只官船，那灯笼上写着：济南府正堂。几个旗牌来到船边，只听里面有痛哭之声，内中夹杂正厉之言。旗牌又怕大人等久，只得开言叫道：“船上的哪里？”那船上家人便问道：“那岸上来的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旗牌答应：“是太爷衙门中来的差役，来请公子有要紧的话说。”那家人不敢隐瞒，只得回禀了江魁。那厮正在与玉姐缠绕，听得家人说了此话，心中只暗暗地想道：“老爷这早晚夜静黄昏，有什么说话？”“叫那家人前来，我有话亲自问他。”家人答应，叫水手搭跳，叫家人来面见公子，旗牌走上船来问道：“公子在哪里？”家人答应：“在舱内。”旗牌见江魁就锁了。家人还装势道：“公子是老爷嫡亲的儿子，就是有话，等老爷当面去问他，你们因何这等胆大，就上起刑具来。”那江魁气得三尸神暴躁，口中说道：“反了！反了！”这旗牌见家人言三语四，遂向那些家人道：“我们是军门大人差来捉拿你们的。清平世界，抢劫民间有夫之女，你们还大胆说什么话！”那些家人听得说，唬得屁滚流星。那旗牌此时把那些家人俱已都锁了，又说道：“那渔船的女子抢在何处？”玉姐在舱内听得军门锁了那些家人与江魁，她心中早已知道是她丈夫在军门喊了冤，自必是准了状。哭哭啼啼，只得走出舱来说道：“难友就是被抢之人。”那旗牌把玉姐上下一看，虽然是哭的形容，果然生得十分可爱。便开言说道：“你的丈夫告了状，大人坐在堂上，立等众人审问，你们随我一同进衙门去。”于是，家人随了江魁并玉姐，一同上岸，进城到军门衙署而来。

再讲那传知府的旗牌离了轿前，星速到衙门而来。却正走之间，只见知府的灯笼执事喝道而来，那旗牌抢行了一步，迎至执事前，高声道：“军门大人传江大老爷在辕门伺候。”那知府执事吏役禀上大老爷，江老爷唬得一跳，即忙吩咐执事传回衙署，同着旗牌取路而行。在轿内思忖，再想不出是何事，便向两个旗牌，笑嘻嘻的问道：“不知大人传本府有何吩咐？”旗牌道：“你家公子在北关抢了人家有夫之女，她丈夫、母亲喊了冤。大老爷，公子在辕门等候。”江连一闻此言，只唬得面如土色，暗暗骂道：“不肖的畜牲，抢什么女子！闯出祸来连累我，只怕乌纱帽也不稳了呢。”不觉已至辕门，下轿走入官厅，不一时，四个旗牌押着江魁与众家人已到了。江连见了儿子，又看见了家人，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气喘喘的走出官厅。江魁见了他父亲，便说道：“爹爹救命！”那知府走上前恶狠狠不论清浊，便是一气靴尖，痛骂了一番，回头就把众家人辱骂了一会。且不言。

再表周渔婆一见玉姐，便上前一把抱住，她母女二人大哭了一场，母问道：“儿呀！你被奸人抢去，可曾被他玷辱否？若是那样的了，你可对为娘的说，咬掉他一块肉。”玉姐把脸一红，说道：“母亲，为何说出这等话来？孩儿宁可一死，且不肯玷辱名节。”春生听得尚未失身，心中暗自欢喜。正在议论，忽听得堂上一声点响，传知府进见。礼毕，站在一旁，那大人问道：“贵府知罪吗？”江连一躬到地道：“卑府知罪。”那军门问道：“贵府平日为官也还清正，情有所原，只是贵府之子儿时到你任所？”江连又一躬道：“卑府这个不肖之子是昨日才到任所，今日着他乘船回去，不知这畜牲干出这等无王法的事来，是卑府罪该万死，回署请印进来，请大人题参。”军门

---

旗牌官——明清制度，以上面写有令字的蓝旗和圆牌颁给地方大员（如总督、巡抚或钦差大臣），作为便宜行事特权的标志。通称六种标志为天命旗牌，掌旗牌的官称为旗牌官。

笑道：“自古道：家无全犯。贵府既知认罪，本都院开一线之恩，免你题参，在下面伺候。”江连打一躬道：“多谢大人。”站在一旁。那军门便吩咐人役，将原被告犯人一齐带进来听审。衙役听得，便一层层传将下去，于是，旗牌带着众犯一齐报名而进，都在丹墀跪下点名，一个个开了刑具，但不知军门是何审理，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渔婆被唬吐出消息 军门怜才收留东床

诗曰：

富贵从来未许求，几人骑鹤上扬州。

与其一事九如梦，不若三萍两浪休。

能自得时还自乐，到无心处便无忧。

如今看破循环理，笑倚栏杆暗点头。

话说江魁跪在丹墀，开了刑具，点过名不提。单讲那军门吩咐先带那渔家上来，那春生挽着周奶奶手先走，玉姐随后，一齐来到大堂跪下。那军门抬头定睛一看，果然好个女子，便开言问道：“你可是那匹夫抢去的吗？”玉姐禀道：“小女子是被抢之人。”军门又问道：“本院有一句关风化的事问你，你不可含羞着耻。你乃是良家之女，又不是迎风弄月摘柳私奔之人，如若被那厮破了身体，可实实对本院说，本院自有律法问他的罪。你不可害着你丈夫的羞，不肯言那匹夫的行径。如若被他玷污了，也是出于无奈，本都院少不得对你丈夫说，无怪与你，还要用香烛彩轿送你回船。你可实实说来。”那玉姐把脸羞得通红，磕了一个头，禀道：“大人法堂之上岂无鬼神照察，小女子能断头一死，岂肯有碍名节？关乎风化之事，实不曾奸污。”军门点一点头，道：“下去。叫带江魁上来。”下面旗牌答应，将江魁带至堂上跪下。将惊堂木一拍道：“我把你这个无法无天，胆大包天的匹夫，在省城之下尚敢如此放肆，强抢民间女子为妾，这王法能宽宥吗？”那江魁在下面只是磕头，禀道：“此女是小的将三百两银子买的，当日收过小的银子二百五十两，今找五十两。媒人到说之日，并没说她有丈夫的，今日设计串骗小的银两，故又买出这个年少的渔人，假认是她的女婿，希图蒙蔽青天而使小人含屈无伸。求大人天恩直断。她既不愿将女儿与人作妾，小人也不敢十分强求，只求大人的天恩，断回当日的聘金银二百五十两。小人并无异说。”那军门把纱帽往上一推，用手指着骂道：“我把你这个丧尽良心的匹夫，还在本院面前支吾。且凡天地之间，俱是可以赖得的吗？只此一句，就该掌嘴！本院还要问你，据你说是她母女二人情愿将女儿与你为妾，言定身价银三百两，先交二百五十两，下找五十两抬人，这个媒人却是何人做的？这二百五十两是何人过付交代？既有身价，必有身契，是何年何月何时年庚？现在何处？细细的禀来！”那江魁唬得战战兢兢，只是磕头不了，半会挣出几句话来，禀道：“大人在上，身契年庚俱在小的家中，交代银两是四个家人做媒，是四个家人，小的不知底细，求大人问他四人便知根由。”那军门笑将起来，问道：“你这个匹夫，果然奸诈。本都院也不能饶你，叫带那四个家人上来。”四个家人答应一齐跪下，那军门叫：“跪上来！”那些家人只得又爬上来几步，磕了头。军门问道：“那周渔船媒是你们做的吗？”家人答应：“是小的们做的。”军门大怒，道：“本院岂不知你这一般依势欺良的狗才吗？本院哪有这些心事勘问，不用大刑，你们那里肯招？”叫左右抬来夹棒，过来衙役答应，取了四副夹棒，往丹墀唻银银一声响亮，那军门说道：“不用四副，只用两副，把四个恶奴一齐夹起来！”众衙役一声吆喝，将四人夹起，只听得上面叫：“收绳！”恶奴四人哎哟一声昏死过去。那军门问道：“你们可招么？”那四个家人咬定了牙关，忍着痛，叫道：“青天在上，冤枉难招。”军门又吩咐道：“再收二边的。”执刑人又吆喝了一声，又紧一绳，那四人如同滚油煎心，捱着刑叫道：“冤枉！实是难招，求青天大人开恩。”

军门道：“好几个会捱刑的奴才！”又向着衙役问道：“夹棒可收紧了么？”那执刑的说道：“已收足了。”军门又吩咐敲了二十杠，两边的衙役一声答应，即忙敲了二十杠。只见夹的四个家人内有一个喊叫道：“小人情愿招了。”军门叫：“且住！”这家人禀道：“主人实实酒后见渔船这个女子生得美貌，因着小的们拿了五十两银子送与渔婆做定礼的。这老渔婆再三不肯收，小主吩咐叫小的们抢过来的。至于淫辱之事，一一无有，此是实情。请求青天大人开恩，恕小主无罪，释放小的们无知的狗命。”军门大怒，喝叫众衙役把那家人夹棒松了，又骂道：“你这般的狗才，先向本院问你们不认，临待夹起来还说什么冤枉，与你主人遮盖，敢不畏法，这等恶奴！”叫左右将大板各责三十，左右听见，即将家人拉下，两边皂吏齐声吆喝，每人各责三十大板，真正鲜血满地，哀声不止。于是，军门又吩咐道：“尔等以后务要改过从善，若下次再有风闻，本院那时拿了来立死杖下。”众家人忍着痛，只得磕头。军门吩咐道：“下去罢！”又叫把江魁带上来。那江魁见先间夹打家人，唬得魂不附体，又听叫他自己上去，战战兢兢上了几步，只是磕头，口中说道：“这是小人该死，求青天大人饶恕，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了。”那军门大喝道：“你这个大胆的匹夫，清平世界，法地之所，强抢良民有丈夫之女为妾，你就该知死。等本院问你，你还说是三百两银子买的，当日交过二百五十两今找五十两抬人，你说周家买一个年少的渔人，为何来骗你的银子，希图蒙蔽使你受屈无伸，又道周家婆子不把女儿与你为妾，你也不敢十分强求，只求本院断还你的银子，你就永无异说了。本院问你，果然不敢强求，只是也罢，本院实言问你，还是要还聘礼，还是要那个女子？”江魁唬得哑口无言，只是磕头道：“小人知罪，实该万死！求大人开一线之恩，恕小人之死罪也！”那军门喝道：“你这匹夫，即知死罪，国典难饶。”便伸起手来在签筒内抽了四根签丢下地，那门子拾起，两边皂吏即忙把江魁扯将下去，打了二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方才住手。

又见江连站在一边，岂不伤心？硬着心肠走上前来一躬，禀道：“卑府这个不孝的畜牲，卑府已不敢收他回去，求大人正了法罢。”军门道：“本院明知贵府是暗中讨情，父子天性也是有的，岂可造次。也罢，既是贵府叫本院正法，那先责的已尽国法，如今再责二十，以尽贵府的家法责他不孝罢。”将江魁又打了二十大板，吩咐家人将江魁放起来。那江魁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了一会方醒，只得爬上来谢过了。军门又吩咐江连道：“把江魁带回，以后务要训他成人上进，若再不端，连贵府一并题参拿问治罪，决不宽恕。”江连打一躬道：“卑府叩谢！”答应道：“是，卑府回衙即刻差人带他回去，在家攻书。”此时，又叩谢起来，带了江魁回衙，自然饬戒不提。

再言左右又带上了渔家三人来。军门问道：“你等对审问事情服是不服？”列位有所不知，那都院大人虽然来问那渔家说话，心中却欢喜小渔女。又想到一个捕鱼户人家，那得这样一对美玉可成的儿女，越看越喜。只见那小渔女禀道：“莫说小渔女子十分感激，就是祖宗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矣。小女子无以为报大人之德，只好供奉长生位，早晚焚香，保佑青天大人朱衣万代，世世公卿。”那军门望着玉姐禀完，哈哈大笑道：“好一个伶俐乖巧会说话的女子。”心中想道：“果然好一对年少的夫妻，莫非不是渔家生长的？”又想了一想，道：“本院年纪高迈，两目昏花，今夜将三人权且班房一宿。明日上堂还有细话问你。”又向众衙役吩咐道：“尔等好生照应他三人，不可刁难。如有些弊情，本院知道立刻重处不贷。”众衙役一齐答应了：

“就是！”一声点响，军门退堂回后。

且不提前堂审事，单言后堂夫人、小姐陪着梅夫人谈闲话，正说得高兴，只见大人回后堂，俱一齐起身迎接，却不见进内来，又复大堂审事。那夫人、小姐复又坐下谈心：“凡人读书出仕，原为荣宗耀祖，却辛苦至极，此刻回来又不知审什么事件。”不多一会，只听得满堂俱是刑杖之声，一通哭泣。小姐说道：“因令已出印了，不知什么大事，还用刑杖。”正要打发家人去大堂窥探，忽听得点响，夫人说道：“不要去了，老爷退了堂了。”看此书列位不要性急，在下面叙罢。你道这军门是谁？原来是梅良玉的母舅，姓邱，名山，字仰古。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与卢杞不和，调在此地。军门夫人冯氏，乃是冯公都察院之妹，夫妻相敬如宾。年纪将近五十，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名唤云仙，尚未有佳配。待至军门所陪的这位夫人，你道是谁？乃是梅良玉之母，因与梅良玉在常州分别，同了两房家人到此投奔兄弟任所住下，而今一载有余了。每每向邱公说道：“你外甥良玉报奔岳父侯鸾未知消息，可着人打探个信息才好转。”邱公不肯，说道：“那侯鸾见了外甥自然收留他在任所，少不得叫他攻书上进。他必是好的。若是我这里差人去问信，倒分了外甥的心事，他就不肯用心攻书，思念姐姐，岂不误了他的正事呢？”梅夫人见兄弟说得情切，就放下了心肠，在衙门住下。姑嫂侄儿十分相投，这也不在话下。

单言邱军门退了堂，一直过了穿堂，来到后面，与梅夫人见礼坐下。小姐也过来，道了个万福。梅夫人道：“时才兄弟坐堂，且不知所审何事？交印之时还用刑杖。”邱公道：“姐姐不知，方才审的倒是正理人伦之事，关于风化一件奇事，待弟说与姐姐知道。你可看是动气不动气？”于是，邱公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细细地说了一遍与梅夫人听了。梅夫人道：“原来如此，真正令人可恨！”那玉仙小姐问道：“爹爹，既是江魁抢劫，但不知那小渔女的人才如何？”邱公道：“若要问那个小渔女的人才，也与你不相上下。那渔婆的一个女婿，真正令人可爱，虽是个渔家打扮，却也生得丰雅，大有可观。”说毕，又大笑不止。夫人说道：“既是老爷赞好，先审之时，何不带进内堂，使我看看也好。”邱公道：“这又何难？夫人呀，我因见他二人品貌端方，更是言语秀丽，并非渔人嫡派，没有着他们回去，现在外班房。明日早起还要问他的根由。”梅夫人道：“既是明早要问，到不如此时带进内堂，放下珠帘，等我们看看兄弟细细审问，看是何如？如若果有巧饰机关，可一一问过明白。若是渔人之子，可着衙役送他们回去罢。”邱公点头道：“姐姐言之有理。”即便又吩咐管事人役，将那渔家三口带进内堂听审。那春生并周渔婆、玉姐在班房，心下猜疑道：“江魁与众恶仆均已责过，该放我们回去，却怎么到明日早堂还要复审？是什么意思？”心中正在思想，只听得堂上一声喊叫：“带渔家三口进内堂复审！”是何意思，且听下回分解。

---

嫡派——旧称正妻为嫡，正妻所生儿女叫嫡生。后引申为正宗的意思。

## 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后堂认侄 陈春生讲述前情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怎向瑶台月下逢。

话说军门叫带渔人进来内堂复审。周奶奶心中惊慌道：“原说明日早堂，因何今日晚堂？又叫复审？”玉姐道：“今晚明早俱是一样，母亲不要着慌，我们母女无亏心的事，怕他怎的！”春生道：“岳母只管放心进去，听那大人说些什么。”于是三人随着衙役走上了大堂，一直转进内堂。三人抬头一看，只见堂上灯烛辉煌，如同白日。又见那官去换了方巾阔服，端然坐在堂上，面前站立数十个家人。又见那官长吩咐放下珠帘，帘内好象有妇女之声。三人走上大堂一齐跪下。那官长又吩咐跪上些。春生道：“大老爷的天威在上，小民怎敢上来。”那官长笑道：“只管上些不妨。”三人只得走上跪下。只见那官长回转头向帘内说道：“姐姐，你们看他人品何如？”那帘内应道：“果然不差。”邱公又问：“渔婆，非本院复又审理，奈此案大有可疑。”周渔婆禀道：“不知大老爷有什么可疑之事，请大人明察。”邱公道：“这女子还是你亲生的，还是螟蛉的？”周渔婆道：“是老婆子亲生的。”邱公道：“你女婿自小到你舟上的，还是目下到你船上的呢？”周渔婆答应不出来，只见两边走上几个家人问道：“大人问你的女婿是怎么来的，为何不言？”周渔婆唬慌了，说道：“我女婿是网里打起来的。”那邱公向着帘内便哈哈大笑道：“如何？又审出大事来了。”又问道：“你女婿是怎么样在网里打起来的？他姓甚名谁？是哪人氏？”周渔婆禀道：“大人在上，他是扬州人氏，姓陈，他父亲做过大官的，如今为了事拿在天牢里，他投亲未遇，自己投水命尽，被老婆子女女一网打起来。因他无处可奔，情愿与我为婿，并非老婆子勒逼的。”邱公听得是扬州人，姓陈，他父亲做过大官的，正在沉吟，只见帘内说道：“兄弟，不必沉吟，她女婿在此，何必问她备细。”邱公道：“说得有理。”叫人役将那个后生带来。春生言道：“小民在此。”邱公道：“本院审这一桩事，然有些会意，今渔婆已吐出真情，你不必隐匿，可将你家中之事从头实说来。”春生此际已见岳母说出真情，又见这大人和颜悦色，谆谆剖切，况又在内衙，料不能隐瞒，只得实禀道：“既蒙大人垂问，小人怎敢隐瞒。”只得将杏元姐姐出关，怎样校尉拿人，多蒙党学士相救，只得与姐姐辞别，同姐夫梅良玉逃难，路上遇巡更兵役错认做贼，如此冲散，无处投奔，只得投水自尽，续遇周渔婆搭救，以女相许为妻细细说了，定了神，眼泪暗落。邱公正欲再问，还未开言，只听得帘内放声大哭起来。春生唬得惊疑不定，你道这帘内哭的何人，原来就是梅夫人。听得春生说与孩子梅良玉一同逃难被巡更兵役冲散，不知下落，因此不顾生死，放声大哭，慌走出帘外，珠泪横流，抱住春生，道：“贤侄，你既与我儿嫡亲郎舅，为何又使他踪迹全无，好不痛杀我也！”梅夫人抱住了春生这一哭，把周渔婆母女唬得摸不着头脑，只痴呆呆的相看他二人，连春生也不知情由。只见春生站起身来，站立一旁。又见邱公站起身来，说道：“姐姐，休要悲伤，待为弟的慢慢问他的根由。”回走到春生面前，用手搀扶说道：“贤侄请起。”那春生只得随口应道：“大人，祈赐尊姓台讳，晚生方敢起来拜叩。”邱公

---

螟蛉（mínglíng，音明零）——作为养子的代称。

道：“老夫乃梅良玉的母舅邱仰古便是。”又指着梅夫人道：“此乃是梅良玉之母也。”那春生听得邱公说出根由，便站起身来一躬到地，道：“原来是老恩伯，小侄今朝得遇，真乃天缘意外，实皇天赐也。”方欲下拜，只见邱公挽住道：“贤侄，且慢，待更换衣服再行礼罢。”他二人说话，把一个周渔婆十分欢喜，只见梅夫人走到面前，用手相挽道：“亲家母请起。”周渔婆见了梅夫人称呼她是亲家母，喜得心花乱开了。于是起来接迎夫人，夫人将玉姐挽起，细看看果然好个女子。于是手挽同走入内房。梅夫人吩咐丫环取衣衫与她母女二人更换，方才出来与邱夫人并云仙小姐见礼，坐下细叙闲话。不一时，见春生换了服色，与邱公手挽手一同入内拜见梅夫人。春生说道：“小侄不知老伯母莲驾在此，恕小侄拜迟之罪。”那梅夫人也说道：“老身不知贤侄流落此地，若非今日天缘奇逢，两下怎能相会。”春生又拜邱公夫人，又与云仙小姐见了个通家之礼，姐弟相称，并周渔婆玉姐也是一般，方才大家坐下。梅夫人开言问道：“贤侄，我孩儿是往仪征县到他岳父母侯亲家府上去的，因何在贵府又为配偶，这是什么缘故？老身不解。贤侄可细道其详。”春生道：“伯母呀，不问侯鸾则可，若是提起那老禽兽，真正令人可恨！”梅夫人道：“这却为何？”春生就将侯鸾如何不念亲情，喜童怎样替死扬州，如何遇救，一一从头至尾告禀一番。梅夫人不听犹可，听了之时，只见二目昏黑，恼恨掘气攻心，一跤跌倒在地。如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周渔婆母女得富贵 穆相公邹府送家书

词云：

品行久为钦敬，私心欲赘东床。幸逢圣诏到边疆，藉此携归北上。独坐书斋思慕，因而睹物伤悲。不防窗外女娇娘，窥破镶玉形状。

话说梅夫人听了春生这番言语，不觉一时心酸掘气攻心，一跤跌倒在地，唬得邱公夫妇、云仙小姐、周渔婆、玉姐大家一同上前将梅夫人扶起。忙唤家人仆妇快取开水来，已喝了一会，说道：“我儿，为娘的只道你在仪征发愤攻书，谁知那侯鸾人面兽心，老禽兽不念当日之情而反把钦犯之子逢迎权党，若不亏有志略忠心的书童替死监中，岂不坑杀我儿！至于扬州又蒙陈年伯念故旧之情，而又赘之为婿，又被那卢杞奸贼将媳妇害去和番。致使我儿飘落，不知存亡。想到此处，越苦越愁。”邱公夫妇苦劝，方才止住了泪痕悲伤。邱公夫妇一面备酒。那梅夫人见兄弟夫妇二人俱爱惜春生，便开言向邱公说道：“老身有句拙言，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邱公道：“姐姐有什么言语吩咐，愚弟无有不依。”梅夫人道：“陈家侄儿孤身在此，虽是年家之子，他却过意不去。况老身又在内堂，他住也不能情愿。况你老夫妇又无后裔，只有云仙一女，陈家侄儿就是出入也不便意。莫若依老身的愚见，着他改姓邱，拜你二人为父母，早晚晨昏庶几无碍道于内外，亦得甘心愤志攻书上进，亦且日后，……”说到此处，便低声在邱公耳边又说了几句婚姻之话。邱公夫妇不觉大喜，因又向春生说道：“又不敢屈从贤侄。”春生听得邱公竟要过继他为子，便向前说道：“伯母之命，饿殍而得食。奈小侄福薄，玷辱老伯父母教育，若蒙抬举，情愿甘心常侍奉膝下。”邱公哈哈大笑道：“若得贤侄为儿，系老夫平生之愿也。”梅夫人见他两人情愿之意，遂向前说道：“今当此灯烛之前，贤侄可前来认了父母。”于是，春生忙向前移了两张交椅，开言说道：“爹爹母亲在上，孩儿就此拜见！”梅夫人往前来拉住了邱公，夫妇受了八拜。回身拜见姑母。梅夫人又请小姐出来见了个兄妹之礼。周奶奶和玉姐又与二位夫人、小姐叙了一番亲谊。正是：

诗曰：

只道身逢酒色徒，谁知官长把孤扶。

自此身居荣华地，他年及第把奸除。

叙礼已毕，只见家人前来禀道：“酒饭俱已备齐。”邱公即携着公子的手到后堂饮宴。中堂是周奶奶高坐首席，二位夫人对坐，玉姐、云仙序礼而坐。是日，筵中丰富，那周奶奶哪曾见过这般酒席，金银器皿，好生欢喜，因私自看着春生、玉姐想道：“今日如此风光，皆是我生这样有福的女儿携带我，不然二位夫人一位千金小姐陪着我坐席，怪不得那算命先生要我五升米，我还怪他视我是孤寡之人。要晓得他算得这样灵，我就是一石米也是值得的。”

不讲内堂饮酒，再言春生步出外堂，早已酒肴排列齐备，又吩咐家人将书房那里管总的幕客都请来。不一时，众陪客皆到。知邱公收了这义子，俱各道恭贺，又与春生见礼，于是入席。酒至三巡，肴更两套，邱公笑嘻嘻的对着众陪客道：“列位先生，老夫年近五旬尚未有子，今无意之中得此儿，是不幸中之大幸也。”众陪客俱称贺道：“老先生，今得世兄是更加增彩色，须为他年之庆也。”邱公见众陪客交相称赞，便向春生说道：“我儿，今在

---

饿殍（pi o，音瞽）——饿死的人。

我署中，须要更名改姓，他日令尊无恙再为复姓，不知你意下何如？”春生站起身来说道：“谨遵严命，孩儿何敢不依。”于是，邱公说道：“老夫因江魁抢亲，你才拜到我署中，你可入河南籍，改名邱魁，号讳春生。”众位客道：“老先生所更之名甚佳。”春生出席道：“谨遵大人严命。”于是大家又饮了多时，方才散席，各归书房。邱公与春生就在书房歇了一夜。次日，春生梳洗，邱公又吩咐合府家人仆妇使女往后俱称大相公，不可泄漏风声。于是，早饭已毕，只见内堂请老爷公子说话。二人随至中堂，夫人说道：“周亲母要往城外，辞过亲友，兼且家中收拾收拾，以便进署来。”邱公道：“哦，既是亲母要出城外走走，可着几个衙役打一乘四人轿上来。”且说周奶奶梳洗已毕，大家送到穿堂，周奶奶上了轿一直往城外而来。只见四五个家人都骑着马，又有一对衙役前面喝道。她坐在轿内想道：“我好似乎地登仙，不想今日这等风光。”不觉轿已到了河边，只见那众渔人三三两两说道：“周渔婆昨日去喊状，不知怎么样了。”内中有昨晚随去的说道：“周家女婿占了一个上风官司，军门大人把江魁打了四十个板子，众家人俱已夹打过了。江太爷把公子、众家人都领回衙去了。我们正要同他们回来，不知是什么缘故又要复审，将周家三人押在班房。不多一会，把他三人带进内堂，在那里复审。我们听见怕弄出事来，而且又晚了，因此大家都回来了。不知他母子三人可回来么？”众渔人正说得高兴，又只见喝道，衙役人马轿子随到了河边，只听轿内说道：“就是这里。”遂歇下了轿，家人跪下禀道：“请奶奶下轿。”即忙掀起轿帘，轿内走出一个满头珠翠、遍身罗衫的人来了，一齐竟奔周家渔船上。内中有眼识的说道：“那夫人好象周玉姐的娘。”内中有大胆的妇人，就走贴船边，看了一眼，道：“不差，竟是周渔婆。”于是，哄动众人，不多时，有三五十只船都摇摆岸来，俱来问候。周奶奶已收拾了一包细软的东西，递与那骑马的家人。俱一齐开口叫道：“周太太，今日好风光。”内中有一个破鱼船里渔婆叫道：“你老人家晚景到了，才有这福份。”周奶奶道：“也不过是沾女婿之光得此荣耀。我看你平日也是一个忠厚人也，无所为敬，就将我这船的家伙都送了你，做老身的遗念罢。”那渔婆千恩万谢，领受了。周奶奶收拾已毕，辞别众人，方才上轿，回转军门衙署。他母女二人陪伴夫人小姐。春生有了安身之处，愤志攻书，后来自有交代。

再说梅良玉改名叫做穆荣，蒙冯公举荐随了邹伯符到了任所。一切文稿案卷都是梅璧经手料理，果真是才高不费些须力，学广何愁公务繁，所以治得一省官清民淳。那富民把邹御史敬如活佛一般，有歌声载道，因此邹公敬重他。又每每见他言语慷慨，以忠心自居，那黄白之物他又不受。邹公常常送他古玩之物，良玉更觉十分照察，丝毫小事必要谆谆推敲，每夜三更才睡，黎明早起，手不释卷，勤于政事。邹公见他十分用力，倒有不过意之处，每劝他少停，惟恐有误。因而想道：“此生才情真正可爱，为老夫勤苦政事，竟将齐家一节都忘怀了。我想云英女儿年纪及笄，今此生又孤居异乡，若配吾女，转是一对好夫妻。但女儿大了，不便对面相说，署中又无人可为媒妁。”心中常委曲不下。一日，忽见侧门传进话来说：“圣上旨意下来。”邹公吩咐排供香案。不一时，圣旨已到，邹公接进署内开读，见上面是着他进朝，圣上要面询民情。邹公读罢，速急出了朝廷的告示，又委了官护印，即打点

---

及笄(j, 音机)——旧代女子十五岁才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因称女子年达十五岁为及笄，亦指女子已经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笄，簪子。

各属官员的考试，又钦文官并武官册籍，忙了两日。又写了一封家书，书中暗暗将择婿之事备细叙明，又加上护封，着人将良玉请来说道：“贤契可暂至老夫私室，盘桓歇息几时，候老夫信来再相见。”良玉道：“大人诏进不过两月光景，晚生在署内恭候何妨。”邹公道：“这复任之事出在圣上，或者留朝亦未可定。吾意已决，贤契不必推辞。我已吩咐完了，收拾行李，贤契可于明朝动身，老夫也随后进京。”良玉见邹公出自诚心，只得依允。次日早遂拜别邹公，众幕友取路竟往大明府而来。

再言邹公在任所忙了数日，与护印交代已毕，方才起身进京。少不得入朝面圣，奏对封疆，并各房属官署贤否优劣，又将各省民情、官吏考语册籍献上，一一彻底澄清。天子大喜，看见十分精明政务，勤劳国事，随任补兵部左侍郎在京供职。邹公谢恩出班。次日又忙忙碌碌拜会同年故旧大小官员，又料理都中事务，又去拜见了冯公，谈及穆荣之事。冯公甚是欢喜，以为眼力不差。邹公真真一刻无暇，忙了一月有余，方才写了家报，着人回家送信不提。

再表梅良玉回着邹府，几个家人一路行来，非止一日。那一日，已至大明府，邹府家人请梅良玉在大厅坐下，传禀入内，见了夫人，将家书呈上。夫人拆开，从头至尾一看，早已知道穆相公是老爷心爱之人，况有姻缘之说，叫留在内书房住几日，扶使之人可着丫环书童，俸给要十分用心，不可轻薄。夫人向着二小姐说道：“我儿，正愁无书信与你，你爹爹不想又朝觐去了。方才此书回来，又为美成你的姻事，将穆生送归府内。”云英小姐把脸一红，回头住房中去了。厅上良玉已坐，茶罢，令书童请夫人见礼。夫人正要看看穆生人品如何，随命家人垂下帘走至厅前，穆生站起身来走到帘前一躬到地，道：“请老夫人台坐，容晚生拜见。”夫人也回了一礼道：“不敢，在所多亏先生大人扶持。家老爷每每道及，今又屈到寒舍，无人陪伴，恐有简褻，幸勿见罪。”良玉道：“老夫人此言，使晚生无容身之地矣。前在任所，承蒙老先生教育栽培，晚生以非薄庸才而邀，如此过誉，真令人愧死。”夫人道：“说哪里话来！”于是，吩咐书童好生服事穆相公，将行李铺盖搬到内房去。于是，良玉告退，夫人自回后堂，即命办置酒席与穆相公接风。到晚，又着丫环传说夫人多多拜上，穆相公无人奉陪，请穆相公畅饮一杯。良玉对丫环说道：“烦你致意夫人，小生在此搅烦。”丫环答应，进内回禀。是日，良玉在书房独酌，吃了几杯酒，又用过了饭，起身进房洗了手脚安寝。家人们撤去酒席，各自安歇。

再言梅良玉在邹府住了半月，比任上倒觉安闲。每日在书房看书，夫人又爱他，所以每日送茶送汤，俱着丫环传递。良玉见如此款待，自觉外观不雅，常对那些丫环道：“以后夫人所送物件，或着书童、或是小丫环传递。凡年已及笄之人，恐生嫌疑。”丫环遂将良玉的言语回禀夫人。不知良玉与杏元小姐可能相会，且听下回分解。

---

褻（xiè，音谢）——轻慢、不尊敬。

### 第三十回 见物思人良玉悲泣 窥破机关春香窃钗

词云：

无限心中多少事，还如春梦难恁。人财两失最伤情，急向书中翻寻，不见根源妙药，难医心上病。只因改姓更名，男女两地病沉昏。若非恩心相照，险丧幽冥。

话说夫人听丫环这番言语，便说道：“这也是他年少之人欲避嫌疑的意思，以后照前服事，不要因他有此言语你们就生回避之心。”众丫环应道：“晓得。”再言良玉在书房一向无事，心中想道：“杏元小姐所赠我的金钗一股，向在任所，日夜不得闲暇，未曾细看。今在邹府并无事做。”于是开了箱儿，取出金钗，反复细玩，却是一只金镶玉蟹，果然十分精美。又想起当日赠钗的言语，又提笔将杏元所赠的诗句写出来看，不觉掉下泪来。又不好十分啼哭，只得哽咽悲啼，非止一日，竟连茶饭都不想吃，不觉恹恹黄瘦，一日重似一日。那些送物中的丫环，凡是到书房来，见良玉不是睡着叹气，就是依着桌子悲啼，即问他话，连话也不答应，竟象个痴子一般。众丫环也只道他不过是思念家乡之故，倒也不曾留心。惟有二小姐身边有个心腹的丫环，名唤春香，早已窥破机关，又不好当面说破他，只得回转后面而来。一路上心中思想，早已到了二小姐香房之内，却不见人，只小姐在此。便低声向着二小姐说道：“婢子有一句话要说，又不好启齿。”云英小姐道：“有话就说，何必做这个模样。”春香道：“不是婢子如此，却是那穆相公终日在书房内茶不思，饭不想，只是哭。只见他手中拿一什么东西嗟叹不已，见了人去，他就藏了。不知是何缘故？”云英小姐把脸一红，道：“他啼哭想是思念家乡故土，他有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春香道：“婢子是偶然看见，不知是何物件，等他不在书房中，等我偷来与小姐看看。”云英正欲止住她，只见大小姐走进香房，只得住了，只与杏元小姐一同到夫人房中去了。春香见二位小姐去了，他便寂寂走到书房中来，抬头一看，不见穆相公在内，便三两步走进书房，见桌上书史本本都有泪痕。用手将抽箱打开，看见一本书上放着一股金钗，她就急忙拿了，笼在袖里，随出书房，一直往内里去了。

再言那良玉在后面天井里小解回来净手，吟诗一首道：

诗曰：

忆昔当年到上台，依依不舍两分开。

奈因命薄身遭难，来世团圆睹此钗。

吟罢，一面走到书房桌边，见书籍翻了些，心中疑惑。忙开了箱一看，不见金钗，心中着惊，忙将书本本翻抖，不见踪迹。心中气恼，放声大哭，道：“我只说见鞍思马，还可借此盘桓，岂知我命苦，连一股金钗也消受不起，又被恨心的贼子偷去了，真正是我的对头冤家。拿去此物，我性命休矣！料我也不能久活人世矣，就死入阴司，遇着了小姐，失去了此钗，有什么脸去见那有情有义的小姐？”正哭得如醉如痴，忽见两个书童捧着饭来，排下了碗筷，说道：“相公用饭。”那良玉哭哭啼啼说道：“我是不吃饭的，你们拿去吃罢。只有一件宝贝，你们好好拿来还我，我情愿赏你们二两银子。”那书童摸不着头脑，一齐禀道：“相公，你不见了什么东西，就哭得这等的模样。”良玉哭道：“这东西是我的性命，你们好好的拿了来，我这里重重的赏你，若不拿出来，告禀你家夫人，定行追究。”那一个书童说道：“相公真是书呆子，当初相公未来之先，这书房俱是我二人管的，内中古董玩器也不知有多少，若偷得一件也值得几两银子。我二人从不爱小利，相公，是

什么东西，我们就爱起小利来么？”良玉见他二人说得有理，只难得放声大哭，进房就倒在床上哭个不止。那两个书童见他睡在床上，连饭也不吃，只是哭，他二人就在桌上吃了饭，收拾碗筷回后房。

再言春香偷着金钗，来到云英小姐房中。只见杏元小姐又不在房内，便笑嘻嘻地拿着金钗说道：“小姐，穆相公哭的就是此物。”云英小姐接来仔细一看，却是一股金镶玉的一支钗儿，实是精巧，心中想道：“父亲书中道，此人是至诚君子，谁知外面诚实，而内奸诈。也不知是谁家不顾廉耻的女子与他情投意和，愿结丝萝，送与他的。如今两下情意隔离，心中见物伤情，故此啼哭。”又低头把脸红想道：“我也好亦无味，管他什么！”将钗儿复递与春香：“他不见了要找寻，你快些送去还他。”春香道：“他此刻坐在书房，怎么好送去得，只得次日送去。”随手将钗儿放在小姐手饰匣内不提。

再言良玉不见了钗儿之后，哭得恹恹不止，竟得了个思物之症。书童不敢隐瞒，只得回禀夫人。夫人听得良玉患病，把两个书童斥了一会，又吩咐小心服侍，便叫大家忙请医生看病。诊脉之后，说道：“相公此病乃是浮气多而心有所思，才成其症。”下了药，写了脉案去了。夫人叫书童煎药，用心侍候。又过了两日，如石投水，全然无效，一日重似一日。夫人见了如此这般光景，心中十分烦恼。

再言杏元小姐见夫人因穆生有病常常愁眉不展，因此二人每日同到夫人床前请安。这一日，杏元小姐却起得早些，梳洗已毕，走到二小姐房中，却见云仙小姐还在镜前梳妆。杏元小姐走上前叫道：“贤妹，今日起得早。”二小姐笑道：“姐姐请坐。”杏元小姐如是走到妆台，看见首饰匣内有一股金钗，有些象自己的一般。随手取来一看，正是临河北重台所赠梅郎之物。因放在桌上，问道：“贤妹，这钗儿是你的吗？”二小姐不好说偷的，只说爹爹前日在任上押信回来的，那杏元小姐闻听此言，因想道：“此钗是恩爹在任押信回来的，如此多恐梅郎不在世了，此钗方得落恩爹之手。若还在世，此物断不能弃置。”心中一想，不觉流下泪来。二小姐梳洗已毕，抬头见杏元小姐下泪，便问道：“姐姐，你为何悲伤？”杏元小姐不便说明，只得掩饰一番。于是，二人起身同往夫人房中来问安。杏元小姐略坐一坐，便起身回到房中，倒在床上大哭一场，悠悠死去。房内丫环见大小姐如此光景，连忙报与夫人、二小姐知道。夫人道：“大孩儿方才在这里好好的，因何回到房中就有此事？”遂同二小姐来到杏元房中，问道：“我儿，你因何起病，莫不是今早少穿了衣服受了风寒？你可放心歇息两天，保你无事。”那杏元小姐说道：“多谢母亲与贤妹。”夫人又安慰了一会，又吩咐丫环好生服侍。自己走出来，忙唤家人去请本城周太医来看视，家人答应去了。不多时，回来说道：“周太医不在家中，是个外乡宦请去了，明日才回。”已是二日，夫人吩咐家人快请来。家人走至太医府中请着来，走到大厅。茶毕，家人说道：“太太有话相请。”周医生向帘内一躬，道：“晚生不知老夫人在此，望乞恕罪。”夫人还了一礼，道：“老身请大夫在此，为家老爷奉命进京，请了一位主文穆相公，偶而有病，不知其故，请大夫诊视。”周太医道：“是。”夫人命书童：“烦大夫到书房与穆相公诊脉。”于是，来到书房。就在床前按脉细细诊理。良玉床上问道：“学生此症，先生已看过，不知病源因何而起。”周太医道：“相公此病乃是思虑过分，忧郁心伤。”良玉点头道：“先生高明，果然不差。”嗟了一口气，面回床里，又哭起来。周太医出了书房，立了脉案，抓了两剂药。家人问道：“穆相公病体如何？”周太医道：“不

瞒列位说，他这个病症宜防转脱。若不变症，方可治得。”众人又说道：“还要请太医到后房，看大小姐病症。”周太医随了家人来到后面房中看视。早有妇女扶起大小姐，将锦被围着，又将帐幔放下。周太医看脉，心中想道：“此症蹊跷，症候俱是一样。”又不敢说，只得含糊道：“大小姐之恙并无根源，也是想桩什么物件，故此心神不宁，感于肺腑，只要贵体自己开怀，放下思物之心，贵体不须服药而愈矣。”夫人着丫环问道：“大小姐之症所用何药？”周太医道：“据晚生看来可以不用药，只要自己开怀舒展，自然无恙。”说罢，周太医告辞夫人。夫人同二小姐来到床前说道：“我儿，方才大夫说你思想过伤，为娘的知道你莫非思念故土以致如此。休要过虑，好好将息病体痊愈了，为娘的少不得着人探你父亲之事，不必痴痴想念。你自己保重要紧。”杏元小姐哭啼啼说道：“母亲，孩儿并非思念故土，只有一句话说，望母亲笑纳。”但不知杏元有什么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重台赠钗忽睹得病 无奈只得吐露衷肠

词云：

望断天涯无际，凄凉无语悲伤。只因两地信茫茫，佳人才子愁状。

淑女行权探病，出入吐露衷肠。指迷数语道其详，好叫一齐怀放。

诗曰：

闷似湘江水，涓涓不断流。

犹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

话说杏元小姐含泪说道：“孩儿并非思念故土，况家中又无亲人，只是蒙母亲收养这一番恩重，早晚又承教训，只说有日补报，岂知今日大限来临，想不能久住人世。孩儿蒙神搭救，又得遇母亲搭救孩儿，若死之后蒙母亲垂念异乡孤魂，平日便奉膝下之情，给孩儿一则薄板钉稀之材，孩儿则生死皆受大恩，只好在九泉之下保佑母亲与贤妹罢。”三人就痛哭起来。夫人收泪安慰道：“我儿不要如此，休得焦愁，为娘的怎生舍得你。况方才周太医说，你的病症只要自己保重，不须用药而愈。既是你如此说，也罢，着人去买杉枋与你冲冲喜，待你痊愈了，留与为娘的用罢。”于是叫云英小姐在房陪伴，自己走到中堂，吩咐家人速买杉枋二副，匠人一齐叫来，家人答应了。思想议论道：“穆相公这样一个好人，不想一病至此。又听得大小姐病得沉重，方才夫人吩咐叫买两副杉枋，想是替他二人冲喜。我想穆相公如此大才，任上一应大小稿案，件件都归他料理。老爷十分爱他，心中欲将二小姐许他，所以留他在府内。倘若有些差迟，岂不把老爷恼坏。”

不言家人们议论，再言夫人虽吩咐家人买杉枋，却自无情无绪，真正是欢无半点，愁有万千。心中想道：“穆生与我有母婿之分，不知连日病体如何？我何不到他书房中观看，安慰安慰他。”连忙竟奔书房而来。书童一见夫人，即禀道：“穆相公十分沉重。”夫人道：“此刻何如？”书童道：“请夫人一看便知好否。”夫人道：“你先去禀一声，说我亲自来。”穆相公的书童即忙到床前说道：“穆相公，醒一醒，夫人在此看你。”良玉在梦中惊醒，说道：“请夫人不可进来，我有病之人，床铺上恐有秽污褻渎夫人，反取罪矣。”言说未完，夫人早已走至床前。见他形容消瘦，便流下泪来，说道：“先生，连日病体可好些吗？”良玉叹口气道：“夫人请坐，奈晚生病体沉重，不能起身拜揖。晚生这病自料不能久住人世矣，是不能睹老恩师金面矣。只写纸遗书，待老恩师回府一看便知晚生其中委屈。”夫人道：“先生贵恙料然无事，目下小灾不日自然痊愈。适才大小女也抱病症，因替他冲喜，老妇已吩咐家人买办两副杉枋，意欲替先生冲冲喜，待先生痊愈了，由与我家相公，请先生放心料理，吉人自有天相。”良玉说道：“晚生一个寒儒，蒙老夫人费心，晚生何能消受得起杉枋。但晚生倘有不测，有一句要紧的话说，望夫人给一副薄材抬往荒郊之地，就是大德。”心中便想到昔日送杏元小姐的光景，便哀哀啼哭道：“要是埋葬的方向，不可错乱。”夫人听了此言，流泪劝道：“先生休要过于伤心，方才所说的方向，却是何方？”“晚生死却真正朝北，勿丝毫歪错。就是生死感沐深恩，求夫人应允我，强于杉枋万倍。”说罢，又哭了起来。

夫人又劝解安慰了一回，方才起身。又吩咐书童好生伺候服侍，才出书房门，只见一个丫环哭啼啼说道：“不好了，大小姐气绝了。”夫人闻听，竟奔内里来，才到中堂，又听得外面哭将起来，只见书童气吁吁禀告夫人：

“不好了，穆相公昏死了！”夫人又听得此言，不觉乱箭穿心，忍着哭吩咐道：“你们先去照看着，我看了大小姐就来。”

书童出外去了。夫人哭啼啼来到房中，只见云英小姐和众仆妇、丫环都围在床前哭啼啼，那种凄惶令人伤心。夫人来到床前，将杏元小姐一看，只见双眉紧闭，气息全无，不觉一时心酸，放声大哭起来。正哭之间，只见杏元小姐悠悠苏醒，睁着一双微微的眼睛，二小姐止了泪痕道：“母亲不要啼哭，姐醒转来了。”夫人听见道：“谢天谢地。”正要张着人去看穆生，早见书童来禀道：“穆相公已醒转来了。”夫人听说，方才放心，去了几分忧愁，因吩咐道：“你们在外面好生服侍。”夫人又到杏元小姐身边说道：“我儿好了，从此灾退福临。”杏元小姐道：“感谢母亲金言，孩儿大限已到，岂能逃脱？为儿的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说，禀告母亲，孩儿死后，不敢望乞杉材，只求乞一口薄材，须要正直朝南安葬。”夫人哭道：“到时自然依你。”又暗想道：“目下时症都是这样，外面的穆生要朝北，里面的女儿要朝南。”叹口气道：“这是哪里说起？”只得吩咐二小姐在房中看着姐姐，老身去看杉枋可曾买到。于是，往外去了。

云英小姐坐在床边，向着杏元小姐说道：“姐姐，你痊愈了罢？方才若是有些差迟，你就狠心舍得妹子？”杏元小姐道：“母亲恩典，贤妹情重，若肯垂救愚姐却也不难。”云英小姐哭道：“姐姐有何话说，但说无妨，何必隐讳？”杏元小姐道：“贤妹，愚姐是万分无奈，不得不说了，只得吐露衷肠，望贤妹无得耻笑。愚姐前日所见贤妹那只钗儿，因此睹物伤情，但我并非汪氏月英，家父陈日升曾做过吏部尚书，母亲吴氏，兄弟春生，奴家乳名杏元，曾许梅御史之子梅璧，字良玉，配定终身。谁知祸生不测，被奸贼卢杞所害，我去和北番，那时梅郎与兄弟春生一同送至边关，曾过河北重台。那时，在重台上面赠了梅郎一股金钗，乃是金钗玉蟹，以为来世姻缘之约。不知因何落在贤妹妆台之内，此时愚姐一见问，贤妹说是恩爹得信回来的。我想，恩爷得此钗儿，梅郎岂能在世？梅郎既不在世，愚姐岂能存于阳世？”云英小姐正欲回答，只见春香说道：“大小姐原来为此事矣！二位小姐呀，婢子实是对小姐说罢，那金钗非是老爷任上之物，乃是那穆相公带来的。他终日对钗啼哭，连茶饭也不沾唇，婢子因一时之戏，偷了他的来了。穆相公也病得十分沉重。我想他对钗如此敬重，莫非是梅相公改名更姓，栖身于此地？亦未可知。”杏元小姐闻言，道：“据你如此说来，或者是梅郎亦未可知。”二小姐说道：“姐姐请放心将养身体，既是有携钗之穆生在此，则姐夫之下落有了，待妹子禀明母亲，相机探问便了。”杏元小姐应道：“是，感贤妹之盛情。”于是，将重台诗词分别细说了一遍。云英小姐即便抽身告诉夫人。

才至中堂，只见一个老管家走来，名唤邹福，手执拐杖，对夫人说：“夫人，老奴今年八十五岁了，眼中不知见了多少奇病，况穆相公是老爷嘱意要赘小姐，就是府中姑爷了。当初老奴的一个侄儿定下了一房媳妇，未曾过门，侄儿得了一场恶病，看看难起。也是一个相好的一个朋友说道：‘何不把他家姑娘接过来在床前与病人冲冲喜就好了。’果然灵验，冲冲喜之后，就渐渐病体好了。后来生子生孙，福禄寿全。今老奴心中想道：‘夫人何不将二小姐请到房中走走，看穆相公或者好了，也未可知。’”夫人道：“据你所说，却也有理。但我是何等人家，岂肯叫小姐看问之理。”那老管家道：“哎呀，夫人，那大家小户俱是一样，况且在府中做事，亦无外人知道。若夫人如此

避嫌疑，恐穆相公就难好了。”夫人道：“你且出去，等我同二小姐商议。”

那邹福一面转身往外走，说道：“因果不昧，包管好了。”不言邹福出去，再说夫人正欲与二小姐商议，抬头见云英小姐站在面前，说道：“我儿，方才听见老人家说吗？”云英小姐把脸一红，说道：“这个羞人答答，怎么好去得。”夫人道：“我儿，这又何妨，只是此刻你姐姐怎么样了？”小姐道：“正欲禀明母亲。”将杏元小姐的言语细细说了一遍。夫人道：“正好，我儿今晚可同为娘的前去，一则探问穆相公的真假，二则暗为冲喜之说，或者穆生就是良玉不妨，也是年家兄妹。”二人主意已定。至晚，又安慰了杏元小姐一番，即命春香掌了一个小小的灯笼，着二小姐一同至书房中来。

书童见夫人至此，也不敢阻拦，侍立一旁。夫人远远站于窗外，春香即叫书童报与穆相公知道，说夫人特着二小姐亲自来看穆相公的贵恙的。书童答应，进去说道：“穆相公醒一醒，夫人着二小姐在此问候相公的。”梅璧此刻正在梦寐之中与杏元小姐相会，诉说别离之苦，忽然惊醒，又苦，心中大怒，喝道：“你这两个狗才，我的病体十分沉重，有人来看问就该辞谢了才是，何得大惊小怪，惊散我的好梦？”心中想着杏元小姐，大哭起来。此时春香同小姐早已来至书房门首，良玉道：“小姐，莫妄进来，我却不能拜揖，请小姐回去，多多拜上老夫人，说我穆荣今生不能补报，只好来世结衔环相谢罢。”只见春香说道：“穆相公不必见弃，我家小姐还有话说。”良玉见她不肯出去，反倒坐下来要说话，只得爬起来和衣坐在床上，书童拿一床被在背后倚着，春香对书童说：“你们出去。”但不知春香出去叫书童也出去，小姐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良玉杏元喜重逢 邹府合家排贺宴

词云：

佳节人生难遇，强行忙路无门。向花觅句落梅英，酒后高歌无尽。  
皓齿蛾眉终戚，荣华富贵浮云。西湖不改旧时春，歌舞如今为盛。

诗曰：

红尘白浪两茫茫，软弱柔和是妙方。  
人从巧计夸伶俐，天自从容定主张。

话说春香把书童打发出去，转身将灯笼吹熄，竟在一旁，良玉道：“请小姐回后去罢，此处鳏男少女，非亲非眷，外人知道，恐生嫌疑。”春香道：“小姐乃奉夫人之命来问相公病的根由。”良玉叹道：“莫讲，不说，说之何用，仍令人悲愁，请小姐回去罢。”春香道：“相公此言差矣，何以见得我们不能分忧，想相公起病的根由，我也略知一二，何不趁此吐露衷肠？”良玉道：“是我心中之事，你们何以知之？只是在此唧唧啾啾，好不厌烦。”春香道：“小姐，我们回去罢。他既厌我们，我们也不要理他。”正是：

欲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于是，点起灯笼往外就走。春香口中念道：“夫妻南北隔天遥，愿你朝中着锦袍。”

话说良玉见她们起身，正要还寻原梦，忽听得这两句诗，不觉惊疑。便叫道：“快请小姐转来，小生有要紧话说，相求小姐。”春香明明听见，故意假装不知，反往外面缓缓而行。她将下两句并良玉诗一首朗朗高诵道：“姻缘隔断阴阳路，难得双双度两桥。”又吟道：“马上驼鞍路逍遥，脱了蓝衫换紫袍。银河永隔离愁绪，怎得双双过鹊桥。”

再说良玉喊叫数声，不见小姐转来，他便着急道：“恼杀小生了！你们若不转来，小生就下床来了。”夫人正在窗外，听得喊叫，恐怕恼坏了他，便悄悄命春香扶转小姐，复进了书房，吹灭了灯来坐下。春香道：“相公既厌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请小姐转来做甚么？”良玉说道：“方才小生病狂之言，偶而唐突了小姐与小娘子，幸勿见罪，改日赔礼罢。”春香道：“既是病狂，何必又请小姐转来？”良玉道：“还有一事动问，方才小娘子所吟的诗句却是从何而来？请道其详以开茅塞。”春香道：“相公既问此诗句，婢子原说过的略知一二。相公尊姓未必穆氏本姓，请相公莫隐，道其根源，婢子再为详述。”

良玉叹口气道：“事到如今，其间料难瞒小姐与小娘子。小生本籍乃常州府人氏，姓梅名璧，字良玉。先人乃吏部尚书，母亲邱氏，因被奸相陷害，荡迹天涯。幸蒙扬州陈东初年伯收留，将杏元小姐许配，谁知被奸相卢杞将杏元小姐害去和番。那时小生与妻舅春生一同送至关外重台。夫妻分别之时，赠了小生一股金钗玉蟹的钗儿，又唱和离别两首诗句。今小生将钗带至府中，不意前日拿出来看看，因一时出外，不知被哪个狠心的贼子偷去了。”春香向小姐低头笑道：“好骂！”春香又问：“以后便怎么样了？”良玉道：“因此小生忆钗思人，故此生病。多蒙夫人照应看管，请医调治，但此药何能医我心病？”春香道：“相公此病要什么人方能医得好？”良玉道：“小生始末已诉小姐与小娘子，尊前岂能掩隐支吾，若要小生病好，俱在那两首诗上。”春香道：“方才那两首诗也却有个原故，婢子先要禀明相公之前。”看书的须要详其理，那良玉原无什么病，不过是因思钗之故似觉过于伤心，又且连

日未进饮食，所以病得沉重，头脑眩眩，常常欲睡。又见春香念出这两句诗来，病又去了一半，又见春香应允他的金钗，他问：“小娘子有什么言语，且说不妨。”只见春香言道：“婢子非别事，却为家老爷大事。前日穆相公带回家报，在任上欲结秦晋，奈无有媒妁，叫夫人留相公在府中，并无内外之分，等老爷京中回来，便将二小姐招赘相公。今合府大小都知。今日替相公冲喜，若相公遇着原配陈小姐，而我家小姐置于何地？婢子故尔讨教。相公要见陈小姐，却又何难？”良玉道：“小娘子此言说得极有理，但我蒙你老爷相待，恩同天地，至于小娘子说你小姐姻事，小生一点影响全不知道。况小生有誓在先，若不得陈小姐为妻，终身不娶，即你家老爷自必原谅。这是小生的衷曲。望小姐小娘子将这诗句、钗儿下落说明，使小生释其猜疑。小娘子方才说要见陈小姐不难，这话令人不解，望道其始末。”春香道：“相公，你必要将我小姐话说明，婢子自必呈述。”良玉道：“小生蒙恩你家老爷夫人屡屡看待至此，岂能改移？若陈小姐果有重逢之日，那时小姐之事亦所听从恩母之支持。就是小生能自操柄耳。”春香见他此刻应允，就将烧香遇孤女之事说了一遍，又将前日窃钗之事，大小姐如何害病，如何吐露真名的事情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遍，并将金钗现存二小姐之处，夫人留为聘礼。良玉道：“杏元小姐果然在此？小娘子莫要哄我。”春香道：“婢子怎敢！”才觉喜笑，顾问那病，不知往哪里去了。便叫书童喂粥，又催促春香并小姐进内与杏元小姐说明。又致谢小姐和春香，春香便起身点起灯来与小姐一同出外。此刻，夫人早已知道穆生即梅生，遂同小姐、春香一直来到杏元房中，将盘问梅生始末之事细细说了一遍。杏元小姐听说，心中一喜，病好了一大半。母女们说了一会，夫人笑着对云英小姐说道：“我儿，你姊妹二人一定要相怜相爱，今日同嫁了梅生分外亲热。”二小姐把头一低，微微一笑。又坐了一会，方才安寝。至此以后，两下的病都将息了几天。夫人吩咐将杉枋寄放巷中留与我老夫妇所用。于是，择日看了八月十五团圆之期，与他二人起病。是日，良玉取了十两银子赏了两个书童，随至厅上，拜谢天地。杏元小姐在内也拜谢天地，又拜夫人与二小姐，随后众家人俱来恭喜，都排了散福的筵席，着人将良玉请到花园。良玉又拜谢夫人。于是帘子外设了一席款待良玉，帘内一席，母女三人。酒饮数巡，夫人着杏元小姐穿了仍前胡服，卷起帘儿，二人相见，少不得两下哭诉，各诉衷肠。夫人说道：“你二人离别已久，故此胡装相见以显神圣之灵验。”于是，良玉便将别后如何校尉来拿党公，何等纵放，怎样被贼劫夺得遇冯公，如何改名荐到邹公衙内细说了一遍。小姐听说兄弟春生冲散不知下落，又哭了一场。于是，又将自己出关如何殒命，昭君娘娘如何显圣，承夫人小姐如何收养也细细说了一遍，说完又大家痛哭了一场。夫人又劝了一番，方才止住了泪。于是，良玉仍回书房中去了。夫人同二位小姐一同回后房去了。

再说良玉回至书房，心中想道：“此事也是奇怪，哪知天缘在此，也得重逢相会。小姐真乃否去泰来，亨通气相。只恨没有报得冤仇。”因又想道：“母亲在母舅任上，自有家人服侍。”因此放下心住了。又非一日，忽听得有京报回来，有邹公见驾奏过诸事，圣明龙心大喜，内升兵部左堂。告假回家祭祖，准于明日到家。良玉听得这个消息，便向书童说道：“你进去禀夫人知道，说我要去接一接你家老爷。”书童入内告禀夫人，夫人道：“梅相公才得安稳，这几日病还未曾痊愈，恐劳坏了身子。”书童道：“小人也曾说过，梅相公定然要去。”夫人道：“他既要去，备一匹马，多着几个家人，

不可粗心浮气，须要小心服侍。”吩咐已毕，一宿晚景已过。次日清晨，良玉骑马同了家人出城迎接十里路，方才接着邹公骡轿。家人即催马上前禀道：“夫人差小的们迎接老爷，随后穆相公也来迎接太爷。”邹公道：“怎么又劳他远来。”话言未了，良玉已至面前，正欲下马，邹公道：“贤契不要下马，两下请便罢。”良玉道：“大人吩咐，晚生从命。”并辔而行，说道：“自大人进京之后，晚生时刻念想大人，在京不知可曾会着冯年伯吗？”邹公笑道：“老恩师那里每每道及贤契，命老夫致意。今又有劳贤契远接，真正得罪。不知贤契为何尊容黄瘦消减，不似在任中丰满。想必寒舍简褻，家人们不小心服侍。”良玉道：“在府中多有打扰，一切老夫人照管，不啻亲生。延治调理，方才病痊，可是未曾还原。不曾远接，望乞恕罪。”邹公道：“岂敢，原来贤契贵恙才愈，真正有劳贤契。请先生进城在舍下相会罢。”

于是良玉先回，邹公过了一刻，方才到府中。夫人听得老爷已到，夫人便对杏元小姐说道：“我儿，你暂且往房中去，待你爹爹回来取笑一场。”大小姐听得说：“孩儿知道。”往房中去了。忽听家人禀道：“老爷回来了。”夫人与二小姐迎出来。邹公至于门首，下了骡轿，走将进来。夫人与二小姐迎接进内，到了堂中。家人早已点起香烛，邹公拜了家神祖宗，又与夫人见了礼。然后夫人吩咐丫环铺了毡条，叫云英小姐拜见爹爹。邹公道：“我儿，生受你了。”二小姐拜毕入座。夫人笑道：“着人将大小姐请了出来，拜见爹爹。”邹公笑道：“夫人，此言差矣！老夫同你只生此女，哪里又有什么大小姐？”夫人笑道：“云英孩儿当初是你生的，这个女儿是我瞒着你养的。”邹公哈哈大笑道：“夫人，休得取笑。”正说之间，只见众丫环扶着一位小姐出来。邹公大惊，不知此女果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昭君送杏元联姻 邹公回府知根由

词云：

昔日娥媿事舜，今朝二女归梅。姻缘天定岂能违，何用君家推惠。

借籍攻书上进，弟舅相遇场围。文章早已占鳌魁，且看蟾宫折桂。

话说杏元小姐走至中堂说道：“恩爹请上，待孩儿拜见。”邹公见了，忙命仆妇扯起，向着夫人叫道：“这位姑娘从何来？”夫人便将前后细细说了一遍。邹公便拍手哈哈大笑道：“这就是天缘了！非同等闲。”因又问道：“贤侄女可曾适人家否？”夫人笑道：“虽未适人，当初她父母已曾面许梅璧，后因和番两下阻隔，故尔蹉跎至今。”邹公道：“原来侄女就是梅良玉的夫人，老父失敬了。”杏元小姐道：“爹爹，何出此言？孩儿蒙恩收养，恩同再造。孩儿虽然不孝，望爹爹念及家父母全在刑狱之中，异乡孤女，求恩父母格外怜之。”邹公与夫人一齐笑道：“我儿说哪里话来？老夫非有他意，所敬者你丈夫是个才子，当今之世谁不称赞。”夫人道：“梅璧即是当今才子，相公可曾见过？又不知他的人品如何？”邹公笑道：“老夫只闻其名而实未会，不敢说谎。”夫人道：“据相公如此说，但不知与穆生才学孰高孰下？”邹公道：“梅良玉的人才学业虽人人称赞，老夫却未睹面而观，不敢妄言。至于穆公之才学如珠玑方解，人品似掷果盈车，老夫是实信得过他。”夫人笑道：“那梅生与穆生一般无二不相上下的。”邹公笑道：“夫人又来慌谈，那梅生乃江南人氏，离我大名二千里路。夫人何以见得与穆生无二？”夫人道：“相公把穆生当做何人？”邹公道：“穆荣就是穆生，当做何人？”夫人道：“你不知道其中原故，那穆荣就是梅良玉。”邹公道：“夫人何得而知？”于是夫人把两人思钗得病的情由细细地说了一遍。邹公大笑道：“原来又有这许多的隐情，老夫真正是在梦中，今日方知详细。据夫人说来，良玉是小孩儿之婿，云英女儿又另择配偶了。”夫人道：“相公，这另配的话从此休提。”邹公道：“夫人，这话怎讲？”夫人便将二人得病十分沉重，如何行权探病冲喜，一一说了一遍。又将姊妹二人不肯分离等情，又将留钗为定礼许梅生，也说了一遍。邹公大笑道：“夫人乱做了。”竟奔书房中，口中大叫道：“穆贤契！”良玉出来迎着说道：“大人。”邹公又叫道：“良玉贤契！”良玉一躬，道：“老恩师。”邹公哈哈大笑道：“老夫与贤契聚首二载，不知其中备细，真愚人也。”良玉又一躬，道：“小侄乃天地间一大罪人也，非敢欺瞒老伯，是出于无奈矣。望老伯恕小侄欺瞒之罪。”邹公笑道：“贤侄说那里话来。”

于是，坐下谈些朝中事情，又讲些家书诗句，渐渐提起云英小姐的姻缘事。于是，良玉唯唯。邹公见良玉如此，说道：“贤侄非怪老夫草率言之，但老夫此意已久，若贤侄不信，即命家人将昔日寄回家书取来。”不一刻取来。邹公递与良玉道：“贤侄请观，此信便见老夫的好意怜才之心也。”良玉站起身来，接书观看，便一躬到地，道：“小侄一个顽愚，荷蒙大人数年栽培，大德刻骨难报。今又蒙结丝萝，小侄岂不识轻重而敢于违命。但小侄已定陈氏杏元，岂敢又屈世妹，故而进退两难，望老伯大人原而谅之。”邹公笑道：“昔日娥媿、女英同归虞舜，况他姊妹二人又不忍分，甘心不论伯仲。老夫主意已定，贤侄毋得见却。”良玉道：“既蒙岳父如此，小侄焉敢违台命。岳父请上，待小婿拜见。”邹公见他已允亲事，心中大喜，就受了良玉四拜。又同至内堂，拜见夫人。至此合府人等俱称姑爷，把两位千金小

姐躲在房中，各自心中暗喜。日夕招亲。于是，邹公忙命治酒席作贺喜。邹公同良玉在书房吃酒，说道：“贤婿，如今奸相执掌朝纲，恐漏真名祸生不测。真若依老夫的愚见，仍以穆荣之名入籍大名府，后日相机再为更易何如？”那良玉便一躬，道：“谨遵岳父大人严命。”

话说河北今乃科场之年，良玉高高中了大名府的案首。各官见了也称邹公之婿，又且才高，是以举他个博学，轻轻地得了个真主。邹公见了，十分欢喜，以为眼力不差。忙了两月，又要打点进京会试。但唐朝贡生即能会试非比后代，要乡试中了方能入闱。

闲话休提，再言邹公忙忙写下几封相知的书信，又命五六个诚实家人选择了吉日送良玉进京。于是，良玉辞别邹公夫妇，同了家人一齐动身取路进京。一路行来，非止一日，那日到了都城，家人寻下了房子，请良玉安歇。

自此良玉歇在京城不提。拨转文词再说春生在邱公署内入了河南籍，实入泮宫，乡试又已中了一名副榜。今又来至京中会试。再言那良玉在寓所过了几日，取出各家信与家人先去投递，只将冯公书子留下，自己写了一个手本同书信，待自家亲自奔到都察院衙门而来。走进头门，良玉吩咐家人道：“你们在外面等候。”自己取了手本书信，独自走至仪门。只见冷冷清清的无人出入，又见东角门悬着一块吊牌，上面写着一张告示。良玉看见上面写道：都院示谕：一应贡生举监生员知悉，今照得本都院钦奉圣命，今科考试天下各省英才，场期在近，理宜静候。凡有一应紧要公文，均已委官料理。至于亲族相知，山人野客，赴选生员，禀投见者照理东号房，书吏即时辞回。所有书信手本名帖均投号房，候本部出闱之后投递。该房并管门人役嗣后务须遵照，不得擅行混禀。倘敢故违，定行重责，决不姑宽。本都院言出法随，勿得视为故套。倘有军国重务，即行禀报毋违，特示。良玉看了一看道：“虽是故套，且冯公为人耿介，那把门人役如何肯替我投递。”心中想道：“不要理他，我且到宅门上看看，或者遇上个熟人，他便肯替我投递，亦未可定。”一直来到宅门，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来迎着说道：“相公，你是做什么的？”良玉道：“小生要会你家老爷的，有手本书信在此。”那家人把良玉看了一看道：“你这位相公好象是在山东船上会见我家老爷的穆相公么？”良玉道：“正是。”那家人见说是穆相公，便说道：“相公请到迎宾馆少坐，待老奴与相公通报。”于是，在良玉手中接了书扎手本，往内通报。又见一个人手拿帖面，飞跑前来，家人认定一看，认得是邱姑老爷。家人上前迎着，方知邱相公前来谒见，请至迎宾馆，他才进去通报。你道这邱生是谁，原来就是春生。邱夫人是冯公的妹子，所以春生来拜见母舅。家人进去投帖，走至迎宾馆坐坐，不期良玉先已在内。二人忽然相见，不觉大哭起来。一时各叙离别之情，春生已知姐姐神人搭救，现住邹府，良玉又知母亲在母舅任上，俱各平安，俱各大喜，专等谒见冯公。不知冯公可相会否，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穆荣会试入黉门 春生赴考上长安

词云：

不幸一时有祸，三思百岁良方。宽心和气二陈汤，吃些方儿为上。

人生名利虚谬，何须较量争强？皆因宿忿漏衷肠，借此辞婚顶撞。

话说家人接了书札手本名帖，一竟到书房而来，正见冯公静坐观书。那家人将两封书信呈上，冯公大怒道：“老狗才！我已出告示在外，凡一切书信不许投进，你今敢将书信传进，倘或卢杞知道，说我紊乱场规，徇私举子，怎么了得？这等放肆的狗才！”老家人跪下禀道：“非老奴敢于投递，只因一位乃邱姑爷的相公，一位乃老爷常思慕的穆相公，故而老奴方敢投递。”于是，冯公接过两封书信，一看，只见手本上写着：沐恩门生穆荣叩禀老恩师金安。一个名帖上写：愚外甥邱魁叩禀。冯公一一看完，方才慨叹道：“原来是他二人，既然如此，你可起来，快请他二人进来。”家人答应出来，道：“二位相公，老爷在后堂相请。”二生闻听，忙整衣冠，随家人来至内堂，早见冯公笑嘻嘻地迎接出来，口中说道：“二位贤侄，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二生来至中堂，一齐说道：“老年伯请台坐，容小侄等拜见。”冯公道：“二位贤侄远路风霜，只行常礼罢。”于是，入座看茶。茶毕，冯公道：“二位贤侄是同伴来的吗？”良玉道：“老伯听禀。”随将自己一向行藏并来京，适才在迎宾馆相遇说了一遍。春生也将被难渔船相救，邱公收养的话也细细的说了一遍。冯公听得，又嗟叹一回，说道：“本当留你二位贤侄在署安住，但场期将近，恐生疑忌。你二人可将行李统入大相国寺中。再者，贤侄春生，你的爹娘监禁刑狱，切不可前去探问，恐奸相知道又生他变。待等皇天保佑高中之后，方可相逢。”春生打一躬道：“小侄领命。”冯公又道：“那奸贼耳目颇多，但京中亲友不必前公拜望，即党、陆二公，我自有知会，谅他自必同心，决不见怪。”于是留了酒饭。二人用毕，方告辞回寓。他二人少不得收拾，同入大相国寺内专候场期。

光阴迅速，屈指已是会试之日。主考入了贡院，天下举子皆依例而进，三场已毕，各归寓所，静候发榜。过了数日，又早放榜，第一名，江南常州府穆荣，第二名，邱魁。报子报至寓所，二人一见十分欢喜，连夜差人回家报喜。

二人书房内各叙相会之话按下不提。再说他二人在京候天子殿试。正是：灭官不断忠良后，玉笔亲标双栋梁。

不日，已是殿试之期。梅良玉高点了第一甲第一名状元，陈春生得中了第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一甲第三名探花中在山西太原府钟崎。余下皆依甲第赐进士及第。他二人正该苦尽甜来。第二日，良玉、春生换了冠戴，同了探花率领新进士入朝谢恩。天子一见新科状元，榜眼，探花，人貌双全超群，龙颜大喜，亲赐三杯御酒，两朵宫花，一齐赴琼林宴。又谢过皇恩出朝，方才下马游街，已毕。那些长安百姓，人人夸奖，个个称羨今科状元、榜眼才貌双全，不知谁家小姐受用他两个。

按下百姓称赞，再讲奸相卢杞，那日朝罢而归，心中想道：“今科状元、榜眼人才出众，文章经纶，只可惜便宜了那个老苍生。”当下吩咐，请礼部

---

黉（hóng，音红）门——指学宫。

知会——口头通知。

尚书黄嵩。不一时请到，两下谈了些闲话。卢杞道：“状元穆荣还在其次，榜眼邱魁实实可爱。”黄嵩迎答道：“恩师既称羨邱魁，孩儿竟欲与恩妹作伐，不知恩父意下何如？”那奸贼哈哈大笑道：“我儿这言正合吾意。”

且不言他二人私相计议，再表状元游街之后，便率领一班进士去谢主考房师，忙忙碌碌又过了两天。次日清晨，又邀了大家去拜相府。只见门上传说道：“相爷钧旨，诸位老爷请回，单请邱老爷相见。”邱生闻听便觉不悦，反是良玉劝道：“贤弟不要如此，既是相国留茶，相机而答，愚兄先在寓所等候。”春生见良玉如此吩咐，便一揖道：“小弟得罪了，不陪诸位年兄。”于是，良玉同众位各回寓所。

再言春生复整衣冠，步进仪门，抬头看见卢杞端然正坐厅上。春生此时心中一恨，反停住了步，思道：“爹娘之仇，姐姐之辱，不共戴天！我既生于天地之间，不去报仇反去躬身下拜与仇人？”意欲转身，又恐难出相府，只得忍气吞声走上堂来。只见卢杞笑嘻嘻地上前来，道：“老夫不知亚元公驾到，有失远迎。”春生道：“岂敢，老太师请台坐，容晚生叩谒。”卢杞笑道：“亚元公乃是天下奇才，圣上门生，老夫乃朽而无干，怎当得亚元公拜见。”春生道：“老太师乃调和鼎鼎，变理阴阳，皇家国柱，天才股肱，晚生一介草茅之士，愿求老太师指教栽培，哪有不拜之礼？”卢杞道：“谆谆美意，只行常礼罢。”春生见他如此，也不谦逊，行了师生之礼，说道：“遵老太师的钧命了。”卢杞也答了半礼，因心中有择婿之念，便不介怀，即命看坐。春生道：“老太师在上，晚生自当侍教。”卢杞道：“亚元公哪有不坐之理。”春生只得打一躬告坐。家人献茶，茶毕，卢杞在上面笑嘻嘻地说道：“亚元公真乃翰苑仙才，皇上十分欢喜，前日将亚元公作命，老夫批点，捧读之下，令人悦服。以此大才，自然推录高位，老夫洗目而观。”春生又一躬道：“晚生懦弱庸才，蒙天子不加呵叱，反赐鼎甲之荣，此皆老太师从中劝赞栽培晚生矣。”卢杞又笑道：“令尊大人向在都中与老夫真为莫逆之交，调外任老夫时时渴望。”春生道：“圣上将家大人恩庇，家庭时常道及老太师，奈各处一方，未能刻刻领训，使我父抱恨终天矣。”

家人又献上茶来，茶毕，春生即起身打一躬，道：“晚生告退了。”卢杞便站起身来，携着春生的手道：“亚元公请坐，老夫敬备一杯薄酌，辱奉屈小斋，一面叙，一面说。”便向家人说道：“礼部老爷可曾请来？”家人禀道：“黄老爷在书房多时了。”卢杞道：“亚元公请了。”春生道：“晚生方才进谒，怎好打扰？”卢杞道：“不堪薄酌，不得见笑。”

春生被他握住，心中好不焦躁，又不敢推却，只得同步来到书房。早见黄嵩在内。黄嵩迎进道：“亚元公，恕弟未曾远接。”春生道：“晚生实不知老先生在此，多有得罪。”一面家人排席，只见堂官禀道：“圣上有旨，请太师接本。”那家贼是做成的圈套，假作愁容道：“老夫正要请教亚元公，不料天子又有旨宣召，老夫只得欠陪了。”春生、黄嵩一齐道：“老太师请便。”卢杞道：“我儿陪着亚元公多饮几杯。”说着往内里去了。

黄嵩道：“亚元公请坐。”不一时，排下酒肴。二人用毕，黄嵩问道：“亚元公青年及第，不知有几位令郎。”春生道：“晚生虽定荆妻，尚未联姻。”黄嵩笑道：“原来如此，弟有一言奉读于亚元公之前，又难于启齿，但又出于丞相的钧旨，又不得不以实告，不知亚元公纳否？”春生道：“大

人有什么言语，晚生怎敢推脱？况又是老太师的钧旨，敢不领训？”黄嵩道：“既是亚元公情性慷慨，弟只得实告。老太师非为别事，只因有一位千金小姐，生得千娇百媚，才貌双全，年已及笄，尚未许聘。今见亚元公风流倜傥，体态潇洒，况又心腹大才。意欲与亚元公通秦晋之好，结此良缘，恐当面推诿，故而委命学生执斧伐柯，做个月老，但不知亚元公意下如何？”春生暗暗恨道：“把你这个奸贼，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恨不得食你的肉，寝你的皮，还要把女儿招赘与我？”只得忍气吞声说道：“老大人此言差矣，自古道：‘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晚生方才言过，家中已有荆妻，岂因慕相府之富贵而弃却布衣之贫贱，此段姻缘，万难从命，望乞老夫人与晚生婉转上劝，老太师过蒙垂爱，改日再到府谢罪。”黄嵩道：“亚元公休要执拗，弟有句话请问，但不知令岳家是在朝为官，还是乡井庶民之家？”春生道：“老大人此言差矣，晚生不解，请道其详。”不知黄嵩说出什么话来，相府的婚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黄嵩相府设计 春生席间抗婚

词云：

有女岂愁无配，堂堂相府何存。如今逼勒小书生，自触心中之忿。  
春官职司礼乐，当时敦教人伦。今人贪富灭妻室，禽语焉能聳听。

诗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话说黄嵩倒也无有什么别的话，说：“据依小弟愚见，令岳若是在官之家，待小弟告明了大师，行文与令岳道，亚元公招赘相府，着他将女儿另择他婿。那时加官升他的爵禄，令岳自然欢喜，无不乐从。若是黎庶之家，更觉容易，只要太师发一道钧旨，寄与地方官，将令岳唤至当堂，传太师钧旨，若令岳允时，请地方官给他几十两银子，以作嫁奁之资。倘或抵抗，就着地方官主婚，配一个黎民之家，岂不完了令岳的姻事。那时亚元公招赘相府，受享无穷之福，而尊大人自然连升高爵，岂不两全其美。”

春生哈哈大笑道：“弃前妻而贪富贵，人可欺而天不可欺，若动此念儿，真乃禽兽也。”黄嵩被骂，冷笑道：“亚元公，此事不依也罢。恐太师知道，祸生不测，可惜亚元公十载寒窗之苦，恐又波及尊大人，那时就悔也迟了，请亚元公思之。”那春生一闻此事，不觉立起怨恨忠烈之志气，便把纱帽往上一顶，大骂喝道：“我把你这般奸贼，把我邱魁当做甚么人！自古圣人，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今食皇家爵禄，执掌礼义，不思报效为国，反忘廉失耻，甘为权相干儿，自当潜避，苟延残生，敢将败纲乱常的言语，还在人前说出。吾邱魁这顶纱帽把你当做鸿毛，吾忠心可以贯日，决要削除奸贼，与万民除害。也罢，吾明早朝奏闻圣上，将你这一般奸贼刀刀斩尽，个个诛之，方泄吾心头之恨！”一面骂着，一面气吁吁竟出门上轿去了。一路上，心中想道：“朝中大小官员，大位尚且疏他不倒，谅我这新进的书生，能做得什么事，反把性命丢了。况且，天大的冤仇又不能报。也罢，似此豺狼当道，不若仍归林下，以待天时。”主意已定，回到寓所。此时，良玉不在寓中，询知家人，说：“冯老爷请去说话。”自己吩咐家人送信与党、陆、冯三人并一班同年说道：“吾要挂官辞婚。”自己换了儒巾服色，带了两个家人，星夜赴出京城去了不提。

单言黄嵩被春生这一番说骂，只骂得眼瞪瞪，气得都喘不出来。过了一会，反大怒道：“这个小畜牲，如此无礼！”便忙至后堂，将这一番言语对卢杞说了一遍。卢杞闻言，大怒道：“这个小畜牲，辞婚不允也就罢了，为何反骂老夫？”即吩咐家人：“将这个畜牲拿下，进至校尉司问他个谤毁朝庭，辱骂朝相之罪。”黄嵩道：“小畜牲已去了。”卢杞道：“这等可恶！”正是：吾把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不说相府之事，再言城中纷纷乱乱，说道：“新科榜眼好个人品，不知因何犯了卢相爷之忌，竟弃官逃走了。”此时城中百姓俱已晓得。早有人到相府通报，卢杞一闻此言，便大怒道：“这个小畜牲，这般可恶！他竟藐视国法，要来就来，要去就去。”随令堂候官发钧帖一张，拨五城兵马五百名，差官一员追赶邱魁。

不言兵马追赶，再言春生带着家人二名，逃走出城来，慢慢而行，不意有人追赶，况且官城官塘离城数十里，只见后面旌旗遮日，金鼓齐鸣，又

一片喊道：“藐视国法，往哪里走！”顷刻赶上了春生，春生料难逃脱，只得随众一同回来。

卢杞命将他送入待罪院，委官看守，明日奏闻圣上定夺。不言卢杞得事，再言那两个家人，见主人已经捉回，只得往城中各衙门送信。此时，三位主考各房师俱已闻报，众官大怒，一面差人至待罪院安慰春生，一面传齐众进士商议奏本。

再言此刻街上百姓已知捉回了榜眼，只候旨下处决，人人抱恨，个个嗟叹。早已有那些落第举子，气不忿，三五个一堆，五七个成群，说道：“天地间哪有这等奇事，上科吾等不中，或者还有私弊；至若今科彻底澄清，至公无私，怎么弄出这等事来，真正是个：学道知修处，方知艺不高。”正说之间，只见又走来几个说：“列位先生不是这等说法，奸贼如此大恶，吾辈将来又必为鱼肉。须得大家作个计较，保救榜眼，一则吾辈斯后不为奸贼播义，二则整饬明教儒宗，莫被天下人笑吾辈为无用之人也。”

正说着，又走几个来，说道：“列位，如今榜眼已追回，被奸贼放在待罪院中，若到明朝邱榜眼性命难保了。吾等何不鼓噪！”内中有忠烈的说道：“这奸臣罪恶多端，行此不仁不义之事，辱及吾辈斯文，怎么还说鼓噪，何不大家齐至午门，殴打这两奸贼，为吾辈泄恨！”内中有一个人说道：“先生此言有理。顷刻打死这个奸贼，小弟情愿抵命。”众人道：“先生为何如此仗义。”那人道：“小人只身在此，千里遥遥，又无回家的盘费，况故土又无亲人，故将此命与众人除害。”众人道：“先生既如此谊高仗义，学生等自当跟随，纵然圣怒，罪不及众，也必当先禀明三考，然后行事，方才理合。”众人道：“先生言之有理。”于是，大家一哄来至冯公衙门，写了一个公具的手本，将此事呈明，烦长班投进。此刻，冯公已与党、陆二公，梅良玉与众进士计议保本。忽见长班投进手本，冯公一看，便哈哈大笑，遂递与党、陆二公看了，大家嗟叹道：“难得有此仗义之士。”冯公放下手本，对长班说道：“吾已晓得了，俱此事出自公忿，吾老爷自不好阻挡，自古道：‘罪不及众’，他们就知道了。”长班答应出来，对众人将此言说了，众人听见说此言语，大家齐声道：“大人言道：‘罪不及众’，这句话有许多的文章。”便一齐走出察院门，说道：“主考大人，既有此吩咐，吾等切不可回避，三更时分齐集午门便了。”内中有几个说道：“吾等寓所却在城外，恐三更之时不便进城。”只见内中有几个人说道：“众位先生，既同心合意，大家不必回去了，吾寓离午门不远，又且宽阔，何不屈诸位先生到敝寓权宿一晚，可以免得失期；二则免半夜奔波，不知诸位先生尊意如何？”大家一齐说道：“有理！”俱一齐来至那举子的寓所。果然十分宽阔，又且富饶。那举子吩咐家人便抬了十数坛酒，又备了几十桌酒饭。吃酒之时，大家又说道：“要打这两个奸贼，必须候他到午门下轿之时，方可下手。若先鼓噪，唬得他跑了，反为不美。”众人道：“言之有理。”又吃了一会酒，又谈了些闲话，不觉已交三鼓，众人一齐起身，竟奔午门而来。到了午门，尚然悄静。众人立等，分列两旁不提。

再言卢杞在府一夜不曾安宿，听得已交三更鼓，便想道：“此刻朝臣未动，吾先奔朝房，候圣驾临殿，参这个小畜牲，问他个诽谤朝臣之罪，方泄吾心中之恨。”主意已定，吩咐传衙役伺候，暂且不提。

再言冯、党、陆三公打发众进士散去，便忙忙碌碌写了众人公奏，又谈些闲话，且听已交三鼓，便着人催促良玉，并众进士一同乘轿，衙役执着灯

笼火把，竟奔午门而来。那众举子远远望见，乃是三位主考，便一齐排列到两旁，候轿子到时，一齐打一躬到地，说道：“三位大人，”不等举子叩迎。”三位主考心中明白，说道：“老夫等少接了。”三位大人吩咐道：“列位贤契，若是卢杞，可着实打他一顿，切不可放他溜了。”正说之间，新科状元并探花一同新进士俱各在午门外见了礼。早见奸相轿子远远而来，众人递了个暗号，俱一齐进朝去了。

众举子定睛一看，只见一对灯笼，上面写的是：太子太傅，那面写的乃是：卢杞二字。一乘四轿，轿内坐的卢杞，渐渐而来。众举子磨拳弄掌，卷袖挟衣，说道：“来了！来了！”内中有那知事的说道：“列位低声，恐防点走了。”那众举子方静悄立在两旁。不多一刻，轿已到午门，正欲下轿，只见两旁一声喧哗，涌出百十余人来听候。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新榜眼逃官被捉 众举子群情激愤

词云：

圣主开科取士，登崇理教儒宗。奸臣使尽一帆风，不肯些须饶纵。

众官表章保本，诸士协力相攻。午门外面闹冲冲，戮力剪除奸雄。

诗曰：

姻缘本是前世修，人人何必苦强求。

路逢险处难回避，事到头来不自由。

再说当日众举子一齐上前，那随行堂候官员仍是狐假虎威，大声喝道：“太师宪驾到此，是什么人大胆喧哗？”众举子说道：“我等正是等候你家这个奸贼，却来得好！”一齐上前围住，那抬轿的人还打算发作，怎当得众举子上前拳头巴掌似雨点一般，那些从人见如此光景，吓得丢了轿子一哄散了。卢杞正欲开口，问其来由，只听得一齐声喊道：“打死了一百个，只当五十双，我们俱偿命，还读什么书？”早把卢杞拖出轿来，就拳打脚踢，擦发抠眼，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奸贼只得两手抱着头面，身上听其殴打。轿子俱已踏碎，正是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只见一乘轿子而来，正欲问何事喧哗，众人见是礼部灯笼，又涌出三五十个举子，把众人打散，将黄嵩拖出轿外，一齐用力，打得两个奸贼鼻青眼肿，衣冠粉碎，哀声不绝。那鼎沸之声，四野罕闻。

此刻，朝房内，那些正直官员俱在冯公面前说道：“老都宪也该去排解一排解。”那冯公又叹道：“列位先生，他今日不见这个小灾晦，也不为亏。他当国也不知害了多少忠良。混这些举子乃下第之人，不服老夫管辖，老夫若说不到好，若不依老夫，岂不遗其耻笑，列公何不去劝解劝解？”众官也常恨这两个奸贼，又见冯公如此说，却也无得一个来出去爱管闲事。那卢杞被众人打得浑身青紫，遍体伤痕。正在难解之际，早见天子临朝，各官出来劝解，方知黄嵩也被打得狼狈，只见那众举子说道：“事已至此，大家一同面圣。”

于是，众官依班入朝，参拜已毕，只见卢杞、黄嵩一齐俯伏金阶，哭奏道：“万岁救命！”天子龙目一展，往下一看，说道：“卢先生为可这般形状？”卢杞哭道：“老臣今早上朝来至午门，忽被今科主考遣举子埋伏午门之外，将老臣本章扯碎，不问清浊，将老臣拖出轿来硬行殴打，遍体皆伤。是礼部黄嵩劝解，众人不容开口，一齐殴打。老臣乃朝中首相，黄嵩执掌礼部，事关重大，而众奸敢行凶，于皇华禁地殴辱大臣，非众人擅敢藐视国法，皆出于主考之谋耳。”天子问道：“卿家，方才扯碎本章是何本章？众举子为何殴打二卿？”卢杞启奏道：“只因新榜眼邱魁毁骂朝臣，藐视国法，无故挂官逃遁，为臣追回，看守待罪院。今早正奏闻，不意主考暗使诸士殴打，将本扯碎。似此目无圣主，藐视王法，伏乞天恩作主。”天子闻言，心中想道：“二卿且自归。此事朕当亲讯。”随宣冯公问道：“方才卢杞奏道，卿等埋伏士子，殴辱朝臣，并榜眼邱魁无故挂官逃遁等情，卿可实实奏来。”冯公道：“臣蒙圣上开科取士，亲点场中，倘有规弊臣等，难逃宾责，致唆士子，有辱廷臣，臣并不知。况臣等与卢相素无嫌隙，因何作此藐视之事。但午门殴首相之人并非得第之士，皆下第之人。臣等焉敢暗使，若我主不信，众举子现在午门，皇上召入一问便知详细。”天子准奏，便差了黄门官，宣进下第举子。众举子齐至金阶，三呼万岁已毕。天子问道：“你等乃文士之

流，儒门之客，当思上进。学那市井无知，藐视国法，擅敢聚集午门，殴辱首相及儒宗，当得何罪？”众举子一齐奏道：“臣等虽山野庸儒，颇知国法，怎敢藐视王章。臣等读书，原望上进，出力皇家，振读先声，光宗耀祖，显扬茅庐，不意今科榜眼，人物风流，文章宏博。卢杞即生择婿之念，随着礼部尚书黄嵩为媒，强逼邱魁为婿。邱魁云已定糟糠，不能复贪相府佳丽，此亦人之恒情耳。邱魁忠而仁义也不允，黄嵩不思人伦礼义，又逢迎相府，以权逼勒书生，令其毁退前妻，袒护相府。邱魁百般推辞，而黄嵩坚逼依允，反及利害压之。邱魁因恐触怒卢相，只得逃而避之。岂料卢杞身为首相，不思报本，擅提五城兵马追回逃官邱魁。拘禁待罪院中，反以藐视国法，辱骂廷臣，奏闻天廷。臣等惟恐圣明一时被其惑乱，屈及无辜。敢冒死罪于午门之外，欲陈升下之前。今早忽卢杞、黄嵩上朝。臣等惟恐不及，却喝令衙役家人百般呼喝继之以打。臣等思他二人身居百僚之上，反作此灭伦败礼，欺君蔽圣之事。臣等乃草茅寒贱，故此略于争斗。彼二人视臣孤身于里下第之士，易于坑陷，自将冠戴扯碎，赖臣等辱毁，只求圣上赦臣等小过，饬部勘问二人欺君逼赘，私调兵马，擅禁榜眼，灭伦藐视之罪。”天子闻言点头道：“原来如此。”随命众举子午门外候旨。天子又问卢杞、黄嵩说道：“方才众举子说你逼勒榜眼，休前妻而配己女，此事是真吗？”卢杞俯伏奏道：“此乃儿女私情皇上休论。邱魁藐视国法，众举子群殴无辜，乞陛下速为正法。”天子闻言大怒道：“你二贼职司风化，振理纪纲，不为教育人才，敦伦上理，反作此欺君误国、倒置纲常之事。朕也不暇细问，着三法司带回衙门审明奏闻定夺。”天子恨恨退进皇宫。

众臣俱已朝散。再言大理寺同冯公来至刑部衙门，早见那些差役把卢杞黄嵩众举子并带到。差人又至待罪院提出榜眼邱魁一同讯审。此时三位大人升了法堂，上面供着圣旨龙牌。衙役参过了堂，仪门一开吩咐各犯带进，卢杞黄嵩来到大堂参拜了。然后来到丹墀，只见冯公对刑部大理寺言道：“圣上着弟与二位大人同审此案。”这二位大人鞠问，二人一齐道：“老大人职司风宪，理当应先，弟等副审可也。”冯公笑道：“如此弟有僭了。”便令带上卢杞便问道：“我等奉上旨意勘问这事勿得隐瞒我等以便回旨。”卢杞笑道：“老夫也无什么口词，幸三位先生看同年分上，后会有期。”冯公道：“老太师，这强逼榜眼，私调兵马，人人共知，难道算不得口词吗？”卢杞道：“强迫榜眼，此言差矣。我堂堂相女，何愁无配焉？有强迫之理吗？若说擅调兵马，那是老夫因邱魁藐法挂官，未及请旨，是以权行追赶挂官，并无别的隐情。”冯公道：“国家军务事重，岂是为臣子的可以行权之礼。这就有个欺君之罪了。我还问你，当初那梅史科因何而死？目下陈东初因何下狱？从直说来！”卢杞道：“这是别的事情，皇上只命你问邱魁一案，因何又将往事扯在里面？老夫劝大人们息了此念罢。”冯公大怒道：“老太师如若不招，下官就要得罪了。”卢杞笑道：“大人此言差矣，梅魁、陈东初只因得罪了圣上，阻挠军机，自取罪罚，与老夫何干？况老夫身居相位，辅弼东宫，纵有些小过失，亦不得大人加罪刑问。”冯公道：“二公，他故意不招，下官就不容情了。”正欲用刑拷问，只听得旨下。冯公听了一惊，道：

---

僭（jiàn，音荐）——超越本分。

辅弼——《尚书大传·虞夏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后因称宰相为辅弼。

“莫不是殿下说了人情，奏准天子？”心中猜疑，三公只得接出门来。只见一个老太监捧着圣旨，三人跪接。来到大堂，排设香案，将皇令供起。只见外面搬进了许多蟠龙棍刑杖，黄嵩唬得一惊。这黄太监用手指道：“这是宗人府的刑杖，皇爷命咱家来说，这两个奸贼不假，你三人审问，自此发下，务要将从前欺君误国的款款刑问奏闻。”又说道：“三位老先生放心用刑审问，这两个王八羔子十有九分是送命了。”冯公说道：“公公吩咐我等，也是两尽其道。方才公公说他十有九分是送命，卢杞辅弼太子，难道不救他吗？”黄太监道：“你们还不知道么？方才太子在驾前苦苦保奏，圣上大怒说：‘这两个奸贼害人不少，若三法司审不明白，圣上还要亲自讯问呢！’故而叫咱家送这刑来。”又问道：“卢杞在哪里？”卢杞在下面应道：“老中贵，弟在这里受冤枉。”黄太监道：“我把你这两个狗娘养的，谁冤枉了你？”回身又向众人说道：“咱家无有后代，全靠一个侄儿，乃是陈东初的门生，名叫黄权。原任是江西一个道官，因他做了一个清官，无有什么东西孝敬与他，他就每每寻事害他。俺家听见信息，便亲自到他的相府来求他一个情儿，他说这既是老公公的侄儿，只当是我的侄儿一样，自然照应他。”冯公等问道：“到后来怎么样了？”黄太监道：“到后来亏他照应得好，到那黄土镇贼叛案内去了，把他一家一个个杀得个干干净净。”说着便指卢杞面前骂道：“你这两个狗娘养的，也有今日！”又将卢杞踢了一靴尖，只听得哎哟一声，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众举子午门殴奸 两奸臣受刑实供

词云：

稔 恶终须有报，天公定不拘私。奸巧到底失便宜，万般计谋何济。  
秦镜当头照鉴，岂能隐避毫厘。君家自取杀身祸，留得臭名千世。

诗曰：

洋洋得意满朝纲，赫赫声名振帝邦。  
一朝败漏从前过，难免诛身灭族殃。

话说卢杞被黄太监踢了一脚，便倒在地下，哼了一声。黄太监又到黄嵩面前骂道：“你这个伤天害理，不顾羞耻的王八羔子，竟然在相府内还假说些小事，老公公打发一个人来，吩咐就是了，何必要老公公亲自来做什么，可是你说的吗？”那奸贼低着头不敢言语。黄太监见军牢手内执着一根藤棍，就抢过来，便向黄嵩身上不住手打了二三棍。冯公等上前劝住，黄太监又骂了一回，方别了三人，带着那些锦衣花帽的交旨去了。冯公复身坐下，带上卢杞黄嵩说道：“老太师皇命在身，刑法是实，私家趁早说了吧！”卢杞道：“问官大人，那梅、陈两案出自上意，实系与老夫何干，叫我如何招来！”冯公道：“既是老太师不招，只得从旨动刑了。”说了一声，只见下面抬了刑具，两边一齐吆喝。将二贼扯下，揪在地心，脱了靴袜，将二贼夹起。卢黄二贼喊道：“圣上啊，痛杀老臣也。”冯公道：“二位大人，还是招不招？”二贼下面熬着刑说道：“三位问官大人，其实冤枉难招，叫下官从哪里招来。”冯公大怒道：“你还不招，将刑收足。”两旁听得，将大刑一收，只听得哎哟一声，两个奸贼早已昏死过去。冯公又问道：“可招不招？”执刑的禀道：“犯官昏死了，取冷水喷在顶上。”于是众人取了冷水，喷在二人顶门上。冯公对刑部大理寺道：“二位大人，你看这两个奸贼只知往日以己势害人，谁知今日受此之苦。”二公点头道正所谓：从前作过事，不幸一齐来。

说罢叹息了一番，只听卢杞一声叫道：“痛杀我也。”不一时黄嵩也悠悠醒转来，叹了一口气，哭哭啼啼。向着卢杞说道：“恩父，孩儿实难熬刑，不免招了他吧。”卢杞道：“皇命禁严，招了也罢。说道问官大人松了刑法，老夫情愿招了。”冯公吩咐，两旁将刑具松了。听得两旁将大刑松了冯公道：“不怕你不招。”便向着刑部大理寺道：“两位大人，这两个奸贼情愿招了。”于是，松了刑具。那二贼又大叫一声，齐齐招了。不一时回护转来，冯公问道：“老太师实实在地说，事到其间还有什么抵赖，快将梅陈二人的事情逐一供来。又随问黄嵩，黄嵩见吐出真情，只得将如何设计为媒，如何逼勒姻事，从前如何附党谋害梅、陈二人，从头至尾尽皆说出。冯公见他二人齐招了，命值堂取笔砚过来，等他二人画供。二贼低首无语，画了供招。冯公命了左右，将他二人都上了刑具，送到刑部牢中候旨定夺。各官俱散回衙，少不得三人商议奏本不提。

单讲冯公回到本衙门，着人将良玉、春生请到后堂，说道：“二位贤侄，乘机会正好上本复还原姓，辩一辩先人冤枉。”二生打一躬道：“谨遵台命。”一齐散了。各归原衙，备下本章。一宿晚景已过，次日五鼓，冯公等带着卢、黄二人的口供本章，又传众举子，来至午门。天子早已临殿，众官朝拜已毕，

稔——(r n, 音忍)——庄稼成熟。引申指事物酝酿成熟。

回护——曲为辩护、袒护。

冯公等随将本章呈上天子。龙目观看，不觉大怒，道：“此贼正是朕心腹之患，若不是众举子这番举动，朕如睡梦之中。当日，梅魁叛案是朕一时不明，被奸贼蒙蔽，随将斩讫西郊。陈日升也被此贼拿入天牢，朕一时影响也不知道。便速传旨一道，赦陈日升官还原职，夫妇金殿领旨回任。”天子又问道：“梅魁还有后人吗？”冯公道：“启奏我主，今科状元穆荣即是梅魁之子，榜眼邱魁即是陈日升之子。”天子听奏，心中大喜：“原来二卿还有后人。传旨，即宣状元榜眼见朕。”不一时，又只见二人手捧本章，天子展开龙目观看，只见梅璧本上奏道：“翰林院修撰，臣穆荣奏：为除奸复姓白冤，陈情事切。臣一草茅庸才，荷蒙圣上擢用今科榜首。缘臣本姓梅氏，乃已故罪臣吏部都给事谏祭御史梅魁之子，祸因某年臣父耿直孤忠，事事抗违相意，谁知卢黄二贼乃于某年月日陷臣父入叛党，蒙蔽圣聪，斩首西郊。又差捷骑捉拿家小。臣母子闻知，只得改名潜避。幸邀皇恩察二位奸恶，法司审出真情，又蒙圣恩垂问，微臣岂敢隐情。伏乞圣上速正欺君之情由，垂念屈死之忠魂。饬臣仍复原姓，归葬先人，则臣父虽死九泉，能表不白之污，而臣有颜立于庙廊矣。恭候纶音，不胜待命，惶悚之至，谨奏。”天子览毕，随又看春生的本章，上奏道：“翰林院编修臣邱魁谨奏，为替父白冤以广皇仁事。缘臣父陈日升，原任吏部尚书，素性刚毅，兢兢职守。因前吏部都给梅魁谏阻兵戎，有触相怒，陷列叛案。斩首西郊。臣父见权臣当道，疏乞归农，以全骸骨远害之念。后因侍郎袁某失利边廷，卢杞乘机陷害臣姐杏元去和北番。此时闻命即便装束送姐北往，未敢阻挡。岂料奸谋百出，欲把忠良除尽，蒙蔽圣聪，将臣父监禁天牢。又假传谕，来捉微臣，情急无奈即投河，遇救改姓避害，冒名邱魁。今又将臣监禁待罪院受无妄之冤，又蒙圣恩察出二奸党而吐漏始末根由，仍赐臣父还原职，乃是数年沉冤一朝得蒙天鉴也。再呈者，罪臣荷蒙天恩擢撰臣登榜首于本月某日。臣亲至相府进谒，不料二奸贼设计逼臣休妻，强赘相府，罪臣不依。再三婉推却，二奸贼见臣不允，复以利害加罪。臣一时愚昧，又恐祸生不测，只得挂官走避，其权豪罪臣，非敢藐视国法。今蒙恩下问罪，臣不敢隐情，伏乞皇恩采择宽赦无知不胜免冠待命谨奏。”天子看过二人本章道：“二卿着复姓且自归班。”二人叩首谢恩已毕，对冯公道：“黄嵩欺君误国，附党谋害忠良，着即全家抄斩。卢杞藐视君上，擅操国柄，屈害无故多人，发绞凳一张即行，绞死其妻子发回原籍地方官收管。黄嵩家财抄没入宫。”冯公等领旨去了不一时陈公夫妇入朝谢恩又见天子劳慰了一番方才起驾回宫。众官俱散都同陈公夫妇回到私衙抱头大哭。

再言见过了陈公翁婿各诉了苦别之情，母子各诉了别之苦。良玉同杏元小姐、春生分别回来又被卢杞着校尉捉拿二人，又亏党公搭救逃生，路遇强寇劫二人。又被巡更作贼，各自逃散等情，良玉随将逃散遇冯大人转荐邹大人任所又转到陈府杏元亦神人送邹府歇下，后来如何得病相会细细说了一遍。春生也将惊散无奈投水得遇周渔船捞救，后来将女配之，又被江公子抢劫周女，喊禀到邱军门衙署，问过确情根由遇良玉之母等情从头至尾也细说了一遍。从新又大家哭了一场，方才歇息。这且不言。

再说冯公等行至刑部牢中提出二贼，绑起押至天地坛早见全家俱已绑倒，不一时将他全家斩首。那些看的人说道：“这是奸贼的报应。”正说之间，只见刽子手将卢杞绑倒，那京中百姓个个指着骂道：“你这个奸贼也有

今日。”只见卢杞二目中掉下泪来道：“有今悔不当初。”那看的人说道：“你这奸贼怕死当初何不做个好人。”言还未了，只见绞凳已到。剥去衣衾用绳将奸贼绞起，顷刻之间二命呜呼早赴幽冥去了。冯公随命地方保甲看守尸首，方才回衙收拾本章，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卢杞黄嵩双伏诛 梅陈两家俱受封

诗曰：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黄河尚有澄清日，岂有人无得运时。

话说天子绞杀卢杞、黄嵩二人，在宫中思想。一日，发出一道御笔诏书，差了一个老内监，捧至午门宣读。又着传宣官飞骑，将东初夫妇、梅良玉、春生传齐午门外跪俯，老内监开读纶音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为君治国必得赤心，匡辅克承，相业宏猷。朕御极以来，遭奸相卢杞蒙蔽，以至屠戮忠良，幸蒙皇天垂念社稷苍生，致被奸谋败露，已正典刑。凡有内外大小官员，洗心涤虑，辅佑皇家，凡有当日附党，以权出入奸门者，许自行遵旨细陈。着各亲合议故臣梅魁：

朕念忠烈颇嘉，无辜受戮，着赐御祭一抬，追封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地方官动拿建造忠烈牌坊。凡在京王亲侯伯，在外文武大小官员俱着往梅府祭奠。吏部尚书陈日升勤劳王事，赤胆无私，着升文华殿大学士；妻吴氏，诰命正一品夫人，命将卢杞府第赐与居住。左都御史冯乐天，忠心为国，见识宏深，着升为武英大殿学士，翰林院修撰。梅璧少年博学，克承先业，着升翰林院大学士；孀母邱氏诰命一品夫人，妻陈氏杏元为国和番，威神护送还乡，贞烈可嘉，又命使女替之，致两国和好，永息刀兵，皆你之功，着赐蟒衣一袭，玉带一围，封为贞烈郡主，正一品夫人；二妻邹氏云英，封为翰林院大学士，从一品夫人。翰林院编修陈春生练达时务，大有儒风，着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在翰林院行走；妻周氏玉姐，封为正二品贤惠夫人，妻邱氏云仙小姐为都察院政德从二品夫人。党进福、陆福、邹伯符、再策邱孔山并大理寺刑部尚书俱着加三级侯，另为升用。梅璧开丧之后，着驰驿归葬。凡过地方，俱着迎送付勘合火牌，训部可给都代巡印一颗，赐上方剑一口。交梅璧于路巡视贪官污吏以及土棍乡豪，饬卿便宜行事，先斩后奏。其余众举子，尚属可嘉，俱着赐进士第侯，另为升用。钦哉谢恩！

各官员山呼万岁已毕。内监进内缴旨不提。单言陈公捧着圣诏，一齐俱至相府，各官俱来恭贺参谒。此刻梅良玉也将行李发来相府，众官都写表谢恩。春生又上迎亲的表章。次日，天子批准，本章道：

梅良玉、陈春生俱着该事毕之后，该部行文着二卿妻之父母自来京完娶。朕于五凤楼前，钦赐二卿喜宴，钦此谢恩。

旨意一下，二人又至宫门谢恩，随后礼部择了丧日期，送与梅良玉，此乃天子因梅璧有代天巡狩之职，故此择起日期。梅良玉随吩咐打轿，到大相国寺。谁知和尚安排停当，良玉进了山门，先参拜佛像。然后，方到梅公灵前哭拜一番，只见妆扮焕然一新，梅璧又致谢了和尚一番，方回转相府。

光阴迅速，不觉又是开丧日期，先一日良玉便在寺中宿了。次日五鼓，换了麻衣孝服。枢边只见那些五府六部大小官员，王侯驸马，都奉圣旨，天子俱来祭奠，正是络绎不绝。外面陪宾客少不得陈公父子，冯党二公。不一时天子赐了御祭，差了黄老公公，来代天子行礼，拈香已毕。陪待黄太监，又在诸人面前，骂了一回卢杞，又赞叹了一番忠良。于是，同了众王侯驸马文武官员，俱向良玉一躬，各辞谢而去。

不觉几天，吊事已毕。脱了孝服又换朝衣朝服谢恩，天子又面谕道：“卿授巡狩之职，而一路要细访民情，如有卢杞、黄嵩二贼余党在地方伤害黎庶

---

猷（yóu，音尤）——谋划。

巡狩——古时皇帝五年一巡狩，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

者，即便施行。”梅璧稽首拜谢了龙恩，又奏道：“臣蒙皇恩委往巡狩，怎敢不尽心竭力报效。但臣有一己之私，不揣愚昧敢渎圣聪，臣定侯氏之女，即义令侯鸾也。因臣父遭奸害，只身无伴，随身只有一书童，被难真州意欲投他收养，以度残喘。不意陡起不良之心，不念亲情意欲，将臣置之死地。幸得书童代替，遂死入狱底，是臣在身之生，皆出于义仆替死耳。望乞圣恩，赏一微员之职，以奖其恩义也。”天子点头道：“忠孝节义，皆出卿家一家。可敬可羨，书童给他七品之职，卿与他向从地方官库内，领银建坊立碑，以旌其报主之义。”良玉领了圣旨，谢恩出朝，又忙忙碌碌，拜谢文武官员。又过了几日，兵部送勘合火牌，那都察院送了职事衙役。于是，发了船只，将梅公的柩抬往船中。良玉辞过了陈公夫妇春生并合朝官员排开职事。一路长行，出了都城，上了官船，取路而行何等威严赫赫。气宇昂昂。一路府县迎送，俱闻他是都巡，又奉旨归葬。各预先打听备办祭礼，真果是逢州过州，逢县过县。巡行一回，那些贪酷官儿的，也不知斩了无数。那清廉正直之官，即行正报保奏。所以，一路百姓欢声载道，德政沿途。

那日来至真定府，便吩咐衙役道：“本院先要进城去私访，你等可慢慢上岸来。”于是，换了儒巾衣服，带了一个小小的书童，信步而行来到城边。逢人便问此处官府如何？那百姓们早已知道按院将到，不敢直言。所以，问不出一个实信来，只得信步行进城内。又行了几步，抬头只见一所大府第。他因走了许多路，脊背酸痛，便低声向书童道：“你只称我是相公，不可走漏风声。”书童应道：“晓得。”便走到庙前，乃是山门。那山门上写着飭赐大佛禅寺，中间山门是关着，东首山门是人出入行走，那西首山门写着一张告示。上写着：本府正堂示谕，一应闲杂人等，勿许入内窥探。倘敢故违，定行拿究，不得姑宽。特示：

梅学士看了，心中想道：“庵观寺院乃天下人之公所，怎么知府不许人出入，其中必有别故。”一面想，一面走出山门，回身走到二山门，却是关着，要敲门方才得开。因又想到：“那知府既有告条，必然衙中有什么事在内。本院是个外人，怎好敲门。”只得回身出来，又走至庙后，只见有个后门，却是半掩半开。梅学士挨身而进，却连僧人也没有一个在此，他就信步走进。只见有三门，经房上面设立一香案，供奉甚是丰满，却一个人无有。走进经堂，只见上面供着了灵案，上写着：唐故相国卢公太师之位。旁边又有行细字是：门生侯鸾奉。良玉一见之时，看看四下无人，伸手将牌位藏在袖内，往外就走，转弯只见一个老道人，口中喊道：“你是什么人，敢进来探望？”梅学士道：“不可大呼小叫，本院乃代天巡狩。”那道人听见是按院，便跪伏在地，只是磕头。梅学士道：“不知者不坐罪，本院今日私行，偶尔遇见冤家，却不可走漏风声。”道人磕头道：“小人不敢。”梅学士道：“你虽如此，你心中未必。随我来。”那道人怎敢吱唔，只得随了梅学士出了后门，带了书童依旧路而回不提。

再讲侯鸾看众和尚在经堂用斋，斋毕，也不解其意。正与那主坛的道人说闲话，忽见一个小道人慌慌张张说道：“不好了，禀道太老爷，那卢太师的牌位不知是怎么不见了。”侯鸾闻言，吃了一惊。正在惊慌之际，只听得山门外衙役敲门，禀道：“方才报子报道，说按院大人已入境了。”侯鸾唬得面如土色，道：“此刻梅按院到了哪里？”衙役禀道：“此刻已进察院了。”

侯鸾即忙换了冠带，坐轿竟奔察院而来。方至辕门，耳听奏乐一遍，辕门里面说道：“传真定府进见！”侯鸾听传，唬得魂不附体，只得将手本呈上，战战兢兢，在东角门跪下。门吏报名道：“真定府知府进见！”侯鸾提袍端带，曲背躬腰，来至大堂滴水檐前，自己报名道：“真定府知府侯鸾稟见大人。”参见礼毕，侍立一旁。不知按院说些什么，侯鸾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微服私访斩侯鸾 建坊立碑祭先祖

词云：

盖世英雄好汉，这老爷运不济，身穿一件破蓝衫。讨饭，虎背熊心豹胆。  
论文曾读孔孟之书，武胄闯过昭关。时来撞斗宝，运退端阳避难。

诗曰：

盖世英雄不可论，运退时乖不似人。  
奸党善恶终有报，迟迟早早看分明。

话说侯鸾参谒已毕，侍立两旁。只见梅学士问道：“贵府，你就是仪征县令，升补此地的吗？”侯鸾一躬到地，道：“是。”梅学士道：“本院见贵府行色匆匆，有遗失什么？”侯鸾道：“卑府方才听得大人入境之时，故此惊慌，别无他故。”梅学士道：“贵府目下可得佳婿否？”侯鸾一躬到地，半晌回答不出来。梅学士大怒道：“贵府目下可得了才子，堪配令爱么？”侯鸾打一躬，道：“卑府虽有小女，不幸亡过久矣。大人何以知之？”梅学士道：“你这奸贼不知罪么？”侯鸾见按台变色不好，未免心中怀着鬼胎，便战战兢兢跪下道：“卑府知罪，实该万死。大人入境，卑府因闻报迟，未尝远接。伏乞大人宽宥。”梅学士道：“非罪你接迟，乃是倚势叛党。你可曾失了一柄么？”侯鸾道：“卑府颇知礼法，谨守官规，乞大人访察谅之。”梅学士笑道：“本院在佛寺中，拾得一件东西，不知你认得否？”于是，把卢杞的牌位丢下去。侯鸾一见，吓得顶门上失了三魂，九宫飞去了七魄，只是连连磕头。梅学士即用手指着大骂道：“你这奸贼，只道趋奉权臣，不顾礼论。可记得你在仪征，那一班恶状，为何将一个平白之人，以官命骂，沉冤狱底，是何道理？今日犯在本院手里，还有什么理说？”侯鸾只顾磕头，求大人笔下超生，保全犯官命罢。梅学士拔出令箭，即命巡捕官押着摘了印信。取本地同知护印，又将侯鸾卸了官带，取过上方宝剑，委令旗牌官，将侯鸾押赴市曹斩首。不一时，两边刀斧手将侯鸾绑解，监斩官捧了上方剑，十字街头，口中宣着谕道：“钦命天下都代巡访，拿逆叛犯官一名侯鸾，斩首示众。”念罢，炮响一声，只见人头落地。监斩官回至察院交了令箭，即命巡捕官押着拜本进京，一面发牌巡视大名府。即日起马，那真定府合城官员，送长亭交界地方不提。

再说那大名府，打点察院侍候迎接，那些官员俱已提心吊胆，且自不言。

再讲那邹公，听得女婿做了按院奉旨归葬，便差人出境迎接。自己欢喜，便与二位夫人小姐说道：“老夫眼力不差，今梅生已得高魁。圣上又十分宠爱，钦命巡视天下，不日即到大名府，我已差人去迎接。”夫人听说，十分欢喜，便说道：“恭喜老爷！”邹公道：“夫人，彼此一般。”只见那二位小姐，口中不言，心内不知是怎么欢喜。夫人又向邹公说：“梅生这正是苦尽甜来。”邹公应道：“正是。”

不多几日，梅学士早已上了察院，发放了那些官员的案卷已毕，方才上轿，挂了代天巡狩的职事，访拿贪官污吏的高脚牌，办理军民冤枉的吊筒，一对对排列两行，左中军排道，手捧的是上方宝剑，右堂官拿的是王命旗牌，那般的威风凛凛，如同御驾来临。不一时，已到邹府门首，下了大轿，只见那邹公笑嘻嘻地迎接道：“贤婿，一向久阔！恭喜连接，又钦奉圣命巡视天下。老夫闻知，不胜欢喜。”良玉一躬道：“岳父大人，小婿因为功名，久违台教。本当早为进谒，因有圣命在身，望大人恕之。”邹公便携着良玉的

手，来到大厅上面，搬了一张椅子：“岳父大人请上，容小婿拜见。”邹公道：“贤婿一路风霜，只行常礼罢。”于是，谦逊了一会，邹公方才受了两礼。随又到了后堂，拜过了夫人。便说道：“圣上有旨，钦召岳父进京，小婿归葬父柩，待巡视毕即便回京缴旨，皇上于五凤楼观看迎娶，不知诏可到否？”邹公道：“老夫久已得知京报，不日就要收拾起程。”便吩咐家人收拾席宴，不多时，酒宴齐备，于是，入席，各饮数杯，又说了些京中之事。良玉便道：“岳父在上，小婿圣命在身，不能久待，候复命之日，再亲敬二位大人。”即便告辞，邹公随后备了祭礼，着人随了良玉的船只，一路奔常州而来。

梅学士到一处，必要亲身细访一回，判断一方。那一日，到了常州地方。早见府县官员迎接，船只已抵码头，将柩请回府第，随即差人往山东接太夫人，回来治丧开吊。只见那全省的官员，远处皆是委官员来，近处的官俱自来祭奠罢，正是：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却说梅良玉吩咐家人往山东接太夫人，在路上行程非只一日，不觉迎接夫人已到常州地方。家人通报，良玉即忙迎接太夫人，一见泪如涌泉，随走至梅公柩前，放声大哭，拜伏于地下，不住哀声。于是，良玉搀扶起来，便说道：“母亲在上，孩儿久别膝下，不孝之罪矣。”夫人哭哭啼啼扯着良玉道：“我儿罢了。”于是母子各叙离别之情，又抱头大哭一场，好不伤感人也。良玉道：“孩儿钦奉圣命，荣葬父亲灵柩，今已选择日期，就要开丧开吊，况且孩儿圣命在身，巡视天下，不敢久违。”夫人道：“我儿说得有理，作速着人预备开吊。”于是，良玉即命人役搭起棚场，又在祖父墓建立忠烈牌坊，竖起石人石马，忙忙碌碌有一个多月光景，方才送梅公的灵柩安葬。

是日，天色晴明，百姓拥挤争闹，府县各官亲自在街上照应。只是梅府中排列着一对对的执事及天下都代巡翰林院学士，又是状元及第，又是当日梅公吏部职事，还有那陈府、邹府、邱府三公各衙门的执事，一班班，一队队，随后便是皇上赐的御祭礼，又是在京的侯伯附马，在外文武大小官员的祭礼，齐齐整整排列了满城。到后来便是梅公的灵柩，梅学士穿了麻衣草鞋，哭扶灵柩步行，夫人坐了一乘白围八轿。街上的人说道：“当初梅老爷清廉正直，可惜被奸臣害了性命。今日也是皇天不负他父子忠良，今日回来奉旨归葬，好不风光，真正可羨。”

不言众人赞美，再说梅公灵柩已到祖山。只见各官员俱已齐来拜奠了一番，只等吉时，方可下葬。于是各官方辞回署，梅学士俱一一拜谢已毕，又在坟前建坊立碑。上写着：“奉旨钦赐忠烈牌坊。”上刻着：“上皇恩敕，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梅公伯高讳魁府君大人之墓。”旁边刻着孝男良玉叩。于是，在墓旁坟屋内与夫人伴了三天，方可拜辞坟墓，方回府第。次日，又谢众官与合城文士亲眷已毕。于是，与老太夫人商议道：“母亲，孩儿有圣命在身，要巡视各省，不敢久住在家侍奉慈闱。母亲可先同家人进京，孩儿巡视完毕，方能进京交旨复命。”老夫人道：“是为娘的也要收拾进京，只是你今日身荣位重，还有两个恩人未报。”梅学士道：“孩儿因爹爹归葬之事，未曾提起书童替死一节。孩儿已今奏过圣上道：“忠孝节义出我一家。赐了一道诰封与他墓前追封，以为恩人之报耳。再者屠申孩儿将他

带在身边，有相当的缺，孩儿即当报答。”夫人道：“我儿言之有理。”便唤屠申过来，吩咐了。于是，梅学士择了吉日，差人备下船只，送老夫人进京。然后住了二日，发牌起程。先至仪征县巡视，随身换了便服进去私访。只走三街六市探问，不觉想起当年书童替死之事，流下泪来，一直走进茶坊酒肆之中，叙话问了事情。谁知新任的县官是卢杞的门生，姓史。梅学士便回至船中，着了巡捕官，领了一枝令箭，将仪征县知县提到。那知县魂不附体，跪在船头上只是磕头道：“卑职不知按台驾临，实该万死。”梅学士道：“本院代天巡狩，又着军民肃静，今闻知你是卢杞之党，本当拿问。因念你无大过，令你速速前去将印信交回。”那史知事连连磕头道：“卑职速速回衙取了印信，送至梅按院的船上。”又叩谢了，方才回去，连夜家眷着家人送归回籍，自己却候新官到任，交代不讲。

再言梅学士唤过屠申说道：“恩人你请上，我梅良玉受你莫大之恩，无以为报。今将此知县印信付你，可即时补授。”屠申道：“小人乃何等之人，怎当民社之事。”梅学士道：“恩人不必推阻，本院还有一事相烦。”屠申道：“大人有何吩咐，敢不效劳。”梅学士道：“非为别事。乃当日书童替了本院之死，今现葬于北门之外，你在此处为官，可以照应建牌坊，起坟墓。日后恩人若有次子承继一位与他，以接彼之香烟后嗣。”于是，查出天子所赐书童的敕封，并县印，俱交屠申。屠申接过来，叩谢了梅学士提拔之恩，方换了官带朝服。梅学士代他写了谕帖告示，晓谕本县书吏，择日上任，与史知县交盘已毕，那史知县回籍去了。

屠知县着门上，传衙役唤地方上的工匠，与书童坟墓前搭起凉棚，亲自来吊。梅学士到坟上祭奠了一番，梅学士又痛哭了一场，便吩咐屠知县道：“贵县可支动库内银两，造一个大大的坟墓，此乃本县奏过圣上之事。”屠知县答应道：“卑职晓得。”于是，梅学士回至船上，取路往各处去了。

屠知县因按台如此吩咐，便十分用心造了一个大大的坟墓。后来屠知县娶一位夫人，连生三子，因梅学士有言，遂将第二个儿子过继与书童，取名叫做王天锡，续了他一世香烟。那屠知县因有了儿子，八九岁便请西席朝夕攻书上进，连天赐也成了科名，此后来事不提。

再言梅巡按巡视各省已毕，便将各官编成了一册，取路进京复命缴旨，非止一日。那日来到长安，端候天子临轩，不知见驾有什么本章，且听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赐完婚洞房花烛 大加封赠庆团圆

词云：

李白桃红生意浓，春光明月映雪梅。两家好似喜相逢，鸾凤叶，瑞气霭重重，相同双喜又。喜恩下九重，便从今，罗幅绣帟闹春风。雀屏开，女婿便成亲。

诗曰：

好比凄凉梦一场，悲哀离合是堪伤。

天公不负忠良后，富贵荣华姓字香。

话说良玉巡访已毕，进京复命。是日，皇上临轩，众官员朝参已毕。于是，出班将册籍本章呈阅，圣上看了龙颜大悦，道：“卿家如此勤劳，不负朕委托之意，正是可喜，着升卿为太子少保太和殿大学士，卿所呈册籍，着即发往吏部阅视。按册贤否优劣即行升拔。”梅良玉谢恩，天子道：“卿劳王事，未曾完婚，朕今命钦天监速择吉期，与卿团圆。”于是，袍袖一展，群臣各散。

良玉回转府第，与夫人相见，备说屠申已放县令，嘱其照管书童坟墓。又道：“天子十分隆重，升了相位。”夫人大喜，又将皇上命钦天监，择吉完婚的话说了一遍。次日早，换了宰相服色上朝谢恩。只见钦天监奏道：“遵择三月初三日，黄道天恩下降之期。”天子大悦，便传梅璧、春生面谕：“朕已择定三月初三日。黄道之日，朕亲于五凤楼看二卿迎娶之喜。”又召陈、邱、邹三公面谕：“卿等儿女大事，朕当为举助香奁嫁妆，以为耀目之壮观。”于是，众官各谢隆恩而散。

良玉谒同僚今日正闲暇，打道到了各处拜望。邹、陈二府因吉期已到，便不好入后堂相见。只听前厅一茶而别，转到冯公等与母舅处到十分畅叙一番。陈春生以在京为官，俱要一一相见，不必细说。

光阴易过，早已是三月初旬。天子命司礼并赵公公押送两份赏赐。梅相府堂中是：蟒衣一袭、玉带一围、明珠十粒、彩缎二十扛、如意一握、溪砚十方、湖颖千条、黄金五百两。

陈杏元小姐是：凤冠一顶、蟒衣一袭、宫剑一副、洋钏四联。

邹云仙小姐是：凤冠一顶、宫锦一袭、玉玩四方、宫香百匣。

陈都院府中是：大红朝蟒一领、金镶玉带一束、黄金彩银十盘。

邱云仙小姐是：凤冠一顶、宫蟒一袭、明珠数粒、玛瑙一方。

周玉妞小姐是：凤冠一顶、宫锦一袭、霞帔一领、宫香百匣。

赵公公领了御旨，送至府，少不得齐至午门谢恩。次日，又是吉期，天子率领百官，齐齐整整登楼观看梅陈二家迎娶。不一时，梅璧、春生都穿圣上所赐的朝服，执笏齐至楼前，山呼万岁。天子面谕道：“二卿，吉期良辰，可赴迎亲，朕当赐喜宴。”随命近侍各赐御酒三杯，两朵金花，一匹红锦。又着二班御乐，送二人跨马迎亲。二人谢恩出朝，唤齐乐人，梅璧这边打着宰相的职事，灯球火把，押着二乘彩轿，一路吹吹打打，炮响连天，俱奔邱府而来。

春生那边打的是中堂执事，又是自己都察院的执事。一路威威武武，灯笼火把，鼓乐齐鸣，俱至邱府而来。

原来，邱公一到京，就将杏元小姐送还陈府。陈公夫妇回。是日春生又

---

笏——古时君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狭长板或玉、象牙、竹片制成，以为记事之用。

要娶亲，又恐良玉两处奔忙，况小姐已拜在邹府名下，遂将小姐送到邹府。故此良玉同日迎亲，意奔邹府而来。到了邹府，新人双双迎入彩轿。此刻，邹府已将陈公夫妇请来，良玉先将陈公夫妇四跪八拜，又拜谢邹公夫妇，全拜毕。陈公辞回，款待良玉前庭饮酒。邹公回后，打扮二位小姐不提。

再说春生押着花轿，来邱府请出邱公夫与妇，也是四跪八拜，又拜周奶奶妆扮二位小姐。不一时，已是吉辰。二位小姐上轿，春生辞谢了邱公。一路上吹吹打打，炮响喧天。春生白马红缨，在前面，随后两乘花轿，迎到五凤楼前。天子一看，龙颜大喜。不一时，周府云英小姐拜辞了父母，良玉辞谢了邹公。二位新人上轿，一路迎来，好不热闹。金鼓齐鸣，执事一对对排列，御乐引路，也奔五凤楼前而来。天子一见，一对新郎青年及第迎娶，十分可爱，又赐许多奇巧灯球，两处新人回府。果真是宰相都院娶亲，中堂尚书嫁女，动了全城众百姓争看，人人称羨，个个赞强。

梅府中，老夫人早已备下了两处的洞房；新人一齐进府，宾相赞礼，请出二位夫人。梅璧居中，先拜了天地祖先，又拜了梅夫人，四跪八拜方送入洞房。杏元小姐居长，在左边房，云英小姐居次，在右边房，梅璧在两处合卺已毕，忙出厅陪客。

陈府中也是两处洞房，周玉姐虽出贫民之家，因是患难中定的，却比邱小姐长一岁，故此做了原配，居在东边房内，邱小姐年幼，居在西边房内。进门同拜了天地祖宗父母，然后入房合卺。那厅前自有陈公陪伴宾客。于是，约了良玉换了朝服，入朝谢恩。

正是天子在五凤楼前饮宴，二人到了午门，黄门官启奏，天子大悦，召二人上楼谢恩，已毕，随命赐两个绣墩，二人旁坐陪宴。二臣谢宴坐下。天子道：“二卿，三朝之后，可率新人入宫，面见皇太后，朕当有赏。”二人领命，天子又饮了几巡，便着内使缴宝炬金莲送二卿归第。二臣又谢过了恩。天子起驾回宫。二人回转府第，又留近侍并家内朝臣筵宴，饮至初鼓，众官方散。近侍回署，梅宰相才入中堂，上到洞房，少不得前一日与杏元小姐成亲。次日，方与云英小姐完姻。陈府中，春生亦是如此，先一日与周玉姐成亲，次日，与邱小姐全其夫妇之情。

一宿晚景休提。次早，良玉先至陈府谢亲，然后又到邹府谢恩。春生也到邱府谢亲。已毕，不觉已是三朝。两家俱拜过天地父母，良玉带了陈小姐、邹小姐，春生带了周玉姐、邱小姐一同入朝，各依品级拜谢天子龙恩。天子俱命平身，命内使老公公率领四位小姐入宫，朝见太后娘娘，俱各留宴。宴罢，辞出，又赏了许多珍奇异宝、古玩珍珠，着内监送出，各归府第。

次日，梅府中便请了各位夫人，又请陈夫人、二位小姐陪侍。二位小姐、邹奶奶内堂会亲筵宴。却说梅夫人，二位小姐陪侍。外面是陈公、邹公、邱公、冯公、党公、春生等俱是良玉陪伴，内外两处开场演戏，鼓乐齐鸣，大家尽饮一场而散。次日，陈东初府中也是请客，也是请的各位夫人、小姐并各位老爷。两处排场演戏饮宴，然后邹府、邱府次第而请，朝欢暮乐，天下太平。天子每每追悔前用卢杞屈害了不知多少忠良，今日冯、梅、陈三人兼且秉性忠心，为国辅佐，皇上朝野肃静，人民安乐。那一班原是忠良更加了

---

合卺(j n, 音仅)——成婚。卺是瓢，把一个瓠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来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

三朝——旧时指结婚，生子或死亡的第三日。这里指三天以后。

十分忠正廉明，就连往日卢杞那些官员也化得清良也。正是：君正臣贤尧舜日，万民乐业保安康。

后来，梅璧夫妻三人寿至古稀，陈杏元连生三子，邹云英也生三子。陈春生与两个夫人俱寿过八旬，周玉姐连生二子，又生一女，邱云仙也生二子。两家俱世代联姻，至今门第联芳。良玉见邱公无后，将邱小姐所生承继一子，邹公已续香烟。邱公与周奶奶也皆无后，陈春生也将二位夫人所生的次男承继。两家后来俱科发甲出仕，皇家天子见陈公年老，将春生袭了父职。内阁办事随使东宫，太子以师礼待梅、陈二公，也是忠良护阁，方有这等宠眷荣华。后人看到此处，不免嗟叹可羨，有四句诗词赞两家有缘相遇，夫妇团圆。正是：诗曰：

宿世姻缘非偶然，百年情谊两牵连。

夫荣妻贵同偕老，留与人间作话传。

金云翘传

[清]青心才人 编次

## 第一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

词曰：

薄命似桃花，悲来泥与沙，纵美不堪惜，虽香何足夸。东零西落，知是阿谁家。想到伤情，  
伤情眉懒画。只落数翻惆怅，几度咨嗟。呀呀，不索怨他。从来国色招人妒，一听天公断送咱。

右调《月儿高》

这一曲《月儿高》，单道佳人命薄，红粉时乖，生了绝代的人色，不能遇金屋之荣，反遭那摧残之苦。试看从古及今，不世出的佳人，能有几个得无破败！昭君色夺三千，不免塞外之尘；贵妃宠隆一国，难逃马嵬之死。飞燕、合德，何曾令终；西子、貂蝉，徒贻话柄。这真是造化忌盈，丰此啬彼。所以李易安末年抱怨，朱淑贞晚节伤心，蔡文姬悲笳哀咽，尤为可怜。大抵有了一分颜色，便受一分折磨，赋了一段才情，便增一分孽障。往事休题，即如扬州的小青，才情色性无不第一。嫁了恁般的呆丈夫，也折得够了。又遇着那般的恶妒妇，生生活活直逼立苦杀了，岂不可伤，岂不可痛！正惟可伤可痛，故感动了这些文人墨士，替他刻文集，编传奇，留贻不朽，成了个一代佳人。谁人不颂美生怜，那个不闻名叹息！若令小青不遇恁般狼毒的女平章，稍得优游于小星之列，将愁云怨雨化为雪月风花，亦何能留传不朽哉！大都玉不磨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非惟小青为然也。凡天下美女，负才色而生不遇时，皆小青之类也，则皆可与小青并传不朽。我如今再说了一女子，深情美色，冷韵幽香，不减小青。而潦倒风尘，坎坷湖海，似犹过之，真足与小青媲美千秋也。

话说北京有一王员外，双名两松，表字子贞。为人淳笃，家计不丰。室人京氏，颇亦贤能。生子王观，学习儒业。长女翠翘，次女翠云，年俱妙龄。翠翘生得绰约风流，翠云则性甘宁淡。俱通诗赋。翠翘尤喜音律，最癖胡琴。翠云常谏道：“音乐非闺中事，外人闻之不雅。”翠翘道：“吾非不知，但性喜于彼，不能止也。”尝为《薄命怨》，谱入胡琴，音韵凄清，闻者泪下。曲终有云：

怀故国兮，叹那参商；悲沦亡兮，玉容何祥。姐妹固宠兮，一朝俱死；束昏不令兮，奉先灭亡。侯门似海兮，萧郎陌路；失身非类兮，茂林争光。为郎憔悴兮，及尔同死；离魂情重兮，浅唱低觞。死负父尸兮，生代父死；宠衰纨扇兮，尔生不昌。有始无终兮，悲乎失侣；门前冷落兮，老大谁将。今古红颜兮，莫不薄命；红颜薄命兮，莫不断肠。我本怨人兮，乃为怨曲；谁闻怨曲兮，谁不悲伤！

按下翠翘胡琴之妙，且说里中有一富家秀士，姓金名重，表字千里。胸藏万卷，学富五车。抱子建七步之才，赋潘安三都之貌。年方弱冠，梦想好逑。闻得翠翘精擅胡琴，且通诗赋，每每思慕道：“何物老姬生出如许尤物！即使异代他乡，尚欲求之寤寐，何况当吾身吾里，若不求他一晤，岂不当面错过！”因多方以伺其出入。

一日清明，王氏合家扫墓，就借此踏青。翠翘同弟王观、妹翠云各处闲

平章——元代之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为地方高级长官。简称平章。明代犹沿袭，不久即废。

参商——参星和商星。这两个星宿不同时出现在天空中，因此常用来比喻相隔遥远不能见面。

觞（shāng，音商）——古代称酒杯。

寤寐（wù mèi，音悟妹）——睡醒后假装睡着。

行。忽行到一个流水溪边，看见一座累累孤冢，因对王观道：“兄弟，你看此坟，山黛列眉，树烟绾髻，甚是幽雅，怎无一人来替他祭扫？”王观道：“姐姐原来不知，此乃本京第一名妓刘淡仙之墓。他在时才名卓越，倾动一时，后死之日，其鸨母不仁，就要将他委之沟壑。幸遇一远客，慕名来访，见他已死，因哭道：‘淡仙淡仙，我和你好无缘也。生前既不能亲偎色笑，死后收尔骸骨，也不枉了一段因缘。’遂买了一具棺木，备了一副衣衾，将淡仙收葬于此地。这乃无主孤坟，有甚人来替他拜扫。”翠翘听了叹息道：“可怜可怜。生做万人妻，死是无夫鬼，红颜薄命，一至于此。恰好我与你遇见，且上前看那碑记是怎么写的。”三人转过一湾流水，半扇小桥，见四壁藤萝，一堆古墓。那碑上青苔都已长满。翠翘上前拂草细看，依稀仿佛，认出是校书刘淡仙墓。因长叹道：“淡仙淡仙，你生前何等繁华，死后怎么恁般寂寞。我王翠翘与你才色相亲，本该奠你一杯才好，却又不曾带得酒来。也罢，我题诗一首，少致悲情，九泉有知，也不辜我王翠翘一种热肠也。”因折竹枝，插于墓顶，祝道：“香魂不断，应解依人。刘淡仙，刘淡仙，我翠翘今日吊你，你须听者。”乃撮土为香，倒身四拜。拜罢题诗一首道：

色香何处也，凭吊痛心哉。

明月冷鸳被，暗尘封镜台。

玉虽黄土瘞，名未白云埋。

尚有如澠酒，无人奠一杯。

翠翘题罢，凄然泪下，情殊不胜。翠云、王观道：“姐姐好没来由，我与你行春到此，遣兴陶情，为甚朝着古墓下泪？又非亲知故旧，也忒杀情深了。”翠翘道：“妹子、兄弟不是这般说，红颜无主，从古皆然。这刘淡仙生来难道就是妓女！也是事到其间，落了火坑。前船后船，安知你我不是他再来人。况人生在世，这生老病死是躲不过的。而最可怜者，无如美人。你看古来的那些女子，如西施，如贵妃，能有几个得善始善终的。思及于此，不觉睹物伤情，心灰肠断耳。”王观道：“姐姐好笑，一发讲远了。此乃荒墓，阴气凝重，不宜久坐，去了吧。”翠翘道：“既要去，待我辞了淡仙再行。”复向墓前嘱道：“淡仙淡仙，我要去了。你若有知，显个灵儿我看，也不负了我王翠翘这段情痴。”言未毕，只见墓后卷起一道西风。悲凄惨淡，呜咽哀号，山摇水沸，树振草啸。忽喇喇金戈铁马，昏惨惨天暗云淡，急不能睁定眼。王观与翠云甚是惊慌。那风卷到翠翘身边，周身三匝，倏然而散。翠翘道：“淡仙是好阴灵也，果然不负我王翠翘的知己。”王观、翠云一齐道：“我说这里阴气重，早些去，只管恋着这坟咕咕啾啾，这阵风好不怕人。还不快去，还要在这里做甚么！”翠翘笑道：“那不是风，是刘淡仙显灵与我看，我还要题诗谢他方去哩。”王观道：“他死也不知死了多少年，若恁般灵应，他倒成菩萨了。”翠翘道：“死者躯壳，不死者精神，精神千古犹存。你读书人岂不知‘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的说话？你不信，我替你跟那风看来踪去迹，定有影响。”王观道：“我是不

---

冢(zhǎng, 音肿)——坟墓。

瘞(yì, 音衣)——掩埋，埋藏。

匝(zān)——匝，周，圈。

倏(shù, 音舒)然——极快的样子。

信，大家也寻一寻看。”只见苍苔上一路半明不灭的履印，自西而东，隐隐约约，到墓而灭。王观、翠云看了，方才骇然，急催翠翘起身。翠翘道：“莫忙，如此灵感英魂，我还要做首诗辞他方去哩。”遂取头上钗儿，将吊诗并慰诗都刺于树皮上道：

西风何忽起，阵阵使人哀。  
惨切如含怨，凄清似有怀。  
乘鸾疑乍去，跨鹤讶重来。  
不断香魂处，苍苍履印苔。

翠翘刺毕，尚留连不舍。忽见一书生，飘巾彩服，骑马远远而来。王观认得是窗友金重，不知他有意跟寻到此，恐怕撞见，忙对翠翘道：“金家哥哥来了，快些回避。”翠翘听了，急抬眼，已看见那金生风流倜傥，雅致翩跹，乘马将到墓前，因与翠云敛迹墓后。那金生走到墓前下了马，见王观只作无心，反说道：“海望兄，为何也在这里？我慕刘淡仙高致，到此一游，不想遇着仁兄。适才二位女客，是甚亲眷？”王观道：“就是家姐。”金生道：“原来是令姐。通家兄弟，没有个不接见之礼，烦兄通报，小弟候见。”王观辞之不得，只得到墓后对翠翘、翠云说。金重随步跟来，翠翘避之不得，遂同妹相见金生。致恭而退。但见翠翘眉细而长，眼光而溜，容如秋月，色似桃花，逸致翩跹，鸿惊龙游，不足喻也。翠云精神静正，容貌端庄，明眸皓齿之外，别有一种丰采。未可以摸拟得也。金生神为色夺，暗暗销魂道：“这相思索害也。”又暗暗立誓道：“我不得二女为妻，终身不娶矣。”因碍着王观，不好久留，只得辞别先行。王员外亦着人来接翘、云上轿回家。

到了家里，翠翘与翠云道：“这金生例也有趣，怎么也晓得去吊刘淡仙？”翠云道：“只怕不是淡仙，还是来看二乔。”翠翘道：“这也想当然，但我看那生风流倜傥，大雅不群，自是士人中俊彦。”翠云道：“姐姐既看得中意，何不赘了他，带挈小妹也风光风光。”翠翘道：“男子生而有室，女子生而有家，虽是方不得的，但姻缘前定，婚姻牒不是摩尼珠，怎能必得采。今日我替你同遇他，知道是我的姻缘，还是你的姻缘？则索听那月中人主张。若论此生举止端详，若非金马客，定是翰林才，你姐姐德相薄，只恐承受他不起。我看妹妹福德胜我十倍，可称美对。且此生既见你我，定寻奇计相晤，你我当以正遇之。盖女人之身，重之则泰山，轻之则鸿毛。白璧青蝇，关系终身，不可不慎也。”翠云道：“姐姐也忒沾枝带叶，我不曾说得一句，姐姐便缚头缚脚讲了一篇。”翠翘道：“我是正经话，妹妹怎生倒恁般说，你难道不要嫁丈夫？”翠云把脸一红，走去睡了。正是：

难将我意同他意，  
未必他心似我心。

不知翠翘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履(j, 音鸡)印——木头鞋留下的印迹。

俊彦——才智过人之士。

挈(qiè, 音怯)——举，提。

## 第二回 王翠翘坐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遥定同心约

词曰：

流落等飘烟，东西实可怜，背影偷弹血，逢人强取怜。情怀恁的，有甚风流话。旧谱难翻，难翻弦屡变。那更宫商错乱，寂寞转添。天天，待制新篇。青楼朱箔知音少，辜负潇湘一段缘。

右调《月儿高》

话说翠翘见妹子去睡了，因暗想道：“女儿家恁的性情，我这话也不叫冲撞你，就把金生配你，也不叫玷辱你。妹子妹子，你这样装乔怎么，我还怕福薄嫁慳，承受他不起。”因辗转无聊，起看夜静如，天空似洗，不禁情怀，漫题一绝道：

天空净迥无尘，宛似冰壶坐玉人。

若有多情勤问讯，别来无恙只伤神。

翠翘题罢，情思不快，隐几而卧，朦朦胧胧。忽见一女子走近前来道：“翠翘姐姐，如此春光，怎不去问柳寻花，却在这里打盹？”翠翘忙整衣相迎，见那女子淡妆素服，杏脸桃腮，袅袅婷婷，宛如仙姝，不减神女。各道万福坐下，翠翘道：“有劳光顾，未及远迎，多有得罪。请问娘行，珠宫何处，因甚降鸾？”那女子道：“流水桥边便是妾家，姐姐已曾到过，怎么就忘了？妾今日在断肠会上道及姐姐的高才，并姐姐的芳名，断肠教主甚是欢喜。又知是会中人，因命妾将断肠题目十个，送与姐姐题咏。姐姐快些题了，待妾好送入断肠册去。”翠翘道：“这断肠教主在那里，可容我去参见吗？”那女子道：“姐姐此时不必细问，他日自明。”因取出十个题目，递与翠翘。翠翘接了一看，却是《惜多才》、《怜薄命》、《悲岐路》、《忆故人》、《念奴娇》、《哀青春》、《嗟蹇遇》、《苦零落》、《梦故园》、《哭相思》十样。翠翘道：“真好题目，待我题去，倘能在断肠册上挣得一个状头，也不负我王翠翘平生才调。”因滴露研墨，舒纸展豪，笔不少停，裁成回文十道。词云：

惜多才

惜多才，鸳笺不忍裁。合欢年年为人谱，自身只把相思捱。相思捱，惜多才。

怜薄命

怜薄命，夜夜成孤另。金屋常闻贮阿娇，偏咱一面难侥幸。难侥幸，怜薄命。

悲岐路

悲岐路，羊肠苦难度。路艰未若奴心艰，一折差时千折误。千折误，悲岐路。

忆故人

忆故人，眼见白头新。何曾昔宿云霄上，认得平生车笠真。车笠真，忆故人。

念奴娇

念奴娇，对镜顿魂消。我见犹然频叹息，怎教红粉不相嘲。不相嘲，念奴娇。

哀青春

哀青春，娇花似美人。正是上林春色好，愿祈风雨润花神。润花神，哀青春。

嗟蹇遇

嗟蹇遇，好梦都醒去。非是逢人便乞怜，只因不识朱门路。朱门路，嗟蹇遇。

苦零落

---

《嗟蹇(ji n, 音简)遇》——词牌名。

状头——即状元。

苦零落，一身无处着。落花辞树自东西，孤燕失巢绕帘幕。绕帘幕，苦零落。

梦故园

梦故园，归魂谁肯援。松菊旧庐都不识，白云芳草默无言。默无言，梦故园。

哭相思

哭相思，硬硬已多时。心痛有声吞不住，情深放吐 忽伤悲。忽伤悲，哭相思。

翠翘题毕，递与那女子道：“幸不辱命。”那女子接了一看，道：“好词，好词。字字含心恨，声声损玉神，外若不假思索，内实呕出心肝矣。入在断肠册中，应为第一。教主候久，妾身要去了。”翠翘道：“既承垂盼，定有情缘。忽尔言旋，情缘又安在？况今此一别，未识何时再会。苟非无情，将何遣此？”那女子道：“姐姐情深，妾怀不薄，钱塘江上走来相晤。”言毕抽身往外走，翠翘要赶去留他，忽被风敲铁马，铮的一声惊醒，却是一梦。只见月明如昼，花影参差，正是三更时分。翠翘惊讶不已，定定神，回想梦中的那些诗词，句句分明，只不解那女子是谁，反得沉吟，顿然大悟道：“是了，那女子说住在流水桥边，我日间在刘淡仙墓上见一湾流水，半扇小桥，不消说定是他的精灵也。以我题词，揆 彼言语，我是个断肠部中人无疑了。红颜无主，白面缘慳，金生金生，怕我和你无缘也。”又想到：“他曾说一句钱塘江上，此身尚不知如何结局，怎么妄生他想。”不觉掉下泪来。

王妈妈见女儿不去睡，不知他因甚事，拿了灯盏上楼来。看见翠翘不言不语，半醒半梦，清汪汪两泪交流。妈妈吃了一惊，恐他着魔，忙说道：“翠翘儿，夜深人静怎不去睡，却呆坐在此？”翠翘半晌无言，但凝眸熟视。忽一声长叹道：“娘，你女儿没甚好结果了。”妈妈道：“我儿，好端端怎说这不祥邪话？”翠翘道：“倒不是邪话儿，因玩月神倦，隐几少息，梦见一女子自称是断肠教主那里来的，叫女孩儿题断肠吟十首，临行又说钱塘江上再会。我想女子不嫁，不出乡里。钱塘乃是越地，相隔不啻 数千里。他乃断肠会上之人，与我相会有甚好处，莫不你女儿也是断肠部中人也？”言讫，神情恍惚，泪流满脸。妈妈宽慰道：“痴儿，梦随心生，心随念起。你兄弟说你日间在那刘淡仙墓上十分留连，故睡着有这样梦，那里作得准。我扶你去睡了吧。”方扶之而去。正是：

性苦味方苦，思深愁始深。

猿声在何处，先有断肠心。

按下翠翘情痴不题。且说金重自见二女回家，经史懒观，茶饭少进，终朝痴坐，彻夜无眠。只思想要与二翠一面，再无计策。这一日忽然想道：“似这样天各一方，虽有机缘，何能凑巧？须到他左右前后，觅得一所房子，只说要做书房，住下打探，或者天可见怜，有些消息，便可图矣。”算计定了，因央人千方百计在王氏宅后，觅庄衙揽翠园一所。金重得知大喜道：“园名是揽翠，则二翠之事不卜可谐矣。”遂忙忙立刻收拾到园，只见那园中：

怪石嵯峨，古松森秀，奇花烂漫，瑶草芳菲。牡丹亭坚对蔷薇架，金线柳低挂碧桃花。流觞曲水，不减兰亭；修竹茂林，尽堪修禊。中厅三间，名曰挹青；后楼一座，扁名来凤。轩

---

放（b n，音班）吐——即发出、吐诉之意。

揆（kuí，音奎）——推测揣度。

不啻（chì，音赤）——啻，只；不啻即不只。

禊（xì，音细）——禊，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

挹（yì，音义）青——厅名。

后假山，势若插天；厅前怪石，形如卧虎。

园中景致虽佳，金生也无心赏玩，只捡贴王氏的一间阁中住下。每日或仰面观瞻，或垂头思忖，但惆怅于东墙之下。不觉一住月余，只恨不能与二翠一面。欲待放下，却又思相他，转眼送情，侧身寄恨，心不能甘，情不能已。

这日也是愁神合生，信步走到假山上遣。只见红英半落，绿荫渐成，枝头好鸟引人观听。金生一片痴情，正无所寄，忽见一株碧桃最高枝上斜挂一物，金光灿灿，翠色夺目。金生定睛细看，象似一股金钗，暗惊道：“此非闺阁，安得有此？”因此取竹杖挑下，再看时，果是一枝点翠的金凤钗儿，制造甚是精巧。暗忖道：“金质翠妆，自是美人宝物，莫非就是他二人的？不知因甚遗落在此，定有人来追寻，今喜落吾手，大有机缘，且收藏好了，再看光景。”因欢欢喜喜在假山下探望。

探望了两日，忽见墙头上树荫里，隐隐约约象有个美人窥看一般。金生心知是了，恐怕失去机会，忙取出金钗拿在手中，在假山前走来走去的卖声道：“好枝凤钗，不知是那家美人失落的，未免追求，要送还他，却又不见有人找寻，无门可入，奈何奈何！”高高说了两遍，忽听得墙头有个女子羞羞涩涩低声说道：“那钗儿是奴家误失的，君子既有此好心，可还了我吧。”金生忙答道：“原是邻家姐姐之物，理当送还。”因抬头，指望微窥其面可是二翠，不期那女子心灵，早影一影闪在半边，不与你看见，止听得他又低说道：“郎君若肯见还，感激不尽。”金生见他躲躲藏藏，因哄他道：“既是姐姐之物，怎敢不还。只是也要姐姐细看明白，方无差错。”那女子隔着墙又说道：“是一只金凤钗，银脚点翠，上有三颗宝石，九粒珍珠，不消看得。”金生道：“说来果然不差，理该送还。也须面交，便看看何妨。”那女子俄延半晌，没奈何，只得露出半身，打了一个照面。金生看见正是翠翘，不觉喜动眉宇，忙仰面举手，笑嘻嘻说道：“这钗儿原来便是王家姐姐遗失的，我金重是那儿的造化，拾得在此，却得借此又见姐姐芳容，真侥幸也。”翠翘已知是金重，也暗暗欢喜，因回说道：“金家哥哥，怎反如此说，还是小妹的造化，恰遇哥哥拾得，肯许见还。这段高义，何以图报。”金生道：“金钗能值得几何，还钗怎算得造化，要姐姐图报，只是小生拾此金钗，一片苦心，要求姐姐见怜。”翠翘道：“小妹失钗，只为贪摘桃花，忽被抓去，何曾有意。就是哥哥拾得，料亦出于偶然，有甚苦心要小妹怜念？”金生道：“正为得铁失铁，同出无心。而因钗得失，忽然会面，岂非天缘。论起来，姐姐闺秀，小生路人，本不当轻言唐突。但恐天缘不再，会面甚难。小生这一段拾钗苦心，只得要直说了，万望姐姐勿罪。”翠翘道：“拾钗苦心，妹所愿闻，哥哥不妨直说。”金生道：“得罪了。小生虽不才，反侧好速，不啻性命。久闻姐姐胡琴绝世，恨不能一见仙姿。怎奈缘慳分浅，依依此情有日矣。前邀天幸，得睹容光，遂令仰慕变作相思。但恨身无彩翼，万不能飞傍妆台，费了千思万虑，方能谋居于此，得以痴望东墙。又朝朝夕夕，痴望到今，方能拾此金钗，以见姐姐。由此想来，则拾此钗岂非苦心乎？望姐姐可怜，怎生发付？”翠翘听了不觉两脸通红，半晌不能言语。忽叹道：“哥哥怎如此多情，但妾女子也，虽有怜才之心，怎敢自主。承哥哥至爱，易既未婚，女亦未字，何不图百年谐老计乎？若夫因爱生情，因情失足，则非妾

所知，亦非妾所愿也。”金生道：“明谕顿开茅塞。姐姐既许谐老，小生之愿遂矣，何敢复作不肖之念乎！但求一订盟，以慰渴慕。”翠翘道：“郎心如玉，妾意如金，虽不设盟，又谁渝之？”金生道：“盟以申好，又何伤乎？”翠翘道：“郎欲如此，妾安敢强辞，请以异日，今立久恐有人来，还妹钗儿去吧。”金生大喜道：“墙高人矮，不能递钗，我去取件接脚物来。”因回入房中，取银串一双，白银五两，汗巾一帨；又持一小梯，到假山直接墙头，与翠翘对面，献上金钗并礼物道：“微末不腆，聊为贄见。”翠翘满脸通红道：“钗敢领去，厚礼决不敢受。”金生道：“予实表真意，卿何作套辞。”翠翘笑而受之，因以手中金扇，袖内锦帨答之。忽闻人声，两两走散。

金生自此心快神怡，回到凤来轩中，书童烹茗消渴。晚来一盏孤灯，千种情思。书也不看，香也不烧，跏坐胡床，模想翠翘丰神。忽一阵西风，吹得窗纸儿淅淅沥沥，有如环佩之声。金生出神过度，只道美人来也。既觉其非，自笑自喜。

按下金生留连思慕不题，且说翠翘归到阁中，暗想道：“金生好情深也，我王翠翘一腔热血，今日遇知音矣。”仰见雾气当空，天清不染，树声入牖，月影穿窗，感遇金郎，喜而不寐，因成一律，诗云：

女子芳香路，儿家认得真，

名花欣顾影，娇鸟怕亲人。

自分伴明月，谁思际好春。

从天忽有美，一语已终身。

题毕，以素绢书之，欲觅人寄与金生。正是：

全凭尺素传心事，

漏泄春光到客台。

不知翠翘怎生寄书，且听下回分解。

---

帨（shuì，音税）——古时的佩巾，像现在的手绢儿。

跏（ji，音加）坐——盘腿而坐，脚背放在股上，是佛教徒的一种坐法。

牖（y u，音友）——窗户。

### 第三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

词曰：

冷语怕黄昏，凄凄独闭门，展转愁无寐，酸辛泪有痕。单衾薄枕，谁共又谁温？任他好事，好事消磨尽。只索挑灯倩影，厮伴香魂。君君，那个承思？笑从翡翠帘帘出，香在芙蓉小殿焚。

右调《月儿高》

话说翠翘对景怀人，写了一首情诗，要寄与金重，匆匆不得其便。捱了几日，恰好王员外要带领妻女并儿子到至亲人家去上寿，翠翘探知，托病不行。候父母弟妹出门之后，忙收拾下几味佳肴，一壶美酒，先自到后花园来，要寻见金生，致谢前日还钗公案。方上墙头，只见金生早已在那里痴望。一见了翠翘，便连连跌足道：“狠心人怎不顾盼杀小生也？”翠翘道：“岂不知郎君情切，然妾非狠心，奈父母姊妹形影难离。”金生道：“卿知我苦，虽死甘心。但今日怎敢大胆至此？”翠翘道：“喜今日合家俱去上寿，妾托病不行，故能遂心再晤，以谢前日之惠。”金生连连致谢道：“多承费心，多承费心。”因取梯直上墙头，两人覷面，恍若遇仙，快不可言。

翠翘因取出前诗，付与金生道：“一时情见乎词，非敢云诗，望郎略去诗词，见予情之所在可也。”金重看了一遍，惊喜欲狂。再看一遍，不觉津津叹羨道：“姐姐怎有如此才华，真令人快杀。此诗可谓花落无言，人淡如菊，已造绝顶，叫小生钳结不能替一词。至于一片深情，桃花潭水不足喻也。”翠翘笑道：“诗也未必甚佳，只怕郎君还是爱妾推爱于诗，故如此见赏。这且丢开，还有一事相商。”金生道：“何事？”翠翘道：“妾治一樽，欲与郎君作竟日谈。恨墙高人隔，咫尺一天，如之奈何？”金生大喜道：“芳卿有此美意，何不逾墙而过？书室无人，尽堪浹洽。”翠翘道：“不可，彼此只有一梯，立足攀援，万一有失奈何？我闻此园本是一家，后以假山隔绝，分为二宅。我想幽僻疏略处，定有相通之隙，我与郎君入洞中细察一番，或可穿凿，强似越险多多矣。”金生道：“言之有理，我们就下去寻。”寻到一处，微有小孔，透些亮光，彼此看得见。只有碎石几块，叠断下露。二人因大喜道：“蓝桥不远矣。”金生因取个铁如意，在亮处着实一连几勾，浮泥松动，淅沥下响，连草连泥脱将下来。早露出一个大缺来，可以屈身而过。金生等不得，才钻了过来，就去偎抱翠翘。翠翘拒之道：“六礼未成，怎便作此轻狂之态！郎若如此，妾不敢复见矣。”金生道：“业已蒙许为夫妇矣，此夫妇所不免，何轻狂之有？芳卿既诺之，又拒之，莫非心变？”翠翘道：“非变也，有说焉。妾思男女悦慕，室家之大愿也，未心便伤名教。只恨始因情重，误顺良人，及至联姻，已非处子。想将来无限深情，反出一场大丑，往往有之。此固女子不能自爱，一开男儿疑薄之门，虽悔何及！崔、张佳偶也，使其始莺娘有投梭之拒，则其后张生断无弃掷之悲。正其始，自能正其终。惜莺娘轻身以媚张生，张生身虽昵之，心实薄之矣。人见生之弃莺，在游京之日，而不知实起于抱衾之时。再来相访，欲免羞郎之悲，乌可得乎！卓氏私奔，难免白头之叹。西子归越，且遭沉溺之悲。此实女子有以自取之，与良人无与也。愿郎以终身为图，妾以正戒自守，两两吹箫度曲，玩月联诗，极才子佳人情致，而不堕淫妇奸夫恶派。前人不必有其迹，后人不必要效其尤，则吾二人独踞一度，作万古名教风流榜样，岂非极可传可法之盛事乎！”金

生感叹道：“久慕乍逢，岂不思窃取芳香。今闻正教，只觉桑濮化作河洲，钻窥皆成反侧，令人不敢生爱而生敬，虽然多情而无愧也。今既承说明，断不敢复萌邪念。可同到敝馆，畅叙片时。”翠翘道：“既要去，待妾携了酒来，与郎君作扑蝶会。”金生道：“极妙，但须快来。”翠翘点首而去。

须臾，挈一壶一盒而来，金生接着，同翠翘逾垣过缺来。翠翘问：“可有馆童？”金生道：“自见芳卿，悉遣去矣。”遂同入来凤轩。翠翘见左图右史，壁剑床琴，甚是清楚。因说道：“好个洒潇书斋也。”金生道：“独不念闷杀读书客么？”翠翘道：“如今也可不闷了。”金生道：“还有一些儿，若得闷怀开，除非丹桂嫦娥。”翠翘道：“丹桂自是郎君分内事，嫦娥天边，岂易得也。”金生道：“吾实指活嫦娥言，岂妄作天边虚想。”翠翘道：“嫦娥吾安敢比，但冰心玉洁，似不相让耳。”金生道：“待我借花献佛，斟一杯，问嫦娥可曾裁就绿罗衣？”因递与翠翘，翠翘接饮道：“荷衣已就，惟待时奉君也。”饮毕，也满斟一觞复金生道：“权以此酒当奴巾栉。”金生双手接了道：“承赐琼浆，愿卿同寿。”对饮甚欢。金生因出素所题咏，请教翠翘，翠翘看了道：“锦心绣口，自是一代名儒，不知奴家可有福消受否？”金生道：“我与卿已定盟矣，何又作此冷语，莫非又有别疑乎？若有二心，狗彘不食吾余。”翠翘道：“妾非疑郎，记妾幼时曾遇一相士，他道妾一代才情，千秋薄命，纵有平子之功，不免西江之恨。前日踏青回来，又梦刘淡仙叫我题断肠十咏。这等梦兆，恐未能招郎君恁般夫婿也。”言毕泪下。金生沥酒誓道：“我金重若不得王翠翘为妻，有如此酒。”翠翘忙收泪道：“妾过矣，今日与君乍会，怎就谈断肠事！”乃洗盏更酌，传罍飞觞，甚觉快乐。忽见壁上一幅山居图，未有称题。翠翘道：“此画甚佳，何无题咏。”金生道：“此小生新做家笔意，尚未标目。芳卿有兴，为我增色何如？”翠翘酒浓情快，诗兴勃然，遂不辞道：“既是郎君所作，妾安敢藏拙。”因挥笔便题，诗曰：

面面山溪缭绕，村村花木蒙丛。

人在渊明记里，家居摩诘图中。

翠翘题完，金生欣赏道：“写作俱工，不减卫夫人。何物天工，产此异品，真令小生爱死乐死也。尚有小阳春图，自谓奇绝，亦未标目，并求珠玉。”翠翘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金生道：“多多益善，再何伤耶？”翠翘笑而从之。展开那图，见淡黄疏绿，甚是爱人，乃走笔一绝道：

十月轻寒叶未凋，淡黄疏绿短长条。

无情有态堪怜处，日角云头雨半腰。

金生看见翠翘题咏清新敏捷，极口赞赏道：“一字一珠，虽十五座连城不易也。而寄怀深远，更得画工未到之意，可谓愈出愈奇矣。”翠翘道：“称扬太过，君意殊深。”金生道：“草草虚称，予意未申万一耳。”翠翘道：“若如君意，又将如何？”金生道：“若如我意，除非金屋以贮婵娟。”翠翘道：“薄命妾，怎消受得郎君恁般情况。”金生道：“据我看来，芳卿原

---

桑濮（pú，音仆）——指男女幽会的处所。

巾栉（zhì，音至）——巾和梳子、篦子等盥洗用具。古时妻子捧着这些东西来侍候丈夫盥洗。

彘（zhì，音至）——猪。

罍（jī，音甲）——古代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

摩诘（jié，音洁）——王维，字摩诘，唐诗人，画家。

来是天上神仙，暂谪尘寰，鰕生凡胎俗骨，得奉未光。虽焚香供养，犹恐不恭，岂但金屋贮之而已。”翠翘道：“感郎笃爱，镂刻五中，不知今生能补报得郎君恩山义海否？”因以身投入金生怀中，呜咽不胜。金生道：“常闻心坚石穿，你我志愿如斯，上苍自应矜怜，玉成乃事。”翠翘道：“造化盈，至于忌才忌美犹甚。君不见娇红之事乎？”遂蒙袂掩泣。金生道：“卿卿放心，余忝为男子，岂不能庇一女子，万一事变不测，当出生入死，以完夙盟，断不作薄幸人，辜负卿卿至情也。”因扶之就席，洗盏再酌。翠翘道：“日之夕矣，恐父母归来，看破不妙。”金生见说要去，便惨淡不能言。翠翘道：“妾亦不忍舍郎，但义有不可，时有未及耳。愿郎耐心以待合卺。”因立起身道：“倘饶天之幸，父母不归，当西窗剪烛，共消长夜。”金生暗然点头而已。翠翘再四安慰，方收拾壶盒回家。

金生送至假山，将欲回到王宅，俄闻敲门之声，金生遁回。翠翘藏过壶盒，连忙来开门，却不是爷娘，是亲眷家人来回说道：“员外、安人今夜不回，叫姑娘早早收拾关门睡了吧。”翠翘道：“晓得了。”关了门，暗喜道：“金生可谓有缘，剪烛之约当践矣。”复整理些酒肴，到后面从假山直抵金生书室。

此时金生隐几沉卧，翠翘因上前抚其背道：“襄王犹未醒耶，神女下阳台矣。”金生惊觉道：“醒耶，梦耶，其真翠卿耶，抑金重之游魂耶？”翠翘道：“虽然是醒，未心非梦，郎君须要认真。”金生道：“这等说来，则是睁眼梦矣。且问芳卿何以复能至此。”翠翘道：“侥幸父母不归，奴携酒与鱼，复游金谷。”金生听了大喜过望道：“酒且慢饮，芳时难得。况三星在天，正好订盟，盟毕欢饮未迟。”翠翘道：“盟则不可无章，请郎君执牛耳。”金生欣然不辞，遂走笔成盟章一道。

盟曰：

同心人金重、王翠翘，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谨心香一炷，水醴一卮，订盟于高天厚地之灵。切闻夫妇尚义，义在终身不移；儿女多情，情切死生无负。前时翘愿有家，重愿有室，怜才慕色，已深结乎同心；今日重虑其始，翘虑其终，沥胆倾心，敢言盟于异日。自盟之后，男期九死靡变，女誓一节终生。纵外来之盟，或有不测，而吾心之天断乎一定，苟渝其盟，神天共殛。

盟词曰：

结盟不结松与柏，松柏摧残留不得。结盟不结兰与竹，兰竹败怀谁结来。结盟不结石与金，石易烂兮金易沉。结盟不结山与海，山可崩兮海可改。结盟不结风与云，云散长空风不停。结盟不结花与月，花易残兮月易缺。结盟止结地与天，天地从无衰死年。天长地久不可问，此盟万古犹留传。某年某月某日，金重、王翠翘盟。

二人盟毕，翠翘满斟一杯递与金生道：“自今以后，一蒲一柳，非妾之身皆君之身也，甚无贻妾白头之叹。”金生道：“卿（勿）过虑，断不负盟

---

谪（zhé，音哲）——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职或流放。

鰕（zū，音邹）生——谦辞，称自己。

袂（mèi，音妹）——袖子。

忝（tiǎn）——谦辞，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醴（lǐ，音理）——甜酒。

卮（zhī，音知）——古代盛酒的器皿。

殛（jí，音即）——杀死。

以负卿。”亦斟一杯递与翠翘道：“今夕相对畅饮，为欢已极，但不揣尚有一过分之求，不知可能更邀垂听？”翠翘道：“除苟合之外，一惟郎命。”金生道：“未盟之先，且守卿谕，既已定盟，苟合之戒已闻命矣，岂敢乱之。所请者，闻卿胡琴之妙，能遏云生风，不识可能拜求一曲，以闻所未闻？”翠翘道：“胡琴乃儿家所好，何惜为郎君一弹，但此有限时光，言情尚忧不足，何暇及此。况胡琴在家中，去取又多一番起倒，请以异日何如？”金生道：“我非不知情至音生，岂受催迫，但思慕久矣。得闻片响，足慰平生。若胡琴，小生自有。”因忙忙取出，双手跪捧，递与翠翘。翠翘连忙扶起，笑说道：“郎君为此织指弦声，屈体于妾，不亦褻乎！”金生道：“屈体不过以表急情耳。倘怜此急情，肯为一弄，荣且不胜，何褻之有？”翠翘慨然道：“郎君钟情如此，妾死且不朽矣，何惜一弹。”因轻舒柔臂，转移玉轸，斜飞织指，拨动冰弦。初疑鹤唳，继讶猿啼，忽缓若疏风，急急如骤雨。再拨再弹，而音韵凄惋，声律悠扬，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金生侧耳倾听，狂喜不胜。有时飞襟危坐而愀然，有时点首赞美而欣然，有时感叹于心而默然。直弹至斗转参移，铜壶三滴，翠翘方罢弹，以告曲终。因说道：“为君情重，杂沓繁音，有污君子之耳。”金生道：“一字字更长漏水，一声声衣宽带松，正谓此也。虽土木偶人，闻之亦不禁唏嘘怍悼，况有情有才人哉！但声近凄惋，曲折皆牢骚不平之调。芳卿身居闺阁，顺适安常，似为不祥。愿卿此后勿复再弹，弹之恐断人肠而伤己心也。”翠翘道：“向读离骚，有感于屈子，漫成此调，习矣不觉。今承郎君正训，再不复弹矣。”因嫣然婉然，将胡琴付于金生道：“妾情尽于此矣。”

金生见翠翘星眼朦胧，红蕖映脸，如烟笼芍药，雨润桃花，情思不禁。因偎抱于怀道：“慈悲方寸，独不将一滴菩提以救焚原苦海，心何忍也。”翠翘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消自解自脱，何须问道于盲。”金生熟视翠翘不语，翠翘已悟道：“郎君又着魔了，妾非土木，岂故作此矫情之事。但义有不可，时有未及，今日之守，实为君耳。苟涉淫荡，君何取重于妾。”金生道：“古之烈女，亦有行之者，何独不可？”翠翘道：“妾以不可学古人之可，君以古人之谅妾之不可，始知妾之不可，乃所以全其可者大矣！女人之守身如守瓶，瓶一破而不能复全，女一玷安得复洁？他日合卺之夕，将何为质乎！彼时悔而疑，疑而不至渝盟者，未之有也。君念及此，即使妾起不肖之念，君方将手刃之，以绝淫端，乃先以淫诲妻子耶！”言方义正，说得金生冰冷，因起谢道：“卿言是也，吾不及多矣。”

忽闻鸣唱，翠翘道：“天色已曙，愿郎安息，妾不敢再留，恐父母归也。”金生道：“再停一停何如？”忽闻有人叩门，金生方忙送翠翘从假山归阁。正是：

一夜绸缪伤草草，霎时归去。

不知是谁叩门，且听下回分解。

---

斜（d u，音朵）——酌酒的器具，在此用作勺，即弹琴用的拨子。

蕖（qú，音渠）——荷花之别名。

#### 第四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 姻缘断而情难忘犹思妹续

词曰：

苦只为情多，情多苦奈何？宁受冤家累，怕遭恩爱魔，伤身值甚，痛杀是心窝。最恨风波，不容人好过，定使冤沉黑海，心死黄河。呵呵，臭名能作香名播，弃如铁骨磨。

右调《月儿高》

话说金生听得有人叩门，忙送了翠翘回去，方来开了门。忽看见书童慌慌张张来报凶信道：“二老爹死在辽阳，大老爹急要去搬柩，急急请大相公回去商议，即刻就要登程。”金生慌张了，因打发书童先回，忙钻过假山缺，来见翠翘。喜得翠翘未归，尚在后园。见金生道：“郎气哽神怆，其有意外之变乎？”金生道：“不幸叔父丧在辽阳，父亲促我同往，说行李俱已打点端正，今日即马首东矣。”因顿顿足道：“才得相逢，又早远别，我心碎矣。奈何奈何！”翠翘听了也吃了一惊，恐金生凄楚，转安慰道：“男儿志在四方，岂以妇女留连。但早去早回，不使妾望断衡阳，叨爱多矣。”凄然泪下。金生亦涕泣交横，不能仰视。忽书童叫门，又来催促。金生恐怕看见，掩泪而别。急回到家，鞍马行李已匆匆在门，只得随父往辽阳不题。

且说翠翘潜身看着金生去了，方才寻扇破门，将假山下缺洞遮了。回到香房，哽哽咽咽，不茶不饭，痴痴坐到近午。听得父母叩门，方开了接着道：“爹妈为何此时才来？”父母道：“我儿不好了，你姨夫家中住了两个丝客，不晓得他是响马，卖丝时被原主认出告发，咬定你姨夫是窝家。我同他吃了几席酒，只怕也要被他攀害。”

正说不了，忽七八个做公的闯入来，不由分说，竟将王员外父子一绳一个锁吊在柱上。道声搜赃，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厨房下，坑厕上，各处寻到。箱笼厨柜，是件打开，凡有可值数分者，尽皆搜去。王婆是拜寿回来，身上衣服新鲜，尽行剥去，钗环首饰一件不留。见翠翘、翠云衣服虽半旧，却是绸绢，也要来剥。翠翘发言道：“列位公差，拿去的物件也够了，那家没有妻女，怎么衣服也不留两件把人遮身！公门里面好修行，凡事留一线，不要做恶过了。”公人道：“姑娘莫要怪，我们奉官差来起赃。拿的东西，难道我们要得！少不得拿去见官，认赃不是，自然还了你们。”翠翘道：“那家不穿衣服，那家不吃饭，别物有记认，吃的米，穿的衣，难道也有记认的！你们只管拿去，我左右拼着命也要鸣一鸣冤，才辩得明白这桩冤屈。”众人见翠翘嘴硬，便道：“他们女眷随身衣服定不是贼赃，还他们穿吧。米也还他，好煮饭把我们吃。”可怜一个好好的人家，立刻变成冰山雪海。

王员外父子蓬头跣足，手肘脚镣，靠在庭柱上，被做公人百搬拷打。二女并王妈妈跪地哀哀求饶，那里肯听。打了一回，又骂道：“老贼头，小贼头，你不怕打，且试试绳子看。”因将王观一把拎将过来，去了镣肘，脱得精赤条条，露出嫩藕一般的皮肤，听他施为。一应捕将绳缚定王观二足大指，紧绑庭柱上。脚跟沾地，足指朝天。又将左右手大指通臂捆定，将绳头丢过屋梁，叫声扯，二三人用力一扯，早将王观脚跟拽得离地五寸有余。王观怎受得此刑，大叫一声死也，气绝昏死。慌得娘叫儿，姊叫弟，哀求苦告。王观才得苏醒，忽王员外大叫道：“不好了。”母子急回头看，只见王员外四脚反吊朝天，面胸朝地，背上压起一块石头，压得三百六十骨节，节节皆离，

---

柩（jiù，音旧）——装着尸体的棺材。

八万四千孔毛，孔孔皆汗，面如土色。翠翘急了，上前一把拽住。应捕道：“姑娘你果有这样孝心，我自当替你方便。但此事到官，是定然要杀的。除非一两日内得三百银子，送捕盗官一百，看一百买了贼人，不要牵连你家。这一百把我们弟兄做效劳之资，方做得来。”翠翘道：“我身拼得为人作妾作婢，三百金还可取办。”那应捕道：“久闻姑娘精于胡琴，多少名公仕官欲以千金构求。姑娘既肯舍身，事是不难的。”翠翘道：“事到如今，说不得了，求上司先放了父亲兄弟，好好商议便是。”那应捕见他许了卖身，因叫众人替他父子松了绳。不知吊着倒是活的，其绳一松，眼睛一倒，呜呼死矣。王氏母子一齐号泣，应捕道：“不要慌，我叫他活来。”一手抓住头发，兜面一口冷水，他父子两人打个寒噤，叹了一口气，渐渐回生。正是人不伤心不得死，鬼门关又还魂。

父子二人半生不死，泪也没有，只是嚤嚤的哼。应捕道：“有茶水把住一口，便回气了。”翠翘与金生吃的还有未了酒坐在锅中，斟了一碗，递与王老，王老接着吃完。又斟一碗递与兄弟，兄弟也吃了。便觉哭得转声，有些眼泪。那应捕道：“姑娘你要救令尊令弟，乘早设法，迟则我们要带到官了。”翠翘道：“公差上司，待我办些早饭，请列位吃了。家父舍弟，老爹带上，我这里央媒婆设法便是。”应捕道：“姑娘说得有理，却是要上紧的。”翠翘叫娘收拾酒饭，请公差吃。又拿些与父亲兄弟吃。二人吃不下，翠翘说：“事已至此，只好死中求活，法内求宽，恼也无用。爹爹同兄弟暂到公差家住一两日，女孩儿即央媒人卖身来救你。”王员外道：“这事怎么使得，则索听天罢了。”翠翘道：“此事到官，决无生理。父、弟死则宗枝绝，而母氏无依，我姐妹亦必流落。何如舍我一身，全父弟以全宗嗣，全宗嗣以全母妹。所舍者一身，所全者重大。家贫见孝子，为子死孝，正此时也，苟可救父，死且不惜，矧未至于死者乎！我志已决，爹爹勿以我为虑也。且女生外向，原非家中物。愧女不能为缙萦上书救亲，独不能为李寄卖身庇父乎！”言毕，词气激烈，颜色凄惨。王员外呜咽不能答一语，惟低头堕泪而已。

应捕酒饭已完，对翠翘道：“多谢，我们且带令尊令弟去，姑娘作急理会，三日后便要带到官了。我可怜你孝心，所以替你耽迟两日，你却不要自误大事。你父亲兄弟，我不难为他，饭是要送来吃的。王妈妈你却要同到我家走一遭，方认得送饭。这是贼情事，没人敢上前，只好靠自家。我再替你央个媒婆，寻个好人家，也不枉了他一点孝心。”翠翘道：“娘，上司说得极是，你要同他走一遭，看爹爹兄弟如何着落，才好计较。”王妈妈只得跟应捕去了。

翠云道：“姐姐，这事怎了？”翠翘道：“鬻我一身，则全家无事矣。”翠云道：“大家罹难，怎把姐姐一身当灾。”翠翘道：“事到其间，不怕你不走这条路。你年幼怎做得此事。你做良臣，孝事父母；我做忠臣，杀身成仁罢了。你看爹爹兄弟那般受刑，能经几次吊打。他二人一死，大家少不得也要流落，舍我一身，保全一家，苦事亦是快事。我已看破此身，一任东皇磨灭。”但只便住了口。翠云道：“姐姐有甚不了语，到这样时候还不说向

---

矧（shàn，音审）——况且。

缙（jìn，音提）萦（yíng，音营）——即淳于缙萦，西汉临淄人，著名医学家淳于意（仓公）之女。文帝时，父为齐太仓令，因为人所告下狱，她上书请作官婢以赎父刑。旧时把她作为宣传孝道的榜样。

鬻（yù，音玉）——卖。

妹子？姐姐，我看你满脸含忧，两眉积恨，有万千心事，似又在忧愁苦恼之外。”翠翘道：“然，信有之。欲对妹言，难以启齿，如若不言，又怕辜负了那志诚种一片心。”翠云惊道：“所谓志诚种，莫非金千里乎？姐姐从未见面，何从知其志诚？”翠翘叹道：“余承金生不讳之盟，誓同偕老。今日祸生不测，全孝安能全义。我此一去，未知飘泊何方。彼及归来，万种相思安托。贤妹端坐，受我一礼。”翠云道：“姐姐要拜我却是何为？”翠翘道：“此拜不为别事，金郎未了恩情，尽托贤妹为我偿还。我虽骨化形消，因风委露，亦含笑于地下矣。”言毕，放声大哭，死去移时方醒。翠云慌抱之怀中，道：“姐姐之命，妹无不领，愿姐姐好自珍重。”翠翘道：“金郎辽阳才去，救父救弟又不能少待须臾，事出两难，不得不托妹氏，以偿恩情债负。金生与我有盟章一道，银串一双，尽付贤妹。贤妹善事多情，永以为好可也。金生之情不多得，金生之品不易逢，我与他无限期许，悉赖贤妹完之。他日夫荣妻贵，慎毋忘作媒人也。倘媒婆一至，则不及再言，聊为数字，转寄情郎：为言红颜薄命，至今斯验矣。回想月下之盟，可复得手？金郎体薄而耽于酒，辜少节之，以成其志。所有胡琴闺怨一阕，乃我生平得意之作，予以情近离骚，不免飘泊之苦。他日抚我胡琴，度我怨调，凄风苦雨之中，啾啾而至者，乃尔姐也。尔夫妇其沥酒以吊之。余昔梦刘淡仙约我题断肠吟，又道余亦断肠会中人，大约一生行径，不出断肠会外。前为金郎守身，是道其常也。今遭大变，女子一身苦乐由人，何能自主。则索听其在天，非不坚贞也。万一金郎多情，妹氏顾念，或有远访之雅，大约钱塘江山，定有消息。妹须记者，钱江之兆，得之梦中。前兆既符，后事大约必应。”因顿足哭道：“金郎，金郎，我翠翘负汝也，我翠翘负汝也。我不能酬尔深情，特托妹氏以报厚德。哀哀翠翘，志可怜矣。”

翠翘又哭了多时，忽然自止道：“妹子，我不哭了，娘回家，媒人必至，此乃贼情事，近处断无人来娶我，定是他乡外府之人。一讨便要走路，那时要留只字，方寸一乱，也不能举笔。你可取文房四宝来。”翠云忙寻笔砚，滴水磨墨。翠翘染翰舒毫，一声长叹，两泪交流道：“金郎，我翠翘的恩爱止于此了。向全此身，不从郎欲，只怕合卺之夕，无物为质。千不肯，万不肯，以质情郎。早知如此，守何为乎！”乃破涕为书云：

翠翘薄命，祸起萧墙。不能为缙绅代父鸣冤，而仅为李寄卖身，聊苏家难。卖身必为君辱，愧矣恨矣。回思花下投梭之拒，竟为翠翘薄情案矣。郎念及此，得无欲断翘之首，悬之市朝，为十日哭也。负此薄幸，无能自续，敬以淑妹代充下陈，君子不弃而俯成之，庶可少酬恩情于万一矣。天涯海角，指日登程，月下之盟，已成妄想。胡琴一张，怨曲一套，道香一封，他日同我妹焚香调琴，虞歌度曲，香烟缭绕，凄风淅沥中，有啾啾唧唧自小窗而来者，人耶，鬼耶，翘斯在焉。仁人不叱为心，幸以杯茗沥我怨魂，其受惠已多多矣。生死之别，聊尽于此。言短情长，不能悉布。惟祈努力加餐，幸毋以妾为念。父母兄弟，统冀破格重青。万万。上千里金郎盟下，辱受妹王翠翘敛衽拜。

封面上写千里盟兄启，才交付与翠云。忽闻叩门之声，翠云收起，翠翘去开门，王妈妈已同一咸媒婆来说亲。进门问道：“是那一位姑娘？”翠翘道：“便是妾身。”咸媒婆道：“姑娘倒多，若是近京人，他们一则出不起大钱，二来怕你们是贼情事，不敢来成交。只有一临清客人，要讨个美妾。银子倒是肯出的，但要讲明，他怕是非，过了财便要带人起身。要替姑娘断

过，方好去说。”翠翘听了满眼含泪道：“既是他出得银子，救出父亲兄弟，跟他去便了。”说得这一句，泪似湘江水，涓涓不断流，那里再说得半个字出。咸媒婆道：“既是这等，一说便成，不须忧虑。”翠翘连连点道。

咸婆去了半晌，领了几个人来。内中一人云巾华服，上前见礼，仔细将翠翘看了又看。咸婆捋手扎脚；抹胸按臂，果然是个十分全足的女子。那人又问可晓得甚么技能，咸媒婆道：“诗词歌赋，件件俱精。胡琴可为天下首绝。”那人道：“我有金扇一柄，便求一挥。”递与咸媒婆，咸媒婆递与翠翘。翠翘道：“请题诗韵。”那人道：“以春日闻鸠为题，阳字为韵。”翠翘不待思索，援笔一绝，诗云：

东风吹暖至，百草媚春阳。

何事鸠呼雨，花神欲洗妆。

题毕，付与咸媒婆。咸媒婆接与那人，那人道：“写作俱工，胡琴也要请教一曲。”此时翠翘只要救父，顾不得出乖露丑，就将他自己做的《红颜怨》，拨动胡琴，弹了一曲。其音哀怨凄楚，如清秋鹤唳，幽谷猿啼，闻者不禁涕之无从，而弹者业已心灰肠断。那人道：“果好绝技，真未曾闻，要多少财礼？”咸媒婆道：“他要救拔父亲，非五百两不济事。”那人道：“那要得许多，三百两吧。”翠翘道：“以肉身卖钱，不能济事，卖卖何用！”那人道：“一概干净，四百两吧。”翠翘道：“非五百两不可。”那人又增五十，两下讲定，问那人出笔？翠翘道：“这却要我爹爹主张。”因对咸媒婆道：“烦你到终公差家，请我家父亲兄弟回来，当面交银。待我亲见父、弟脱了患难，就去他乡外府，我也瞑目甘心。如今你东我西，知他怎的，我却自家送了自家身子。”咸媒婆道：“说得是，我明日同令尊、令弟、终老爹一齐约了这位同来，成事便了。”那人着跟随的送了三钱一个相封，同媒婆去了。

翠翘道：“娘，你也收拾些水饭，拿与爹爹兄弟吃，就邀终公差回来，我要在他身上讨爹爹兄弟清白文书，方放心去哩。”王婆如痴如呆没了主意，听女儿这般说，便是恁般。翠云忙收拾了些水饭，与母亲拿了去不题。

且说翠翘姐妹等到黄昏，不见母亲回来。翠翘道：“妹子，母亲此时不回来，此夜大约在终家住了。我两朝未睡，明日要替父亲兄弟讨清白，须要一段真正精神对他。妹子你将厨下收拾一收拾，仔细看，我假寐片时，再与你谈心。”言毕，神昏体倦，就从乱草榻上和衣而睡。朦朦胧胧，忽见金生自外而入道：“翠翘，你〔缘〕何在此呆睡？”翠翘惊醒，见是金重，道：“哥哥来得正好，若到明日，妾身已属之他人矣。”金生道：“怎遭此变？”翠翘道：“姨娘家误住响马贼，连坐如此。终公差许三百金，可救父、弟之命。妾激于义气，已许卖身保全。早上讲了四百五十两银子，明日兑了，便要随他起身。料来不能见郎，已将盟章等物尽付小妹，嘱他终事君子，代报哥哥恩情，不想哥哥却在这里。”金生道：“我正欲起身，闻卿罹祸，怎忍舍卿而去。日里不敢探望，乘夜相访。既是止要三百金，此事容易，我一力为之。”少顷，公差、父母俱至，那日闲人来看的，也同在里面坐下，便讲价钱。金生挺身道：“翠翘原是我的妻子，我因出外事急，乃为此举。今我已至，三百金我自代用，岂随你远方人乎！”那人道：“既有三百金，自然是金相公的人了。”金生叫书童取白金三百两，放在桌上。终公差写了一张包管文书，收了银子，放了父、弟。那相的人不肯去，道：“我费了多少工夫，寻得一个人，我要拿去趁几千两银子，你却不知不觉要夺了

去，那个肯替我你两个跌一交？”金生大怒道：“你这般说起来，你是个贩稍的了，叫他替我拿了这贩卖人口的贼。”那人看见不是风色，抽身便走。翠翘同父母再回拜谢，乃择日完婚。笙箫鼓乐，送入洞房。两人正欲成亲，忽见那相他人，统一班凶徒，打入洞房，抢了翠翘便走。后面金生领人追赶，一人将翠翘扶上马背，道：“坐好了，看跌下来。”翠翘攀住鞍鞵，那人扬鞭大喝，其马四足腾空，其去如飞，人渐不见。翠翘道：“如是快马，金郎怎赶得我上。待我攀住一物，跳下来等他，岂不是好。”住手一扯，扯住一根树枝不放。那马脱空而去，翠翘正欲下地来，往下一看，呀！不好了，却不是平地，乃没天没地大的一个火坑。烈焰腾腾，光飞万丈，磨盘大的火块滚将上来。那树通身都着，翠翘惊得三魂杳杳，七魄悠悠。正在危急存亡之际，树上飞下一块斗大的火球，照翠翘劈面打来。翠翘大叫一声：“烧杀我也！”惊醒乃是一梦。但见四壁萧然，孤灯半灭。月影横窗，微风窥户，泪眼朦胧，金生何在！惟有小妹睡于脚后。

翠翘长叹道：“好凶梦也，我之生平，大约在此梦中结果了。咳！金生金生，归来相忆，空结半生缘。我王翠翘再也不能和你邀月联诗，指天矢日矣。”正是：梦破檐铃惊铁马，方知身是幻中人。遂指灯题惊梦觉九咏云：

其一：

惊梦觉，鼯鼠 频窥烛。烛光明灭似含愁，何曾照见残妆束！

其二：

惊梦觉，檐前铁马摇。水火不知何处也，已烧妖庙倒蓝轿。

其三：

惊梦觉，角鼓悲声壮。可怜红粉去何之，一度思量一怅快。

其四：

惊梦觉，参横斗斜倒。今夜凄凉只四生，来朝分手天涯杳。

其五：

惊梦觉，竹梢风摆错。冉冉依依似阿侬，飘飘荡荡无着落。

其六：

惊梦觉，子规啼夜半。血泪征人催出门，不如归去何须唤。

其七：

惊梦觉，鸟啼残月落。天昏地暗秋沉 渗，露冷风凄人寂寞。

其八：

惊梦觉，松声低作涛。耳边似诉相思杂，心上疑闻怨恨高。

其九：

惊梦觉，花影疏棂 罩。悄悄冥冥疑去来，杜鹃移到窗前叫。

翠翘题罢，心绪如麻，不复就枕，惟有低徊肠断而已。

正是：

已极梦中苦，复作苦中梦。

若梦不复离，惊觉亦何用！

翠翘不知更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

---

鼯（wú，音无）鼠——哺乳动物，外形象松鼠，生于高山树林中，能用前后肢之间的薄膜从高向下滑翔。

沉（jué，音决）——水从洞穴中奔泻出来。

棂（líng，音灵）——旧式房屋的窗格。

## 第五回 甘心受百忙里猛弃生死 舍不得一家人哭断肝肠

词曰：

谁肯死，咸愿生。祸到临头生死轻。悲流尽是鹃啼血，痛杀无非猿断声。

右调《捣练子》

话说翠翘徘徊既久，天色渐明，因呼翠云道：“妹妹，且明矣。怕有人来，可起来打点茶汤，等候爹妈们回来。”翠云惊起，道：“姐姐，几时醒的？”翠翘道：“我半夜间作一恶梦，大约今日必行。我身流落，命已定矣，我亦无怨。但有‘惊梦觉’九咏，金郎回时，你可付与他，为道姐姐去时笔也。”翠云道：“姐姐做甚恶梦？”翠翘道：“梦境之恶，言之更增悲苦，则索吞声忍气了。只要吾妹善保此身，好与金郎偕老，吾生平志愿尽托于汝矣。”

翠云接待，正欲细看，俄闻叩户。翠云开门，其母已至。看着翠翘说道：“我儿，你爹爹说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则索听乎数吧。倘必不能免，拼得大家同死，到转干净。怎忍将你一人飘泊天涯，合家却受全生之福！’”翠翘含泪道：“爹爹所说，自是慈父之言。但为女孩的，目击严亲罹此惨祸，若杀此身可以免祸，亦所不惜。况卖未必至于死乎！且女外向，一落娘胎便属别人。孩儿常恐嫁出不能报酬父母之恩，今遇颠沛流离之日，正人子死孝之时。虽三患难，倒也了却做女儿报亲的一段心肠。况儿薄命，又负才华，为造化所总。若不遇蹇折，定有天死之惨。与其泯泯无闻，死于床第，与草木同其腐朽，无宁为父母做得一桩大事，烈烈轰轰，死于烈火场中，可以名传不朽。儿心已定，儿志已坚，情愿舍身以保全家之难，虽刀砧鼎干，粉骨碎身，亦所甘心也。我若不舍此身，以致父死囹圄，弟丧牢狱，那时寡母弱女，报冤无地，度日无粮，怕不流落作人之婢妾！与其家破人亡，后为婢妾，何如为全家保嗣的女子。天不负吾，此去自落好处安身。若命该挫折，也去消了这段苦楚公案。安见远父母兄弟而受磨折者，傍父母兄弟而遂能免零落乎？又安知儿此去不胜如在膝下也？其权在命，其定在数，固不由人也。且此人既以四五百金讨一女子，非千金之家不为。此去小心勤谨，以事姑嫜，以敬夫子。万一得其欢心，求其周旋，父母兄弟他日相逢，俱未可知也。女筹之熟矣，父母无为我虑。”其母大哭道：“儿呵，你是怎样生的，怎样养的，怎舍得你卖把人家做小。你不晓得那做小的苦楚哩。如今他爱好娶了你，到家见了正妻，吵吵闹闹，丈夫就有十二分爱你心肠，被众人一挑一说，也放落了八九分。况你人生面不熟，那个肯来怜你。你到其间生死由他。我的儿，只怕你受不得那般狼藉哩。况大娘子最易吃醋，且莫说那丈夫畏惧的如狼如虎之毒，就是畏惧丈夫的，不敢加害于你，那些假贤假惠亦是屠肆苦心，饥狸悲鼠，有甚真心见呵。那样冷面冷孔，怕你不能假逢迎作鹞突去伏事他。况你自小娇痴，身喜华丽，到人家做小要睡迟起早，妆扮老成。思及于此，可不痛杀你娘也！”言罢，哭死于地。翠翘慌忙一把抱住道：“娘快些苏醒，你女孩儿无过是卖身，又不至死，怎倒先痛杀老娘，叫爹靠何人，妹靠何人，兄弟靠何人！娘不是爱惜女儿，倒是加添女儿之罪了。娘，你须支撑，保全这命，看我爹，看我妹，看我弟。你们若能完完全全，做女儿的就死在他乡，漂流异国，也是甘心的了。娘若有差池，莫说是生，就是死在阴司，儿也不

能瞑目。”

翠云忙拿了一盏滚汤来灌，灌了两口，王妈妈方渐渐还生，道：“儿，我想你不去，父不能全生；父得生，你不能不去。死别生离，都是一样。你娘想到你爹爹受祸，又伤心；言到你卖身，又肠断，实实不忍目击这光景，倒不如我一命归泉，眼不见，随父们罢了。”言毕，以头触柱。翠翘、翠云双双抱住道：“娘，你若一死，这事一发急急。”言到伤情，都说不出。母子三人相抱而哭，好伤感也。

正是：

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恻。

何况死与生，别离在顷刻。

任是铁石人，难免不呜咽。

何况骨肉亲，自应泪流血。

三人正哭得无解无休，忽听得门外人声如沸，翠翘道：“娘且勿哭，爹行来矣。”大家一齐住声，开门，果是父亲、兄弟，同终公差、咸媒婆、马客人一齐来至。王员外见了翠翘，便扯住放声痛哭。翠翘道：“爹爹哭且少住，讲了正经事，再哭未迟。”那王员外那里忍得住，大家万般宽慰，方才稍歇。翠翘心如刀割，硬了肚肠，对终公差道：“终老爹，如今我有银子，且请教老爹，怎生出脱我父亲与兄弟个干净？把个凭据执照与我，我好兑银子交与老爹，我便随马爷起身了。若是不能干净，银子用了，官司依然不结，何苦将我身又去出丑！拼得一个同死，便击了登闻鼓，也须明白这场冤屈。只（图）皮不破，血不出，安耽无事，所以舍了此身，以全一家。终老爹须要做得老成方妙。”

终公差道：“我老终身子关在衙门口，却吃一口长素，做得的做，做不得的决不去沾染。所以官府晓得我忠厚，抑且肯相信。朋友晓得我直率，也肯付托。我说了一句就是一句，再要我改第二句口，就砍了头我也改不来。姑娘你为令尊卖身，是甚么样钱财，敢花费了姑娘的！我将三百银子都放在宅上，先同令尊令弟见了本官，当面对个执照，与你家无干，然后将银子送将进去；就见响马贼，替他说明，不许攀扯你家，把他多少银子；我们这伙里有十个头目，纳笼来吃一席公会酒，道王家事是我终事管的，凡各衙门有甚风声，都求列位遮盖。把你们乡里的名色，做上一张公举呈子，到该管衙门，讨了印信，与你家无干。我老终外写一张包（管）书，把你父亲保全始终无事，你还怕甚的？”

翠翘点头道：“这等做得老靠停当，我无虑矣。”终公差又对那客人道：“马老爹，兑起银子来，成了文书。待我替他完了公务，就打发姑娘随老爹起身。姑娘原为他父亲卖身，他若不见官司完结，怎肯放心而去。”那姓马的有难状，终公差道：“马老爹，不妨的。人有几等，他是有行止忠厚人家，我终事包得起。若有甚话说，都在我身上。我写个领票把你就是。”马客人道：“既是终老爹肯招当，成交兑银子便是。”终事取笔砚，写承管文书一纸：

立承管文约终事，今因孝女王翠翘为父卖身与马客人为妾，当得财礼银四百五十两，期三日内官司结局过门，随行出境不误。恐人心不测，立此承管文书存照。某年某月某日。立承管文约人终事，中人咸老娘、晏九如。

终事写完，递与马客人。客人看了收下道：“既老爹担当，没有不肯之理。写起婚书，兑银便是。”终公差对翠翘道：“姑娘，事不宜迟，快些立

了文书，兑了银子，好去干正经事。”翠翘对父道：“事急矣，除了此着，别无生路。爹爹放硬了肚肠，只当不曾生女孩一般，快些写起文书来，不要耽搁时光。”

王员外听了，放声大哭，气都不能转声。娘同兄弟、妹子也哭做一团。翠翘看了这个光景，料来父亲不肯起笔的，咬定牙根，忍住眼泪道：“终老爹，我爹爹怎忍写卖我的文书，罢罢罢，此念原是我自家起的，我自己立张婚书便了。”终公差道：“姑娘言之有理，看来令尊是不忍落笔的。姑娘自写一张，倒洒脱些。”翠翘含泪研墨，舒兰挥毫，将欲举笔，想起金生，默叹道：“金生，你好无缘也，翠翘好薄命也，造化好刻毒也！前夜订盟，昨日分离，今日便写卖身文契。分离险阻之苦，无人不可，何独使王翠翘尽尝其毒也！”思及于此，泪如涌泉。恐怕愈增父母之患，只得强忍眼泪，破涕写成婚书：

立婚书女王翠翘，系北京大名府氏籍，因父屈陷缙纆 无救，情愿央媒嫁与马门为妾。当得财礼银四百五十两，当日一并收足。过门之后，或住或行，或妻或妾，听从自便。恐后无凭，立此婚书存照。嘉靖某年四月望日。立婚书女王翠翘，中人终子真、晏九如，媒人咸老娘，父王章，母何氏，弟王观。

翠翘写完，自家签了一个花押，递与咸媒婆。咸媒婆也画了个字，递与终公差。终公差画了花押，叫王员外道：“王老爹，你也填了个花押，好兑银子。”那王员外哭道：“终老爹，我为父的不能荫庇女儿，为他择配名门，今日却叫他一人卖身，救我一家之难，于心何忍！于情何安！终老爹，我肝肠寸断，心胆俱摇，教我怎么忍得签这个字！”翠翘道：“爹爹签了吧，只当不曾生女孩儿，不要只管迟捱，恐误了正经事体。”王员外听了这句话儿，就象热油灌顶，钢刀刺心一般，赶上前一把抱住了翠翘道：“苦命的儿呵，你在那里生来那里养，却嫁在那里去了？我做爹的打点怎样风光嫁你，到如今风光在那里？不想风光也罢了，天那，还要卖你身子救我性命，我要这苦命怎的！”言罢，照墙一头触去。早已亏得终公差挡住，还不至十分重伤。翠翘忙赶上前抱住道：“爹，一家人眼睁睁要你做主，你怎么想这样短见。兄弟又小，妹子未嫁，官司未了，爹若一死，母亲靠着何人，兄弟靠着何人，妹子靠着何人？莫说女孩儿一身流落他乡，就是他三口儿也要做飘零之辈了。爹你怎么不想想孰轻孰重，孰急孰缓！我去一家安然，爹死全家散败。爹的身子关系甚大，怎忍自经沟渎。今虽好人多磨难，然难得青山在，自有砍柴时。你捱过此难，自有回天日子。兄弟读书，岂无长进时候。那时节家门昌盛，富贵骈臻，男婚女嫁，果若不忘了女孩儿，差一苍头寻见女儿，同兄弟来看我一面，便是爹爹不忘女儿再生之恩，女孩儿感德无量矣。你今日死了，有甚好处，有甚风光！”王员外道：“儿，你言虽是，却叫你爹怎么舍得！”翠翘道：“爹，事到其间，再无别着可以解危。爹乃纲常男子，果断丈夫，当割不忍之爱，斩不断之恩，以成大事。怎效儿女柔肠，啾啾啧啧，毫没有英雄之气。爹，你女儿倒做得杀身成仁的女子，爹怎不做那明哲保身的丈夫。且死有轻有重，但要死得其所。有死重于泰山者，惟恐不得其死，有死轻于鸿毛者，惟恐轻身受死。所以曹娥、缙纆以身殉亲，以死之所系者重也；窦娥、西施身辱焉而不死，以死之无关于身世也。今当家难流离之日，正是女孩儿舍身报亲之际。古人说得好，养儿防老，又道家贫见孝子。你的

---

纆 (léi, 音雷) 纆 (xiè, 音谢) —— 捆绑犯人的绳索。

女孩儿正在这急水滩头，要立定脚跟，做一个不朽公案，留与后人作话柄相传。虽说不幸，实有大幸存焉。况儿赋命原薄，不贱必夭。假如你女儿偶得病身亡，虽有孝心，何人怜念。今不幸遇此父难家殃，反成了一个孝女义妇。返之于心，无愧无怍，此虽极惨切事，亦是极快志事。还有一说，假如你女孩儿赋情不肖，败坏家门，行那文君、莺红勾当，弄出恶名丑行，父母国人方欲手刃之为快，那个来怜惜一声。这样比起来，女孩儿今日之事，岂不是绝美绝佳的。你看，父母为我悲伤，旁人为我涕泗，女岂非天上人乎。生女而今之闻者赞扬，见者怜惜，其所贻不既多乎？何必首饰之盛，衣服之饶，乃为陪送也。儿闻仁者赠之以言，今父赠之以孝义，生可与缙紫、李寄争芳，死可与曹娥媲美，极不朽之盛事矣。儿既甘心从事，父亦可以少减愁烦。时光不待，签了花押，等马老爹好兑银子。”

大家一齐道：“姑娘说得有理，女生外向，原是要嫁的。况此处离临清也不甚远，你事体完了，安顿家眷，不妨又去看得的。又不是文姬远嫁，昭君出塞，同在大明国内，何须苦苦伤悲留恋，辜负令爱一段孝意。且这马老爹以数百金娶令爱，定非以下人家，你老人家不必忧虑。他们百年夫妇，你倒爽利些。马老爹又说他大娘无所出，只要命好，到他家中生了一子，撞着正经妻子死了，就扶起正来。丈夫中了，便是夫人；儿子长进，便是大奶奶，那个敢轻薄。若是命不好，嫁到人家为正妻，家道一日贫穷一日，撞丈夫不着，生儿子不着，将家私荡费完了，要穿没得穿，要吃没得吃，枵腹终年，愁苦一世，要比那命好的妾，那里赶得上来。这叫做万事莫将奸巧觅，一生都是命安排。为女儿嫁人家，就象借舍投胎一样，那里是用心拣择得的？令爱该好，到马家享福起来，安知不好似在你身边。马老爹一朝发达，怕不是个夫人。我说个故事你听：江西有一刘按台，到扬州充作客人讨妾，到周家看了一个女子中意。那周家临嫁之时，舍不得亲生女儿远去，将一个养的女儿换了，嫁去上船。那按院一眼认出道：‘你不是昨日所定的。’这女子道：‘我不如他么？’按台道：‘卿庄重艳逸，胜渠十倍，福享亦当过之。但我乃相士，抽丰而回，无子讨妾，恐屈卿耳。’女子道：‘嫁夫着主，我有福，夫君亦不久贫贱。舍妹年幼，父母不忍远行，妾特代之耳。’那按院大喜。归家值夫人已死，便立为正室。次年生一子，那按台升山东巡抚，过扬州，周氏来见父母，妹犹未嫁。道其巅末，妹悔悬梁而死。令爱这点孝心，安知没有恁般遇合。”说得王员外低头无言。正是：

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低头不语中。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孝女舍身行孝犹费周旋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费力

词曰：

思尽孝，想成仁。岂惜捐躯与杀身。涕流梅子酸侵鼻，胸咽莲心苦死人。

右调《捣练子》

话说王员外因不肯画字，被他们说的说讲的讲，逼得进退无计，只把眼看着翠翘，扑簌簌两泪交流。翠翘见（爹）不肯动笔，因发急道声：“（爹），你不画字，事必难事。此事不成，爹行必死，一家必流落。与其立而视行之死，一家流落毋宁我身先死，不见为净。罢罢罢，休休休，满腔心事一齐丢。”因大叫一声：“爹爹，我先死也！”照着柱子就是一头。王员外突然看见，魂都惊出，忙向前急抱时，已撞晕了，扑身倒地。慌的他乱叫：“我儿快苏醒，你爹爹画字了。”王妈妈、王观、翠云一齐围着，叫儿的叫儿，叫姊的叫姊，叫姑娘的叫姑娘，一面取滚水来灌。灌了移时，翠翘方醒，道：“爹，你不肯签押，灌我活来何用？”王员外连连道：“儿，我画我画，一家人都画就是，儿好闹闹。”又半晌，翠翘哭道：“甚么好事孩儿要抢着做，只是若不如此，必至大家同死，王家宗祠一旦斩矣。想上想下，舍我一身，便全了多少大事。你们若画字，我自不消说；若不画字，我不是刀上便是绳上，不是水中就是火中，寻个自尽便了。决不看你们死的死，流的流，苦苦，刑的刑，受这些活地狱。”王员外道：“我一笔画了便是。”翠翘道：“你莫骗我，你舍不得女孩儿死，一家人都签了花押把我，我方才起来。”

王员外见女儿如此行径，不敢执拗，忍气吞声，含泪咬牙，只得拿起笔来签了一个花字，递与妻子。王妈妈哭道：“儿，我不签这字，还是我的女儿，签了字便是马家人了，叫你娘怎下得手来！”翠翘道：“娘，譬如你女儿病死了，也要过日子。你女儿如今是嫁不是死，还可宽一着，不要恁的悲哀，反添人的肠断。”王妈妈含泪，也画了一字，递与王观。王观道：“姐姐，自古道得好，养儿防老。今日之事刀斩斧剁，乃我该当的职分，与你何干，怎么叫姐姐远去天涯，卖身救父，我心何安，我心何忍？姐姐，叫我这笔怎么拿得起来！”言罢，又放声痛哭。翠翘道：“兄弟，我值得甚来，你一身上关祖宗享祀，中关父母教养，下关子嗣宗枝。你姐姐止于此了，不能报父母养育之恩，全靠兄弟代我善事双亲。兄弟你若以姐心为念，克孝双亲，你姐姐就死在他乡，也是瞑目甘心的。”言罢，倒身便拜道：“年老爹娘，全托兄弟孝养。”姊弟哭做一团。终公差道：“王大爷，签了字兑银子，好做正经事，不要只管悲伤，哭坏了令姐。”翠翘闻得此言，便住了口道：“事已至此，哭也无益。兄弟你且画了字，清结了官司，还有日把耽搁，替你慢慢再说。”王观见父母都已画了字，硬着心肠也签了一个花押。翠翘拿了递与咸媒婆，咸媒婆递与马客人。

马客人看了，叫伏侍的取出银子，兑了四百五十两。翠翘央终公差到缎子店里借了一个天平，一封封兑过，少五两天平。翠翘道：“此银本不该争添，但我为父卖身，不得不如此明白。”那姓马的添足了。翠翘对终公差道：“今日还见得成么？”终公差道：“这个早晚见得的。”翠翘道：“如此极好，事不宜迟。你写了一张清白文书，把我公分银子交了与你，官里银子待我兄弟拿了。你同我父亲去见你本官，当面对个清白执照。事完回到我家，

吃个清白酒。马爷也屈在这里一座。”终公差道：“姑娘十分爽快，会做事。就着我儿子终勤在这里相帮买办，我们同进衙门，先完了官府的事，再来写清白文书，完这私事。”对那姓马的道：“马爷也同到衙门前耍子耍子，便好同来吃酒。”就叫那姓马的写起一个讨清白的手本，一纸邻舍十家的公举呈子，拿一个拜匣，盛了一百两银子，大家一齐到中城兵马司前，同王家父子进衙门。传梆直入后堂，叩见杨兵马，道了前事。兵马道：“既有公举，合是屈情，我替你十分脱个干净便是，文书上不曾沾关你父子。那贼头我带来还要分付他，不许沾关你父子。把这公举呈子落房存案，执照一个、示一张，你拿去作护身符。若有人干连你，都在我老爷身上。”当面批了手本执照，就着该房凭那张公举呈子立了一个清白案，当面开了镣肘枷锁，王家父子磕头谢恩而出。

终公差又同他见响马道：“你们都是好汉营生，这王家父子实是与他无干。你就咬定他，左右也替不得你，可怜弄得他家破身亡，也尽够他受用了。他卖女儿银五十两送与列位买命，列位可怜，不要扳他，放条生路罢。”一个响马道：“他原不曾与我同事，只替我吃了两席酒是真的。后来我犯事，他便丢我们去了。我们怪他没情，因此上牵连他句把儿。既是说过，今后不牵连他便是。”王家父子连连叩谢，献上银子。响马道：“多谢你，我们再不扳你了。”终公差同王家父子出了监门，道：“便宜了五十两，到该房用两分儿，做得案卷便挣些。”王员外听从，算了五两银子递于终公差，同见刑房。刑房原是官府分付过的，落得做人情，立时做起案卷，洗得十分干净，送进衙门，用了印信不题。

王家父子脱了罪名，余下四十五两银子，在街坊上买了两件衣服，回家见了妻女道：“官司倒都了帐了。”翠翘转悲为喜道：“只要官司清白，自然做起人家来。爹爹、兄弟如今是无罪人了。去梳梳头，带了巾儿，谢谢终老爹。”父子两个真正去梳洗梳洗，穿起衣服。文物衣冠，非复囚头囚脑之状。上前替终公差作揖申谢，又替姓马的见了礼，咸媒婆亦作了揖。

终公差写了一张清白包管文书方完，那些伙计一齐走到道：“闻得衙门里说，王家父子都已释放，想是心事妥贴了，我们特来恭喜。”终事道：“来得正好，王员外备了一个薄礼，欲着我来相请。有五十两银子在此，列位在这清白文书上签一花名，便领去公分就是。”众人见官府已是清白，落得做好人，一齐道：“这事原是假的，既是终老爹代管，我们自然听命。”一人签了一个花名，作了一个揖，道声恭喜，拿了公分去了。

终事对翠翘道：“姑娘孝心所感，开口件色顺溜，两处省下了一百两。”翠翘道：“此皆老爷所赐，就将这五十两送与老爹作辛苦钱。”终公差道：“姑娘再不要说起，那家挂得没事牌，那家必得好儿女。你卖身救父，这样银子是用不得的。我家也有女儿，人心都是一样，见贤思齐，员外亏得有你好女儿，所以逃得这条命。我看你父子恁般伤情，我若是个财主，我就替令尊用了这项银子，全了你父子分离，也是阴鹭勾当。可惜我有此心，无此力，空抱了一点好念头。我是不想趁你银子的，若是要趁银子，怕这一百落下来的我不会趁，倒在姑娘手里接五十两银子。这话再不消提起，留与令尊作本钱。可怜遇事之后，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不知几时做得人家起来。

---

阴鹭(zhì)——阴德。

悬磬(pán, 音盘)——形容空无所有，贫穷之极。

这张清白文书好生收了，是要紧的。”翠翘欲强他受，终事发激道：“我说不受，定是不受的，若受这主银子，等我家也遭横事，女儿也去卖身！”翠翘连连道：“不消发誓，我晓得终老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了。但负此大恩，何日方能图报！待奴家拜为继父，远嫁他方，早朝夜晚，对天祷告，继父终公，愿你多福多寿多男子。”言毕，倒身下拜。终老辞之不得，受了两拜。

须臾酒至，外则马客人、晏九如、终子贞、终勤、王员外父子；内则咸老娘、他们母子姊妹。酒至半酣，马客人起身道：“王老爹官司已完，令爱却要明日过门。小弟来日已久，急欲登程，不能少待。”王员外含泪道：“尊客明日求停一日，待老办办些铺陈衣服，后日过门罢了。”终公道：“要在后日，我承姑娘拜我为继父，也要弄些首饰了。后来终、王二家竟成通家之雅。王观读书长进，讨了终子贞女儿为妻，也受县君诰命。这是后事，按下不题。

当日酒为事扰，不能畅饮而散。终公留马客人到自家屋里居住，恐他乃远方过客，不能深信，留在自己家中，以释其疑。

客散，王氏一家，人人辛苦，个个劳倦，都去睡了。独有翠翘为金生一案，怀在胸中，不能顿释。想着前日定盟光景，今日卖身光景，后日相思光景，以足顿地低声哭道：“金郎，金郎，你妻子要抱琵琶过别船了，你回来时若是刚肠男子，将奴撇开一边，翠翘之罪犹可减却一半。若真情不化，卧柳吞花，朝思暮想，你妻子之罪，擢发莫数矣。匆匆离别，无物慰他，再作数字以寄别怀。表我大不得已之心，诉我无可奈何之苦，金生其有以谅我也。”烈素裙一幅，咬破了中指，沥血传情。

简曰：

自君之出，祸起萧墙。仰盼归期，痛焉欲绝。父罹法网，义在必救。琵琶再抱，实为君羞。锦水有鱼，玉山有鹿，彼物而亲。嗟世之人兮，苦分离而莫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临别拜言，珍重万万，义盟千里，金兄文台。辱受妾王翠翘泣血敛衽百拜。附上俚言二律，别情怨况，殊不成诗，聊布此衷，一点赤血耳。仁人不弃，置之案头，尚有依依小妇向君子诉别怨也。

诗曰：

寄别伤心一纸书，封缄清泪湿翻。  
溪边云水惊回雁，湖畔烟波少尺鱼。  
柳色低垂春正好，梅花遥折意何如。  
知君返旆应怜我，无奈东皇促去车。

情不能已，又续一律，单言昔日要盟，后日会期，发淡仙钱塘之兆。

诗曰：

回首论盟慷慨深，花魂月魄几追寻。  
梅花不寄南来信，芳草谁牵别后心？  
来凤轩高云五色，望夫台迥价千斤。  
相思莫下临清泪，梦兆当时卜武林。

题罢，泪已湿透鲛绡，一派血红，难分孰是血书，孰是泪痕。正是：

肠断断肠肠欲断，泪痕珠上又加痕。

且听下回分解。

---

擢（zhuó，音茁）发莫数——擢，拔。比喻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数也数不清。

俚（lǐ，音里）言——俚，通俗，粗俗；俚言，这里用作谦词，指粗俗的诗。

旆（pèi，音配）——古时旗末状如燕尾垂下的饰物。

## 第七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 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

不说翠翘将诗筒牢封，忽然惊醒了妹子，见姐犹未睡，连忙抓起来道：“姐姐，这是甚时候，你还不睡，可不劳倦杀也。”翠翘道：“心中有事，实睡不着，亦不见其为劳也，妹子醒得好，明朝所事匆忙，说也不能了括。我又成一筒，望妹子一并收下，他日金郎回，道你姐背盟，抱琵琶过别船也。”言讫，呜咽不能话。翠云：“姐真情人也，到了这样时节，身子已属之他人而毫无一点自谋之念，谆谆以金郎为怀，虽倩女之情，不足多也。不知金郎如何报答姐姐。”翠翘道：“我与金生虽未形亲，实已心定，乃我仰慕终身之良人也。马氏子乃事急相随，岂我之合伴乎！不知前生作甚孽障，乃结成这段恶姻缘。我此去，可事，洪忍事之；非事也，前生不了孽障借此偿还；不可事则死之，非不受生也，见前无端恶魔，托死缴案。为我再拜金郎，道翠翘虑彼深情，九殒难报，生死不能忘情。叫他努力功名，看顾我家爹娘弟妹，胜念我百倍矣。翠翘今生不能还他恩情，待来生再补他厚爱罢了。”言讫，晕死于地。

翠云惊慌了，叫道：“爹爹妈妈快醒，姐姐死去了。”父母兄弟一齐惊醒。但见翠翘面如土色，牙关紧咬。大家叫的叫，喊的喊，烧汤的烧汤，灌将下去，移时方醒。见了爹妈兄弟道：“呀！怎惊动爹娘兄弟，想只是梦中相逢耶。”父母道：“儿，你惊杀我也，为甚事突然昏死？”翠翘把眼四周一看，都是一家骨肉，道：“爹妈，你女孩有一心事，欲言之父母，其实含羞。欲待不言，又恐负了那人德意。事到其间，也顾不得羞耻，不得不说了。”父母道：“儿有甚事，爹娘一一听你就是。”翠翘哭道：“你孩儿……”又便住了口，只是哭。父母以问翠云，云将遇金生前事说了一遍，并那些诗词书盟都把父母兄弟看过。父母知女儿与金生有不讳之盟，又知女儿以贞自守，不涉淫褻，愈见尊重。道：“儿，你书中之意，我尽晓得了。为父母一一依你，将妹子续了这段姻缘便是。”翠翘听得此话，倒身便拜，道：“爹爹，你总是恁般替女孩儿满了志愿，莫说是替人为妾，便是死在他乡，也不怨心了。”父母一把抱起道：“儿，是你爹爹误了你，陷了你，你怎么还是这等说？今生是不能够报你了，待来生你做我的爷娘，我做你的女儿，补报偿还你罢了。儿！好教你爷娘说又说不出，疼又疼不止，直寸寸肝肠断。儿，莫说是人了，就是铁石，闻之也断肠。”

大家正哭得热闹，忽听得鸡报三啼，钟鸣漏尽，开窗且红日在天矣。王员外道：“翘儿倦极无聊，扶他去安息片时。我们外边去办些物事，替女儿上头，打点些奁仪，送他起身。”王妈妈同翠云扶翠翘去睡，王员外同着儿子去买了几匹天头，换了几件首饰，买些食物肴馔，整起一桌酒席。终公差的妈妈，同女儿苏娘一齐到来，替翠翘开面上头，把盏待酒。那翠翘泪似江流，喉如土塞，那里吃得一口酒，一块肉。王员外父子陪终公差父子在外面吃酒，看了这个光景，那里吃得落去，草草供献一番而散。翠翘谢终公，终公以白银一两递手。拜谢父母，父母含泪道：“愿我儿夫妇齐眉，子孙满堂，

---

洪（tī n，音舔）忍——污浊，肮脏。

殒（yǐ n，音允）——死。

奁（lián，音连）仪——古代嫁女所备衣物的总称。

福寿骈臻。”翠翘唯含泪而已，与兄弟妹子厮叫。王观道：“愿姐姐此去助夫发家，早生贵子。”翠云道：“愿姐姐少解愁烦。”翠翘道：“兄弟、妹子，愿你功名显达，福履嘉臻。你为姐的不须说起了。”此日郁郁而罢。

次日，马家着轿来娶，咸媒人俱到，对王员外道：“马爷说客中成亲，凡事不能尽礼，上复员外，减省为上。”王员外道：“晓得了。”此日，翠翘放声大哭道：“金生，金生，你妻子今日与你分离了。今生不是谐连理，愿到来生续旧姻。我王翠翘好命薄也，放着风流佳婿不能受享，而抱琵琶去嫁狂且。可怜一朵娇花，浪插浮泥之上。天天！既不生我恁的好命，索性不遇着才人；既遇着才人，怎生就不结了此才缘！”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无奈良时已届，花轿登堂，把酒三杯，送亲过门。可怜一个绝代佳人，伴了个马牛蠢物。

却说那姓马的，自家原是个监生。久恋烟花，多年子弟变成龟。遇着临淄一个妈儿，叫名马秀，没了乌龟，自家过日子。撞着这马监生，一心相投；一个也不想嫁，一个也不想娶；一个做妈儿，一个做帮龟。讨了两个粉头，好过日子。因手下一个丫头从良去了，接得他财礼银三百两。自家又凑了二百，到京中来讨个人手。撞着媒人，就讨了王翠翘。翠翘才色兼全，技巧无二，十分中意。不说出临淄，只托名临清。

当日讨了翠翘进门，款待了媒人，马监生回房成亲。想道：“如此这样一个标致女子，拿去梳笼，先有几百两到手，不可破了罐子。”又想道：“还不曾出京，若不与他成亲，这妮子替父母一说，岂不吵出事来，就是睡破了，到家里教他装做未成人的光景，这主银子依然还在荷包里。待我落得讨他个头汤，快活快活。我那秀妈晓得，还要吃得个醋不要哩。不要管他，到了家里交把他，我把那做舅舅的面孔放将出来，他自然不怪我了。若是这妮子对我撒娇，我对秀妈一说，一顿皮鞭，打得他落花流水，他再怎敢妄动。今夜且落得受用那新新鲜鲜的活宝贝着。”思想已定，然后收拾进房成亲。

却说翠翘坐在床上，人俱退回，回顾无人，连姓马的也不在。忖道：“这是个甚么人家，将几百银子娶个人，也不着个人来相伴。新郎也不知在那里。看他恁般行径，实不象个好人家，倒象以我为奇货了。跟随僮仆虽有，却无大小之分。接耳交头，那似大家气象。我王翠翘错投胎也，不如一死，免受污辱。”又忖道：“我方才出门，就去寻死，到官也要连累我父亲。他费了四五百银子讨个人，不曾成亲就死了，怎肯甘心。罢罢，拼得一死，放在胸中，且随他到家，如不妥贴，死在他那里，也就不连累我爹妈了。”抬头看见桌上一把剃刀，翠翘起身轻轻走到桌边拿了，将汗巾包扎，藏在袖里。

忽然，马龟走进房来，道声：“娘子，好去睡了。”翠翘不答，那马龟替他解脱衣裳，上床成亲。可怜倾国倾城色，一任狂风妒雨欺。他这嫩蕊娇香，那惯狂风骤雨，游蜂浪蝶，岂识惜玉怜香。马龟酒色昏迷，放倒头一觉睡去。翠翘枕上流泪道：“可惜王翠翘，就断送在恁的个人身上。”辗转无眠，乃成《见狂且》九章。

其一：

乃见狂且，狗如其人。猜语 哮声，不入人伦。我得何罪，与之为亲！

其二：

---

骈（pián）臻——骈，原意指两马并驾一车。臻，至。这里意指福寿一起来到。

猜（yín，音银）语——猜，狗叫的声音，猜语意指像狗叫一样。

乃见狂且，沐猴蠢粗。非儒非客，令令如卢。我得何罪，以之为夫！

其三：

乃见狂且，叹我红颜。我贫而嫁，岂曰姻缘。我得何罪，以之为天！

其四：

乃见狂且，其老如父。父兮君子，彼狷而蛊。我独何罪，以身伴虎！

其五：

乃见狂且，鬼面蛇心。反复张皇，进退变更。我独何罪，以嫁伊人！

其六：

乃见狂且，藏头露尾。度彼行止，使我心悔。我独何罪，以人嫁鬼！

其七：

乃见狂且，心灰欲死。金屋婵娟，勤余仰止。我独何罪，不得其处！

其八：

乃见狂且，如狐假虎。本非其质，绥绥自露。我独何罪，以之为伍！

其九：

乃见狂且，泉张狼顾。原非我流，胡为我晤？非我罪也，姻缘之误。

天明，马龟起来收拾行李，打点离京。早有终公差来相探，见这个行径，道：“马爷何日荣行，令岳打点相送。”马龟不能掩道：“只在今日。”终公差道：“成亲也要三日，今日小弟有薄酒一杯，为马爷饯行，明日早发罢了。”马龟没法，只得又停了一日。

到三朝，马龟收拾了一辆小车，雇两个脚夫，载了翠翘，自家骑了一匹蹇驴，发行李出京。却好王员外同王婆儿女一齐来到，翠翘心如刀割，泪似湘江，一句话也说不出。倒身四拜道：“女孩儿止于此了。善保暮年，看弟妹们长进吧。”王老夫妇那里回得一字，只道得一句：“你好保重。”便哭得咽喉干，西风猿断。马龟行色匆匆，催赶起行。王员外留不住，只得同送一程。一路上哭哭啼啼，何曾歇口。来至五里亭，终家父子早已提壶挈盒，在那里等迎着道：“马爷今日南回，薄具一樽，少壮行色。”马龟道：“昨日过扰，宿酲未醒，今日怎么又叨远送厚爱。”只和跨下驴儿，就在店中坐落。终公差外备一盒一壶，与翠翘子母在里边坐。他母子们这时节才得在一处。

王婆问女儿光景何如，翠翘道：“娘，你女儿落在这人手里，生则无凭，死则有准矣。你把我女孩儿一刀割在肚肠外，再不要想儿的好日子了。”王婆忙问所以，翠翘道：“入门三相，便知其家，听言三句，便知其品。越王在流离颠沛之中，失夫妻君臣之冀，人知其必兴。今此人，外则主仆分明，内则鲢鲤不辨，此非大人家，必假斯文也。以数百金娶妾，应是富翁行径。我看他鬼头鬼脑，到归房后犹摇摇无主，似不欲成姻者。仔细思量，恐事决裂。捱至更深，方进房来。此非千金买妾之主，乃以儿为奇货可居之人也。家有千贯，身值千贯。彼既以数百金娶妾，明婚正娶，满京中俱知儿颜，亦尽堪留爱。既得此美妾，岂不留住周年半载，以畅其情。乃头一日成亲，第二日就要动身，若非终公留，昨日已出都门矣。若云怕正妻，一发不该就行，以新娶爱妾送入虎口，有此情呼！此人也，未必有妻，其住居也，未必在临清。不是讨我作美人计，定是以我为行头，再不然则娼家流也。三者之间，必居一于此矣。其言语失错，忽呼秀妈，忽呼妈妈，忽呼大娘，二三其说，已是可疑。又听跟随人道：‘家里等人久矣，急早收拾回去。’彼失言道：‘正是哩，我心中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去。秀妈是极多心的，不要等他赶进来，

还是一场把戏哩。’一人道：‘这个了得，若他老人家自赶进来，看见你替这行货如此，连我们都是一顿好骂，你的打闹不消说起。’大家一齐踌躇道：‘正是，快些去方好。’他道：‘我巴不得今日就离了北京，怎奈耽搁不能脱身。’此言虽不十分明白，却句句有碍着我的。我早起临妆，那跟随的长子叫我‘翘姐，快些梳头吃饭。’我把眼看他一眼，他连连改口道：‘姨娘，姨娘。’天下岂有家主公的爱妾，用人敢如此放肆胆大乎？其中之可疑还多，不能细记。即此三言三相，已非良善人家矣。你女儿生是他乡之人，死是异域之鬼，任磨任灭，其命听天，连这些话也是多说的。娘善保尊体，看顾爹爹，抚养弟妹。金郎一事，乃女孩儿三生未了公案，可怜母亲念儿远嫁他方，去人之言，尚其听之。”王婆听这些话，心如针刺。欲哭，又恐他们于启行不利；欲不哭，又忍不住。

忽听得外边催上车，大家一齐放声大哭。终家父子先辞回。他们又送一程。到十里长亭，两边留连不放。马龟道：“日且暮矣，此处不是住的所在。出嫁之女，跟不得这许多，你们回去吧。”王员外听了此言，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断系人心。道：“马爷，小女全靠你照管，念他远离膝下，举目无亲，可怜！若得我这孝顺女儿身安境顺，我生死衔结，永不敢忘大德。”言至伤心所在，扑身跪在地下，一家人都跪下来。翠翘、马龟也下车马，同拜在地。马龟看他恋恋不舍，恐生他变，发誓道：“若是某轻贱你女儿，生遭强人支解。今日启行，把个顺溜与我，路上不耽干系。”翠翘道：“爹妈回去吧，送行千里，终须一别。”王员外没奈何，方止了泪，安慰分手而别。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马秀妈计赚红颜

词曰：

漫道落花圈套，自是甘心行孝。一死结冰霜，岂不令人嘲笑！知道，知道，雪里梅花香俏。

右调《如梦令》

话说王员外夫妇子女，看了一回，又望一回，直等去得无踪无影，方大哭一场。无奈何，只得呜呜咽咽哭回家中。

不言他父母兄弟恁的悲哀，且说那马龟别了他父母兄弟，叫车夫赶行。一路饥餐渴饮，夜宿早行，非止一日，来到临清地方。翠翘问车夫道：“这是什么所在？”脚夫道：“这是临清地方。”翠翘道：“呀！如此到家了。”脚夫道：“早哩早哩，再是这几日差不多了。”翠翘点头叹道：“果然不出吾所料。”一路上见车驰马骤，落日浮云，无一非伤心之地。回望京畿，遥在碧云天外。肠断心灰，泪枯气短，漫成一绝，以志怨思。

诗云：

关山迢递路漫漫，浪迹萍踪不忍言。

惟有痴情丢不去，浮云落日满山前。

又数日，方到临淄地面。那脚夫道：“小娘子，如今好到家了。”原来这临淄是古齐地，乃山东地方。那马龟已到本境，便先着跟随的去报家信，他下了牲口，跟车儿慢走。见两个戴鬚帽的人对他道：“马爷讨得好人手，明日来恭喜。”他答道：“不敢不敢。”再行一程，见一婆子，年约四十以上，肥胖长大，面颇白净。接着道：“翘儿下车来。”翠翘见他恁的称呼，不知是甚等人，连连走下车子，就要相叫。那婆子道：“进家里去，参拜了家堂香火，再行大礼。”

翠翘只得随他进门，见那门上一对联句道：“时逢好鸟即佳客，每对名花似美人。”心中疑道：“这是个甚等人家？”进得门来，只见内中已有两个妇人，浓妆淡抹相迎。又见有四五个读书的在那里探头张望。翠翘一发心下不解。行到家堂之处，早已有供献果品在那里。远看象一幅关圣帝君，细看却是两道白眉。这神道叫做白眉神，凡是娼妓人家，供养他为香火。若是没有生意，这些娼妓便对此神脱得赤条条，朝着他献花祷祝一番，把筷子连敲几下，藏在床头，第二日便有客来嫖。若是过年，将鸡鱼肉三献五供。一碗饭，三杯酒，请了白眉神，把这三献五供并在一个沙盆里，酒饭俱别用碗分盛，亦坐在那放供献的沙盆中。将日用的马子，预先洗刷干净，到此日请献过神道，将沙盆放入马子里过除夕。次日看有甚好嫖客浪子来贺节，取出与他吃了，那人便时时刻刻思念着他家。就要丢开，那禁陡的上心来。所以人家好子孙，新正月初二三切不可到妓家去。

翠翘认不得是白眉神，只道乡风不同，各处供的上神，倒身就拜。那婆儿囑道：“保佑翠儿千人见千人喜，万人见万人爱。朝朝寒食，夜夜无宵，贵客阗门，嘉宾满座。”翠翘虽不能尽识其乡音，大约晓得不是好说话，泪如雨落。拜完了，那婆儿领他到堂前道：“你磕了我的头。”翠翘无奈何，依他磕了四个头。婆儿道：“磕了舅舅的头。”翠翘道：“他是我丈夫，替我同眠同宿，今日怎么叫我叫他做舅舅，我却又嫁那个？”

---

京畿(jī, 音饥)——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阗(tián, 音填)门——阗, 充满。阗门即满门之意。

那婆儿听得此言，急得三尸神暴跳，凌豪气冲天。道：“这等说起来，你要占我的老公了！”翠翘道：“明婚正娶，讨我为妾生子，怎说我占？”一发急得那婆儿气都转不来，对着乌龟骂道：“臭乌龟，臭忘八，我叫你去讨人来接客挣钱，谁教你替他睡的？”那龟子一句也没得说，只得努了那张嘴。婆儿骂翠翘道：“贱人！好子妹不钻龟，他就要替你睡，你也不该肯，都是你这骚娼根，痒骚发，引诱这忘八乱做。今日若不打你，下次怎管得你下！”不由分说，一把头发抓住就打。翠翘此时已晓得他是娼家，已打点要寻死，拿出藏的剃刀在手中，看得眼目众多，不能下手，待空行事。撞着这婆儿不知来头，一把头发抓过来就打。翠翘大叫一声：“苦命翠翘，不要命了！”望喉一剃刀，扑身倒地。但见：

血似涌泉流出热，尸如草萎玉山颓。

翠翘横死地下，血流满屋，赶进一班地方人等，道：“马秀妈，你着马不进充作富翁讨妾，诬骗良家子女，他不肯接客，你却千打万打，生生逼杀人命，这事牵连地方的，却是放你不得。不死便罢，死是要偿命的。我们先去报了官府，免我地方干系。”言毕，就要去。马秀妈着了慌，道：“列位老爹且暂留一步，我不曾问得他的来头，听见他不拜舅舅，说他是丈夫，我道初不断，后来乱打他几下，做个例头。不想他如此性烈，就刎死了。若是死了，也是前生一结。若是救得活，我择个好人家，嫁了他就是。列位且莫报官，省得又多费一番事体。我这里备一个东道，列位宽饮一盃，我们抬这女子去救一救看。救不活，自然要到官的，也求列位方便，若救得活，薄具微礼，求列位不报官司。”那些人做好做歹道：“秀妈是晓得事的，我们便依他而行，他自然晓得我们。大家一齐在马家吃酒。这秀妈讨个人进门，不曾趁得一个钱，例先要破钞，这是他性子急逼出来的。”

这贱妈儿真个慌了，叫一人扶定翠翘头，不教他摇动。两个人轻轻抬上板门，到内房铺下毡条褥子，将翠翘放在地下。到他胸前一摸，微微还有些热，拿些姜汤等物，撬开牙，灌将落去。幸得喉管虽伤，未曾断破，尚进得水落。从巳牌救起，直至黄昏，翠翘口中忽然长吁了一口气。秀妈道：“谢天谢地，有生气了，快拿些热汤水来灌。”又去请一个神效刀疮药的先生，替他渗上金疮药，用鸡皮贴上，绢幅包住。缚定道：“不可动他，将这两服药如今调灌一服，到五更阳转，方可回生，再服第二服药。一百二十日内，着不得一毫气恼。一经恼怒，金疮复裂，不能救矣。”

秀妈谢了先生，又着人守看翠翘，自己拿十两银子，见那些地方乡约道：“列位老爹多多起劲，那女子已有转气，料来不致于死。薄具微意十金，与列位老爹作辛苦钱。若明日好了，还要叩谢。”大家见他人已活了，银子是落得的，便接口道：“秀妈，你却是要晓得我们的情，今日若报一报官，你多得二三十两银子用，我们这样替你省费，都因你做人好，所以肯如此。”秀妈满口称谢，许他还要外酬，大家多谢散去。

秀妈回房，酒也不敢吃，客也不敢留，也没客敢来嫖。一家人都守着翠翘半死不活的尸首。看看五鼓，翠翘道：“哎哟，痛杀我也，疼杀我也！王翠翘身为甚孽，罹此不幸！”睁眼见一房人，三四个妇女，道：“这是甚处，好收我亡魂？”那秀妈道：“翠翘儿苏醒，是我不是，不曾察得来历，不晓得你是好人家女儿。他恁的骗你来的，你可善自保养身子。好了，我寻个王孙贵客嫁了你。你若不愿嫁，就跟我做女儿终身，我决不强你接客做贱事。”翠翘昏迷之中听了此言，喊一声道：“我那要这命。”叫得一句，气满胸膛，

四肢厥冷，金疮迸裂，血似涌泉，依然死去。这遭竟没气了。惊得秀妈要死不要活，道：“罢了，罢了，摇钱树一朝跌倒了。”忙去打了口，敷上药，调起金丹，连连灌将下去。直至次日傍午，又略有回生气儿，再不敢去动弹他。

救了三日，翠翘眼睛方能正视。但闭了眼去便见刘淡仙在旁道：“孽债未完，如何去得，钱塘江上，佳致不浅，汝须耐者。”翠翘忖道：“明明是那断肠会上的刘淡仙，他道‘孽债未完，如何去得’，明道我是孽中人了。此时虽勉强死了，到底来生要来还债，不如当场结了这重公案去吧。”以此茶汤略肯沾牙。那里当得秀妈服事殷勤，粉头昼夜帮衬，渐进水米。秀妈一口道：“儿，我说过不把你接客，我养得你好了。寻个正经人家，打发你起身。一夫一妇，把你当亲生女儿往来，你娘决不失信，你可阉阉。可怜你去国离乡，远兄弟父母，千里迢迢，跟他到此。我叫他讨个粉头是真的，那叫他将一个良家孝女讨来为娼，又破了你的玉体。如今天气炎热，你若不依做娘的说，住家保养，倘有个山高水低，娘的银子不消说了，也可惜你青春年少，一枝花才开就是这般没结束了。你娘与你前日无冤，今日无仇。就是蠢龟来赚骗你，也是你心情愿卖身救父，实在得我四百五十两银子，盘缠不要说起。你不为娼便罢了，何苦又害我吃人命官司。儿，你是个女中丈夫，妇人中豪杰，度人度己，我这样人家是趁得起折不起的。儿，你不要不言不语，一味拿着个要死的念头。蝼蚁尚且贪生，一死不能复生。你有甚言语，对娘说了一番，娘不听你，你再寻死也未迟。”委委曲曲，从从容容，恳恳切切。

翠翘听了，暗回想道：“他也说得有理，他实在费这一主银子讨我，我一家实得了他那几百银子的惠。一些不曾补报他，若是死了，又拖累他吃官司，我今生虽得个清白，来生难道不要填还他。况闭眼见刘淡仙道：‘孽债未完，如何去得。’若是死了，不但前生孽债未完，增今生一种冤孽了，何时还得干净。他既道我好了寻个人家嫁我，我且将计就计，替他说个明白，又还了他的身钱，又完了我的孽债，多少是好。”因开言道：“妈，我实是得你身钱，我岂将死涂赖你。但我当时明白讲过，我自起笔与马家做妾，却不曾说卖来为娼。这纸亲笔文书见在妈处，可以质证。怎么今日叫我做起粉头来？我是甚等人家女儿，甚等自贵的人品，这事怎么做得？不得不寻了尽头路了。妈既说把我择人另嫁，这个只管使得。我貌非丑陋才非蠢，倘若遇着主儿，就高出前价些也未见得。我与妈何仇，定要将命来做冤家。冤家只可解，不可结。可以全生，何苦要死，便依娘使得。但只一件要断过，经不得我好了，娘翻转了口，那时做下来，却不要怪我哩。”秀妈连连道：“我的儿，你妈妈若是骗了你，好了又逼你接客，等我遭强〔梁〕，倒浇蜡烛照天红。况生死在你，逼得你身，逼不得你心，做妈的决不食言。你再不必狐疑，好保重自家身体。”翠翘由此强进饮食，渐渐好了。

秀妈恐外面人杂，又将翠翘移到凝碧楼上居住。此楼三面铺翠，一面凌空。东望沧桑，一泓海水细怀中；北望京畿，云里帝城双凤阙；南望金陵，龙盘虎踞真人毓；西望岐山，蒹葭白露美人怀。回思父母，已是梦魂飞不到之境矣。翠翘对镜无聊，遥忆当日金生订盟光景，宛如昨日。而路远人离，杳不可问，题《十不谐》以记其悲。

---

蒹葭(ji nji ,音兼加)白露——语出《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中写寻求“伊人”，终不可得的情怀。

其一：

一不谐，一不谐，盟言未尽祸飞来。哎呀，祸飞来，两分开。

其二：

二不谐，二不谐，情短情长积满怀。哎呀，积满怀，苦难捱。

其三：

三不谐，三不谐，思到无思泪满腮。哎呀，泪满腮，不能揩。

其四：

四不谐，四不谐，旧事新怀难摆开。哎呀！难摆开，去又来。

其五：

五不谐，五不谐，恨咬银牙半似呆。哎呀，半似呆，强托腮。

其六：

六不谐，六不谐，别酒将倾日色歪。哎呀，日色歪，头怎抬。

其七：

七不谐，七不谐，怨杀王孙去不来。哎呀，去不来，鬼神差。

其八：

八不谐，八不谐，死到黄泉复转来。哎呀，复转来，孽应该。

其九：

九不谐，九不谐，生生拆散凤鸾偕。哎呀，凤鸾偕，怎安排？

其十：

十不谐，十不谐，哀哀翠翘命儿乖。哎呀，命儿乖，真可哀。

题毕，愈觉无聊，情殊不胜，坐卧不安。烹佳茗消渴，见新水浸溪，阜草拖岚，潮声嘘座，帆影拂阑，又成一律。

诗云：

入窗新水浸溪花，阜草拖岚四望赊。

近海潮声嘘座漫，隔城帆影拂阑斜。

风扶瘦我轻登阁，浪促征人倒印沙。

往事不堪频泪落，瓯香慢煮雨前茶。

翠翘题罢，无人和答。正自无聊，忽听得隔楼有人朗吟。翠翘侧耳静听，只听得寻人吟道，诗云：

楼外谁家青鬓娃，长吟声隔碧桃花。

愁侵笔底低疑咽，怨向风前教若嗟。

远接芳香嗅蝶粉，微通幽意喜窗纱。

卿须怜我才多藻，我却怜卿未破瓜。

翠翘正在污辱场中，忽闻隔楼有人吟诗，以为幽谷嚶声，出于望外。因探头一望，只见一个书生，飘巾华服，在那里低徊想望。翠翘看见暗忖道：“此生听他吟咏，虽非白雪阳春，却也还是诗书一脉。但不知是甚样人？”因细细访问，方知那生叫做楚卿。因又暗暗思量道：“我如今身堕火坑，怎还由得我往日心性。只要脱去火坑，便是万幸。若能脱去火坑，便随了此生，又是万幸了。”正是：

只徒苟且全，翻致琉璃碎。

不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惜多才认作贼子 坑薄命偕侠图财

词曰：

眉弯弯，眼团团，怎把山鸡认作鸾，饥来不择餐？心说酸，泪垂干，不道人情狼虎般，娇花怎不残？

右调《长相思》

话说翠翘因见那楚卿象个旧家子弟，不合起了个妄想的念头，便一时浑得没了主意。

又一日，忽听得那楚卿又在隔楼吟咏，翠翘不觉倚窗凝睛熟视。那楚卿初时故作不见，等翠翘看他时，三不知回过头来向翠翘深深一揖，翠翘仓促中回了一个万福，缩身便退。那楚卿因对着楼跌足自语道：“如此国色天姿女子，怎么落在娼家，真令人怒气填胸，须发上指！若有商量，待我效昆仑盗出红绡，等他一马一鞍，也见我这点热肠。只是不能与他面谈，问其详细。他身在笼中，又不解依意，怎能出此火坑？美人，美人，虽说佳人已属沙叱利，犹幸义士还逢古押衙。只可惜今日当面又错过了。”言罢，掩窗而入，叹息之声，犹咄咄不绝。

却说翠翘虽敛迹退入，却不曾去远，那人说的话，却句句都听得明明白白。心中暗喜道：“我只道他是个文人，原来也是个侠客。今幸有缘得遇，可惜方才不曾求告得他。”又想到：“若是求告他，隔墙私语，被人看破，出丑不便。莫若写下一封书，隔窗投去，细诉苦情，他自然怜我。若能拔出火坑，就跟随此人为妾为婢女，也强似为娼多多矣。”主意定了，因作书一封。

书曰：

翠翘不幸，遭遇家难。又不幸，为匪人所欺，堕落烟花。每至清风朗月，痛红颜之失所；秋帐冬缸，伤薄命之无归。自谓风尘贱女，难希君子垂怜；岂料侠烈高人，深为裙钗动念。口口开笼，声声救苦，言闻于耳，感已铭心。倘遂其言，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昔人云“骨化形销，丹忱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良有以夫。

本欲哭诉君前，奈身无彩翼。所望者，郎君义胆包天，雄谋盖世，必能出奇计，引困龙离孽海也。平康恶况，度刻如年。早一刻，则沾一刻之惠。君之德也，妾之愿也。

谨摇尾伏首，惟仁人是望是禱。

翠翘写完了书，欲要隔窗掷去，又恐怕投不入，失落了，被他人看见，欲要寻人寄去，却又无人。正费踌躇，无心中走到楼下园内闲步。忽见一童子来挑水，翠翘问道：“你是哪家小官？”那童儿以手指口，作不能言之状。翠翘疑是楚家家人，因问道：“你莫不是楚家小官吗？”那童子连连点头。翠翘又问道：“我闻哑者必聋，你可聋吗？”那童子摇头作不聋状。翠翘低低道：“我有一缄寄与你相公，烦你带去，不可失误。”那哑子点头，就伸手来接。翠翘便忙取了递与他道：“收好了。”那哑子紧紧藏在贴内，打完水，竟自去了。

次日，哑童儿又来汲水。翠翘走近前问信道：“可有回书吗？”那哑童儿点头相应，取出一条素纸封儿，递与翠翘。翠翘接了，便转身上楼拆开，上有“昔越”二字。不解其意，仔细沉吟，几番费解。忽然有悟道：“是了，是了，他约我二十一日戌时越墙相见。今乃二十一，晚上他约来相会，须索要伺候他，经不得妈妈屋中有事耽搁哩。天！我王翠翘得见君子，仗他义侠，脱离火坑，全靠神灵默祐。”将楼上收拾洁净，以待楚生。

将及黄昏，忽然秀妈来看他。问道：“我儿身子健否？”翠翘道：“这几日渐觉平复。”秀妈道：“如此却好。你妈妈这两日为你婚姻终日碌碌，高不成，低不就，十分纳闷。你在这里甚是不便，那些浪子闻你的名，日日来扰，巴不得寻个主儿，等你也了却终身，你妈妈也有几两银子用。如今一邹家要来娶你，不知可成得么？甚是心焦得紧。连日不曾来看得你，放心不落。今略少闲，替你清淡清淡。”翠翘道：“有累妈妈费心。”锅边秀拿酒至，两人对酌，攀古论今，直至更深方散。

翠翘心下十分慌张，送妈妈回去，将门重重关上，又将灯细照了一番。上楼开窗一望，早有一梯靠于窗前。翠翘且惊且喜，咳嗽一声，外面也咳嗽一声，便有人扶梯登楼，缘窗而入。翠翘一看，果是楚生，不胜之喜。因倒身下拜道：“薄命翠翘，流落烟花，望乞仁人，提出坑陷。生当衔环，死当结草。”楚生答拜道：“久仰芳卿，孝义绝人。近见牢笼娼家，不胜愤恨，每为发指。昨又承华扎下颔，尽悉芳卿五内。小生虽不比许俊押衙，亦当勉力出卿于火坑孽海之中，必不敢负芳卿一片心也。”翠翘流涕感谢道：“若能如此，是翘之一无也。”二人相对甚乐。

楚生因调之道：“身在娼门，孤芳自守，亦寂寞乎？”翠翘道：“心似太虚，一任浮云来往，何能染我？”楚生道：“只怕已染半蓝也。”翠翘道：“任他涅也不淄。”楚生道：“人非草木，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因以身逼翠翘道：“良宵相遇，不能虚度。况吾定计脱卿，岂可无以谢我？”翠翘道：“此身不死，愿以异日。”楚生道：“今日发仞之始，若不和谐，恐后事不利。”翠翘因要厚结其心，求他欲拔身了，又因此身已失，非复昔日之比，便应道：“求郎拯救，岂敢惜荐衾枕。但愿他日切莫中道弃掷，使奴有白头之叹！”楚生忙跪地叩头，发誓道：“我楚卿若负了王翠翘今日之情，强人开剥，碎尸万段，全家尽遭兵火！”翠翘因扶起道：“愿君转祸成祥。”于是男贪女爱，携手登床。玉扣含羞解，银灯带笑吹，一霎时无限温存。

雨罢云收，铜壶漏箭，且四催矣。翠翘道：“妾感郎君义侠，蒲柳之姿竟蹈崔张之辙，唯君子怜而秘之。幸早定奇计，脱解妾身，终身君子，实心愿也。”楚生道：“此我事也，三日内定以奇计脱汝。”翠翘再三致谢。比及五更，楚生别去。

次晚复至道：“我着人探访妈儿口气，他原无心把你从良，只想你身体强健，依然卖与番儿手。有两家在这里说，许了他七百两银子，他还不肯，要一千两方卖，我一时又凑办不起。那主儿出也七百，若添百数讨了去，可不辜负了你这番义气，我一段热肠？吾今已另有一计矣。”翠翘听了，半信半疑道：“如今却计将安出？”楚生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翠翘道：“此非上策，万一拿着，郎君脱身去了，叫我翠翘浑身是口，也难分说。一个好端端的人，倒弄得要死不能，要活不得，那时怎处？愿君再定良谋，此策殊未善也。”楚生道：“不妨。吾有名马一匹，日行千里，马奴健儿，武勇超人，一夜工夫有三百里走。明夜缘窗而下，跨马往北，一同进京。我楚府里家眷，那个敢来拦阻！”

翠翘心下犹疑，欲不依他，业已失身于彼，恐怕翻转面皮，为害不小；若是随他去，又恐一个走不脱。这番跟人逃走，免不得任他磨灭。千番思量，万般踌躇，进退两难，行至莫决。点头嗟叹道：“又遇魔头也！咳，我王翠翘错认他是个仗义君子，那知他是个行险小人，这事多管要做出。也罢，

也罢，不去也不好，去也不好，死中求活，听天而行，只得依他去吧。”两泪交流，对楚生道：“此去行险侥幸，凶多吉少，须要郎君全始全终。当不得半路丢了我，我就死在黄泉，断断不肯放你。”楚生道：“卿无过虑。就到那出头出脚时节，我挺身认了；拚得还他原银，怕他怎么奈何了我。”翠翘道：“郎若如此，妾无虑矣。”楚生快活无极，翠翘忧郁千般。

次夜更深，楚生越窗而至，对翠翘道：“万事已备，请卿启行。”翠翘犹有迟疑状，楚生又誓道：“若事败，楚卿不以身任，而致令翘娘受辱者，千虫万毒，攒食其身！”翠翘遂意决，下窗上马，楚生亦上马同行。

翠翘见那马夫青褶襖，毡笠，携伞同行。此时九月天气，霜降以后，地面近海，便觉寒色侵人。正值廿三四，又无月色，好生凄惨。翠翘在马上叹道：“好共歹，都在今也。”意懒心灰，随马而行。忽闻鸡声报晓，口吟一绝。

诗曰：

四野鸡声齐报，一村晓雾重封。

小舟漫移曲浦，篙师未惜 西东。

楚生道：“天且明矣，急早加鞭，出得这个所在，就好安住了。”翠翘加鞭赶行。忽听后面喊声大作，翠翘晓得不是好声息，对楚生道：“后面人喧，定是追我者矣。郎害我也！”楚生道：“无妨，我一力承当，怕他怎的！”

看看后人追至，楚生将马一拎道：“我去替他说话。”此时天色尚未甚明，不知楚生往那条路去了。翠翘还认定他真放马回去，对追的人说话，勒着马等候。追者赶上道：“拿着了！”却原来是马龟同秀妈。几个邻里地方见了骂道：“好淫妇！不肯接客，却跟野汉子逃走。替我反绑起来，锁了！”手下人一齐动手，捆绑起来。

翠翘此时死又死不及，悔又悔不得，心中还仗着楚生来救驾，那知他打鼓弄琵琶，相逢是一家，不知那方去了。

秀妈分付道：“他一人不能独行，必有个奸夫，寻一寻看。”树旁边寻出一条汉子，认得却是都诈。秀妈道：“你这奴才，你在我家几年，我也不曾薄待你，你吃酒撒泼，我方才打发你出去。你却怎的敢拐我家的人走？”抓住了就是一顿鞭子。都诈只是不做声。秀妈骂翠翘道：“好客不接，却去偷垃圾保儿，你这腌臢泼贱！且带回家去，再替你说话。”一齐转回本境，已是巳牌时候。看的人尽叹息道：“恁般一个好女子，却跟了个保儿走。”翠翘羞的脸红气胀，只将双眼闭着垂泪而已。

忽一人道：“你们不要恁的胡说，坏了那女子的名声。这事多分又是那楚卿烂心的笑耍他。”翠翘初时还要倚楚卿为泰山，今忽听了此言，晓得他是一伙人，做弄他一个。咬牙切齿，怨一声自家，恨一声楚卿，叹一句命薄，骂一句秀才。嗟怨未已，已至家中。

秀妈分付锅边秀，将翠翘衣服尽剥了，连裸脚也去个干净。将绳子兜胸盘住，穿到两边臂膊，单缚住两个大指头，吊在梁上。离地三寸，止容脚尖落地。那壁厢也将都诈吊起，只不脱他裤子。翠翘无寸丝遮盖，赤身露体，羞得没处躲藏。到此地位，生死由人，一身无主，只得闭着眼睛，随他怎的。秀妈骂道：“好淫妇！好贱人！我叫你接客，你就将刀刎颈图赖我，你跟人走去就是该的？你道是好人儿子女，不肯做娼家事，我十分敬重你，放在

后楼居住，不教你见客迎人，日日替你寻个好人家打发你起身。那知你都是假惺惺，几日儿就痒难过，去偷汉子。偷别人也还好看些，恁般急得紧，就跟了个保儿走了。你这样贱货，不比你那里怕！”提起皮鞭，一气就打了二三十。可怜翠翘，几曾受过恁般刑法？手是吊住的，脚下只得二指沾地。打一鞭转一转，滴溜溜转个不歇。正是人情似铁非为铁，刑法如炉却是炉。

翠翘欲死不能，求生无术，哀告道：“娘，打不得了，待我死了吧。”秀妈道：“咦，你倒想着死哩，我且打你个要死。”又一气打了二三十皮鞭。翠翘心胆俱碎，道：“娘，真打不得了，听你卖了我吧。”秀妈道：“我正打你个要卖。”又是二三十皮鞭。这番翠翘气都要接不来了，道：“娘，真正打不得了！我要生则生，要我死则死，要我接客，也情愿接客了。”秀妈道：“你来骗我，我若放你，你就要作怪哩。我做这四百五十两银子不着，只活活打杀你！”正是：

只因赚入牢笼内，

生死由人定主张。

未知翠翘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 老娼根烟花教训

词曰：

走青骢，飞冥鸿，鸚鵡笼中梦也空，学语敢朦胧。粉太工，脂太浓，羞杀全无闺阁风，教妾若为容？

右调《长相思》

话说翠翘熬刑不过，哀求道：“妈妈，是我不是。自今以后，再不敢撒矫做作，一听妈妈教训了！求妈妈棒下超生，王翠翘不合一时志短，听那楚卿的愚骗，背妈妈逃走，原非我的本心。今日之桩事落在妈手，存亡听妈。只求妈哀怜我去国离乡，飘流到此。妈妈法外施仁，开一面之法网。妈，翠翘实是打不得了！可怜王翠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疼得肝肠碎，痛得心胆裂。妈，得饶人处且饶人。妈，你打死翠翘值甚的？可不丢了你四五百两银子。妈，你不看人面看银子面，也饶得我这次儿。妈，你这遭有言，我若不听，再打也不迟。”

言到伤心之处，旁人无不替他堕泪。秀妈道：“如此还要打了一百做样子，再替你断。”拿起皮鞭又欲打。翠翘惊的魂出道：“罢了，熬不得了，是死也。”头打两三个旋，脚一连几搓。只见那双丢丢脚儿上十指，鲜血直喷，头发尽散，口中白沫吐出，眼睛之中血淌。众粉头看他恁的光景，一齐跪下替他讨饶。秀妈看见那个模样，也怕弄杀了，便应道：“饶便依众人说，饶了你却要招过。今后违我法令，打多少皮鞭？”翠翘道：“若再违妈规矩，愿打一百。”秀妈道：“自今日以后，逢人要出来相叫，客至要唤点茶，献笑丢情，逢迎佐饮，却都是不可违拗的。违拗也要打一百皮鞭。”翠翘连连道：“也是这等。”

秀妈道：“那个肯保得他无事，我便放他下来。”翠翘道：“好姐姐，那个保我一保？”内有一粉头唤做马娇，道：“翘姐，我保便保了你，却是放你下来当不得寻死觅活，我的命便送在你手里了。”翠翘道：“事已至此，死亦无用。我自知孽障深重，不能解脱，已安心听命，决不连累于你。”马娇道：“如此，我一力承当，保你下来。”马娇至秀妈面前，跪下道：“女儿愿保翘姐。若他有事故，都在女孩儿身上。”秀妈道：“娇儿，你好大包袱！保便把你保了去，却是要包得完完全全的。若有一些儿破绽，都在你身上。”马娇道：“女儿一概包到底。”秀妈道：“如此，替我放下来。”

马娇叫锅边秀轻轻落，那里站立得住。就替他穿了衣服，挽起髻儿，替他套上鞋子，道：“娘，我同翘姐去洗个浴，再来谢罪。”马娇扶入安慰他一番，暖一壶酒把翠翘吃道：“翘姐，你恁的一个伶俐人，怎也中了他们的拖刀计？那楚卿乃天下薄情子，有上肚的恩情，没有落肚的盟义，也不知赚了多少妹子，害了多少内家，骗了多少朋友。是龟奴才挽他出来，许他三十两银子，教他定计来骗你的。你带去的书，他约二十一日话，句句那个不晓得，但不敢走漏消息对你说耳。你如今落了他的局，只好收心耐意，待时而举。适才你不该说出楚卿带你走的话，他若知道，还要来分清。你若不咬住他还可，你若与他硬证，他极反得面皮的，你却不要斗了他的性。”翠翘道：“他与我盟言在耳，只怕不是恁般负心。”马娇道：“我言不差，你见便知。且吃口酒去谢了罪，同你去睡吧，明日好入教门。”

---

骢（cōng，音匆）——青白色的马。今名菊花青马。也泛指马。

翠翘一夜不曾讨得睡，又打了几百皮鞭，神疲力倦，肚中又饿，口内又渴。亏这几碗酒吃了，方硬挣些。走到秀妈前磕头谢罪。秀妈正欲开口，楚卿自外而入。秀妈起身迎道：“楚相公甚风吹到此处？”翠翘还痴心，想他是来替他分割的，低头不语。那楚卿应道：“无事不登三宝殿。闻得一句不白之冤，特来一对。闻你那跟保儿走的丫头，说我楚卿相公带他逃走，这丫头是甚等人？叫这淫妇出来，待我当面问他。他认得我是甚等主儿，却来图赖我。”秀妈道：“楚相公，并没有这话，不要听闲人言语，我那丫头并不曾提着相公身上。”楚卿道：“我家人在这里看打，见那丫头亲口指名说我。我只要见他一面，问得他哑口无言，我便罢了。”

秀妈被他吵不过，只得叫道：“翘儿，快到楚相公面前赔礼。”翠翘眼中出火，心内飞刀，没奈何，走近前福了一福。那楚卿到此地位也不罢了，只管要洗清那个赚陷人的名色，一把拽住翠翘道：“就是你这丫头乱说！你几时见我来？我几时同你走？你好回我一句有无，我便去了。不然，不替你干休！”秀妈道：“你答应了一句，伏个罪便罢了。”翠翘无奈道：“你说不曾，便是不曾了。”激得楚卿怒发三千道：“你看这泼淫妇的声口，还咬着我不放！我几曾约你走，好还我个明白。恁般不识高低好歹的娼妇！不打缘何气得过！”走近前，劈面就是一掌。翠翘就地滚，就地跌，喊道：“辜恩负义的楚子任，你道不曾约我走，你‘昔越’二字，暗约我二十一日，越窗相逢，难道是假的？你强我同行，我固辞不肯。你道事败，我一身任之。皇天在上，你可发得咒么？你强我成奸，许我白头偕老。你盟天立誓，人饶你，天不肯饶你！你将我堕入万丈淤泥坑中，不思量替我方便一言，委曲一句，倒来撇清。我以妈在上头，不说你一句，完你个体面回去，也万万分好了，你还来打我！你道打了我便可以释旁人之疑，只怕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人可欺，天不可欺！你道不曾带我走，你来我替你赌咒！”一把拽住楚卿衣不放，楚卿被他一口咬住，前后俱讲得是真情，本欲盖今日之短行，反彰露从前之亏心。

众人听了，一齐道：“依翠翘说起来，明明是楚子任害了他，反来做这样鸟腔，我们众人替王翠翘抱个不平。”大家发了一声喊道：“骗害翠翘的是忘八乌龟的鹰犬！”这一声，楚卿置身无地，抽身欲走。外面有人立在那里，又见翠翘数数落落，哭个无歇无休，倒不好意思，默默无言。秀妈还要存他体面，对翠翘道：“不要是这样没规矩，你跟保儿走，怎冤屈楚相公？娇儿，叫了他进去了。”翠翘也支撑不来，又怕触了妈儿，乘势同马娇进去了。

秀妈道：“我十分帮衬你，差不多就罢了。怎的定要撞壁？”楚卿道：“秀妈有所不知。此事外人俱道替你设计，赚了这妮子，这妮子死了要在我身上偿命。又添得他亲口咬我，我再怎么做？想着仗秀妈压着这妮子头，发挥一番，好掩一掩人的耳目。不想反讨个没趣。”秀妈道：“半路好买，半路好卖。你方才满帆风使得忒猛了些。也罢，他今日冲撞了你，本该我留你在这里喝一杯解闷酒方好，人一发道我们是柳隆卿胡子传了。今薄具二星，折一小东，相公回去自饮一盅罢。”楚卿道：“我那在这两钱银子，但今日受了人无方之气，却得要买壶消消闷哩。”收在袖中，从后门去了。

当夜无辞。次日翠翘起来不得，浑身疼痛，发寒发热。马娇报与秀妈。秀妈也自来看他，道：“翘儿，这楚卿乃无籍光棍，你怎么被他哄？此人若带你走脱了，他也是卖你的，那里要你做妻子？他自己的妻子也是卖落水的，

稀罕你！我如今条直对你说，你若在我这里做生意，我另着眼睛看待你。你若不愿在我家，我却寻一出得钱的主儿，依旧卖你去接客，听你自裁。”翠翘道：“甑已破矣，伴新不如伴旧。妈教导我些，我愿死跟妈妈做生意。”秀妈大喜道：“儿子！良家女子，深闺寡妇，星前月下，濮上桑间，求一行乐而不可得。你身入其中，却是这样千推万阻。你且将息两日，我替你讲明门户的制度，枕上的工夫，方好行事。”

分付锅边秀，拿好酒，红花、苏木、桃仁行血之药，吃将下去，身子日健一日。秀妈道：“儿子，我替你更一名字。你叫王翠翘，把王翠二字丢开，叫名马翘。如今有一客人要来看你，你却一些事故也不晓得，怎么留得他？若留了他，被他笑耍了去。”翠翘道：“睡便是这等睡，难道有几样不成？”秀妈笑道：“痴儿子，若娼家替良家一样，人都不嫖了！个中有许多妙境哩。”翠翘道：“求妈细讲一番。”

秀妈道：“客人吃东道完了，将上床，要让客人先睡在床里，你却睡床外，要将脸朝着客人，用手替他做枕头。他定要用手来摸你浑身，你也将手去摸他下体。若是短小，用击鼓催花法；若是长大，用金莲双锁法；若性急的，用大展旗鼓法；若性缓的，用慢打细敲法；若不耐战的，用紧拴三跌法；若耐战的，用左支右持法；若调情的，用钻心追魂法；若贪色的，用摄神闪胫法。其余别法虽多，大约不出此八法之外。有了枕上的工夫，就要学那日用的制度，其法有七。第一曰哭。接着有钱撒漫的嫖客，住了几时要收起身，你便哭将起来道：‘情哥，你怎舍得丢了我去了。’撒娇撒痴，恋恋不舍。任他怎样刚肠，哭得他手酸脚软。他若是在行的，定说你客来客去，那留情得许多？我替你逢场作戏，你怎忒认真了？你便两泪交流，呜咽道：‘可见你男子汉心肠狠毒，不要说两人相得，留恋不舍，就是一块石头抱久也抱热了。接客虽多，情有独钟，我实有恋你意。’两行情泪，能生既去之春；一转秋波，足夺骚人之魄。有诗为证，诗曰：

情郎欲待整归鞭，清泪临风可续缘。

任是铜肝铁汉子，也教心软再留连。”

翠翘道：“若没有眼泪出来却怎么处？”秀妈道：“不妨。只要把生姜汁染就汗巾一条，将来揩眼，则泪如涌洋矣。

“二曰剪。客人住久，他有意恋我，我此时就要定计以结其心。恐怕别家见他替你合得好，引他去跳槽。朋友们见你二人相好，拆你们的风月，与他同剪香云，结为一处，分缚二臂，为结发之意。有诗为证，诗曰：

一缕香云截下新，赠与情人订凤盟。

只为烟花空结发，青楼也赋白头吟。

“三曰刺。两情既洽，必用一事以锁其心。不然子弟之心最易变。更闻得某人温存，便要想着那边去调弄。见了那个标致，便思量绰趣。到了这样时节，乃下手工夫，趁他有银子时，要令他心中少一明白，不但不肯出钞，便是我从前工夫都空用了。如今要用个重手法去拿他：或在两臂下，或在脚股上，或忽于脚板底下，以花针刺亲夫某人在上，以墨涂了，使他见之以为你情独厚，他必堕术中，死心塌地在你身上。他若去了，后来别客看见，想道某人不知怎样待他好，他所以如此恋他，又必多方加厚于你，欲夺前人之

---

甑（zèng，音赠）——古代蒸食物的炊器。置于鬲或鍪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

胫（cū）——繁琐之意。

爱。你就可因而行计，攒眉哭告道：‘某人在我身上费过多少银子，怎么用情，怎么好人，怎么知趣，我不曾报得他。’言罢，掉下几点假泪。不由此人心中不转，要绰趣，自肯用钱了。有诗为证，诗曰：

刺法机关不可当，情人一见便心降。

借他名色行我计，白镪黄金顿复囊。

“四曰烧。烧乃是苦肉计。如今的子妹刁钻，子弟也乖巧。要得他的欢心，赚他的钱钞，没有迫切动人心锁人意的法，那能笼得他堕入个中？只得用下这苦肉计，替他双双发誓，男不变心，女不二念，若有反复，神天共殛。两人解开怀，肚皮合肚皮，胸前对胸前，以香灸之。第二两头相并而灸，名曰‘结发顶愿’。第三我左手合他右手臂灸，名曰‘联情左愿’。第四我右手合他左手臂并灸，名曰‘联情右愿’。第五我左股合他右股同灸，名曰‘交股左愿’。第六我右脚合他左脚并灸，名曰‘交股右愿’。当时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被黄公复一个苦肉计断送了。希罕世上这些蠢男子，不曾替他好，他尚且在人前卖弄某子妹替我好，你真替他烧香疤，他就破家荡产，卧柳吞花，死也不悔了。有诗为证，诗曰：

欲得痴儿情意坚，须将烈火肉身燃。

皮毛虽热心还冷，苦肉于今万古传。

“五曰嫁。嫖客不言娶，有何趣味？姐儿不言嫁，有甚温存？但这个嫁字比不得真正女儿的嫁字。乃相体裁衣，随炉打铁，见景生情的妙用。他是千金之家，问你身价要多少，你便道我原是多少身钱卖把他的，替他接了几年客，趁了多少钱，也有几个本利了，如今不过把他百数银子尽够矣。终日议嫁，说盟说义，说情说誓，他心昏了，自然舍得用银子。银子完了，他娶你不起，不用你辞他，他自善善而去了。有诗为证，诗曰：

盟山誓海用机关，针芥相抬情实难。

嫁法从来夸妙诀，任他豪客也留连。”

正要说第六法，忽锅边秀来道：“有一位相公相访妈妈。”秀妈随即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醉风流金屋谋娇

词曰：

今日何时，此中何地？思来想去令心碎。旁人说与不关情，关情惟有潸潸泪。哭告皇天，尽人遮庇，如何独把奴生弃？告天天再不垂怜，拼游地下相回避。

右调《踏莎行》

却说秀妈送客去后，复唤翘儿听说完了六、七二法。“六曰走。此法乃计中行计之妙。他嫖得手头空乏，要娶又无资财，欲嫖又无钱钞。前法已施，后事难继。要打发他出门，止有一走法，可以骗得他动。或约他走到何方，或叫他讨船何处，哄得他确信无疑，到了那日，收拾起身，一头撞破，声言要拿送官，他自然没趣去了。此散兵之计，他道缘慳分浅，被人撞散好事，那知计中拖刀。有诗为证，诗曰：

欲散穷坯不出门，此中妙计走中寻。

纵教聪慧过颜闾，岂识包藏有祸心。

“七曰死。人生只得一个死。若是接一个客人，便死一身子，也没有许多身子死得。此为假死，非真死也。两人好的时节，看他心有动摇，便道我生是你家妻，死是你家鬼，我是定要嫁你的。你若不娶我，我死也死在你身上。他若是有大有小，明知他不能娶你，便道我不能嫁你为妻，枉替你恁般相得。我虽接了多年客，那个象你恁般温存，知疼着热。你既不能娶我，我替你双双同死，也强似活分离在世上。正是在世不能结同心，死后愿为连理树。不怕他不倾心在你身上。有诗为证，诗曰：

致之死地复能生，最妙机关暗用情。

阿侬参得其中奥，闪杀风流赚杀人。

“晓得了这七字阴符，就好行登坛杂技。立在门前，过客看你一眼，便要笑脸相迎。若牙齿生得好，便微笑露齿，以献其美，名曰‘献银牙’；脚小不歪者，以脚踏门闾，低首自祝，名曰‘凤点头’；若身材美艳，便立出一少，名曰‘献身说法’。手好则半露春纤，或眼角而传情，或闲吟而丢俏。无非欲勾引他春心，打动他欲念。通斯旨，可为妓矣。”

翠翘道：“原来如此，儿善领会矣。”——只因命犯桃花劫，任你清真也是淫。

翠翘既身入火坑，才技容颜无不第一，名倾一时。王孙公子求一见以为荣。胡琴诗学之名，扬溢远近。都称道马翘儿能新声，善胡琴，动人心，引人魂，博一笑，值千金。翠翘每每回想出身是甚等人家，生平是何等期许，今日却堕落在这孽海罡风中，何年月日乃有出头日子？深自怨恨，因为《哭皇天》以志其不平：

余生命薄家不造，舍身救父落火坑。

也曾轻身蹈白刃，岂肯甘心做下人？

无端陷入奸人彀，浑身是口难辩明。

将奴捆吊高梁上，打得皮开鲜血淋。

疼死三番昏四次，哀哀求告不容情。

求告百般方肯住，要奴招成愿弃迎。

---

门闾(yù, 音玉)——门坎儿。

彀(gòu, 音够)——彀，使劲张弓，意为箭能射及的范围，又喻为牢笼、圈套。

奴生本是深闺女，怎识风流赚骗情！  
听他一一从头教，无耻无廉丑杀人。  
学成枕席妖狐态，夜夜乔妆去伴人。  
人未眠时不敢睡，人如睡熟莫虚惊。  
既要留心怕他怪，又要留心防他行。  
客若贪淫恣谗浪，颠倒温柔媚心容。  
熟客相逢犹较可，生客接着愈难承。  
任他粗豪性不好，也须和气与温存。  
妈儿只贪钱和钞，不分好丑尽皆迎。  
鲜花任教拈藤伴，美女无端配慧生。  
牙黄口臭何处避？疾病疮痍谁敢憎？  
若是微有推却意，打打骂骂无已停。  
生时易作千人妇，死后难求无主坟。  
人生最苦是女子，女子最苦是妓身。  
为婢为妾俱有主，为妓死生无定凭。  
我今翻成皇天哭，一字吟成万结心。  
寄与青楼多娇艳，乘早抽身出火轮。  
莫待冷落门前日，泪洒西风泣断魂。

此词一出，闻者伤心，见者堕泪。翠翘以胡琴拨之，凄怨悲怆。莫说姊妹行中闻者俱号泣不能仰视，即如秀妈之狠毒，听了亦觉潸然泪下。

且说此地有一游学书生，姓束名守，字其心，乃常州府无锡县人氏。父亲开店临淄，从父到此。年方弱冠，家事富饶。娶妻宦氏，乃吏部天官之女，既美且慧，只是有些性酸，却是酸得有体面，不似人家妒妇一味欺压丈夫。他却要存丈夫体面，又要率自己性情。又不肯分家于人，却又能使人不能分其爱。又有一付奇妒奇才，能制人而不制于人。这束守才智那里及得他来，所以手下事情甚多，宦氏井井有法。

束守虽有外心，只落得眼饱而已。因从父游学到此，闻马翘新声之妙，胡琴之美，叫书童拿了拜匣，备四匹尺头，瞒了父亲，同一帮闲，姓步名宾，来访马翘。翘适不在，迟数日又至，乃得一晤。送上拜帖礼物，翠翘道：“有劳光临，已增荣宠，遽承厚礼，何以克当。”束生道：“久慕芳卿，无缘少晤。薄具不腆，非敢言敬，卿表寸心之企仰耳。”又送东道银三两。秀妈盛设款待。此日极烹龙炮凤之奇，罗猩唇豹胎之异，传罍飞觞，呼卢喝盏。马翘用了几杯酒，脸媚桃花，柔性雅语，愈觉风流可爱。但见：

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今世未见。环恣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跃乎若朝曦初出；其少进也，皎乎若明月舒光。美貌横生，烨兮如花；恣态肆露，温乎如玉。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倚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步依依兮曜殿堂，宛若采凤兮乘云翔。

束生看了，快心乐意，道：“小生虽不擅诗韵，但遇此美貌佳人，岂可

---

慧 (gà ng, 音杠) —— 傻；楞。

遽 (jù, 音具) —— 匆忙，急。

殚 (d n, 音单) 形 —— 殚，尽。把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曜 (yào, 音要) —— 照耀。

无赠？不揣鄙陋，漫缀俚词，以纪今日之幸会云。”

诗曰：

有美有美皎如玉，无瑕无瑕宛似仙。  
从来未识芙蓉面，何幸相逢玳瑁筵。  
纤手持觞明月下，晚妆临镜宝凳前。  
闺中逸俊知多少，此乐当为第一篇。

歌罢，酒阑人散，携手归房，恩爱甚笃。其后又值束生之父回南，无人督率，更得大展其情。二人剧饮狂歌，吮箫度曲，对月联诗，逢时玩景。一连三月有余，留恋马家。束生挥金如土，马家个个欢喜。束生貌性温和，风流大雅，马翘亦十分相得。

一晚，翠翘浴起，愈觉娇艳横生。束生因说道：“宋玉之赞神女云：‘被服，悦薄装。沐兰泽，含茗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殆以赞卿也。”翠翘道：“远之有望，近之既妖。君何索妾之重比也？”束生道：“私心独悦，乐之无量。端详卿伏，殆非风尘中人也。貌丰盈以庄妹，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了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志解泰而体闲。既姹婳于幽静，又婆娑乎人前。不意风尘中乃有此种异品，令束生又妒忌又眷恋也。今见卿浴罢残妆之态，亦是罕遇，偶作数言，以志浴景。”

诗曰：

月夜青楼倒玉壶，美人乘醉洁瑜。  
冰肌蟾魄争明媚，雪态花阴半有无。  
初起带着呼伴拭，乍行含笑倩人扶。  
淋漓快入芙蓉帐，枕上低声唱鹧鸪。

翠翘道：“盛扬之下，难负美名。承君过爱，急欲一和。偶忽动尘外之想，笔为乡思所搁，姑俟他日。”束生惊道：“然则卿非秀妈女乎？”翠翘道：“郎君无问此断肠事，一时不能罄谈。且去睡觉，慢慢对你讲来。”完罢，泪如雨下。束生听了，愈加惊讶，定要问他起根发脚。翠翘道：“妾乃瓶花，公乃浪蝶。东皇固自有主，一枝聊供采玩足矣，公何索之深也？”束生道：“我实欲娶子，故谆谆致问。”翠翘道：“娶妾难，从良不易，何敢轻口也？你今在平康队里，见我倜傥风流，绰约多姿，故十分错爱。若一到你家中，这些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用他不着。洗清铅粉，作良家行径，你就未必如此爱我了。况我嫁了你定要跟你回家，单单只靠着你一个。父母念头也靠着你，亲戚念头靠着你，连一行一止俱靠着你。你乃青年士子，令正乃侯门小姐。两下青春，极称和美，添了我一个便有许多说话，千万议论。好端端的夫妇，为我一个人搅得参商反目，其罪尽在我矣。况郎之权力果能庇我，我虽间了你们夫妇的恩爱，也还讨得安身；若靠着个女平章，轻则鞭捶，重则断送。我马翘求脱火坑，又受患难，倒不如在此苟延性命。有朝孽满障消，少不得还我个收场结局。我与你逢场作戏，露水夫妻，可聚可散，你不十分深求我，我亦不十分厚责你。平平淡淡，尽有镜花水月光景。难道你讲要娶我，我倒讲不嫁你？实是此事，退桩至难至重，不可轻易的。”

---

悦（tuì，音退）——美好。

（nóng，音农）——酒味厚。

姹（wèi，音伟）婳（huà，音画）——娴静美好貌。

束生长叹道：“卿言至此，事始虑终，深觉有理。但我讨你之念已起，虽有摆脱之心，终不止已。发之愿，若不能娶马翘以遂此心，非丈夫也。”翠翘微笑道：“郎君太认真了。”束生道：“事到其间，安得不认真？你若不嫁我，我就死在你身上。”翠翘道：“嫁亦不难，但恐嫁后不如今日耳。”束生便发誓道：“若束守娶了马翘，后日变心不似今日者，天不覆，地不载。”翠翘道：“郎君勿发誓，要我嫁，须是要依得我一件事。”束生道：“说来！莫说一件，十件也依你。”翠翘道：“我少不的要嫁的，你乃风流士子，博学才人。嫁了恁的一个丈夫，也不亏了我。但我是受人牢笼怕了，我却不跟你回无锡去，只在你店中居住便使得。”束生道：“我原不打点带你回南。我各居半截，两边分住，讨你正是此意。难道带你回去，看内子们嘴脸？妇人家，眼不见也罢了，见时未免有些气蛊。我如今娶了你，也不就带你到店中，有的是空屋，且安居住下，等家父回店，说个明白，然后到店中住不迟。”翠翘道：“君说倒容易，只怕能说不能行。”束生道：“只要卿肯嫁我，汉家自有制度。家父极是爱我，纵然有话，不过说两句便罢了，有甚大事。”翠翘道：“你莫看得我此身轻易了。我既嫁了你，出了马家门，虽刀斩斧砍，鼎烹锯解，死也死在你家里，是决不吃回头草的。不要令尊来不要我了，又打发我回马家。今日替你讲明，做得做不得，切莫强做。不要害得我翠翘出乖露丑。”束生道：“翘娘不必深虑，决不至此。”翠翘道：“但愿不应我话，便是妙境。”束生大喜道：“说过你嫁我了？”翠翘道：“有甚不嫁你，只怕你娶不成，或娶了多故耳。”束生道：“但愿肯嫁，诸事我能任之。”翠翘道：“然则妾愿事箕帚矣。”束生听了大喜，方携手归房同宿。正是：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不知翠翘后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卫华阳智伏马媚 束生员喜联王美

词曰：

贱谢青楼，荣归金屋，岂非人世夙福。想来定是快依心，如何还把眉儿蹙？檐际笼金，梁间垒玉，谁知不可栖鸿鹄。早知薄命是红颜，何劳厚意垂青目！

右调《踏莎行》

话说翠翘因许了嫁束生，睡不着，辗转思维道：“此事未见其可。我被他缠住了，一时失口应了他。他上有大，下有小，中有妻子。妻子又是侯门小姐，好不大的势耀。我嫁与他，何异以羊喂虎，以燕啖龙？断无好意，不若我回复了他。从容等一等敢作敢为豪杰，嫁了他，也有个出头日子。这样软弱书生，怎做得事业来？”将欲叫醒束生，说明此意，转念道：“我不合已允了他。如今替他恁般说，他不道我替他商量，只道我又有了甚别样肚肠。况他一心一意，说定了要娶我，怎肯一两句闲言，便收拾了千般妄想？王翠翘，王翠翘，这样从良，只怕不是你结局收场处哩。”郁郁不乐，勉强成眠。

次日，束生将翠翘接到店中，调居别室，着人来对秀妈说，要替翠翘娘赎身。秀妈急了，一步一跌，赶到束家店中。店中人道：“不在这里，到杨府花园中避暑去了。”赶到那里，又说不在。一连赶了十多日，只得磕头撞脑，乱滚乱跌。

一日，一头撞着步宾，一把拽住道：“步爷，我女儿今在哪里？求爷指我一个实在去处。”步宾道：“起初时，原是我引束相公来，后来他替你女儿合好了，便用我们不着。至于赎身嫁娶一节，我们一毫也不晓得，所以也不曾来探望得你。昨日打从县前过，听见人哄哄的说道子妹告从良的。一人说年纪还小哩，一人道不知叫做甚名字，一人道就是那第一有名能新声善胡琴的。我听了这话，着实一惊道：‘这名色只得一个马翘，难道就是他？’挨到人中间去看，并不见人，只有青围暖轿一乘，倒有二三十人护着。忽然县官出来，轿中走出一女子，浑身是青，头搭包头，手拿一张状纸，高叫爷爷告从良。那一起共有二十余张状纸，一张也不准，单叫门子把那妇人状子接上来，抬在轿子上。停着轿看了许久道：‘准了你的。’官轿去后，那女子转身上轿，打个照面，不是别人，却是令爱。从人撮着如飞而去。我问那衙门前人，马翘告从良要嫁哪个？那人道：‘甚么无锡的束秀才。’我道：‘那束秀才却不是秀妈的对手。’那人道：‘你只知束秀才忠厚，却不知他的帮手硬挣着哩。’他的帮手即是我这里通省闻名的卫华阳。你要知你女儿下落，须到卫华阳那里去访问。”

秀妈听了卫华阳三字，便软了一半，道：“咳，罢了，寻出对来了。这卫华阳原替我有口过的，如今此事落在他手中，定然要取气的。步爷，我央烦你，见束相公道：他要娶我女儿，只消对我面说，何须请人告状，可惜费了钱钞。多把我些，也见他美意。”步宾道：“他这几日不知在哪里，决没所在寻他。我一连寻了他四五日，并不能一面。他的书童撞着我，我扯住问他。他道：‘我相公这几日有正经事，不及会客，说话的都到卫华阳老爷家去问。见与不见，那里方有的信。别所在寻，只当鬼门关占卦。’我今日正欲去那里探望他，不想撞着秀妈。”秀妈道：“既然如此，他是拿定要做

事的。就浼步爷替我讨个信，千万替我老身传言婉达他。要人，银子却是要把我的，我并无别意。上复他，不要可惜了钱饷。若果在卫家，万望回我一个的信，我明日便办个盒子去托他玉成。事完自当厚谢。”步宾道：“好说，我若得见，自然劝他。”说罢，两下分头走开。

却说这步宾，便是奉卫华阳、束生来行计的，却正好撞着秀妈，讲了这些真情实话，忙来报与束生、卫华阳。卫华阳道：“如此他锐气杀矣。你乘夜去回他信，道：见便见了。说起你的言语，他道：马不进买良为贱，秀妈陷烈为娼，他若知风犯，且暂饶他。他若不知进退，除了不算，还要告他，二罪俱发。”

步宾傍晚去回复秀妈，秀妈接着，问：“可有的确音信？”步宾道：“信倒有实的，但他那里揭帖状子，件件备到，只等你一言斗气，便替你杀狗开交，道你以良为娼许多事故。我道：‘你也替他说一番，不肯，再与他斗气未迟。’他道：‘人在我屋里，他要紧，自然来求我。县间状子是已进了的了，凭他怎的来便是。’”秀妈道：“步爷，他如此声口，我还该怎么？”步宾道：“依我说，他既然拼着打官司，是不怕事的。若一经官，必要弄出当年落水根源。莫说问到这上头，便不问到此地位，也要费钱费钞。连连断得他身钱来，也要费却一半。不如知鬼贴鬼，自己上门去求卫华阳。这些做大头光棍的主儿，输软不输硬。你去求他，他便把前怨丢开了。我的主意如此。你若定要替他打官司，他银子便宜入手，就去了千金，也不在他心上。胜负一事，未知鹿死谁手。全靠你的才干力量，我是不敢撺掇的。”秀妈道：“我自然依步爷去求和。将甚么与他抵敌，鸡蛋那能斗石头？我一心一意去求他，凡事全仗步爷撮合。”步宾道：“这个事不消说，我今且去，明早再会。”秀妈道：“步爷就在我家草榻了，明日好商议行事。”步宾道：“事未有些影响，怎么就在这里打搅。”秀妈道：“简慢不责，便见相知，怎讲个扰字？”当日步宾竟留宿于秀妈家。

束生久候不至，卫华阳道：“老步一去不返，大事济矣。明早秀妈必自来求和，须要如此如此。”束生道：“领计。”

却说秀妈，到了次日，分付鸨儿办些个攒盒，打了一乘轿子，竟到卫家来。先托步宾为之。秀妈先至，步宾立门伺候道：“卫爷尚未梳洗，秀妈少坐即至矣。”同入中堂。须臾，卫华阳出道：“不知秀妈光降，有失迎候。”秀妈道：“惊动起居。”礼拜坐下。

卫华阳道：“甚阵风吹得秀妈至此？”秀妈道：“有事相求。闻知我女儿要嫁束相公，特来浼卫老爹作伐，成两家之好。”卫华阳道：“他打点替你吴越交兵，你反要替他结秦晋婚姻之好吗？”秀妈道：“做子妹自然不是了局事，从良是极妙的。我又不作半个难字，束相公怎么怪得我？就是翘儿在我身边，虽不曾十分好待他，比待别人定高两分，他自然明白。我闻得他告从良状子，怕他疑老身有甚别肠，激出事来，所以四处寻问，决无处得一实信。昨步爷说在卫老爹府上，特虔诚来拜，浼卫老爹成两家之好，定百世之姻。万望不却是恳。”卫华阳道：“秀妈还不知就里。起初，令爱告了从良状子，便要出揭帖。我劝束相公且从容，看你那边如何行事，再发未迟。秀妈既自来央我作伐，是求财卦了。待我请出束相公来，三面好说话。”秀妈道：“这个更见卫生老爹用情处。”卫华阳遂起身邀出束生。

束生见秀妈道：“妈妈到此，还是讲和，还是斗气？”秀妈道：“要斗气便不上门了。我是鸡蛋，束相公是石头，鸡蛋怎与石头对？况且翘儿原是好人家女儿，如今从了相公，可谓物得其主。我就十二分舍他不得，也要割断了从良。我也打点把他从良的，但道他年纪还小，就耽他两年，也还耽得起。今日既是束相公娶他，这是好事，我怎么去阻他？我特来央卫老爹做媒，把女儿嫁了你。”

束生正欲开口，卫华阳道：“束相公，秀妈今日一词不发，反央我来做媒，这是个识时务的女丈夫！你也要把那副肚肠丢开了。你既替他赎身，翘娘的钱是要把他的。秀妈，你既来修好，托在我身上，你那马监生讨他为妾的文书要还他的，外加一张你起笔把他的婚书。一边兑银子，一边交契便了。”秀妈道：“身钱之外，再加一倍吧。”束生道：“他接客十年，趁过十倍不止。莫讲他人，就是我老束一个，在他身上废了二千余金！别的合来，何止数千。算将起来，虽十倍不止。但起初之意，原打点替你打官司，二两也不处与你。今日你既回头，我便罢休，处一半把你赎契罢了。”卫华阳笑道：“一个要多，一个要少，都作不得准。只依我，原价取赎便罢了。束相公不肯，我也强是这样做；秀妈不肯，一听尊裁便是。”秀妈道：“卫老爹也不知处了多多少少公务，稀罕这丢丢儿小事。”卫华阳道：“既是如此说定，今且吃了酒，明日成交便是。秀妈，实不相瞒，县中原有状子了，只等你一发动，便四面齐起，替你大大做一场。今既说明，一家得人，一家得银，安安耽耽，各家俱保平安。只是忒便宜了你。”秀妈道：“多谢多谢。”分付鸨儿打开盒子，烫起酒来。卫家又搬出许多肴馔，一齐坐下。秀妈道：“请出女儿来也同吃一盅。”束生道：“少不得相会，今日尚非其时耳。”秀妈看他做事十分牢靠，也不去强他。此日尽欢而散。

次日，同马不进、鸨儿俱到卫家。卫华阳大开筵席，接了本地十大豪杰，当面复讲一番。束生兑了四百五十两银子，一一把秀妈看过兑明。秀妈再四求添，又加了五十两。秀妈看不是风犯，只得忍疼将原旧婚书拿将出来，又写了一张得银文书，两边交割明白。束生道：“不知此契可是翘姐的原笔么？”卫华阳道：“今日少不得要出来谢谢秀妈，你便拿去把他一认，就同他出来便了。如今入门为正，要行良家事了。”束生道：“说得有理。”拿旧契进去。不一时，同翠翘俱至，一一见了礼。秀妈道：“我儿，恭喜你嫁了风流夫婿。”翠翘道：“托妈妈的洪福。”马不进也上前恭喜。翠翘默默无言，双眸泪落。众人一齐作揖道：“恭喜翘娘，今日顿出火坑。”翠翘道：“有劳列位。”敛身而退。此日各家有事，略饮数杯，分散而去。

秀妈出了卫家门，皇天肉儿突得飞反。想着翘娘那样趁银，那里再去寻这样的挣手？越想越哭，越苦越悲。指着银子道：“这样死宝要他做甚的！我那翘儿呵，你怎丢了我去也！”鸨儿道：“妈，你揩了眼泪别处去哭。你去哭他，他不哭你，有甚用处。”秀妈道：“我也有许多待他好处。”鸨儿道：“赚他跟人走，回来打皮鞭都是妈妈好处，他是件件记在心头的。”秀妈听了，又气又恼，没兴没趣而回。

却说束生打发妈儿去了，着一百银子谢了卫华阳，收拾纱灯火把，将翠翘娶到别室中。众朋友都来替他送房贺喜，束生谦未谦之愿，满未满之心，甚是快活。翠翘虑始虑终，心中微有挂碍。然事已至此，则索由他，得开怀

处且开怀。两个男才女貌，好不相得。束生因称诗曰：“遵大，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翠翘亦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束生道：“然则子欲迁延辞避矣？”翠翘道：“郎之不好色，亦如宋玉则已矣。”相对大笑。束生因又朗咏高唐之赋。翠翘道：“然则翘真神女矣。”束生道：“殆犹过之，吾终不以杳冥之神女易活见之翠翘也。”自是情好日笃，相敬如宾。

正好盘桓，忽报束生父至。束生道：“家父来矣，旁人定有物议，我先进见，然后同你去拜见。”翠翘道：“凡事小心，纵有笞责，亦宜顺受。若少有抵触，不但愈增上人之怒，且道你重色逆父了。”束生曰：“晓得。”

来见其父，其父先嚷做一片，见了就骂道：“你这蠢才，多大年纪就去讨小！讨小已是不该，还去讨子妹！你丈人是甚等人，你妻子是侯门小姐，若是晓得你讨了小，激得山高水低，你是罢了，叫我怎么淘得这气过？好好替我退还了马家，万事罢休，若是执迷不悟，就去也告你退了。”束生道：“打骂孩儿，件色不辞。若讲退还，哪个不晓得束守讨马翘为妾？若是退了，象甚光景？这个宁可杀头，实难从命。”其父大怒曰：“你不听我，我定要告你退了。”束生道：“官府是读书人做的，只有个断娼为良，那有个断良为娼的理？”其父道：“你这般嘴硬，我定要告退了那娼妇。”往外就走，恰好撞着官府经过，这老头儿气头上，一声叫屈：“儿子逆亲！”知府是个最孝顺的，听了便叫带着回衙门问是甚事。束老道：“儿子讨了一个娼妇，小的要他退还了妓家。儿子忤逆小的，不肯退还。”知府道：“讨了几时？”束老道：“近一年了。”知府道：“胡说！讨了一年是你家媳妇，如何又去退还娼家？那妇人在你家曾做甚玷辱门风事么？”束老道：“这个并没有。”知府道：“你儿子是甚等人？”束老道：“乃无锡县生员。”知府道：“既是读书的，娶了他又打发出去接客，象甚模样？这是打发不得的了。你甚事苦苦要拆散他？”束老道：“老爷有所不知，他的丈人乃吏部天官，妻子年方少艾，怎么容得那女子？恐怕误了他终身，所以小的叫他退了。”知府道：“原来如此，只是理上讲不去。且叫他来，待本府以情谕之，看是怎么。”签一红票，分付差人道：“叫那束生员带妻子来见我。”

束生原立在府门外，见了朱票，便换了一件青众帽子进见。知府道：“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怎么说？”束生道：“父师在上，生员读书知礼，怎敢忤逆父亲？只为旧年不才取了马翘妓女为妾，今经一载。父亲叫生员又去退还为娼，生员体面何在？那女子又不犯七出，已为良人妇，又落娼家局，于心何忍，于心何慳？所以坚执不从。父亲就道生员忤逆了。”知府道：“这个自是使不得的。请回，自有裁处。”

忽然王翠翘至，知府道：“马翘，那束正告那束生员，要把你退还娼家，你怎么说？”王翠翘道：“爷爷，只有娼妓从良，那有良妇从娼之理？小妇人既嫁束门，生是束门人，死是束门鬼，生死由他，却是不出他门的。我既离开了马家，怎肯再陷马家？求老爷笔下超生。”知府故试之道：“束家不要你，自然要断入娼家，那由得你心性。”翠翘道：“任凭老爷鼎烹刀砍，此事实难从命。”

知府未来及回言，马不进一头走上道：“禀上老爷，马翘原是我家出来的，求老爷断还小的。”知府道：“你是甚人？我不叫你，你怎敢如此大胆闯入？你叫甚名字？”龟奴道：“乐户叫做马不进，闻知束家告退马翘，特来领人。”知府道：“你是来领人的？判把你，你领去，且跪在一边。”

忽又走上一个禀道：“小乐户名唤甘下流，闻知束家不要马翘，特来递呈子官买。”知府道：“跪在一边，也不叫你空归去。”甘下流亦跪在那里伺候。

马不进争道：“马翘原是我家的，你家好没廉耻，怎要来争讨？”甘下流道：“他已出了你家门，是束家人，人人得而讨之，怎见得你该讨，我便不该讨？”两个闹得飞反。皂隶止遏不住，知府道：“不消争得，虽没有人领去，板子枷打是不少的。”叫来下去打，每人二十，打得皮开血淋，跪在地下。知府道：“这起乌龟如此强横！他已从良，物各有主，我又不曾有官卖之说，何物龟奴如此放肆！各枷号一月示众！”马不进、甘下流一人一面大枷枷起来。他们还想辩说，知府道：“掌嘴！”每人又是三十个杵腮，打得脸肿如瓢，枷出府门外。急得秀妈乱跳，要闯进去禀，门上拦阻不肯放，秀妈乱喊乱叫。知府叫拿，两三个到外边撮了秀妈就走，进见知府。

知府道：“这泼妇甚事在衙门前大惊小怪？”秀妈禀道：“我丈夫马不进来领人，不知犯了甚罪，老爷打了又枷？”知府道：“我无官卖之示，谁着他来寻事？公堂之地，岂容乌龟横行？将这泼妇串起来！”三四个皂隶赶上前，拿手的拿手，拿脚的拿脚，就串。知府发怒生嗔，叫着实拶。两人用板子抬将起来，一百二十擗梭，梭得秀妈鲜血淋漓，痛楚不过，只将双脚双搓。不但裙袴尽脱落完，连膝裤，裹脚鞋子，一齐都掉了下来。知府分付拶到衙前示众，从人拥出。不但受苦又要破钞，求他们私开串子，暗地开枷。许多事情不题。

那知府作了一番威福，方问翠翘道：“你不回娼家，我须要尽法。”翠翘道：“宁可法下死，不愿复入娼家。”知府叫取枷来道：“打便饶你，要枷号一月，方不断你入娼家。”翠翘道：“愿领老爷法度。”上了枷，将封封条，束生赶上堂，相抱大哭道：“我累你，我累你！”知府问道：“你怎么累他？”束生道：“生员要娶他时，他已量及有此，不想今日果如其言。”知府道：“果如此，也要算他是个有见解的女子了。”束生道：“此妇不独有见解，且深通文墨，还求公祖大人开一面之法网，则生员夫妇享无疆之福庇，万代阴功，千秋德泽。”知府道：“翠翘既擅词韵，何不也以枷为题。昔日本府曾见古才女，有以枷为题，做《黄莺儿》一曲，甚是风雅，流传至今。即事咏来，如有可取，我便开豁了你。”翠翘闻命，不敢推却，因另出新思，又做成《黄莺儿》一阙。

《黄莺儿》：

虽与木为仇，喜圈套中得出头。感方圆遮盖全身丑，但胁肩可羞。坐井可忧，可怜泪痕流，不到衫和袖。谢贤侯，教人强项，再不许放歌喉。

太守看了，不胜欢喜道：“此作比旧作更加隽永，真是佳人宜配君子，永断为夫妇。”令左右开了枷，教束正进来，分付道：“人家讨了这样好媳妇，是极难得的。你怕亲家怪，不带王氏回家便罢了。做官的虽说有三妻两妾，父子到此也须量情，翁婿怎么管得这样事！”束正哑口无言。知府叫取一对彩旗，当堂题一联道：

今日配鸾凰，喜见才人逢淑女。

明秋开文运，更夸丹桂伴嫦娥。

着鼓乐、花灯、喜轿，双双送回束宅。束生、翠翘拜谢太爷玉成之恩，

上轿归家，好不兴头。束正到此田地，无可奈何，只得倒依着府尊分付，瞒得隐密，不令家中人知。

束生次日同翠翘拜见父亲，父亲便道：“贤媳妇，不是为公的不能容你，恐家里媳妇容不得你。”翠翘道：“我尽我做小之道，听他逆来，我只顺受就是。”束正道：“你言也是，但你不回无锡去，他也无可奈何得你。”翠翘拜谢而退。因事上以敬，待下以慈，事夫以恭，内外大小无人不赞其贤德。只苦马不进、甘下流，枷了不算，开枷时又是二十板，秀妈开串，也是十板，没要紧受了这一段苦楚。束正分付儿子收拾一所新屋，替翠翘独居，恐怕家中人来见了，惹气生端，上下瞒得水泄不通。

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须是己莫为。恁般娶子妹，经官动府，怎么瞒得许多？早有人将这些行径传在宦小姐耳中。宦小姐笑道：“正要他瞒我，若他明对我说，娶了一妾，我倒要体贴丈夫志气，惜我自己体面。他既瞒我，我便将计就计，弄得他无梁不成，反输一帖。看他们可能出我之范围么？”或有家奴讨好报道：“相公外面又讨了一房家小。”宦小姐不待讲究，大骂道：“这奴才该死！相公娶小岂有不对我说之理！此必相公打骂了你，你特到我面前生非下火，离间我夫妇，其实可恼。本欲送官惩治，相公不在，不便见官，罚这奴才自掌三十下嘴巴！”掌了，犹恨恨不平道：“这奴才如此尾大不掉，下别人火也罢了，怎么连家主公也下起火来。如再有一人乱言者，拔去四个门牙！”大家那个再敢开口。苦了这个多嘴的，打又打了，又不得小姐的欢喜，又招束生的怨怅。

有奶娘李妈妈对小姐说：“娶妾之说只怕有的。”宦小姐道：“我信得束生过，他决不瞒我的。况娶妾又不是甚犯法事，我又不是他上一辈，他何苦瞒我？奶娘，此言得之何人之口？”奶娘说：“实是束刍自临淄来说的。”小姐道：“我正要查此言起于何人之口，原来是这奴才！当时他打碎了一只玉盅，是束相公所爱之物，着实打了他几顿。他怀恨在心，今乃造出此言，激我为不贤之妇，毁家主公为薄倖之人，情实可恨！”叫束能去叫束刍进来。束刍到，小姐分付道：“毁谤家主公的奴才！替我拔去了他的四个门牙！”命下如山，谁也不遵？拿斧子的，铁钳的，缚手缚脚，一齐动手。束刍大叫一声，昏死地下。移时方醒，而四齿已拔落矣。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别心苦何忍分离 醋意深全不说破

词曰：

恩爱场中难着假。慢道夫妻，且说三分话。吐吞半语令人讶，藏瞒一字知为诈。负罪若能陈且谢，怜念真情，尚可希图罢。如斯掩掩与遮遮，翻教白日成长夜。

右调《蝶恋花》

话说宦小姐自拔去束刎门牙之后，再无一人敢谈娶妾一事。过了年余，竟若无闻。束生为此事也托心腹来探问访察，并无一些风声。脚色回报束生，束生心中甚喜。对翠翘道：“我娶了你一载有余，我着人到家中去探访，大娘竟不知道，你说瞒得好吗？”翠翘道：“人行草动，鸟飞毛落。临淄如此惊官动府，难道家中竟没有一些风声？且事经一载有余，如此之久，难道人言竟没有半字走漏？竟若不闻之说毋乃有诈乎？”束生道：“卿亦料得是。但他来往音信，并无一字像知道的，难道这也不足凭信？”翠翘道：“事虽如此，我终不能无疑。郎居临淄已久，乘大娘风声未觉，回家去探望一番。若有甚话说，也好调停；无甚话说，也去安顿人心。若使旁人搬嘴，便多事矣。君道大娘寡言笑，大怒不形于色，大喜不见于形。这等人胸中挟持，大包举宏，机深虑远。说起来我甚怕他。郎君忠厚沉潜，恐非智多星对手也。”束生道：“正是。他替我恩爱最投，自结缡以来，曾无半言参商拂逆。然吾实惮之如虎，言辞笑色俱不敢轻褻者。反思其生平行事，夫妇之间，并无一毫不堪之处。而此心之所以独歉者，以其举止庄严，行事不苟，如见神明，不敢放肆耳。久欲回去，以观其知否之情。因卿初娶，不忍遽别耳。”翠翘道：“他安，我方得安，安渠正所以安我。不乘此时未发之初，你自去调和一番，一朝事露，如何是好？你那丈人丈母，怕不责你个停妻再娶？妾已嫁君，自是君人，但愿一家和合，上下安平，则此后日正长也。”束生道：“如此，则卑人放心去矣。”

忽其父召束生，束生随人去见其父。父道：“王氏已是你妾，地久天长，非一朝一夕之故。你出门已久，也该家去一望，安顿大娘子的心，免使旁人议论。你贪恋这边，触了那边，惹动他爹娘带累老子驳嘴。”束生道：“他也劝我回家去看一看，爹爹又是这般说，明日是出行日子，收拾南回便了。”其父大喜，收拾盘缠，雇牲口，打发束生起身。

束生回见翠翘，道及父亲之意。翠翘道：“妾见亦如是也。”当夜整酒，为束生送行。翠翘道：“郎君此行，须要善于安慰。明年此日，妾望郎归也。”言罢，凄然泪下。束生道：“我回去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必然就来，不致卿悬望也。”翠翘道：“你一别故乡，今经一载有余，方得言旋。归家半年三月，即要出来，大娘岂不动疑。一疑则事端开矣。郎虽恋妾，非一载断断不可来临淄。”束生悲咽不胜，翠翘血泪交流。束生道：“无限风波，方才宁贴；有限姻缘，遽尔远别。即铁石人，亦寸寸肝肠断也！”翠翘亦洒泪道：“君家恩爱夫妻，因妾抛离一载有余，妾罪擢发莫数矣。承郎恩爱，报之惟日不足，多一日，妾一日之愿也。但时穷势急，再不容迟，故忍心催郎登程，而方寸中痛杀碎矣！”乃相对而泣。

束生道：“向读江淹之赋，不见其可悲；今日轮到自身，觉言言俱泪也。”翠翘道：“情之所感，鱼鸟能通，况人耶？江淹《别赋》，即吾二人之情。

---

结缡（lí，音离）——古代女子出嫁，母亲把帨（佩巾）结在女儿身上，后用为成婚的代称。

江淹之《恨赋》，即吾二人之心也。”束生道：“卿言是也。诗以纪事，如此远别，不可无言。各述所怀，以记今日之别。”翠翘道：“郎请先题，妾附骥尾。”束生停杯，成五言律一首。

诗曰：

含情伤别远，樽酒暂留连。  
故国今将返，他乡日渐偏。  
帆张河上路，马闯渡头烟。  
两地思千里，深愁望眼穿。

翠翘看了道：“其情悲，其意远，不减江淹《别赋》。妾拈《今夕何夕》十首，以广之。”

其一：

今夕是何夕，郎君赋壮游。  
妾在家中频计日，问君何日大刀头？

其二：

今夕是何夕，情伤惜别难。  
一曲骊歌两行泪，送君明日出阳关。

其三：

今夕是何夕，伤别不成欢。  
无端铁马风翻骤，惊散离魂就枕难。

其四：

今夕是何夕，明朝各一天。  
瞻望复关何处是，爰而不见涕涟涟。

其五：

今夕是何夕，月圆人且离。  
两地江山万余里，不知何日是旧期。

其六：

今夕是何夕，相对难为言。  
忽闻天半孤鸿唳，似诉离情话来安。

其七：

今夕是何夕，醉饮不忘悲。  
人道解愁须是酒，酒入依肠愁更催。

其八：

今夕是何夕，怕见月光王。  
月圆月缺止十五，郎去郎来不可量。

其九：

今夕是何夕，强笑媚良人。  
怕郎憔悴因依病，惜郎劳苦慰郎心。

其十：

今夕是何夕，生离共死别。  
死别能期会九原，生离两地惟啼血。

束生道：“‘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今夕之吟，殆不减琵琶调也。我江州司马泪枯肠断矣。”泫然流涕，几欲失声。翠翘气咽不能语，久之，道：“郎毋作儿女态，旁人观之，谓郎无丈夫气。登程切忌悲哀，愿郎节情节伤。岂不闻丈夫

虽有泪，不洒别离间乎？”束生道：“余非不知，但情伤至此。儿女情长，英雄之气自减。且以重瞳之勇杰，而不免虞兮奈何之叹。乃知血性男子，正不以斩情绝爱为高也。况我与子乃才子淑媛之辈耳。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虽质之父母国人，庸何伤乎！”翠翘道：“郎言及此，爱依深矣，岂依反忍割爱？但明日远行，风霜道露，羁旅程途，以过伤之体冒之，非所以为之珍重也。”满斟一盅，递与束生道：“愿郎满饮此觞，妾吟诗一首，以广郎意，以壮行色。”束生接过酒来道：“喉间哽咽，实饮不去。”翠翘道：“别酒须当强吞以解悲。”乃吟古诗一绝云。诗曰：

千里不为远，十年归未迟。

同在乾坤内，何须怨别离。

翠翘喉音清绝，如怨如诉，如泣如慕。束生道：“此诗那里解得我愁烦，徒愈增我抑郁耳。”翠翘道：“然则歌‘大江东去’何加？”束生道：“神疲力倦，百事俱不合意，我待欲睡也。”翠翘道：“只恐春色恼人，眠不得耳。”束生道：“此春宵一刻值千金时也，何得虚度过了。”翠翘道：“如此妾叠被铺床，郎君好安寝矣。”束生携手道：“今宵共宿芙蓉帐，明日凄凄可奈何。”翠翘道：“流水未干人未老，他年依旧驾银河。”遂登床。二人正是浓桃艳李之时，恩爱情深，难丢难舍，尤云殢雨，不禁情之溢洋也。直至五更方罢。正是：

话向枕边说不尽，隔林鸡唱又天明。

束生起来，梳洗未完，而征车已迭催矣。此时再不能留恋，别酒三杯，保重二字，含泪而行。翠翘还欲送至门前，忽束正同合店亲友，俱到厅上来送束生起身，翠翘遂不能远送，惟立屏后洒泪而已。束生将行李发完，又走进来对翠翘道：“我去卿当耐烦。”深深一揖，泪流满脸。翠翘不能答一字，流泪点首而已。束生割爱分襟，拜辞了父亲，别了亲朋，上马南回。

到了王家营，过了黄河，船竟往无锡。又五六日渡江，已到家矣。束生到了自家门首，恐怕宦小姐有些风声在耳朵里，不免有些忐忑。但已到家中，怕不得这许多。大着胆，放开心走将进门。

这束生自母死后，就是宦小姐掌管家业。丫头忙报小姐，小姐连忙出迎道：“相公恭喜回来了。”束生连连作揖道：“久别久别。”小姐道：“店中俱好吗？公公康健否？”束生道：“爹爹精神倍常，店中生意茂盛。岳父岳母安吗？”小姐道：“好的。他说要讨个得用的丫头来伏侍我，不知几时方讨的中意的送来哩。前有书一封，白镪一百，寄与相公买书籍的；潞绸四匹，送公公的。”束生道：“多谢，已收了。”小姐分付厨下整酒，与相公洗尘。那些家人小厮，丫头媳妇，一齐俱来磕头。此夜尽欢而散。

正是新娶不如远归，其恩爱自不消说。束生起初还怕他晓得，打点些诨言回复。若问起此事，便直头说个明白。那晓得宦小姐一言不犯，束生不好题破。忖道：“他既不晓得，正好瞒他。我若说明，倒是剔牙齿惹风了。”又想到：“翠翘叫我到家即便讲明，此言亦是。迟一日便不好说了，待我替他讲个明白。”又想到：“今日我初回，正是欢天喜地，忽然说起这桩公事，他若贤惠，体谅到丈夫方回家，不与我理论便好。万一一个鬼头风发，变了脸，闹将起来，成何体面？今日且睡了，明日打听手下人，内中若有些知觉，再讲未迟。若是竟不晓得，且瞒着又作计较。”含忍胸中，究竟不言。

看官，你道后来许多事，都只因少了这一说。所以，天下事到该讲的时候就要讲，失时不讲，便错过了，后日想着要讲，轮不到你了。

束生次日上下一访，并无一些儿风声。一老仆道：“半年前飞传此事，小主母不信。束生自临淄回，真情尽吐，小主母知得，大怒道：‘奴辈离间家主，情理难容。’拔去四个门牙，其说遂息，再无一人提起。小主母谈笑自若，却不象个知道的。相公当时就该以书信相通，再不然娶定之后也该与闻。如今年深日久，竟不提起，相公若说，又是讨气恼了。”束生点头道：“说得好，则索瞒到底罢了。”老仆道：“如今议论也定了，那个敢复开此口？况相公几千里，要瞒也尽好瞒得。”束生遂决了主意，竟不提起。

在家中过了两日，收拾礼物，到丈人家去探望。丈人往京中去了，丈母接着，欢天喜地。束生拜别回家，暗忖道：“此事真做得机密，两家竟若无闻。只是一件，我妻子信得我太真了，拿定我不娶妾。又道我娶妾必不瞒他，所以人言纷纷，他独信不疑。但自今以往，疑端再令他开不得的。疑端一开，则无所不疑。把从前笃信我的念头都化作一三其说了。”自后，凡事倒去取信于宦小姐，小姐亦待之以诚心，二人极其恩爱。

一夕，小姐对束生道：“妾非有见解，几为匪人离间矣。前束生自临淄回，想是见相公接子妹陪酒，归家遂流言相公娶妾。我道娶妾又非犯法事，相公自然与我得知。夫妇之间向来相信的，何独做此藏身露尾事？是我叫人拔去了他四个门牙，其说方止。细问，然后招道：‘是我见相公请客接娼妓耍子，并不曾说娶妾之事。’你道这奴才可恨么？”束生面红，踌躇不安，勉强道：“因请人客，呼妓有之，娶妾岂有不闻于贤妻之理？”小姐道：“此事我自能谅之，相公何用不安？”束生被他这一棒打住了，再不好认这个犯头。夫妇恩爱愈浓，只是束生丢翠翘不下。

时光易过，日月如梭，看看又是一年。束生对宦小姐道：“别了父亲一载，欲去一探望。回来起服，就要科考了。”宦小姐接口道：“郎君不言，妾正欲催郎起身。公公年尊，孤客在外，相公又在丁艰，正好代亲之劳，管理店中生意，亦可兼看书。做人家的事情那里托得人的。可曾卜得吉日么？妾为相公钱行。”束生道：“后日吉期，将欲起行。”宦小姐道：“大丈夫出门，拣了后日便是了，有甚疑难迟滞不决。”即分付仆从们讨船，后日相公北游。束生心中十分欢悦，次日去拜别丈母，回来小姐整酒话别，畅饮而罢。第三日别了小姐，登舟解缆，往镇江而发，按下不题。

且说宦小姐打发了束生出门，即便乘轿回娘家。见其母道：“束生去矣，我欲以势擒那婢子来，取他的气。又恐耽妒妇恶名，伤夫妇和气，所以佯为不知耳。他如今去了，我欲定一策，魑地拿来做了丫头伏侍，只说是爹爹讨把我的。叫束生回来，一堂聚首。他认又认不得，说又说不出。在我拔去眼中钉，而无女平章之讥；在彼受饥狸悲鼠之愚，而甘男妾妇之羞。乃遂此衷。”其母道：“束生不出门，还好运筹。今彼已先行，虽有计策，何能预为？”小姐笑道：“儿筹之熟矣。临淄乃海岱之邦，若能沿海而去，不用十日可往返矣。郎未到半途，吾事已济。吾家宦鹰宦犬，乃海上居民，深明海道，吾授以计，必然可擒。”正是：

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宦鹰犬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

词曰：

恩若深时仇不浅。娇鸟笼中，怎敌鹰和犬。好杀非婉疑，碎玉量来不温软。细想佳人应腴腆，虎豹追随，那得心舒展？来云既住在空中，难免东西被风卷。

右调《蝶恋花》

话说宦鹰、宦犬，原是海上居民，膂力自雄，昔在海上做些勾当，后来到京中做生意，闻得宦家势焰，投身为奴。宦吏部见他作事能干，且勇猛过人，每人替他配了一个妻子。他二人感家主厚待，倾心报主，凡事上前出力。此日小姐叫他商议这事，二人道：“承小姐分付，这些小事，何难之有。小的们从太仓落海，不消五日，便到临淄了。只要探听所在的实，顷刻掳他上船，航海而来。半月间可献尊前矣。”小姐大喜，取出一百两银子付鹰、犬二人使用。二人领计而去。

且说翠翘自束生去后，心中甚是忧虑他家吵闹。见回信来道家中竟不知风，又疑又喜。喜的是家中无事，疑的是难道如此施为，家中影响都不得知？其中必有缘故。后来连有几封书到，都是一样，也便放了心。但思念束生，遂题《自君之出矣》十绝。

其一：

自君之出矣，日日望青鸾；  
青鸾望不至，徒见白云端。

其二：

自君之出矣，频把归期计。  
指痛不堪数，玉人犹未至。

其三：

自君之出矣，尘埋镜里鸾；  
怕照秋心貌，不是旧时颜。

其四：

自君之出矣，不敢上高楼；  
楼外有杨柳，丝丝会惹愁。

其五：

自君之出矣，不言亦不哭；  
言则无知音，哭恐惊郎寤。

其六：

自君之出矣，独坐不成眠。  
半思聚首事，半思离别言。

其七：

自君之出矣，张灯频顾影；  
顾影自徘徊，消瘦可怜恹。

其八：

自君之出矣，厌月照空床。  
薄衾不成寐，孤枕怕严霜。

其九：

---

寤（wù，音悟）——睡醒。

自君之出矣，无日不南思。  
思君君不至，泪滴满罗裾。

其十：

自君之出矣，肠断复心灰。  
两地思千里，思回人未回。

其他题咏尚多，不能悉载。翠翘想束生别后，将有年余，何由不至？且恐宦氏羁留，到后园中烧夜香，口占《诉衷情》一阕，以祝天云：

撒天相思思更深，终日自沉吟。别来岁月几惊心，会合在何晨？  
低低告，拜天庭，望玉成。催我郎君，急早回程，重整盟姻。

祝罢正欲回身，只见花荫下突出十数个壮士，武装戎服，貌甚狰狞。走近前将翠翘绑起，推着就走。翠翘疑为贼，因说道：“物任自取，乞饶吾命。”那些壮士一语不答，兜嘴一把麻药，遂如痴人，不能说话。推入中堂，略约收拾些金银财宝，将翠翘带上一顶帽子，披上一件青布衣，搀上马，开了大门就走。一边放起一把无情火，烧得通天彻地。束家众人并邻里俱一齐来救火，那些人乘空而去了。

走出两个丫头，慌慌张张的道：“娘到后园烧夜香，我们正在这里煽茶，忽见一二十个将军把娘推入中堂，满房一搜，四边火起，这伙人一齐出。却不曾见娘，只见一穿皂衣的坐在马上，如飞而去。娘不知躲在那里。”大家一齐惊道：“如此是火神了。”一人道：“我们救火心忙，不及东看西看。适才撞着一伙人，捆着一骑马的，道此劫中只得王翠翘一个，如飞而去。”束正哭道：“如此这媳妇是烧杀在火里了！”即令小使冒火去寻，果有一烧不化的尸首在那里着。束正一发认真了，哭道：“可怜，可怜！不道这媳妇是恁般样结果，索性把他烧过了，省得不了不割，一发看了可怜。加上些燥柴，炼个干净。”次日买一口棺木，收了骨头，立一灵位，供祀在偏厅内，上写亡灵侧媳王氏神位。

隔了十余日，束生到，闻得这个凶信，一步一跌，跌到神位前，嚎天洒地，哭道：“翠翘妻！你到哪里去了？我与你别时依依约定归期，此际我今来此，怎不见你了？妻，好叫我哭断肝肠，剜碎肺腑！妻，你须知你丈夫来此了，我拜你，哭你，叫你，你知也么？妻，是我来迟了！妻，早来十日也得与你重聚一番，痛说相思，就是死了，也还少慰我心。妻，你我怎直恁缘慳分浅？妻，向只道大娘娘嫉，容你不得，以此为忧。那知大娘倒不曾有甚话说。谁想荧惑星君，与你作楚。妻，我与你前生烧甚断头香，只注得一年夫妇。妻，直直痛杀我也！”哭罢，晕死在地，口中呕红。父亲连连抱住道：“儿，不是你负他，是他不曾带得禄命来。你当自家保重，莫要惊杀老父，儿！”束生移时方醒，众人再四苦劝，方略少进汤水。

过了数日，不忍丢开，复哀伤切，替他大起水陆道场，追荐亡灵，七七做功德。其地方有一道士，名洞玄，能飞符召将，判问亡魂，遂筑坛拜请符。去许久，道士道：“此妇魔头深重，未能即死，今落在气字难中，一年之后当得相见，但姻缘不能再续耳。”束生道：“既已死矣，宁有返魂之日？”道士道：“居士不必持疑，一年后自当会面。但相逢不能一言，方见小道之言不谬。”束生半信半疑，谢了道士。终日终夜，孤孤单单、凄凄惨惨的情况，且按下不题。

---

裾(jū, 音居)——衣服的前襟，也称大襟。

却说那些壮士，便是宦鹰宦犬合来的伙伴。这死尸是海滩上无主骸骨，将来充作活人，绑在马上，只等开门，便送入中堂，把死人衣帽换与翠翘，扮作男子，免人之疑。先着几个跳入后园内躲藏，里应外合，成了此计。将那死尸上以松油硫黄灌透，见火就着，一着即不可救。死尸换生人，免得那地方追究，束家的缉获。抢了翠翘，一夜工夫走了一百五十里，天明落店。道同伴一人有病，要做一张软床，抬往船上。翠翘中了毒药，睁着一双眼不能出半言，心中也不甚明白。抬上海船，那人晓得翠翘的烈性，也不替他用解药，随他昏昏沉沉，不茶不饭。开船来不消数日，已至太仓。换了船，径到无锡宦府中。

宦夫人着人去接小姐来到府中，道：“这妮子弄来了，还是怎么施行？”小姐道：“这事要仗母亲的威福，把他救醒，只说是人卖在府中为丫头的。他若善善从命便罢，稍若有甚言语，便打他个下马威。弄得他性伏了，再转送来伏侍我，我自然会得摆布。”夫人道：“晓得了。”小姐辞回。

次日，用解药替翠翘解了，心下顿然明白，如醉方醒，如梦方觉。道：“我怎在这里？这是甚么所在？”一老姥姥说道：“你卖在我府里为奴，今日参见老夫人，须要小心。”翠翘哑口无言，摸头不着。细看这人家，潭潭宰府，不似个将就人家。忖道：“我王翠翘多是做梦也。明明在临淄花园内烧夜香，诉衷情祝天，见一起贼抢入，将我绑起。怎得后来一阵昏迷，不知人事，睡得一觉，这人物山川都更变了？我的家舍哩？我的丫头哩？怎都不见了？这宰府是谁家？我却到这里来？多管是梦也，抑是醒也？”

正狐疑不决，忽一丫头走至，对翠翘道：“新来的姐姐，奶奶坐在中堂要问你甚事，快些去叩见。”翠翘无奈，只得跟着那丫头转弯抹角。一座大厅，扁上是“天官冢宰”四字，中堂坐一夫人，年约五十余多，两旁列着丫鬟三四十人。内十余个粗壮雄健者，各执绳索、板子恭立。翠翘忖道：“这不是个好所在，若果陷入他家，翠翘又落苦海了。”不觉堕下泪来。然事已至此，不得不上前相见。遂整一整衣衫，转移莲步。

此时乃暮春时节，已是单夹之衣。翠翘身穿月白绸纱衫，内衬红绸纱袄，白绣裙，大红凤头鞋，自阶下一步步行上堂来，果是风流齐整。宦夫人看了道：“果然好一个美品，怪不得我女婿爱他。今日不把他个下马威，怎么磨灭得他性子落来！”翠翘看看走近前，那旁边立的丫头道：“新来的丫环磕夫人头。”翠翘不知来历，回眼看那叫的人。那丫头大呼道：“还不磕头，讨打！”翠翘着了一惊，连连跪倒，磕了四个头。宦夫人开言问道：“那丫头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有甚事故丈夫卖你到此？”翠翘听了“丈夫卖”三字，不知从那里说起，只得跪上前两步，含泪禀道：“夫人在上，待妾诉禀。妾家住临淄，乃良人之妇。偶在后园烧夜香，被人抢掳至此，望夫人搭救。”宦夫人道：“这妮子恁的胡说！临淄离此相隔二千余里，你是几时离的？”翠翘道：“妾那夜烧香，是三月初五。”夫人大怒道：“哇！这丫头真是可恶，半句言语也没有真实的！临淄到此，有一月路程，今日才是廿五，你到我府中已是三日，就飞也飞不到此。我看你言语支离，行藏古怪，不是个背夫逃走，被人赚卖于此，定是做甚不端事，丈夫远卖他方。从直招来，免我拷打！”翠翘道：“妾实临淄良人之妇，有家有业，有公有夫，实是被强人劫掳至此的。”夫人冷笑道：“更说得没腔了。强人掳了你来，将来卖与我府中，船来三日，经程二千余里，你怎一言不说？况此官船，难道怕他怎的不成？”翠翘哭道：“夫人！我被他捆住，心下还是明白的。我道大王

财帛听取，勿伤吾命。他将甚物件在妾口中一抹，便如醉如痴，不明不白，昏昏沉沉，不知怎么了。直到今日，方才明白。妾见潭府，尚疑是梦中。”夫人笑道：“这是睁眼梦。你到我跟前不直言明诉，捣出这样鬼话来搪塞我。我替你醒一醒梦，你自然条直肯说。”叫：“丫环，捆打他三十，再盘问他！”

两边丫头应了一声，赶到翠翘身边，拖翻在地。拿手的拿手，拿脚的拿脚，扯裤的扯裤，脱开来。大红裤子映着莹白的皮肤，甚是可爱。那些使女那里晓得惜玉怜香，乃久惯行杖之人，把裤子（抻）得贴紧，一些展动不得。一个跪在地下记数，两个擒住手，一个揪住头，一个行杖。喝声数着，劈空一板，打将落去。翠翘叫啊唷一声，臂上绝似火烧，魂魄早已不在了。那无情竹板，上下打在一处，不须三五板子，血流漂杵矣。可怜如花似玉一个佳人，怎受得恁般摧残？叫屈连天，地皮也啃去了一寸。打到二十，气已绝了。丫头报夫人道：“新丫鬟死了。”夫人道：“挺起来用水喷醒。”丫头齐应一声，放了翠翘。一把抓起头发，从背后挺住，一人拿水，照脸一喷，瞬息之间，渐渐苏醒，道：“痛杀我也。”又移时，方神定哭道：“夫人饶命。”宦夫人道：“我府中使女不下三百余人，你若死了，不过是毡上去得一根毫毛耳。你莫把死来吓我！你若妮心改过，把那些油腔都去尽了，我也另作一样看待你；你若仍前那样装乔，须知我要活活敲死你！”即唤老姥姥出来道：“这妮子就拨在你名下，教她刺绣浇花，取名叫花奴。把他这些旧服色俱换下了，另与他刺绣队里衣服穿。”姥姥上前对翠翘道：“花奴姐，谢谢奶奶，同到我那里去将息。”翠翘打得半生不死，听得此言，想道：“死在这里，一发不值钱了。且同姥姥去，看是怎样所在。生不能复冤，死当为厉鬼以报之。”爬向前，磕头道：“多谢奶奶。”那夫人道：“今后要守规矩，少犯定行重责，须要小心。”言罢，起身退入，诸婢皆散。

姥姥叫刺绣的丫头扶着翠翘，转到他的住所。叫值锅的暖酒，冲上些沙糖，把翠翘吃，翠翘道：“我恶心，吃不下。”姥姥道：“此血攻心也。你若不吃下血的酒，必要死。若在这府中死了，比一只鸡、牲口还不如哩。我看你相貌非常，定有出头的日子。不知前生做甚冤孽，该到此处受这番磨难。你且安心调养自家身子，这段缘由少不得有个清白时节。”翠翘听了姥姥这些话，甚是讲得有理，因哭道：“只求老娘慈悲！我便勉强吃下酒去。”姥姥又去讨些护心药把他吃，整整睡了两个月，棒疮方痊愈。起来换了青衣，替那些绣花女班，成行作队。逢五逢十，夫人来查一次。见他刺绣好，花枝茂，也难为不得他。

一日小姐回家，夫人唤花奴叩见小姐。小姐道：“这花奴是几时来的？”夫人道：“来有五个月了。人也伶俐，女工也通得。你爹爹讨来伏侍你的，恐不中用，我先留在府中教训一番。等他习成规矩，然后送来把你。如今尽可用了。”小姐道：“多谢母亲。”夫人分付道：“花奴，你随去伏侍小姐，须要如我这里一样。姑爷处切不可做没廉耻事，若有些风声，我带回来，便活活打死你！”小姐道：“我家主公也不是那等没廉耻的秀才。”夫人笑道：“事虽如此，我也要分付他。”

次日小姐回，花奴拜辞了夫人，又去辞别姥姥。姥姥泪下，也舍不得翠翘。低声分付道：“性命要紧，遇着熟人，切记不可厮认。在心，在心！”翠翘摸头不着，道：“承教，时刻不敢忘也。”洒泪而别，随小姐轿回家。进得门来，又是一番境界，免不得替那些丫头使女趋跑。小姐问道：“花奴，晓得甚杂技么？”翠翘愁怨无聊，正欲借乐音寄恨，遂禀道：“奴婢晓得胡

琴。”小姐分付叫取胡琴一张，付与翠翘。翠翘情伤命薄，调音指法更是凄婉。小姐听了大喜，道：“你既擅此技，此后只随我佐饮消闲，不必入那些丫头队中。”翠翘道：“多谢小姐抬举。”终日随着他弹弦歌曲，一则免了替那些油盐酱醋丫头为伍，二则也得以发其抑郁不平之气。

时光易过，不觉半年有余，忽报相公回，小姐出迎。两个叙了寒温，问了起居。众使女并仆从们一齐磕了头。翠翘那时还在房里替宦氏收拾妆奁，小姐叫花奴来磕了姑爷头。翠翘放了梳笼，即整衣到厅上来。偷眼一觑，惊道：“呀！束生怎到在这里！”忽小姐又叫道：“花奴快来磕相公头。”正是：

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 假慈悲写经了愿

词曰：

日恩日爱，试问而今安在？眼瞎心聋，兼之口哑，何用大惊小怪。

曾明盖载一思之，已在地天之外。此等情人，若想为欢，定然遭害。

右调《蝶恋花》

话说翠翘认得是束生，正欲上前厮认，听得小姐恁的称呼，想着姥姥临别分付，叫他见熟人切莫厮认，性命要紧之说，连连收住了口。暗点头道：“我道我怎的得到这里，原来是妒妇的计较。我且忍气上前，又作道理。”含住眼泪，走近前，朝着束生道：“姑爷磕头。”

束生一则初回，二则翠翘已死一载，那知他落难在此，三来裙布素装，不似当时华丽也，再不想被这女平章弄在家里。一见翠翘磕过了头，因问宦氏道：“这女子从那里来的？”小姐道：“爹爹在北京讨来伏侍我的。这丫头倒也能干，擅新声，弹得好弦子。”束生闻此二语，打动了他想翠翘的念头，不觉一阵心酸，泪盈眼眶。故推整衣，拭了情泪道：“他叫甚名字？”小姐道：“叫做花奴。”束生道：“花奴，你起来，好生伏侍小姐。”翠翘含泪应了一声，起来立在宦氏身边。束生一眼看去，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目瞪口呆。这花奴兀的不是王翠翘！暗暗叫苦道：“罢了，中了这妒妇计了！他当时不认我娶妾，正是此意。今日教我如何招架，如何解救！可不苦杀翘儿也。这是我害他了！”忍不住泪流满脸。宦氏道：“相公因甚下泪？”束生道：“起服在迓，念及你婆婆，不觉心酸泪下。”宦氏道：“相公若为婆婆泪下，可谓至孝矣。”翠翘见束生如此牵情，那眼泪那里禁得，便扑簌簌掉将落来。恐怕宦氏看破，即推故走进去了。有古诗为证。

诗曰：

今日何迂次，新官与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难。

宦氏心知二人情况不堪，暗暗欢喜道：“这番亲何得他有趣，强似杀这淫妇一刀矣。待我慢慢处置他。”分付整酒，替相公洗尘。束生道：“途中劳顿，不堪任酒，则索罢休。”小姐道：“花奴颇擅音律，叫他在旁司酒，强饮一杯，以慰久阔，勿阻妾之敬意。”束生无奈，只能勉强应承。

须臾酒至，二人坐下。宦氏叫花奴来斟酒，翠翘至，执壶斟酒。小姐道：“姑爷是要进前伏侍的，但不要违老夫人之命。伏侍管待无妨，我不比那吃醋沾酸，不能容人的妇女，今日却要你多劝相公吃几杯。”翠翘斟酒，束生如坐针毡，几遍价欲待掀翻桌面，推倒酒埕，抱着翠翘嚎天痛哭。那禁宦氏甜言蜜语，嘻笑谐谑，频斟苦劝。束生坚辞不饮。宦氏道：“君再不饮，吾将效王恺故辙。”遂对翠翘道：“若不能劝姑爷饮此巨觥者，即以军令施行。快持觥跪奉姑爷！”翠翘不敢违命，低头奉酒，跪在束生前。束生手足无措，勉强一饮而尽，道：“小生已如命矣，幸恕花奴之罪。”小姐大笑道：“吾能为王恺，君不能效王敦！此酒可谓美人饮也。”束生道：“小生之恶醉强酒，亦犹王 当日之以人命为重也。”宦氏道：“相公可谓惜花人矣。花奴，再献姑爷酒。你善胡琴，可弹一曲，劝姑爷饮。”翠翘不敢违命，取胡琴将

迓（yà，音尔）——近。

埕（chéng，音呈）——酒瓮名。

壶斟酒。在束生、宦氏面前道：“姑爷、小姐请酒，花奴奏胡琴侑觞。”小姐道：“只拣上好簇新中听的弹上来。若弹得不好，却是要打的哩。赏你酒一盅，肉二片，先吃后弹。”翠翘不敢不吃，束生看了心如刀割，泪从肚落。翠翘是打怕的人，怎敢违拗？整顿胡琴，和平韵律。因观束生昔是同床侣，今为席上宾，相看而不能相认，感慨兴亡，感悲今日，遂弹云。词曰：

妾身薄命落娼家，嫁得良人实富华。  
绮罗队里笙歌迭，翡翠营中音律奢。  
迺遭妒雨随风迫，又向侯门寄浪槎。  
笑啼不敢如无我，喜怒由人只问他。  
闻道主翁千里返，相逢却是旧侬家。  
一为座上风流婿，一为厨下十庸娃。  
四目相看生气断，两心相照死争些。  
漫把胡琴调旧怨，悲哉今日实堪嗟。  
悲今日兮，位次何迂；  
忆旧事兮，按拍长吁。  
相逢不语兮，肝肠欲断；  
何时重会兮，双双同飞！

弹未毕，凄风楚雨，啾啾唧唧，扑至筵前。宦氏亦正襟危坐，愀然不乐。束生则两泪交流，不禁涕之无从矣。而翠翘心灰肠断，涕泗交横。束生怕露出脚色，便隐几而睡。宦氏道：“花奴，我叫你劝姑爷酒，怎弹出恁般词曲，将姑爷弹得睡着了？姑爷不醒，却要打你。”束生连连抬头道：“卑人不睡，聆音察理，隐几少思维耳。此曲真是弹得好，诉自己情衷，令他人耳聪，妙妙。”宦氏道：“果然好，知音者芳心自懂。但调太凄怆，殊非下酒之物。再弹一曲，要使人闻者神爽，乃怨尔之罪。”束生道：“一之为甚，何必再也。”宦氏道：“再斯可矣，庸何伤乎？花奴再弹上来，迟则重责不贷。”翠翘含泪道：“姑爷小姐请酒，待花奴再弹一曲好的。”乃复整弦弹云。词曰：

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  
餐沆瀣兮带朝霞，渺翩翩兮薄天游。  
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这一曲弹完，闻者心旷神怡。束生道：“高若崇山，宛若流波，美哉，胡琴技至此乎。”宦氏道：“飞纤指以驰鹜，纷涩以流漫，果是绝妙好技，请相公满饮大白以赏之。”束生无奈，又强吞了一杯。眼中看翠翘凭般折磨，讲又讲不得，说又说不出。自懊恨，自埋怨，自怜惜，暗暗心疼，坐立不安，那有心去饮酒。况听那样伤心曲调，一发割肚牵肠，吞声忍气。但只怕难为了翠翘，故勉强下酒。

宦小姐快心满意，倒腾得他二人对面不能识认。一为座上主翁，一为筵前歌婢，见他两下，眼彷徨，耳熬煎，不能一言相通，半语安慰。冷眼觑了，又可怜，又可笑。道：“今日一席酒，足消十年之气矣。”翠翘上前不是，退后又不是。看了宦小姐，乃铜肝铁胆的女罗刹；看那束生，乃情深义重的

---

迺（tún，音屯）遭——遭到困难的处境。

槎（chá，音察）——用竹木编成的筏。

鹜（wù，音误）——鸟名，即“家鸭”。古亦泛指野鸭。

旧夫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良人见面，惧的是罗刹当前。翠翘暗道：“宦小姐，宦小姐，你恁般笑耍我两个，好狠心也，好妒毒也，好刻薄也。别人之妒，不过打骂相争，吵闹使气，名分犹然是妾，也好上前分解得两句，丈夫也好卫护得半声，旁人也好方便得一言。你用了这样的毒计，借了娘家的名色，将我劈空擒来，打入使女班中。夫妇相逢，明明认得，不敢厮认；实实有情，不能使情。他明知我二人情热如火，却以冷眼待之，绝不认真，一味嘻笑怒骂，也不管活活的逼死他的夫君。正是：黑蟒口中线，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宦小姐好狠也，宦小姐好狠也！我翠翘生不能报你之荼毒，死当为厉鬼以啖尔魂！”

值更阑人静，宦小姐看他二人，生不得死不得，坐不安立不稳，暗道：“也够这一对孽种受用了。罢，今日且饶他一着，明日再摆布他。”对束生道：“相公倦极无聊，似不任酒者。想鞍马劳顿，多管要睡也。”束生正在难过时节，听得此言，好似天子降下赦书，将军传来免帖，慌忙道：“连日辛苦，十分神疲力倦，不能畅贤妻雅意，来日精神旺，再当领教。”小姐道：“夫妇之间怎说此话。”叫花奴撤了酒筵，掌灯进房去。翠翘便唤值厨的收了酒席，秉烛房中道：“烛已有了，请姑爷、小姐回房。”宦小姐道：“相公请行。”束生道：“同行就是。”

来到房中，束生道：“花奴叫他去睡吧。”宦氏道：“要他原为伏侍，相公睡了他再去未迟。花奴，替相公脱鞋袜。”翠翘怎敢不遵。束生只要完事打发他去睡，连忙脱了衣服，钻上床去睡了。花奴立在那里，候伏侍小姐，随即与他卸下首饰，要拿汤来漱口，替他通了头，又要拿汤净面，要炉内焚香。然后替他脱了膝裤，换了睡鞋，等他上过马桶，拿汤来洗了坐脚，伏侍得个不耐烦，宦氏自己也觉得有些厌起来，方分付道：“你去睡吧。”

翠翘归得房，已是五更时分。想道剑老燕山，珠沉海底，这活地狱何时脱得，不如一死黄泉，倒是一了百了。解下一条拴腰汗巾，欲去自缢。转想道：“一死有何难处，但我无限伤心苦楚，不能与束生一罄，若死在此处，鸡犬不如。且甘心忍耐几时，束生少不得要生一个计较救我，大抵续缘二字则索罢了。也不知前生做甚歹事，今世恁般填报。”流泪吞声，彻夜不寐。

却说束生上床，身虽伴着宦氏，心中实虑着翠翘。暗恨道：“这泼妇怎用出恁般绝计，如今已落在他圈套中，缘情一节是不消妄想了。但怎生用一奇谋，脱了翠翘的苦海，等他另寻生路方好。若随他恁的胡行，不是逼死必然弄死矣。在这妒妇，立视其死，只当拔去眼中一根钉；在我，视死不救，岂非假手杀之耶。我那娇娇滴滴的翠翘，能禁几个磨灭。这妒妇明知我两人厮认，故做不知，大肆其臬张狼顾之心，其恶焰正未有抵止哩。”计无所出，辗转竟不成眠。

次早起来，在家坐不住，收拾些礼物到岳母家去探望。宦夫人接着，道：“贤婿几时回的？”束生道：“昨日。”宦夫人道：“你丈人恐女孩儿当家心烦，特从京中讨一使女来伏侍他，可中用么？”束生道：“上好。”宦夫人道：“这丫头在我手中用过半载，颇知法度。贤婿却要尊重，勿使此辈放肆。”束生道：“小婿不是那等人。”宦夫人道：“你妻子也是恁般说，倒是老身过虑了。然少年读书人，多有犯此病的，故要说明。”束生唯唯而已。

晚上回来，只见宦氏坐在中堂，花奴跪在那里。束生魂胆俱消，救之无

---

啖（dàn，音淡）——这里指吃。

策。只得陪着笑脸，走进堂上道：“贤妻甚事生嗔？”宦氏笑迎道：“说来甚是好笑，正欲待相公到家，拷问这贱婢。昨日之酒，散也未迟，那里就辛苦了。平日相公未回，我定坐之四鼓方睡。那争昨日一晚，今早他替我点妆抿鬓，星眼红晕，语倒言颠。我问他为甚事作此光景，他道心感旧事，偶然如此。我乃甚等人家，容得恁般装妖作怪的贱婢。好好从直说来，其言有理，自当原情；若胡支胡掩，我这里上了拶子，发还老夫人活活敲死这贱人！借重相公，先替妾身拷问一番！”

束生、翠翘听了，四目相视，魂魄都不知那里去了。束生忖道：“若不应承拷问，他必要叫人行杖，翠翘定然受苦；我若拷问，怎下得手！”辗转量思，忽然有悟道：“卑人方回，拷打求再迟一日。花奴，有甚心事从直快些招来，免小姐生怒。”翠翘泪流满脸道：“待花奴自供。”宦小姐道：“丫头，取纸笔把他。”翠翘提起纸笔，两泪交流，禀道：“花奴生死，尽在小姐手中，只求大发慈恩，赦奴一死。”宦氏笑道：“你且供来。”束生恨不得跪下去替他讨饶，怎奈一毫不涉着他，又是丈人送来的使女，那里钻得进身子去。这叫做哑子吃黄连，苦在心里。宦氏见他二人如此恩爱，偏要装威作势。翠翘那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算来束生不能救他，研墨挥毫，一笔供就云：

供状婢花奴，供为猿闻断肠事。婢生北京，父遭冤难，堕落娼家，从良远嫁临淄。值夫主他出，流陷侯门。奴颜婢膝，榆杨易长几春秋；垢面蓬头，镜匣尘埋多岁月。（曾）怜薄命，欲将金剪断青丝；泪滴红颜，几（折）玉钗银烛冷。思乡路远，更更点点碎愁肠；思夫莫覩，日日时时弹血泪。法外旋仁，使妾身皈经皈法而皈佛；五中戴德，祝小姐多福多寿以多男。披肝沥血，所供是实。

献上宦氏，宦氏道：“原来你也是有丈夫的，但事势不同，境界各异。既是这里，就要行这里事。啾啾唧唧，象甚规矩！”对束生道：“花奴丈夫也在临淄，相公若去，替他访问一声。若得他夫妇重圆，也是天上人间方便第一好事。”束生唯唯。宦氏道：“你既想出家，我自当慈沐浴。”

（翠翘）回房想道：“亏得一纸供状，倒也得他开了一线地步。虽不能夫妇完情，也暂避当场出丑。且我满腔怨恨，无门控诉，正好向观音大士前哀告苦情。我翠翘如此命蹇，立着活现现的丈夫在跟前不敢厮认。若使当日竟出了家，也免了许多丑态。到如今弄得不上不下，难进难退。”正是：

早知鸳牒难凭信，悔不当初竟出家。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观音阁冒险相视 文殊庵陶情题咏

词曰：

事虽难料，细想自然周到。一味慌张，百般鬼跳，那有些些功效？  
也非推调，算将来总是木人无窍。可惜浓情未曾禁受，忽然消耗。

右调《柯梢青》

话说宦氏因翠翘一纸供状，遂许他入观音阁写经录卷。束生听了又喜又恨，喜的是翠翘入观音阁，等他在那里吃碗干净饭，不致受万般摧残，当面凌辱；恨的是自此以后，见也不能一见，可不是苦杀人也。想了一会，又欢喜道，“还是把他去的好。虽是眼前不见，心中到底还放落些。若日日在我面前，不是打便是骂，莫说我的翠翘，连守生也气死了。他若到观音阁，不过冷静些，强似在这房帷中，要睡不得睡，要坐不得坐，要吃不得吃，要穿不得穿。”思思想想，转转念念，翻来复去，终睡不着。宦氏知他心为翠翘，却也不好说出。

天明起来梳洗，沐浴更衣，同束生送翠翘入观音阁。翠翘尽换布衣，黄冠，擎服，佛尘，谒见宦氏，欲行大礼。宦氏道：“出家便为人，写经乃替我了愿，即是佛门弟子，再不必行这个礼了。”分付摆香花灯烛，送入观音阁。门公开了后园，四下观望，是好一座园子也。四时有不绝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有四言古诗为证。诗曰：

荡荡夷夷，物则由之。  
蠢蠢庶类，王亦柔之。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  
木以秋零，草以春抽。  
兽在于草，鱼跃渊流。  
四时递谢，八风代扇。  
纤阿案咎，星变其躔。  
五纬不愆，六气无易。  
愔愔我王，绍文之迹。

进园登楼，楼上塑着一位观音大士。宦氏、束生双双拜了，翠翘也拜了四拜。宦氏祝道：“弟子束门宦氏，告许手录《华严宝经》一部，今特……”便住了口，对束生道：“怎好对菩萨说叫花奴代写，岂不轻褻了经卷？”束生道：“论名分不该，若论写经分上，便该说供养了。”宦氏道：“正是，但花奴二字不好对佛禀得，相公替他取个道号。”束生深厌那花奴二字，趁他有这个口风，便抬头一看，见扁上题着：“濯泉”二字，指着道：“即以名‘濯泉’吧。”宦氏大喜，遂再祷云：“原许《华严宝经》一部，今特供养濯泉道姑，一手写录。圆满之日，再修功德。”

祝毕，分付春花、秋月道：“写经非等闲事，你二人须伏事殷勤。茶喝食用不可断缺，换水烧香，烹茶扫地，俱你二人任职。若有一毫伏侍不到，我访出来，每人定重责三十。”春花、秋月连连应声。束生同宦氏下楼，翠翘欲送，宦氏道：“你自写经，往来之礼不必拘得，须要小心用意。”说罢，同束生下楼去了。束生当时看他把翠翘凌辱，恨不得挖个地洞藏过了。如今

躔(chán, 音缠)——明星辰运行的度次。

愆(qi n, 音牵)——过。

见把翠翘软监在楼上，又恨不能抢了他出去。怎奈计穷力竭，无策救拔，则索心灰肠断，如醉如呆而已。

且说翠翘见宦氏、束生去了，叹道：“我王翠翘落软监也。古人以图圉为吉地，安知醋海中不开一广大法门？且前生罪孽深重，故种种磨难不止。今正好虔诚录经拜佛，以消孽债。倒放开肚皮，以平心易气处之。淡食蔬水，清静无为，倒也无荣无辱。虽心地不能脱然无罣碍，但落在其中，也是没奈何，不得不作见在之相。”见楼台高旷，池水沧茫，早朝夜晚，春去秋来，一盏清灯，半床禅榻，感而咏诗一律。诗曰：

平池面起白毫光，高阁当空倒影长。

细雨一阶兰箭发，西风秋月桂花香。

鱼惊清磬衔轻浪，雁唳沧渚带夕阳。

坐对不堪思旧事，琉璃色界护禅床。

不言翠翘在观音阁修录经事，且说束生见翠翘软监在那里写经，名色说是供养，其实是牢笼之计。左右思量，救之无策，寝食俱废。要与翠翘相见一面那能得，初一、十五虽同宦氏去观音阁上拜佛，相逢不能一语，愈增悲惋。在家住不安，收拾琴剑书箱，别宦氏往惠山肄业。宦氏因束生在家，恐他二人通话，倒也要留一分心去待他。自翠翘监在观音阁，也省了一半提防，不免还要照管。听得束生去读书，顺水推船，也省得去行监坐守。一个人肚皮里一个主意。

束生去后，宦氏过了半月，思量母亲，打轿回宦府去。却好此日束生到城中会文回家，问丫头道：“娘哩？”丫头道：“望宦夫人去了。”束生听了此言，就象久旱逢甘雨，何异金榜题名时！也不问宦氏几时去，几时回，或去几日，心中要见翠翘念重，一头竟走入后花园。门公那里敢阻，竟登观音阁，见了翠翘。

束生见止得翠翘一人，赶上前一把抱住，大哭道：“我害你！我害你！我只道你临淄被焚，那知你活在这里受罪。他逼得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面不能一语。你监在此，何日是结局收场？妻，痛杀我肝肠碎，哭得我眼儿枯！那一日不想你到三更鼓，那一夜不念你到五更天？怎奈计中牢笼，认又不好认，说又不好说，眼睁睁看你受这活罪孽。疼的是你肉，苦的是我心。我几欲与尔同死，以了现前之孽。怎奈我黄金未曾入库，子嗣尚无，束家一脉，单单靠我一身。所以欲死不能，忍看你当面受摧残，忍看你当面受凌辱！我恨不得魂附你体，魄代你身，恨不得替你受了千般苦。怎奈徒有此心，没有此术，只落得妄想心痴，徒踊徒泣而已。妻，你怎么不回我一言？你恨我么？妻，误了你青春年少，误了你佳期多少，误了你春花秋月，误了你度曲吟诗。你恨我，我也无怨；你怨我，我也无辞。妻，可也把一句言语安慰我安慰，怎绝口不言，只清汪汪流泪么？妻！”翠翘看他哭得悲伤，泪如雨落，只是低着头流泪。见束生问得急了，道：“叫我讲甚的？咳，人落地头铁落炉，木已成舟饭已熟，生死由他，荣辱听命罢了。”束生道：“写经乃软监之别号，经完必又有不情之使。他明知我二人情热如火，却以冷眼觑之。把你在宦家送来，令我再不好举齿；不认我从前娶亲，如今难认你为妻。他机深计诡，包藏祸心，我你俱落他术中。这苦怎生受得了？妻，我有一策，向欲对你密说，人眼多，提防紧，不敢启齿。此妒妇如此敢作敢为，真是个人不眨眼的女子。他既摆了绝阵计，是必竟要弄死你的！他主意已定，再不挽回。你在此死了，我又认不得你，何异于猪犬！此园西去尽多庵院，俱是

尼姑。你收拾微资，逃往他处，暂躲几时。待事少定，你远去他方，逃命罢了！你丈夫恩爱止于此了。”翠翘点头而已。忽惊问道：“小姐在那里，你却独自来此？”束生道：“他回娘家去了，我在惠山读书，回来见他不在，偷空来会你一面。”翠翘听得宦氏不在，方敢开言道：“夫！你妻子吃得好苦！自到宦府，先打二十下马威，后到束家，不知受了多少苦恼，多少煎熬。只道是薄命红颜，遭人掳劫，流卖侯门，那知是伊家大娘摆下的牢笼计较！但我止一身，死亦何难。但可怜我恁的一个人品，不明不白死在丫头队中，心实不甘，故苟延岁月于此。夫，你须念旧时情，放我一条生路。今生不能补报，来世再填还你罢了。”言毕，哭死于地。束生一把抱住道：“是我束生不听你言，至堕妒妇之计。误得身入牢笼，陷在孽海，超升无策，拔救无门。千思万想，止有十疋一着，还是逃生保命之方。妻，你不要自误了前程。”讲到伤情处，纳头便拜，翘亦跪倒。

忽春花上楼道：“相公，娘回来了。”束生、翠翘连忙站开，整衣收泪，将欲下楼。宦氏已到。束生拿着一把汗，翠翘怀着一个鬼胎。只见宦氏满脸堆着笑容道：“相公，几时回家的？”束生道：“明日乃文会，方才回来。”宦氏道：“看写的经何如？”束生道：“正在这里看，果是写得好。”宦氏净手登楼，拜了佛，翠翘上前稽首，宦氏与束生见了礼，看那写的经卷道：“果然写得好，颜筋柳骨，铁画银钩，是好一笔字。我归家与夫人说之，夫人也要手录一部藏经，待我这里完了，便送你过去。”翠翘应道：“是。”因忖道：“计又来矣，可怜，可怜。”宦氏问道：“此经几时写完？”翠翘道：“还得两月。”宦氏道：“好生用心写，不要落了字画，差了旨义，是大家的罪过。”翠翘道：“晓得。”吃了几杯茶，半言不发，欢天喜地同束生下楼而去。

翠翘问春花：“娘来几时了？”春花道：“你楼上说苦说屈的时候，娘已在楼下了，不叫我通报，故不敢报耳。”翠翘暗暗道：“好厉害的女娘也，真有卒然加之不惊、遽然临之不惧的手段。一肚皮不合时宜，满脸上堆着春风和气。当此光景又未有不怒者，而彼反谈笑而道之。怒者人之常情，笑则其心安可测？如今若再复到宦家，我性命方才没了，如何报得冤仇？我且将经事赶完，逃往他方，又作道理。”自是日夜不辍，一月之内，经已录完。收拾些供佛的金银器皿，打了一个包裹，到西壁树上系了一条索子，自己包了幅巾，竟是道姑打扮。分付春花、秋月睡了，遂题一偈云。词曰：

去去去，无生寄，踢倒醋瓶，扯断孽系。如来八万四千，狮吼三十六处。不是脚快得逃生，又被颈套无间室。噢！去得趣，一瓢一钵荡天涯，无拘无束随风住。

大书在门上。攀缘上树，引绳而下。月色朦胧，背了包裹往西就走。一路地僻人静，行至天明，渐有人走动。心中着慌，抬头忽见“招隐庵”三字，翠翘大喜道：“此安身之处也。”叩庵门，移时，一道婆念佛而出，开门见翠翘是道扮，便问道：“菩萨从哪里来的，怎恁般早得紧？”翠翘道：“云游至此，见宝刹清净，特借一随喜。”那道婆道：“我是做不得主的，道菩萨自去问当家的便是。”翠翘随道婆而入。

在中堂坐了两个时辰，走出一个尼姑。年纪虽半老，却是道骨仙风，替翠翘和南了道：“仙姑从何处到此？”翠翘道：“一言难尽。小道从师父云游至此，要到招隐庵访一道友，一路同行。不知那里错了路头，一时找寻不着。小道见宝刹上题‘招隐庵’，我师父不知曾在这里否？”那尼姑道：“（令）师尊号？我小道名叫觉缘，令师可是寻我的么？”翠翘便接口道：“正是觉

缘师父。我师父道名磽水。”觉缘道：“莫不是镇江的恒水师兄么？”翠翘道：“正是。”觉缘道：“几年不见，却在何方？”翠翘道：“一位夫人带往京中，住了几载。小徒也是北京收的。今备有几件供佛物件送与师叔，师父不来怎么处？”尼姑听了有物件送他，就象苍蝇见血的道：“（令）师既要望我，必然寻来。你年幼路生，那里去寻他，不如坐我庵中，等他便是。”翠翘连声多谢，取出金钟、银磬送上觉缘，觉缘大喜。问翠翘尊号，翠翘道：“小道名濯泉。”叙话时即整素斋。自此后就在招隐庵中居住。

等了几日，不见师父来，翠翘故意道：“莫不是还有个招隐庵留住了么？”觉缘道：“出家人，安得身处便是家。令师不来，在我庵中住了便是，不须又起他念。上人不弃，愿拜为世外姐妹。”翠翘听得此言，将机就计，便拜了觉缘为道兄。两人甚是莫逆。

一日登玉皇阁，翠翘抚景兴怀，高咏一律。诗曰：

帝阁凌空上，登临豁达心。  
索纤分水次，空阔辨山林。  
法语钟声度，无颜香气侵。  
瞻依方半晌，万念尽沉沉。

觉缘道：“不知道兄善诗如此，我必须请教。”翠翘道：“这个不难。”又题《宿招隐庵》。诗曰：

风烟迷四野，林木已萧然。  
鸟散青天外，诗成绿水前。  
心随秋神射，榻共暮云连。  
莫问家何在，凝神看白莲。

季春，觉缘偕翠翘、肇空、不瑕，四人夜坐升仙桥。觉缘道：“美景良宵，不可无咏。我辈俗肠，辜负此景。濯泉道兄无惜珠玉，染翰豪吟，无令山水笑人不韵。”翠翘笑而允之，乃题三律。

其一：

仙桥长话夜，明月印疏林。  
鹭宿汀沙暖，鱼翻藻荇深。  
临风开慧想，止水定禅心。  
万虑从兹净，蛙声杂梵音。

其二：

凉月映池水，好风吹我怀。  
兴随佳境发，诗就慧心裁。  
喜共良朋集，因之笑口开。  
游鱼闻曲听，仿佛去还来。

其三：

一时多胜事，千古仰风流。  
池水通仙境，山云覆画楼。  
禽时静听，队鲤尽空游。

---

磽（qi O，音敲）——举足。

荇（xìng，音杏）——一种水生植物，即“荇菜”。

梵（fàn，音饭）——梵文，意即“清静”、“寂静”。佛教沿用此语，用来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如：梵钟、梵音、梵行、梵呗等。

子夜歌声发，莲渠荡小舟。

大家一齐道：“濯泉道兄真是好才，可惜我们都是村肠俗腑，不能一和。当满引大白，以为上人谢。”于是角胜争奇，飞觞传斝，直至五鼓方罢，此后习以为常。正是：

半榻禅单消白日，一联佳咏度清宵。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孟兰会突遇魔头遭堕落 烟花寨重施风月遇英雄

词曰：

藏瞒漏泄，逃亡失陷，真个不由人。羞杀荆钗，痛伤裙布，依旧画眉新。一朝盼入英雄眼，冷暖忽相亲。甲兵十万，相迎归去，壮气始能申。

右调《少年游》

且说那翠翘在招隐庵中，一住半载，且是平安。那束家次早起，当锅的送水上楼，叫春花、秋月承值。二人道：“昨夜写经夜深了，今日还未起哩，待我去叫声看。”走到房中，那里有人，但见一张空床，四壁琴书而已。慌了，忙报宦氏。宦氏点头暗笑道：“这奴才真脚快，被他走出去了。查看失去甚等物件！”报道：“不见了金钟、银磬、珠旛、宝瓶，其他衣〔物〕铺陈，动用器皿，约有二百余金。”宦氏道：“一边差人报相公，一边着人出招子。”束生知道，心中着了一惊道：“去倒去了，不知可能走脱么。”放心不落，走回家中。止见招子贴得遍满中城外。束生道：“宦家不见人，怎将我束家出名？”分着心腹，但见招子，一齐涂抹干净。回见宦氏，宦氏道：“濯泉不知逃往那里去了，要接相公来追究一番。”束生道：“此系岳父家人，必将岳父出名方好说话。若着我这里出名，就拿他回来，人不认他是个使女，象甚模样？况既逃出，难免洁身，拿回留之不雅，杀之何苦。依卑人说，倒置之不问罢了。”宦氏晓得此计原是丈夫定的，如今人已去了，十分要追究，恐怕伤了夫妻情义。人去气散，便接口道：“相公说得有理，把招子揭了，不必寻他，省得又多一番事体。”束生暗喜道：“翠翘造化，放心前去，无碍了。”所以翠翘在庵中住了半载，没有一些草动风声。

一日，庵中设孟兰大会，仕宦、夫人、小姐，填满庵中。翠翘推病不下楼。内中有一位常夫人随喜到觉缘房中，见他金钟银磬，惊道：“此物何来？只有束衙观音大士前有此宝物。闻说此物乃外邦献宦吏部的，宦小姐带到夫家供佛，满郡以为奇观。我们是亲，方能得见，不意宝庵也有此物，束衙也不足为奇了。”觉缘惊得心慌意乱，勉强含糊答过。散了胜会，对翠翘说知此事。翠翘失惊道：“事坏矣，此却如何是好？”觉缘忙问何故，翠翘道：“此实束家之物，到如今不得不直告。”将前事尽述一番，觉缘惊得手足无措。道：“妹子，你害我也，你害我也！”翠翘道：“姐姐无忧，我有一策可以掩得他们过。但我在此安身不牢了，却要先替我寻个安身之处。你到打铜店里，教他照依这钟、磬打造起来，沾上金箔银箔，依然供在房中。他若有风声来查，便道是见贵衙钟磬照样打的，实非真物。他念自息矣。”觉缘道：“此计大妙，我有干娘薄妈妈处，尽可居住。妹子，你须改了装束，方可到那里去。”翠翘道：“我并没有俗家人的衣服，怎么处？”觉缘道：“我去去卖衣，当中相体买了几件衣服。”翠翘换了女装，把那些道服都把与觉缘道：“此衣宜改过再穿，否则当之，毋为束家人认也。”觉缘道：“晓得。”遂乘夜送翠翘到薄家。

那薄妈妈是个女中光棍，无风道有的主儿。见了翠翘模样，又听他是避难到此，就起了几分不良之心。留住了数日，便时常作惊作怪的来唬吓翠翘。翠翘原是气馁之人，未免慌张，遂倾心吐肚，与他商量。薄妈妈因说道：“我想此地断断不可久居，只有远嫁一着，可得安稳。本地人既不可配，远方之人知他是什么主儿，去嫁他，又托胆不得。我有个侄儿薄幸，年方廿八，人物也还不俗。读书不深，却也文理初晓，尚未娶妻。向在浙江台州生理，今

因回来买货，王娘不若嫁了他，同往浙江，倒是全身避害之计，不知王娘意下何如？”翠翘低头想道：“若不去，此处不是结局之处；若去，知那人是甚肚肠？”

忽一男子走入来，叫婢娘说话。薄妈妈走出，迎着讲谈。翠翘偷睛一看，见那人苏装雅扮，尽亦去得。只是眼光嘴跷脸无腮，肉虽白净无疵，难免侥幸无情。看了默默无言，双泪交注。那人去了，薄妈妈走入道：“王娘看见么，这就是我侄儿。若中意，我去请觉缘师父来商议；不肯，听你主张。”翠翘一言不答，低头以手理鬓而已。薄妈妈知其有肯意，却去见觉缘说知此事。觉缘道：“此事要他自作主张，我们是强他不得的。”即便同薄妈妈来见翠翘。

〔觉缘〕道：“薄妈妈说的那件事，妹子还是怎的？”翠翘含泪低声道：“此事真教我也没法。若不去，恐此地非可久安之处，万一做出来，非惟我身难保，并你招隐庵都不好了。若欲远去，怎奈少年女流之辈，行动就要吃人盘住。薄妈妈说的那一着，其实羞人，难以应承，事出无奈，又不好直拒。摇摇此身，几不自主。姐姐将何策可以教我？”觉缘道：“我也舍不得你去。但你在此原不算得局收场，不如随了薄妈妈侄儿远去天边，也离了这龙潭虎穴。但以他配你，自然屈了你些。”翠翘道：“这也罢了，但此人油腔滑态，似非忠厚之辈。怕他以我为奇货，则翠翘又堕夜叉手中矣。”觉缘道：“此事惜不得齿牙，你要身子随他过日子的，须是讲得明白。”觉缘叫薄妈妈道：“王娘这桩事乃出乎无奈的。承妈妈指引路头，不得不依。但此身既随了令侄，便以终身相托，经不得他日道淫奔女子，半路相抛，或中途弃掷，所以踌躇不决。”薄妈妈道：“我侄儿极是忠的，叫他写一张把你就是。”翠翘道：“这也不消，但他对天盟誓，终身不负我，便随了他去。”薄妈妈道：“这个一发使得。要多少财礼？”翠翘道：“我身既属诸他，要接银子也是他的。但我无物陪送，叫他拿廿两银子来，以五两谢妈妈，五两送庵中供佛，十两办床铺便了。”薄妈妈大喜，即忙去叫了薄幸，说知此事。

薄幸大喜，忙忙的去买了一副纸马，焚起香来，对天祷告道：“若是薄幸负了王翠翘，不替他白头偕老，等薄幸碎剝千万！”誓罢，替薄妈妈商议财礼。薄妈妈道：“他自然接不多，你却要成个礼。”薄幸点头道：“晓得了。”办了三十两银子，四套衣服，一付钗串，叫一小厮送入。薄妈妈接了，与翠翘打开。翠翘见了这些行径，暗忖道：“也还象个人家，事急相随，则索听命罢了。”将银子财礼收下，以五两谢了薄妈妈，以五两与觉缘供佛，十两银子央觉缘去办被铺，把二两与薄妈妈整酒饭。也去洗了个浴，从新理妆。

翠翘自落宦氏计中，两载之间不曾临妆。今日复开面膏沐，就象土埋荆山，一朝宝气顿发，更觉新鲜，更觉华彩。不一时，薄家喜轿已至，辞了薄婆，别了觉缘，遂上轿。到薄幸家中赞礼已毕，归房。薄幸道：“多感娘行不弃，肯嫁卑人，愿永以为好。”翠翘道：“他日不以不正见弃，受惠多矣。”薄幸道：“盟言在耳，岂敢相负？愿卿无疑。”翠翘泣曰：“今日之事实出万不得已，望郎怜而谅之。”薄幸道：“余非负心人，卿何虑之深耶？”遂为之拭泪，携手登床。男乃久惯嫖头，女系久旷怨女，两情即鱼水和同。

次日，薄幸买舟同翠翘往浙江进发，一路无词，竟到台州。薄幸道：“娘子且在店中，我先去收拾了房屋，就来相接。”去了半日，同一班人回来道：“娘子，这是同店的伙计，好兄弟们，出来见了礼。”翠翘自内而出，见那

人浓眉大目，黑脸骚胡，就象个强盗一样。翠翘忖道：“怎么替恁样的人做生意？”万福了一声，便转身退入。问薄幸道：“房子怎样了？”薄幸道：“我许久不至，有一邻家借居楼上，今晚收拾搬出，明日就好进屋矣。”那人分付店家办酒，替薄幸接风。同店主人三个吃了说，〔说〕了又吃，直至二更方散。也送一桌到里头与翠翘吃。临别，薄幸道：“房子须打扫干净些。”那汉道：“晓得了。”相别而去。薄幸回房，翠翘道：“这人倒象个强盗。”薄幸带了两分酒，一把抱住翠翘道：“他是海上人，生来是恁般的，你不消怕他。到店中见过几次，就耐看了。我替你睡去吧。”翠翘还要问他，见他有了几分酒，便住了口。

原来这薄幸专一做吃人肉的生意，贩卖人口，充作客人，讨人家女儿婢妾，名色为妻，带到码头上住落饭店，自然有主人家替他发卖。那黑脸胡子，乃人肉行中经纪，替客妈来看人的。议定财礼银二百四十两，二百到薄幸，四十到主人家与中人。

次日早起，叫主人家办饭，收拾到店。梳洗完，吃了饭，薄幸对翠翘道：“我先到店着轿子来接你。”翠翘道：“行李哩？”薄幸道：“我自着人来挑，你只上轿到店便是。”薄幸去了。翠翘道：“此人好古怪也。甚是恁的张皇，不要是算计奴家。这不象个到店的光景，好似个打发我起身的模样，不要托大了。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且将我随身行李、奁妆、衣服，收做一个皮箱，带在轿上。就是有甚不虞，也好拿去防身。到别处也好做个入门笑。”即忙将自己物件，俱收拾在皮箱中，打了一捆铺盖，还有二十多两银子，缚在手上。

收拾方完，轿夫已到。翠翘道：“将皮箱铺盖放在轿上，余物等脚夫来挑。”轿夫道：“薄大爷分付，行李铺盖一些不须担。”翠翘道：“别物不必带，此是随身动用，要放在轿上的。”就发与轿夫。店主人道：“薄大爷叫放在我这里，再来挑哩。”翠翘一发心疑，作怒道：“我人倒去得，东西倒发不得！况我是主人，有甚不可！”硬主张发在轿上。辞别店婆，交付行李明白，方才上轿启行。转弯抹角，约有半日，方到一所楼房前歇下。掇进轿子道：“大轿落轿。”翠翘定眼一看，不象个店铺，心里转道：“又不是路了。”竟不下轿，对轿夫道：“请薄大爷来。”轿夫见他不肯下轿，没了主意，应了一声道：“我去寻。”走入屋中。半晌，薄幸不见来。走出一位妇人，年约三十多岁，走到轿边道：“薄大爷就来，王娘请里边坐。”翠翘见他是个水户的行径，便接声道：“娘收了我的行李，一铺一箱，我来也。”那妇人满脸欢喜，叫发了行李进去。翠翘走下轿道：“怎叫娘来迎我？”那妇人道：“不妨得。”遂一同进去。翠翘又见内里立着一班女客，一发是心照了。到中堂道：“娘坐上，容翠翘拜见。”那妇人一发欢悦得无极，道：“乖儿子，不消拜。”翠翘倒头四拜。

原来那妇人就是客妈。客妈道：“我儿你怎知他卖你？”翠翘道：“行动之间大异平昔，是以知之。”客妈道：“儿子好眼睛，我不难为你，你须用心替我做生意。”翠翘道：“娘费多少银子讨我的？”客妈道：“二百四十两。”翠翘道：“十倍利钱。”客妈问其所以，翠翘细述一番。客妈安慰道：“如此歪人，自有天报。亏你有见识，拿了许多行李来。”翠翘道：“此儿随嫁之物，与他无干。他也决不敢来讨我的东西。如此辈既丧良心，自遭横报，不必说他了。只求娘凡事宽恕些，便是翠翘之受用矣。这是我孽障未完，故又到此，翠翘再不妄想了。”客妈见他这个光景，甚是得意，一下也

不打他，一句也不骂他，两个且是合得来。

那薄幸得了钞，躲在别处，等待翠翘起了身，然后回寓。见翠翘行李发去，顿足道：“便宜了客妈，二百两银子讨个人，倒有六七两首饰衣服。我本欲上门去取讨，恐一时撞着了王翠翘，扯住了要死要活，教我那时如何摆脱，岂不一发弄得不干不净？罢了，丢了吧，只当送与婊子了。”遂一口气收拾起行李，备办些路上使用盘缠，竟回无锡去了。

且说王翠翘复落娼家，自叹道：“我命何蹇耶！千磨百折得从了良，又受万千之苦。今依然落在其中，岂非无之命也！这遭竟不妄想矣。”便醉酒微歌，人以彼求欢，彼正借人遣兴。豪歌彻夜，放饮飞觞，其名遂振一时。

来了一个好汉，〔姓〕徐名海，号明山和尚，越人也。开济豁达，包含宏大。等富贵若弁毛，视俦列如草莽。气节迈伦，高雄盖世。深明韬略，善操奇正。〔曾〕曰：“天生吾才，必有吾用。有才无用，天负我矣。设若皇天负我，我亦可以负皇天。大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建不朽于天壤，安能随肉食者老死牖下！纵有才无命，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自我造命，弄兵潢池，遗耻万年。不然这腔子内活泼泼的热血，如何得发付也？”早年习儒不就，弃而为商，财用充足，最好结交朋友。闻翠翘有侠概，因同二三壮士来访。客妈知道明山是个出头好汉，连忙叫翠翘相陪。

四月瞻盼，两下俱有几分契爱。明山道：“闻卿来此一载，没有一人挂在眼内，可有些说么？”翠翘道：“人言过矣。妾特因人而交，相品而遇，但不以肝胆轻寄俗流则有之。若夫眼内贤愚好丑，何所不容！”徐明山道：“这等看起来，你倒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若鄙人者，可充平原之万一否？”翠翘道：“英雄大度，应是太原异人，即平原君殆无此豁达也。”徐明山笑道：“卿尘埃中物色，英雄莫错认了也。”翠翘道：“我那双识英雄的俊俏眼，好不认得真哩。”徐明山道：“好了，徐海今日遇知己了！卿乃解人，我为卿谈解语，偶成一律请正。”诗曰：

常是逢人气不平，相看白眼太憨生。

肝胆向来曾寄客，文章况尔复藏名。

抱璞不收和氏璧，闭关羞作蔡生迎。

丈夫自有英雄志，肯与尔曹效谐纒。

翠翘道：“啞哑叱咤，千人自废，雄则雄矣，可惜少了些王气。”徐明山道：“卿可谓知言。然余中心亦未敢以王期也。”因载酒留宿，翠翘即以终身托徐，徐毅然以为己任也。

次日，即以二百金为翠翘赎身，使之另居，讨一婢伏侍之。翠翘道：“君何不携我归家，乃又起此炉灶？”徐明山道：“卿此言可谓不如转玉。转玉欲十大朝官为媒，始嫁郝生。吾独不能以十万甲兵迎翠翘？妻第居此，不越三年吾迎尔于归。大刀阔斧，剑拔弓张，前呼后拥，万马千军，此徐海得志之秋也，吾妻其沥酒东南以贺。今孑然一身，携子安归？如今只算得为卿赎身从良，尚未可议及也。”翠翘大悟。徐海乃置屋水隅，而令王翠翘居焉。徐海与翠翘处凡五月，乃别翠翘而去。去三年，杳无音信。

一日，忽闻寇兵大至，居民逃散一空。从人皆劝翠翘迁居，翠翘道：“我与明山有约，虽兵火不可擅离此地。尔等欲去则去，否则生死同之。”从人不敢止，相率而去。俄有大兵一队，带甲数千，披坚执锐，将军十余人，突至绕其居，大呼曰：“王夫人在么？奉徐明山千岁令，迎请夫人。”翘因出见曰：“只我便是。”那十数将官，几千甲兵，一齐跪下道：“夫人在上，

众将士磕头。”夫人道：“有劳列位，千岁爷今在何处？”众军道：“千岁屯兵大荒，等候夫人。”夫人道：“既如此，即发令起身。”众将士又禀道：“夫人少停，銮舆即至。”王夫人下令道：“此地居民俱我邻佑，毋得据探劫杀，焚屋奸淫，不如令者斩首示众。”令下，三军肃然，一境平安，免于屠毒者，皆王夫人之德惠也。

俄有大将军二三十人，单辇宫娥而来。见夫人打躬道：“众将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叩参。”夫人道：“重劳列位将军。”宫娥们磕头道：“奉千岁爷命，叩接夫人。”夫人道：“起来。”迎接军士们俱叩了头。事完，众将禀道：“车驾已齐，请夫人更服登舆。”宫娥献上珠冠霞帔，夫人对镜理妆，宫娥伏侍扶上銮舆，前呼后拥而行。

约半日，又有大兵来接。接的将官参过，献上供膳。至第三日方到大荒，早有二三十骑探马飞来，护卫的扬声道：“快报千岁，夫人来矣。”探马如飞而去。不一时，炮响连天，营中旗号齐起，带甲十万俱拱立四围。军兵个个披金甲，将士人人挂虎头。中军杏黄旗展动，鼓乐喧天，一对对刀枪鞭锏，予镰钺斧，抓锤镢棍，剑戟干戈，迎将落来。军士尽职事，继之九把描金伞，遂遥马上坐着一位三山帽、大红袍、碧玉带、皂朝靴、铁面剑眉、虎头燕颌，不是别人，就是明山和尚。徐海迎着翠翘道：“夫人，今日迎你从良，比郝生迎转玉何如？”翠翘道：“郝生之迎转玉，竟要借荣十大朝臣；大王迎妻，则取诸自己，无牛后之羞矣。”徐明山道：“夫人深得我心。”迎到营中，觉久别三年，一朝重会，昔日布衣，今朝富贵，虽非裂土分茅，却也攻城拔地，威武可人。王夫人因劝他休烧毁民房，奸淫妇女，恣杀老幼，明山从之。自此兵到之处，便下令戒妄杀奸淫，皆夫人之赐也。

一日，讲起临淄旧事，明山道：“这有何难？我点兵五千，洗荡临淄，替夫人报了这段深仇就是。”夫人道：“罪人只得马不进、秀妈、楚卿，切莫荼毒他人。”正是：

惟有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

且听下回分解。

---

辇（ni n，音捻）——古时用人拉的车，后多指皇帝坐的车。

## 第十八回 王夫人剑诛无义汉 徐明山金赠有恩人

词曰：

深仇切齿，大恩入骨，便死也难忘。若有相酬，倘能报雪，其快也非常。从前受尽千般臭，一旦忽遗香。始知天道，加于人事，原自有商量。

右调《少年游》

话说徐海发兵五千，来掠临淄，报王夫人之仇。差健将史昭，领细作先到临淄，探访马不进等居住行藏，埋伏左右，候兵到日，即便擒拿。无分老幼，若教走脱一人，定以军令施行。史昭得令而去。再差健将雷丰，执令箭一枝，立束家门首，无得惊其老幼。雷丰奉令而行。又差大将卞豹，领轻兵五千，倍道兼进，直抵无锡，擒妒妇宦氏、计氏、束守两门人等，薄婆、薄幸、招隐庵中觉缘，一千人犯，俱要生擒，不得走漏一个。限期一月，在临淄相会。卞豹领兵而去。然后徐海择定吉日，约会诸路，一齐出兵。

此时闽、广、青、徐、吴、越，寇兵纵横，干戈载道，百姓涂炭，生民潦倒，苦不可言。到了出兵这日，徐海请王夫人誓师。夫人道：“妾乃女流，安敢干涉军政？”徐海道：“今日之兵为夫人发，是夫人报仇之具也。请夫人沥酒，卑人然后发兵。”王夫人乃把酒誓师，三军一齐跪倒。夫人祝云：皇天后土，同鉴此心；名山大川，同昭余念。王翠翘为父流落娼门，遭马不进、楚卿、秀妈之陷害。今仗徐公威灵，兴兵报仇，妾不敢过求，只如进等原立之誓而止。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圣人且然，吾何独否。敢以此心上告天地神明，然后发兵。凡尔三军，无惜勤劳，为余振奋。”言罢，奠酒。三军一齐应道：“大小三军，愿为夫人效力！”奋怒之声，山摇海沸。因分队伍启行。

不消几日，已到临淄地方。一声炮响，大刀阔斧，杀将上去。地方虽有几百守兵，怎敌得这大队人马？那敢当先，唯弃甲曳兵，抱头引颈而已。一日一夜，直抵临淄。官府居民，逃亡殆尽。徐海就于空地扎了营寨。早有健将史昭解马不进等来请功。徐海分付带在一边。又有健将雷丰带束家父子来见。徐海分付道：“带在偏营，好生看待，不可难为他。”又报大将卞豹进营缴令，道：“大王在上，卞豹奉大王钧旨，擒拿宦、束等犯，俱已满门拿至。止有束守出外未归，不曾拿得，特来请罪。”徐海道：“束守已在这里，有劳将军，另行升赏。人犯且带一边。”卞豹打躬而退。徐海请夫人出营道：“无锡、临淄一千人犯，俱擒在此，听夫人如何发付。”夫人道：“余受束家父子之恩，姥姥、觉缘之义，欲先酬彼等之德，然后报诸人之怨，大王以为如何？”徐海道：“言之有理。”叫请束家父子、姥姥、觉缘进见。

不一时，雷丰引束家父子，卞豹引觉缘、姥姥四人进营。跪下，俱口称爷爷饶命。徐海分付更衣相见。二将引四人更衣。四人不知头脑，吓得胆散魂消。虽则穿了衣服，战兢兢进营俯伏，那敢抬头。徐海道：“四位起来，休得惊慌。你等与夫人有德，俱以免死。”夫人叫道：“束生，我便是王翠翘。你当时救我一死，我今全你父子性命。你妻宦氏，我已擒在这里，少不得要报当日那些恶况。”分付军士取白银一千，绸缎百匹，送那束生员回去。你安抚你妻子，东廊下还可生见一面。”束生细听因由，方知是王翠翘报怨。因跪求道：“蠢妻实该万死。但束守既蒙夫人恩赦，蠢妻尚望推广，赦束守之恩，再开一线生路。”夫人笑道：“你要我饶他么？他当日奈何我，怎不一为挽回？这个似难准信。”束生道：“观音阁设策，夫人独忘之乎？”翠

翘沉吟半晌，道：“赖有此耳，留个活的还你，少刻领人便是。又给你令箭一枝，保全家门。敢有军士擅入束家者，枭首示众。你去。”

束生出来，便着父亲先回，自却到东廊下来见宦氏。只见宦氏母子、宦鹰宦犬等人，都在那里。宦氏远远望见丈夫，忙对计氏道：“娘，那来的不是束郎？”计氏一看，果是女婿，忙叫道：“束郎快来。”束生走近前，大家抱头而哭。宦氏道：“郎君怎也在这里？”束生道：“都是你带累我的。”因跌脚道：“小姐，小姐，你那花奴事发作了！”宦氏听了，一时想不到，因问道：“这话是怎么说？”束生道：“有甚说，王翠翘恨你母子刑害他。他如今嫁了徐大王，特发兵拿你来报仇。我以当日不知情，故得免死。你们自作自受，却将奈何？”宦氏听了此言，一似高山顶上塌了脚，又如万丈深潭覆了舟，连连顿足道：“罢了，罢了，断送了，完成了，我宦氏遇着对头了！今悔之迟矣。我当时曾道过，斩草不除根，临春又要发。娘，都是你道‘彼一妇女耳，儿何防之深也’。我道妇人得遇其权，胜似男子，今果然矣。但郎君与他有德无怨，今为堂上宾，宁忍视妾为堂下虏，可无半语相援否？妾当日虽获罪王娘，并不曾唐突夫君。夫君何不推爱王之余波及我乎？”因泣数行下。束生道：“同舟吴越犹相顾，况乎夫妻之间。已于彼处哀求再四，已蒙开一线生路，但磨灭恐未能少耳。此人恩怨最分明，我讲到观音阁一端，他便许我领人。事到不堪处，小姐须善辨之！”语未终，中军有令带各犯进见，一齐推拥而入。

却说王夫人见束家父子已去，走下位来，以手搀觉缘、姥姥，道：“觉缘师兄，可认得濯泉么？姥姥可认得花奴么？”二人看得呆了。夫人对觉缘道：“我就是那送你金钟银磬，被薄幸谋赚的王翠翘，你难道就不认得了？”又对姥姥说：“我就是花奴，被计氏打二十，发在你名下刺绣浇花的，难道相忘了？”觉缘仔细看看，然后道：“妹子你还在么？前薄幸回来，道你不服水土死了！我舍不得你，替你起灵座，设道场，看经念佛，礼忏持咒，不知道妹子却在这里做娘娘，恭喜恭喜。”两人见了礼。姥姥点头道：“老身吓痴了，原来就是束家的王娘娘。受了许多苦，也有今日。我时常挂念你，不知落在何处，原来恁般好！须看顾我看顾。”夫人道：“特请你来报恩。”徐海因作揖道：“夫人劳二位庇救，时刻不忘。今幸相逢，大称阔念。”叫左右取黄金二百、白银四千，一半送师父助道修行，以报庇格之德，一半送姥姥养老终身，以报全命之恩。”姥姥叩谢受了。觉缘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救难全生，乃吾辈本等，何劳千岁如此厚礼？贫道乃方外之人，金帛亦无所用。承赐转璧，为军中支用。”徐海道：“些小微资，不足以报大德，聊为养道之用，上人深毋深却。”夫人道：“道兄宝庵已经兵火，回去也须修葺，微礼受下莫辞。”觉缘只得受了。夫人分付设座，道：“暂屈二位一坐，看我王翠翘今日报仇雪耻。”觉缘、姥姥坐在夫人下首。

一声鼓响，蓝旗手唱名，第一起犯人进。卞豹领宦氏、计氏、宦鹰、宦犬、薄幸、薄婆等跪下。去了枷锁。夫人道：“薄婆陷入入井，薄幸卖良为娼，薄幸依誓，用刀判碎其身，喂马；薄婆枭了首级。”刀斧手应了一声，将薄婆割下头来；薄幸一条草席卷起，如束薪一样，用绳索捆紧。两人拿定，一人举剉，从脚上直剉到头，剉做百余段。鲜鲜活活的一个人，立时变做一块肉泥，看者惊得半死。

报说剉完，夫人分付拌入草料中，分开喂马。叫着宦氏，宦氏唬得只是抖，应道：“夫人饶命。”夫人道：“宦小姐，你好计策也，你好忍耐也，

你好恶取笑也！凡事留一线，久后好相见。今日相逢，你不能活了！”宦氏连连磕头道：“夫人，贱妾实该万死，但求夫人念供状写经，去而不究。妾非不知尊敬夫人，但势不两立，一念不能割爱分宠，遂造这段冤家。乞夫人原宥。”夫人低首移时道：“欲餐尔肉，剥尔皮，以消两年之恨！所以不死者，去则不追，尚有开笼放鸟之意。尔之活罪，自不能辞。”宦氏道：“罪自当领，只求从轻发落。”夫人道：“临淄劫我，果属何人，快些说来，少分你罪。”宦氏道：“行计虽是宦鹰、宦犬，发纵指示原是贱妾。军随将转，实妾之罪，他们不过依令而行。若将他来抵妾之罪，妾心何安！”夫人道：“你倒还是个任怨的女子。叫刀斧手，将宦鹰、宦犬枭了首级，以为宦门豪奴之戒！”刀斧手应了一声。将宦鹰、宦犬按下，须臾之间，血淋淋两颗人头献上。王夫人分付将计氏拿下，重责三十。军卒一齐动手。宦氏抱着道：“愿以身替！”夫人道：“你的只算你的，他那三十是要还他的，那里饶得！”姥姥看见，连忙跪下道：“老奴愿替主母。”夫人道：“这个人情大得紧，只得听了，只便宜了这老泼妇。姥姥你带去吧。”姥姥谢了夫人，扶计氏出营。计氏年登六十，身为一品夫人，何曾受风霜劳碌，〔衙〕门苦楚。自无锡劫来，受了无限苦楚熬煎，又加战杀寒心，军门杀人如麻，年高胆怯，也活活惊杀了。姥姥只得在营外守着尸等他们出来。

王夫人见姥姥领了计氏去，分付宫女将宦氏跪剥衣裳，吊打一百，发还束生员领去。宫女们应了一声，将宦氏一把头发抓起，衣服脱得精光，刚刚止留一条子。头发高吊屋梁，一个宫娥扯住一边手，前后两个宫女各执马鞭，一齐动手。一个从上打下，一个自下打上，打得如鳅落灰场，鳝逢汤鼎，叫苦连天，只是乱扭，浑身竟无完肤。报打一百完，夫人道：“拖出叫那束生员领去。”宦氏放得落来，已是半生不死。军士应了一声。望外就拖，叫束生员领人。束生连连称谢，接着宦氏。宦氏只有一点微气，束生叹道：“妻，只因你的神通大，惹得刀刀割自身。”忙叫手下春花、秋月：“好生扶着小姐，我去谢了夫人，然后抬他回去。”束生进营谢罪，夫人差人说道：“叫他去吧！”束生一边收了计氏尸，一边扶回宦氏到家，将息了半年方好不题。

且说史昭解马不进、秀妈、楚卿进营。夫人道：“秀妈，你可认得我么？”秀妈道：“奶奶，小娼妇不认得。”夫人道：“抓起他头来，叫他看我是甚人！”军士吆喝一声，一把抓起秀妈头发，认得是王翠翘，连连道：“妇人该万死，只求奶奶饶命！”夫人笑道：“你还想要生哩，你天灯之誓，如何消释！”分付军士，将秀妈用柏油灌起，头向地，脚朝天，倒点天灯，以还当日之愿。马不进四肢用棚子棚开，挑破皮肤，尽抽其筋，令他肢节肢肢分裂，以应彼誓。再用松香煎麻皮一锅，大火融化，旁用大缸注水，将楚卿净剥衣裳，一人滚松香泼其身上，一人即以冷水浇之，候冷定带进来。军人得令，押进去，未多时，只见众军将秀妈浇成一枝大蜡烛，底下露出头来，还是活的；马不进已上棚子，楚卿装得铁硬。夫人分付点起蜡烛来，军卒立高点火。刚是秀妈脚板上，起初倒也死了，这一烧，倒活将转来，哀哀叫苦。夫人道：“你也知疼么？怎将别人皮肤任意摧残！”秀妈晕死不能答。夫人下令，抽马不进筋，尸解其体。再令军士扯去楚卿身上麻皮。众军遵令而行，将尖刀在马不进总筋脉处割开皮肤，用钩子钩着筋头，着力扯去，马不进即时疼死。连拔三四根总筋，一声响，马不进肢体扯得粉碎。夫人分付洒在海中喂鱼，以报其漂泊之恶。楚卿被松香麻皮胶定，内里还是活的，外面却是展动不得。那些军士走近前，只拣有些麻皮头儿的所在，一把扯着就揭。楚

卿皮肤已是滚松香泼烂的，不用气力，一扯连皮就是一块落来。那消半个时辰，将楚卿剥得赤利利一个血块模样。皮倒剥去了一层，人还是有气的，夫人叫取了石灰水一盆，浇在楚卿身上，登时发起大泡，倏时腐烂为脓血，肉落骨枯而死。

夫人起谢徐海道：“妾无限深仇，仗大王天威，一朝洗尽，虽肝脑涂地，不足以报厚德也。”徐海道：“见不平，便起戈矛，遇相知，赠以头颅，乃吾徒本色事。况吾与卿夫妇之间，离乱均之，患难均之，死生均之者乎。卿仇已雪，胸中之气想亦少平，眉间之峰谅来略减，几时得你父母重逢，卑人之愿亦谦矣。”夫人再四道谢。

觉缘起身辞行，夫人道：“道兄此去，欲飞锡何方？”觉缘道：“余慕越水之胜，今将去游彼处。”夫人道：“道兄高致，妾不敢留，不识继此还有晤期否？”觉缘道：“晤期不远，只在五载之间。”夫人道：“然则道兄通慧矣。”觉缘道：“余实不知，因遇了一位三合道姑，得闻玄解真诠。他深明体咎，道天子圣明，王气隆盛，今虽暂动干戈，久之自归宁静。今岁定遇故人于干戈之内，五年间当得再遇。余初未深信，今见贤妹报仇雪耻，又在干戈扰攘之中，前兆既孚，后事自应。闻他在越水之滨，我正欲去问他讨些消息。”夫人道：“千祈代我问个结局。”觉缘道：“领命。”夫人分付将掠来的行李给还觉缘师父，不得失落了。军士交还行李，一件件点明白。夫人分付一个军士：“带领兵卒，送到平静地方，讨回书缴。外令箭一枝，令旗一杆，银牌一面，道兄带在身旁，倘遇乱兵，以此示照，可免掳掠之苦。”觉缘深谢而去。

徐海下令，大犒三军，为夫人作洗冤会，三军人人有赏，个个有赐。吃了三日贺功酒，然后一声炮响，三军启行。但见：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声。

剑诛无义金酬德，万恨千仇一旦伸。

明山率兵回大荒，四方寇掠，兵威日盛。督府遣游击裘饶、参将卜济领兵一万，前来迎敌，与徐兵遇于途。徐明山对夫人道：“我兵到处，未曾有一人敢来迎战，今日侥幸，遇着这支官军。待我与他亲见一阵，以探甲兵如何，将士强弱。夫人督阵，待孤家斩将搴旗，以振我军英武。”三通鼓罢，两阵既开，明山出马，怎生打扮，但见：

三山帽，金先荡漾； 猊铠，砌就龙鳞。大红袍，团花灿烂；金醮斧，烈烈征云。雉毛貂尾英雄样，剑眉铁脸似阎君。一部虬髯飘脑后，翻山搅海是徐公。

大喝：“官兵强者出战，弱者免来。”裘、卜二将见徐明山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摇斧跃马在阵前，一往一来，一冲一撞，怨如天神下界，一似恶煞临凡。卜济令裘饶见阵，道：“尔为游击将军，正宜拔距先登。”裘饶道：“你系正将，何独推我向前？”二人你推我阻，不敢迎战。徐明山见那样光景，大喝道：“这样官兵也叫你来迎敌！待我踹你营！”拍坐下马，摇手中斧，大吼一声，浑如空中放个霹雳；叫声众儿郎跟我踹营，一马当先，飞奔裘饶。裘饶不敢抵敌，令守备空混迎敌。空混没奈何，挺枪跃马来迎。徐明山喝声鸟官受死，飞马枪至，空混一个寒噤，倒撞马下。明山赶上，分顶一斧，劈为两段，挥兵大杀。官军裘饶、卜济抱头逃生，那敢迎敌。败军之景，

---

诠（quán，音全）——真理。

搴（qiān，音牵）——拔起。

其实可怜，但见：

冲开队伍，砍倒旌旗。马闻金鼓心惊，军听喊声胆怯。刀枪乱刺，那知上下交锋；将士相迎，难辨东西南北。冲锋将如同猛虎，踞营军一似飞熊。初起时，两下抖擞精神；次后来，彼此顿分胜负。败了的，似伤弓之鸟，见曲木而高飞；得胜的，如饿虎登崖，闯群羊而弄猛。着力的边肩削背，撞斧的断首开胸。遭剑的甲中肠出，中枪的袍上流红。人撞人，自相践踏；马撞马，遍地尸横。伤残军士哀哀叫，带箭儿郎戚戚悲。弃金鼓满地，抛粮草沙堤。追奔逐北，喋血尸横。将士毙于原野，牛马填于谷坑。昨者客从战场过，呜呜鬼哭又吞声。

官军既败，徐海乘得胜之兵，长驱直进。不三日，连破五县，军威大振。忽报督府兵至，徐明山方下令收军。见王夫人道：“我向藐中国无人，亦不料撮空如此。早知如此，吾出兵不待今日矣。”夫人道：“大王天威，非人授也。妾思朝廷甲兵，亦非全弱。但太平已久，人不知兵。武弁习为奉承，文官习为夤缘。主帅不习兵戈，不娴战斗。一闻金鼓之声，一见杀伐之威，便手足无措，救死不瞻，谁敢角胜争奇乎？但庙堂之上，虽无豪杰，而草莽之中，实有英雄。天下苦兵已久，必勤招募，岩穴间岂无奇才异能应募而起者！大王威名远播，闻者莫不丧胆。妾谓大王不患无威，但患大胜之后忽起骄心。将骄则兵懈，兵懈则胜负难必矣。愿大王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量敌而进，虑胜而会，则霸王事业可卜矣。”徐海大喜道：“夫人言之有理！”使令大小三军，严明刁斗，肃整队伍，敢有搀越前后、交头接耳、大惊小怪、旗号不明、兵甲不利、夜巡不谨、探事不实者，俱以军法从事。令下，三军肃然，是好兵势也。但见：

满空杀气，横浮铁马金戈；万朵征云，飘荡高旗大纛。千枝画戟，豹尾侵天；万口〔钢〕刀，龙头吞日。属属斧钺，密密标枪。精明刁斗，悠悠画角龙吟；灿烂银盔，凛凛冰霜雪练。锦衣绣袄，簇拥走马先行；玉带征夫，侍听中军元帅。冲锋将士，英雄勇猛；打将儿郎，鬼哭神钦。正是：莲花帐内将军吟，细柳营中天子惊；只因兵法通天地，龙虎深藏不敢行。

忽报督府差人招降，徐海分付绑进来。军校得令，绑一老人进来，跪在地下。徐海道：“你是何人，敢来虎穴捋须！讲得通，饶你这颗头颅；讲得不中讲，须知我剑会吃人肉。”那老人战兢兢道：“小老儿性华，狗名叫做华仁。督府老爷久知大王乃当今豪杰，不胜羡慕，意欲为朝廷招降，恨无人通好。要差官将来，又恐触大王之怒。因见小老儿居上在大王旂之下，久沐恩波，故差小老儿前来。”徐海道：“你且说督府有甚话讲。”华仁道：“督府说大王拥兵于此，虽雄振一时，然终非结局。莫若上顺天心，下恤民命，归顺朝廷，自当封侯裂土，显祖荣宗，妻承诰命，子佩王章，异日名标青史，岂不美哉！何苦不生而杀，以乱为安，为天下万世指目也？愿大王熟思之。”徐海大怒道：“这老贼怎敢来引诱孤家！某在化外，虽不能开疆展土，也不失道寡称孤。你却叫我投降，甘为走狗，摇尾乞怜，受那文官的鸟气！言语可恶，恼人心耳。”叫刀斧手：“替我去了这老饶舌的头！”刀斧手应了一声，抓住华老人头，便欲开刀。王夫人急止道：“刀下留人！”因从容对徐海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降不降在我，何于来使事。若杀了

---

夤（yīn，音寅）缘——攀附上升。

纛（dào，音道）——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钺（yuè，音阅）——古代兵器，青铜制，圆刃或平刃，安装木柄，持以砍斫。盛行于商及西周，又有玉制的多为礼仪或殉葬所用。

旂幟（píngméng，音平萌）——帐幕，在旁的称“幟”，在上的称“幟”，引申为覆盖。

他，恐天下谓大王不能容物也。且华老人乃一小民，即有不堪，亦当免死。彼以招降至，有功无过，杀之不祥，又闭了后来贤路。妾闻成大事者，有容天下之量，藐宇审之雄。今一老人至，不令生还，无乃自示隘怯乎？愿大王免其死，劳以酒食，令老人归去，扬布恩威，宣言德勇，使他们既怯吾之威勇，又服我之恩德。留一无用之老人，为我播无穷之色泽，所得不亦多乎！”徐海称谢道：“夫人之言是也。”乃命解了华仁的绑，道：“本当杀汝，使督府知威。夫人道你是无用之物，不足辱吾刀斧，故饶你命。且赏你酒食，快吃了回去。拜上督府，可说投降非细务，未可以口舌诱也。必欲某降，除非于戈战胜。余惟不甘牛后之羞，以至于此。督府若不能快某以鸡口之任，虽欲速降，岂可得哉！难得你拼死远来，白金百两，赏为压惊之具。”华老连连叩头，那里敢受。夫人道：“大王美意，华翁可受下。”华老人方叩头拜谢而去。

归报督府，细述徐海之言，督府听了，忧形于色。华老人道：“老爷且宽心，尚有一机会可图。”督府道：“有甚机会？”老人道：“徐贼虽未可料，而徐贼所爱幸之王夫人，我看他语言之间颇归降之意。若通得一线，便可借以磔贼耳。”督府道：“既有此机会，不可坐失也。”因重赏华老人，遣出。

遂集幕下众官，问道：“吾欲遣一官去说徐海来降，谁人敢去？”罗中军应声而出，跪下道：“中军官愿往。”督府大喜道：“你去极好，但要善觑方略。我闻徐海勇而多智，善战而得军心，横行十载，〔未〕曾遇一对手。从前几番招抚，不但不得成功，且俱遭其杀戮。我不以官将招降，而以华老人去者，以彼曾与徐海识面，冀其军中或有熟者，然后好乘间而入。今华老人言徐海夫人王氏，有束甲归降之意，而徐海又昵爱之。这一功只在此妇身上可成。我这里备黄金三千，白银五万，彩缎千端，玉带二条，宝珠一斗，犀杯四十对，锦袍二套，珠冠一顶，绒帐一床，你去诱以归降，则朝廷赐爵，夫荣妻贵，福禄终身。外选女使二人，送去伏侍王氏，劝他来降。我闻他乃北京女子，为父陷身娼户，流落临淄，善新声，能胡琴，乡国父母之念甚重。便嘱使女以此动之，大约事成八九矣。”乃招能事妇女军中行计。

有一罪人女宣义娘，又有一罪人妇喻恩娘，俱愿舍身入寇，代父代夫赎罪。督府问其父其夫得甚罪，一云：“父是人命干连。”一云：“夫绞罪当死。”督府乃仰牌取其夫与父至道：“尔二人罪犯，俱在不赦，尔妻、女以身代尔入贼营行计，其情志可矜，免尔之死。”二人叩头谢罪。当时劈了长板，督府给二妇衣囊与白银二百，教他带入贼营使用。二人私以一百与其父、夫。父、夫叩禀督府，愿随送行，督府许之。罗中军带二十名健步，并宣义、喻恩二女，竟往徐营而来。

行了两月，健步报徐营扎寨在前。罗中军一马当先，早有巡逻军喝道：“何方官将，敢到此处驱驰？”罗中军道：“我乃督府麾下中军官，奉抚爷命求见大王。”巡逻军道：“少待。”便去通报徐明山。徐明山问有几人？巡逻军道：“只有一官，随行不过二十人。有一车辆，不知是甚缘故。”徐笑道：“此必以利诱我降也。”令军士设油鼎以待。着蓝旗手，召中军进见。罗中军自外而入，见营中戈甲森森，刀枪密密，中置百滚油罐，旁列五百皂刀手。徐明山端坐在上，手抚长剑，疾视中军。罗中军自下而上，长揖道：

---

磔（zhé，音哲）——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刑法，这里指分化对方内部。

“罗某拜见。”徐明山大怒道：“何物鸟官，如此无礼！叫军士替我烹了这厮！”罗中军唬得双膝连连跪倒，口称大王饶命。徐明山笑道：“你恁的胆量，怎敢来做说客！杀你徒污我剑。你直说来，我免你烹。”罗中军吓得呆了半晌，方开口说道：“奉督抚爷命，道久慕大王高义，着小官薄献不腆，以为大王寿。使女二人，送侍夫人。”王夫人从旁道：“如此是督府差来送礼的官儿，须把他个体面。”徐明山方笑一笑，搀起罗中军道：“孤与中军取笑，何着惊如此。”罗中军道：“大王天威，小官几乎唬死。”

徐明山与中军见礼坐下，问道：“督府着中军到此，有何见谕？”罗中军道：“督府闻大王乃豪杰之士，不受赃官污吏之困辱，故弄兵潢池，其情实可原谅。今特差小官献黄金三千，白银五万，玉带二围，锦袍二套，彩缎千匹，宝珠一斗，犀杯四十对，球冠一顶，绒帐一床，使女二人，望乞笑纳。”徐明山道：“某与督府素昧生平，如何好受恁般厚礼。必有甚事，请中军直言。”中军道：“官有一言，大王不责，方敢启齿。督府爷多多拜上大王道，大王乃高明之杰，愿与交欢。为寇非长久之计，化外非久处之地。皇运方隆，英雄并出。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苟歼一方，何异举泰山以压垒卵！但圣明体好生之德，敕命招安；督府推仁人之心，躬勤抚顺。愿大王束甲归降，改邪归正，为皇家之干城；揆乱除残，作大国之柱石。同享富贵，共励山河。愿大王多留意焉。”徐明山道：“多谢督府厚意，中军明教。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故，关系甚大，一有不到，身命难保。中军请回，厚礼亦不敢受，另日再商议回话。”中军道：“纳降不决，小官不敢苦强。抚爷之礼，专为大王，望乞收下。”徐明山道：“怎好受他礼物。”王夫人道：“彼以礼来，受之无害，却之反有形迹。莫若受其来礼，亦以宝物答之。两军对垒，不妨交际，庸何伤乎？”徐明山然之。对中军道：“盛礼本欲不受，恐辜你抚爷雅意。”叫军士把送来的礼物收了。军士得令出营，须臾献上金珠玉帛，二女子宫妆艳服，磕了头。徐明山道：“到后宫伏侍夫人去。”外以夜明珠两颗、珊瑚树四对，转答督府；黄金一百、白银一千，送罗中军。其余随来士卒，每人赏银十两，致意而别。

却说二女见王夫人磕了头，并道抚爷招降意：“夫人若劝得大王投降，则夫荣妻贵，衣锦还乡，为朝廷之命妇，岂不光显？若在化外，胜负终未可必。夫人原是孝女，今若与国家出力，劝得大王归降，苏君国之宵旰，救生民之涂炭，功莫大焉，德莫厚焉。昔为孝女，今为忠臣，当题请天子，旌奖夫人，荣归故里，父〔女〕团圆。生则列鼎，死则血食。望夫人以君国为重，以生民为念。朝夕图维，以成乃功。”夫人点头不语。正是：

世间多少不平事，尽在低头不语中。

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殒命 真断肠翠翘消劫

词曰：

道寡称孤，岂是英雄之正度。细究深图，招安有何负。死纵无辜，亦满世辜教，君休怒。一还一报，自是天子故。

右调《点绛唇》

话说王夫人低头暗想：“朝廷为尊，生灵为重，报私恩为小，负一人为轻，且为贼不顺，从逆当诛。”正费踌躇，忽徐海退入后营，夫人分付设筵对酌。

道起投降一事，夫人道：“大王所主见何如？”徐海道：“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只是不降的好。不降其便有三，一降其害有五。攻城掠地，无人拘束，一便也；金帛女子，唯吾所欲，二便也；胜则长驱直进，不胜则卷甲退守，三便也。降则必受天子诰命，官有官箴，少失守则问罪，一害也；大明重文轻武，降则要受文官驱使，略不遂意则加弹劾，二害也；在化外则其威在我，降则调往他方，其势在彼，三害也；兵权在手，虽天子亦不得轻，权去则一力士擒之足矣，降则不能复拥重兵，四害也；江南之地，为吾等〔荼〕毒殆尽，士民恨不能啖吾肉，官府恨不活嚼吾心，以吾兵强将勇，或望风而逃窜，或赍金以买命，降则此辈欲还报于吾，五害也。以五害之凶，揆三便之利，其不宜降也必矣。”

夫人道：“大王所见亦是。但知五害而权宜之，亦未见其不利也。受天子之诰命，而不任其官守，罪将奚问？受大明之官职，不受其驱使，弹劾安加？为天朝之臣子，而不离险要，势安在彼？名归顺，而身不入庙堂，力士何所施其擒？按兵不动，束甲以待，势仍在我，彼虽欲还报，其能之乎！以妾言之，降则不惟有三便，而且有五利。况不良非久亲之辈，寇盗乃不得已之为，恶何终身恋恋于此？且我与大王祖父，皆世受天子平成之福。今者残彼疆场，涂彼生民，掠其金帛，掠其子女，天子忧惶，食不下咽；宰臣悲悯，眉不自舒。江南之苦兵，非一日矣。屡屡招抚，皆体上天好生之德，以无事为荣者也。万一天子振怒，召六师以薄伐，大王能保其必胜乎？若欲图王定伯，非德、位、时俱可，智、仁、勇足备不能也。德、位、时三者俱在天朝，而智、仁、勇又未全在大王。区区以甲兵之利，远人之助，而欲图大事，必不可成者也。又闻，识时务者为俊杰。乘此兵精威盛之日，因其招抚而降之，必将高官终身，共享富贵。此上策也。”徐明山遂决意道：“夫人言之有理。今督府两次人来，未得降意，我且进兵，料他必又有人来招抚。”次日发兵前进。

且说罗中军回见督府，道徐明山之言，王夫人之语，献上明珠、珊瑚。督府道：“他虽不肯归降，受我礼物，便有通好之意。再得一能事的陈说利害，辨言邪正，方可图矣。”

忽报徐明山大兵长驱直进，州城俱不能守，忽求援兵救助。督府幕〔宾〕利便道：“小生不才，领大人命，凭三寸舌，说徐明山来降，以解苏州城之困。”督府大喜，令旗牌官四员。伏侍利生去说徐明山。先着游军飞马知会徐明山。明山有心归降，驻兵以待。利生到营，蓝旗手报过，徐明山分付请

箴（zhēn，音真）——一种文体，用于规戒。

赍（jī，音击）金——把金子送给人。

入。利生进营，见其甲兵之盛，将士之雄，中国无其匹，暗暗称赏。徐明山迎入，礼毕，分宾主坐下。

徐明山道：“久闻先生督府嘉宾，今日光降，必有明示。”利生道：“小生闻大王高风，愿求一晤。向因无物贄，不敢空见。今特以生富贵为贄见大王，不知大王肯叱留否？”徐明山道：“承先生高情意，又擲孤以富贵，孤岂不心悦诚服，以听先生之教乎？”利生道：“别人送大王之富贵，必令大王进一步；小生送来的富贵，只要大王退一步。大王肯退，则一生富贵在手矣。”徐明山道：“请问先生退步之方。”利生道：“退无他法，唯归降而已。归降则有荣无辱，有贵无贱，富贵不可胜用矣。”徐明山道：“孤亦思及于此，但其间不便甚多，故踌躇未决。”利生道：“愿闻大王所以不便处。”徐明山道：“孤扎兵化外以来，道寡称孤有日。今一旦举兵降顺，位不过总兵，爵不过二品。帐下军士称王已久，一朝顿改名色，虽受皇封，未免削色，一不便也；国家重文轻武，荫袭之家尚不难加以凌辱，况孤乃新降之人，孤立无援，构兵日久，此辈积怨自深，事权一落彼手，能必其不谋孽乎？二不便也；将士相随，多年化外，狂放已惯，称降则必削我兵威，分我大众，调我别任，我等狂夫，安能复受此辈愚〔弄〕！三不便也。”利生笑曰：“大王过虑，似觉未便。若以小生论之，极便无疑。目今盗寇横行，天子明诏，能平寇者万户侯。今大王肯束甲归朝而歼盗寇，则封侯立至，称孤道寡何以异也？国家虽重文，大王非无用之荫袭。兵权在手，求为交欢而不可得，敢谋孽乎？大王之兵，自归之大王，散与不散，皆由我，彼恶能愚〔弄〕也？大王中心肯降，小生即以大王高论申诸督府，转达天子，为请三事，然后议降何如？”徐明山大喜道：“诚如先生言，孤愿归降无二念也。”分付设筵，款待利生。酒完，托出黄金五百，白银五千，道：“有劳先生远教，敬具不腆，略表微意，事成当图厚报。”利生道：“多谢大王厚意，却之不恭，谨登尊赐。望大王按兵莫动，小生回见督府，细陈大王之意，订三事之约，再来回复大王。”徐明山道：“先生之为某虑，可谓周旋曲备也。”利生道：“以一人之身，系两军之重，不得不竞业也。”作别。

回见督府，道徐明山之意。督府道：“如此则名为归顺，实则抗衡也。万一稍不如意，则梟张狼顾之心复发，罪将谁归？此事似觉未便。”利生道：“时者难得而易失，机者可遇不可求。今徐明山拥十万之兵，横行东南，无有对手。若以兵力，未知胜负谁在。幸以三招抚之勤，王氏于中之说，慨然以归降许。今因其所约而败之，彼必以从前招谕亦属牢笼。约八路之兵，奋三军之武，以薄我师，诚未见其强弱也。莫若将计就许之以三事，令佐二官与之定盟，约日发兵迎降，外张鼓乐，内伏大兵，乘其无备而攻之，徐明山可掬也。兵不厌诈，小生之计如此，不知大人之意何如。”督府大喜，道：“先生之计，国家之福也。”乃令通判权宜，游击纽合，同利生复往徐明山营中定盟。

徐明山迎入，宾主礼毕。权宜道：“学生奉督府大人命，特来与大王定盟，大王有何高论？”徐明山道：“某以三事，浼利先生转达督府公，未知肯俯允否？”权宜道：“督府公多多致意大人。此三事极便利无碍，大人归降，崇隆名号，以为归顺之榜样，收拾未附之人心。大人虽降，化外犹未平，正欲借大人威武，〔镇〕压外邦，招抚亡命。大人欲内仕，犹烦章奏抗疏，若只在外土，为东南之藩屏，此可一力保奏也。”徐明山道：“化外狂夫，不堪与天朝文武趋跽，得为海外波臣足矣。”因与歃血定盟，尽欢而散。

徐明山退入后营，对王夫人道：“始讲归降，吾深觉其不便，今为卿苦劝，行之反觉便于为寇也。受大明之封诰，则不与父母之邦为仇，且可以荣耀宗祖；握兵外境，则兵权在我；实受其爵禄，而不蒙文官之凌辱。外可得志，内亦顺情。非夫人之良论，徐海之见终不及此。”夫人道：“此天子之福，国家之幸，大王之威，督府之德，将士之功，妾何力焉。”因举觞为寿云：“今朝化外波臣，明日天朝辅弼。恭喜大王去逆效顺，万年福祿。”徐亦回祝道：“贤哉夫人，忠君爱国。委婉曲成，令徐海免为万世之罪人者，夫人之赐也。愿与夫人共享富贵。”此日大犒三军，谕以归降之意，且云得官荣归乡里。各军欢呼震地，竟无斗志，俱收拾行〔囊〕，作归家之想。器械衣甲，竟置不理；刁斗不严，队伍不肃，旌旗不整，巡逻不谨，饮酒自乐，交头接耳，殊非昔日之军营矣。徐明山亦以既归天朝，不必严兵肃伍，亦与王夫人宽袍大袖，放心畅饮，略不为备。

细作打听得这个消息，忙报与督府，督府道：“两军对垒，一面虚词，而遽不设备，此自送死也！”令游击张能，领雄兵五千，从东路杀进；参将李进，领雄兵五千，从西路杀进；总兵阴谋，领雄兵五千，暗伏迎降军中，斩营突入，要取徐明山首级，方为大功；王氏有功朝廷，误伤者斩不〔赦〕。

张、李二将领兵先行，督府下令，大张旗鼓，高扯代天招抚杏黄旗。马上鼓乐，队队鲜明；地下旌旗，人人齐整。先着利生同罗中军见徐明山，道迎降之意。徐明山大喜，分付摆香案迎接。〔又〕对王夫人道：“莫非其中有诈，我整兵以防，不然何如？”夫人道：“彼以迎降来，设兵反开疑端。莫若示之诚，令招抚者好安心上奏。”徐明山深然之。乃令军士大开营门，焚香以待。轻袍宽带，悉除武备，伺候天朝玉音。又令利生、罗中军报知督府。督府闻报大喜，催军前进。徐兵见南兵鼓乐喧天，军中高扯代天招抚旗号，以报徐明山。

明山同夫人到营前观望，徐明山着了一惊，对夫人道：“夫人，中计了！此非迎降之兵，乃袭营之计！你看他杀气激扬，士卒愤怒。”急忙传令，三军整备厮杀。军士听得迎降，卷甲束戈，何曾打点战斗？忽闻此令，慌得有鞍无马，有兵无甲，忙做一团。徐明山披挂不及，急叫备马，马已卸鞍，怎来得及？忙叫抬斧来，斧未抬至，大兵已到。一声炮响，战鼓频催。阴谋一马〔当〕先，舞刀突入，徐明山上马不及，斧又不在手中，往后就走，夺得官军一把朴刀，奋威步战，抵住阴谋。马步相交，大战十余合，被徐明山一刀搠伤阴谋马腿，翻身落马。徐明山飞步来取阴谋首级，忽张能杀至，救了阴谋，接着徐明山厮杀，枪刀并举，马步纵横。徐明山身中数枪，全无惧怯。纽合一军又至，并力来攻。徐明山提刀拔步就走，纽合飞马赶来，徐明山回手一刀削去，正中纽合胸膛，落马而死。张能赶至，阴谋一马又到，徐明山手无寸铁，一手抓着一个军士头发冲锋迎战，打出营外，勇不可当。阴谋道：“此贼勇而耐战，若能一得兵马，其锋难敌矣。”即令攒箭手三千，因而射之。箭手得令，三千强弩齐发。徐明山提着两个人在乱箭中横冲直撞，犹然不屈。约有一时，身之中箭，几无完肤，遍身疼痛，渐渐不振。大叫道：“夫人误我！夫人误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长叹而死，立而不扑。两三个时辰，诸军方敢近前，犹闻叹息声，退走数十步。见死尸不动，然后知其真死，即报阴谋、张能。二将见此光景，令军士推之，如石凿成，如金铸就，那里推得倒？

忽翠翘为诸 拥至，见徐明山立死不扑，翠翘泣道：“彼英雄士也，以

妾言苦劝，归降不得，其死怨气不散，故虽死犹然骨立，待妾亲拜慰之。”对死尸拜祝道：“明山大王，妾实误你！然终不敢独生，以辜大王厚德！”言毕，放声大哭。徐明山立的尸首，把眼一睁，泪如雨落，尸亦随扑。翠翘以头触地求死，军士急救之，得免。

是后也，贼兵被歼五万，甲十之偕亡者十万，而寇之声势煞矣。归而献凯督府，督府因召翠翘，分付道：“是功实成于尔，尔有甚说？”翠翘道：“徐海亦英杰士，以信抚爷之过，乃致败亡。幸怜此点肫诚，以一抔浮土，掩其骸骨，妾愿足矣。”言讫，咽哽不能语，督府亦恻然，令收徐海尸葬。分付设大飨于辕门贺功，诸将士俱有犒劳。

酒半酣，督府道：“吾闻王翠翘能胡琴，善新声，今日贺功，当令之行歌侑酒，以助筵中之乐。”诸大参皆曰善。乃召翠翘，翘不敢不从，含泪提琴，抚今思昔，乃所作《薄命怨》，心戚于中，声形于外。愀愀唧唧，咽咽呜呜，一人向隅，满堂人皆为不乐。停杯以听，有赋为证。赋曰：

徘徊顾慕，拥郁仰按。

盘桓毓养，从容秘玩。

尔奋逸，风骇云乱。

牢落凌厉，布获半散。

丰融披离，斐 奂烂。

间声错糅，状若诡赴。

双美并进，骈驰翼驱。

初若时乖，后卒同趋。

曲而不屈，直而不倨。

相凌不乱，相离不殊。

劫犄慷慨，怨妒踌躇。

飘遥轻迈，留连扶疏。

参谭繁促，复叠攒反。

纵横络绎，奔遁相遇。

拊吹累赞，间不容息。

环艳奇伟，殚不可识。

闲舒都雅，洪纤有宜。

清和条昶，案衍陆离。

温柔怡悻，婉顺委蛇。

乘险投会，邀隙趋危。

鯤鸣清池，鸿翔会崖。

纷若斐尾，慊 离 。

微风靡靡，余音猗猗。

督府正襟静听，候弹完，问翠翘道：“此是何曲，令人闻之凄惨如此？”翠翘道：“此犯妇幼时所作《薄命怨》。今事到其间，果应此词。抚今追昔，不觉兴念及此，情愈不堪耳。”督府道：“眼底兴亡，其不可逆料者，大约如此。然以子才色，岂无问奇之人，而必恋恋于亡贼乎？”翠翘低头不语，微微流泪。时督府酒酣心动，降阶以手拭翘泪道：“卿无自伤，我将与偕老。”因以酒戏弹之道：“此雨露恩也，卿独不为我一色笑乎？”翠翘〔凝〕眸熟视，移时道：“亡命犯妇，怎敢奉侍上台。”但见两行清泪，生既去之波；一转秋波，夺骚人之魄。督府益心属之，乃以酒强翠翘饮，翠翘低头受之。

体虽未亲，但嫩蕊娇音，心沁入督府肺肝矣。诸参佐俱起为寿。督府携翠翘手受饮，殊失官度。夜深，席大乱。翠翘知道祸必及己，辞之不得脱身，直至五更乃散。

次日天明，督府以问门官，门官悉陈其颠末。督府暗悔道：“昨夜之事，岂是我大臣所为。若收此妇，又碍官箴；欲纵此妇，又失我信，不如杀之，以灭其迹。”又转思道：“三次招抚，谁人不知？因平彼寇，士民皆识，功高而见杀，何以服天下万世之人心？留之不可，杀之不忍，如之何则可？”点头道：“得之矣。将彼赏了一军人，既灭其迹，又不杀其身，人岂议我乎？”出堂召翠翘道：“尔有灭寇之功，灭尔之死。今将汝配一永顺军长，可随他终身。”翠翘泣道：“翠翘命薄，失配徐海。以国家事大，诱而杀之。不赦则请死，得赐不杀，愿求老爷开恩放雪衣，令翠翘黄冠归故里，以遂归顺之初意。若配军长，非妾愿也。”督府道：“念尔之功，恕尔不杀，以配军长，何负于汝？须知胜如贼人妇。”乃召所调永顺酋长，问其无妻者，以翘赐之，即令回军永顺。翠翘不得已，含涕从之，登舟长发。

诸军为酋长作宴庆贺。舟泊钱塘江，但见此江：

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巉駁。虎牙嶰竖以屹萃，荆门阙 崦磐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溢流雷响而电激。骇流暴洒，惊波飞薄，迅洑增浇，涌湍叠跃。砢岩鼓作，湍湑崇瀾。 ，溃灌洩潮。滴湟忽决， 淪。漩濃 ，浪灑瀆瀑。 洑 ，龙鳞结络。碧沙溃 而往来，巨石碑矶以前却。潜演之所汨漚，奔波之所磔错。厓隙为之泐嵒，碛岭为之岩嶿。幽涧积阻， 砢砢确。若乃曾潭之府，灵湖之渊。澄澹汪洸， 滉闲泓。泓泓洞 渚渊 。混瀚灏涣，流映扬 。溟漭渺沔，汗汗油油。察之无象，寻之无比。气滃淖以雾沓，时郁律其如烟。类胚浑之未凝，象太极之构天。长波浹渫 ，峻湍崔嵬。盘涡谷转，凌涛山颓。阳戾砢礧以岸起，洪 流演而云迴。 沦淪 ，乍湔乍堆。 如地裂，豁若天开。触曲崖以 饶，骇崩浪而相礧。鼓 窟以湍渤，乃溢 涌而驾隈。

众军吃了喜酒，大家各回房去睡了。那酋长道：“娘子睡了吧，还再吃杯酒？”翠翘道：“且坐一坐。”那酋长见他欢无半点，愁有千端，也不敢相强。翠翘决意自尽。恐人救起不雅，故迟迟捱至三更。忽见冰山一座，自海门涌将上来，轰奋怒震，可闻数百里。翠翘问酋长道：“此是何声？”酋长道：“这叫潮信。”翠翘因潮信二字，顿悟道：“如此，这是钱塘江了。”那酋长连连答应道：“正是，这就是钱塘江。”翠翘点头道：“我王翠翘该在这里结束了。刘淡仙十五年之约，其在此矣。”乃问酋长道：“军中可有笔砚？”酋长道：“有，娘子要写字么？”就取笔砚递与翠翘。翠翘题云。诗曰：

十五年前有约，今朝方到钱塘。  
百世光阴火炼，一生身事黄梁。  
潮信催人去也，等闲了却断肠。

---

浹渫(ji dié, 音加蝶)——水波连续的样子。

滉(pén, 音盆)——水往上涌。

因此诗残缺不全，且多艰涩，故不一一注释，诗的大致内容是形容钱塘江的水势及江水两岸的山势，诗中介绍了钱塘江的地理位置，何时开凿。介绍了此江水深流急，江中浪头忽高忽低，有时像细雨顺屋檐流下，有时又如洪水冲破堤防；有时平静的如一池浅水，有时回旋而起冲上天空，自高处落下，如一幕瀑布。江面多怪石险滩，两岸悬崖突兀，层层叠叠，有的地方山石开裂，山势险峻，有的地方高低不一，曲折迂回。江流随山势时宽时窄，忽深忽浅，无比壮观。

题毕，大呼道：“明山遇我甚厚，我以国事误杀之。杀一酋而属一酋，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我今不惜一死，以谢明山也。”飞身跃入江中。酋长急救之不得，众兵俱惊起。时潮头正长，立脚不住，怎能打捞救人？浑至天明，只得拿了那辞世诗来见督府。督府顿足称冤，深自愧恨，然事亦无及矣。分付地方打捞尸首，收葬不题。

且说觉缘自临淄别了翠翘，回来云游越地，访着了三合道姑，学他修炼之法。因记得翠翘托他问终身之事，遂乘间问道：“王翠翘与弟子有情，弟子深怜之，不知以何因缘，堕此恶趣。”三合子道：“大凡人生世间，福必德修，苦因情受。翠翘有才有色，只为情多，遂成苦境。是以金屋之地不敢久留，断肠之天往往促驾。故翠翘烟花债苦受两番，青衣罪深经一案，刀兵内伴虎狼之魔君，波浪中作鱼龙之寝食，方能消化劫数也。”觉缘听了大惊道：“若如此说，则王夫人终身已矣哉？”三合子道：“尔且忽慌，幸喜他初为情迷，雅持贞念，并不犯淫。后遭苦难，纯是孝心，了无他愿。今又不念狎昵小恩，而重朝廷大义，〔尚〕能劝逆归顺，免东南百万生灵之〔荼〕毒，则功德大而宿孽可消，新缘得结矣。尔既与彼有情，可俟其钱塘消劫时，棹一苇作宝筏，渡之续其前盟，亦福田中一种也。”觉缘闻言方大喜，道：“弟子谨受教矣，但不知向何处续此情缘？”三合道姑道：“你不必寻他，他自来寻你。”

自此之后，觉缘遂在钱塘岸上造了一个云水庵儿住下。又买了一只小小鱼船，又将素丝结成一张细网，又雇了两个有力量识水性的渔人，自督他日夜驾了在钱塘江上往来伺候。也是劫数当消，姻缘该续，这夜翠翘跳入江中，恰恰跳在觉缘丝网之内。两个渔人是好心救人的，一见有人跳入网中，即忙忙拽起，那渔船早随着波浪流去数里。觉缘因解开丝网，扶出翠翘，替他换了水湿的衣服。翠翘卧在舱中，尚昏迷不醒。昏迷中，恍然看见向日的刘淡仙远远的看着他，不言语，翠翘认得，因叫道：“刘家姐姐，你前日说断肠教主招我入会，今日肠已断尽矣，何不快快引我去，却远远立着为何？”刘淡仙叹息道：“妾在此候姐姐久矣。不知姐姐因卖身保全父母，孝德动天；劝顺救拔生灵，忠心贯日。且从前苦已历尽，矧今日劫又消完，自此福禄生身，情缘如意。断肠会昨已除名，断肠今当奉璧。徒使妾空盼数年，不敢相近，为之奈何。”因将旧题的十首断肠诗递与翠翘。翠翘接着，因说道：“妾不幸被督府配与军人，故投身入江以谢明山，有甚福禄，有甚情缘？”

正说未完，忽耳畔有人低低唤：“濯泉，快些苏醒。”忽睁眼一看，见觉缘坐在旁边，明烛呼唤。因定一定神道：“妾已投江死矣，为何又与道兄相会？莫非是冥途做梦？”觉缘见翠翘醒转，满心欢喜，因说道：“濯泉妹，休要猜疑，你投江是我救了。”翠翘听得分明，方坐起身来道：“我投江只是一时烈性，师兄如何得知，却在此救我？”觉缘道：“只因妹子前在营中，托我问三合道姑终身。他说你前劫已消，后缘将续，故着我在此停舟救你。不知今日果应其言，料你后日必享情缘之福矣。”翠翘听了，方喜道：“这等说起来，师兄竟是我重生父母了。但只是这一叶小舟如何能藏身，恐督府探知，又起祸端。”觉缘道：“妹子勿忧，我已预造一云水庵在江岸上，为贤妹藏身地矣。贤妹可安心住下，以待情缘来续。”翠翘道：“得苟全性命，为孤云野鹤足矣，安敢复望情缘。”觉缘道：“三合道姑前言既已如响，后言岂有不验！”因分付两个渔人乘夜将小舟摇至庵前，悄悄将翠翘扶了入庵隐藏，不使一人知道。正是：

心似开笼雀，身如再发花。  
未知果有情缘来续否，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翘喜孜孜完宿愿

词曰：

生负明山，愿与明山完死案。死案才完，早已前愆断。再世重欢，又要从算。天心幻，祸兮福倚，做出教人看。

右调《点绛唇》

不说翠翘随觉缘在云水庵中栖泊，且说金重同父到辽阳，收拾了叔子的丧事，并店中本钱，耿耿搁搁，三四个月方得起身回京。只是夜梦颠倒，神思不宁，金生疑是相思搅得他心乱。得整归鞭，恨不得夜以继日打点回来，与翠翘痛说相思，细诉离情。千样打叠，万般算帐，赶到京中把事托与父亲，好到揽翠园中来访翠翘。

此时翠翘已去四月，王家亦搬往别处。金重寻旧迹窥矚，绝无一人，心中甚是着疑，乃问邻人。邻人将王家被事，翠翘卖身，细说一遍。金重惊得目瞪口呆，魂出魄消，半信半疑，顾不得形迹，怕不得是非，竟跟寻到王家。见矮墙小屋，殊非昔日规模。耐不住叫道：“王兄在家么？”王观走出，见是金重，忙答道：“千里哥哥，几时回来的？请到里边坐。”金重随入客舍，二人礼毕坐下。金重正欲开言，王观向内里道：“金家哥哥回来了，快烹茶。”里边听了这句话，好象死了人的一般，没头没脑一齐哭将出来。金生不知就里，上前忙问所以。王员外、王夫人道：“金家哥，我女儿命薄，遭老夫之难，卖身救父，不能完君姻娅。临行再三嘱托，叫我以妹氏代偿盟约。我女儿说得好苦也。他道今生不能与你谐连理，愿到来生续此盟。”言罢，放声痛哭。金重起初还怕王员外夫妇不知，如今说明，你看他捶胸跌脚，撞头磕脑，就地打滚。叫一声妻，怨一声命。越劝越哭，越哭越悲，直哭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三界混沌，四海风烟，五行颠倒，六甲不全，七星南挂，八卦倒悬，九野扰攘，十方逆遭。先前王家哭得凶，到后来看得金重伤心痛骨，口吐鲜血，死去移时，苏而复哭。王员外只得收了眼泪，倒去劝慰他道：“木已成舟，哭亦无益。贤婿那时不去便好，如今虽决江河为泪，徒自伤耳。”金重咬牙道：“难道我妻流落他乡，我就罢了！我明日便差人往临清去访问，若有下落，虽破家荡产，也须教缺月重圆。二令爱高义，非不甚愿，但不忍负了大令爱一段热心。”王安人以翠翘留下的别诗、别书等物件付与金重，金重每读一句，呜咽一声。满室之人观之，莫不泪下。王员外留晚饭，金重不能下咽，更深回家，次日出偏宅一所，接王氏家眷移入居住。令王员外作书一封，打发能事苍头，到临清访问翠翘消息。

去月余，回道并没有个马监生。金重号哭不止，饮食俱废。其父恐其过忧成病，勉强替翠云纳采，择日成姻。虽男才女貌，极其相得，而一言及翠翘，则涕泗交横，呜咽不能忍。

其岁同王观俱得为附学生。王观念终事之德，往谢拜之。终事愿妻以女，以成两家之好。是年以遗才科举，金重中春秋魁，王观亦得登榜。二人亲往临清探访，并没消息，闷闷不已。

越三科，金重举进士，选河南绿衣县守。未之任，丁父犹。服阕，补山东临淄县令，挈家眷到任。事暇，与夫人谈起罹难旧事。夫人道：“连夜梦见姐氏，莫非此处觅得个音信！”金重顿悟道：“夫人不言，我几错矣。临

淄，临清，只争一字之别，要知非失记之谈也。我明日只做一件没头公事，查问书吏，看得何如。”夫人道：“老爷之言是也。”

次日金重升堂，分付皂快，拿十三年前马监生在北京讨王翠翘一千人犯，限三日要人。皂快拿了这张牌，没些把柄，又不敢去问，只得领牌回家，与二三伙子里商议道：“这个惑突的官府，没根没绊，发下恁一张牌，教我们到哪里去拿人。又只限得三日，列位大哥有甚主意，指教指教，待我大大做个东道相谢。”一人道：“十三年前事，我们后辈那里晓得。都总管在衙门中多年，那件那色瞒得他。他若回道不晓得，再没有人晓得了。”皂快大喜，即忙去见都总管。

都总管此时已出了衙门，在自家门前替孙子们玩耍。皂快叫道：“都老爹在此玩耍，晚辈有一事相问。我闻得十三年前，甚么马监生要了一个北京女子，叫甚么王翠翘，怎么起止？他们讲不明，算来老爹定知详细，特求指教。”都总管点头道：“是，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尽数晓得。说来话长，今日我不耐烦，明朝你来我说与你们听，要哭的哭，笑的笑哩。”皂快满心欢喜，拱手道：“我明日携茶来听讲。”

别了都总管。两个商议道：“这事能管不如能推，都老儿既晓得，我们明日早堂禀了老爷，推在他身上，其功在我，知不知在他，岂不是好商议。”

次日早堂，来禀金公。金公不待开言，便问这干人犯有着落了么。皂快道：“人虽不曾捉获得，音信却是有人晓得的。”金公道：“甚么人晓得其事？”皂快道：“这是十三年前事，小人们年幼，不知其详。老爷衙门的旧役都来得，尽知其事，求老爷唤来一问便知。”金公批在快手手道：“仰差即拘旧役都是来得公干。”快手飞走，去见都总管。都总管着了一惊，不知甚事。吃上一壶酒，来见金公。金公正坐堂等，都老儿进见，磕头道：“都来得磕老爷头。”金公道：“都来得，我要追究那马监生娶北京女子事，道你晓得，从直说来。”都来得道：“原来老爷跟查这件事，小的尽情知道。那马监生名叫马不进，生平好酒贪花，不事家业，流落江湖。遇着一个鸨婆，名叫秀妈，也是姓马，合得相投，便跟了秀妈做帮龟，替他当家，支撑门户。出外依然作监生行径，专一骗讨良人妇女。假名娶妾，带回接客，非止一人。十三年前到北京充作富翁阔老，要讨一女子为妾，其女名叫王翠翘，十分齐整，弹得好琴，唱得好曲。说因父被贼干连，卖身救父的。带了回来，要他接客。那女子十分烈性，自刎一刀，弄得七死八活，被邻里们也许了些银子。那妈儿的造化，一日一夜救醒了，却用下一个调虎离山计，挽出一个浪子，名唤楚卿，哄诱翠翘逃走。至中途拿住，此番捉回，那女子吃得好苦也。皮鞭豁了三百，棒槌打了一千。受刑不过，落了火坑。过了两三年，嫁了一个束秀才，也享了年余快乐。彼那大娘宦氏，劈空拿回无锡，打作逃奴。熬煎不过，奔走他方，不知怎嫁了个大王。两年前，兵至临淄，肢解了马不进，活剥了楚卿，倒点天灯偿报了秀妈，鸳鸯鞭酬答了宦氏，宦鹰、宦犬杀无赦。束家父子俱免死，姥姥、道姑俱有厚赠，薄幸、薄婆碎剐以死，果然是个有恩有义的女子。邻里地方，老幼男女，一人不伤，屋宇坟墓，一樵不采。大吹大打，吃了三日酒，方领兵去了。以后事情不晓得。”金公听了，哑口无言。半晌道：“如此依你说来，这马监生等已受过报了。那女子随着甚人，可晓得姓氏否？”都老儿道：“这事要问束生员，现在老爷马足下开缎铺生理，叫来问他，便知端的。”

金公教拿个名帖，到束铺户家去请束生员来见。束生员不知甚事，〔着〕

了公服，来见金公。金公随即赏了都老儿，便分付接入束生员后堂相见。礼毕坐下，金公道：“王翠翘与我有中表之亲，因父难被匪类所赚。今有一差役都得知，细讲他复仇雪耻，酬恩报德，业已明白。但他道事完领兵回去了，不知他所随的是甚人。闻兄知其根源，特请过来相问。”束守道：“门生山妻之丑态，父师想已尽知，门生为山妻之累，在军营耽搁独久，乘闲细问军人，道那主帅姓徐，名海，字明山，乃是越人。才雄文武，勇冠三军。片席相逢，两侠入彀，便挥金为令表妹赎身，移居馘土。一去三年，成了大寇。率雄兵十万，娶令妹为夫人。大兵所至，无不全捷。目今驻兵闽、浙。闻督府屡屡招降不从，以夫人之劝，约束三军，不淫人妻女，不杀戮老弱，不烧毁民房，不戕掘坟墓，东南半壁，俱受王夫人之德。其他不能尽知，不敢妄对。”金公听完，唏嘘泪落。

送出束生，回衙对岳父、母、妻子、妻舅细讲一番。一个个心酸肠断，一双双泪滴情伤。因在任上，不敢放声痛哭，吞声忍气，几乎不雨飞霜矣。金公思量欲弃官寻访，想道干戈载道，杀人如麻，军营严肃，怎么插得身子进去。没奈何，思思切切，念念想想。想之无极，与翠云咏一回翠翘的别诗，弹一回翠翘的胡琴，焚一回翠翘的遗香。诗余琴罢，香之时，觉翠翘隐隐而前，而语者。此其别时精神凝注，故见于物者如此。金生便忘记了春花秋节，耽搁了冬雪夏云，咄咄书空，不病似病，好苦恼情怀也。但见：

抚弦兮忽声欲绝，展卷兮泪湿几斑。

舒毫兮欲就还停，启口兮开言又咽。

一个青年进士，弄得不痴不癫，如梦如醉，不便饮食俱忘，连晨昏都不辨了。有白乐天诗为证。诗曰：

若不坐禅消妄想，也须痛饮发狂歌。

不然秋月春花夜，怎奈间思往事何？

愁愁闷闷，度了三年，进京补福建南平县尹。王观登甲，选了扬州回府。二人商议道：“限期尚早，我闻钱塘贼势已平，领了文凭且到浙江寻访翠翘消息，又去还了天竺香愿。”商议已定，领了资文，告过父母。父母大喜，一同起夫马往南进发。来到张家湾，讨了船，竟往浙江。

一路无词，直抵杭州。租个大寓住下，细细访问，方知大寇已死，翠翘功高不赏，赐与永顺酋长，当夜三更，在钱塘江上投水身死。金重听得此言，放声大哭，一家无不哀号。即忙收拾祭礼，到钱塘江上，见江水滔滔，波涛滚滚，只有望汪洋而洒泪，睹潮汐而惊心。盼望伊人，不知在何水一方矣。放声痛哭，情殊不胜。因摆祭，临江设位吊奠。欲作祭文，笔为哀阻。乃歌宋玉《招魂》辞以挽之。辞曰：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烁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少释些。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

---

酬（sh，音尸，又读，sh i，音筛）——斟酒。

馘（xián，音咸）土——馘同“馘”，馘土，地名。

戕（qiāng，音枪）——戕，自杀。

醢（hǐ，音海）——剁成肉酱。

蓁蓁（Zhēnzhēn，音真真）——荆棘丛生的样子。

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吞人，以益其心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晋渊，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螭若壶些。五谷不生，藜菅是食些。其上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徨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归来，恐自遭贼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术九千些。豺狼以目，往来佻佻些。悬人以墮，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

魂兮归来，君无下物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敦肤血拇，逐人駸駸些。参目虎首，其人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目遗灾些。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先行些。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嘯呼些。如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灯错些。结撰至愚，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耐饮尽欢，乐先故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招罢，放声痛哭，举家哀号，惨切振地。金重、王观与一家人，正哭到凄惨之处，忽见一尼僧走到祭筵上，将设立的牌位一看，见上写着翠翘名字，因大笑道：“王翠翘与你们是甚么眷属，这等哭他？却哭差了也。”大家听了，各各惊讶。金重忙说道：“翠翘是我妻。”王观忙说道：“翠翘是我姐。”王员外忙说道：“翠翘是我女，他已投江死了，我们至亲哭他，为何差了？”那尼僧又笑道：“翠翘虽果已投江，却有人救了，不曾死。你们哭他，岂不差了？”众人听了，又惊又喜，俱围着尼僧问道：“老师父些语真么，莫非取笑？”那尼僧道：“出家人怎敢打诳语。”金重道：“若果未死，却在哪儿？”那尼僧道：“现在前面云水庵中。”大家听见尼僧说的确然，欢喜不尽，都深深向尼僧作礼道：“万望老师父指引我们去一见，恩不敢忘。”尼僧道：“不独你们要见他，他也指望见你们久矣，就同去不妨。”因举步前行道：“要见翠翘的，跟我来。”大家听见，喜得心花都开。也不坐轿乘马，男男女女，仆妾跟随，簇拥着步行。

幸喜不远，沿着江滩，绕过一带芦丛，便望见庵了。又行了箭余路，方到庵前。尼僧先走进去，众人也不逊让，竟一哄拥入庵堂，是真是假尚鹑鹑突突，只见尼僧向内叫一声：“濯泉妹，你情缘到了。一家眷属，俱在此间，快出来相会。”

叫声不绝，翠翘早道冠道服从庵内走出来。看见父母弟妹并金重，俱衣冠济楚，立满庵堂，不禁喜极悲生。也不行礼，早奔几步，扑入王员外、王夫人怀里，放声大哭。道：“你不孝女受得好苦也！只道今生今世再不得看见父母，谁知又有今日！”王员外与王夫人抱定道：“我那受苦的儿，只道你为父母受磨折死了，不料天不负你，还留得你的性命，只是苦了你了。”王观、翠云都赶迎前扯手捉臂，呼唤姐姐。金重不便上前，只喜得眉欢眼笑，朝天拜谢。又对佛前拜谢。大家哭定了，翠翘方立起身来，拜见父母，又拜

---

虺(hu , 音悔)——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倏(sh , 音书)——极快地。

藜菅(có ngji n , 音从间)——藜，嫩小的草。菅，菅茅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

佻佻(sh nsh n , 音身身)——形容众多。

觺觺(yíyí , 音疑疑)——形容兽角锐利。

膂(méi , 音煤)——同“膂”，夹脊肉。

駸駸(p p , 音丕丕)——快速行走的样子。

谢金重。拜定金重，又是翠云同王观并终氏拜见翠翘。

大家拜毕，方坐下细说情。说到苦处，大家又悲痛一回；说到伤心处，大家又痛恨一回；说到报冤处，大家又快畅一回。王员外道：“这都晓得了，只是闻你投在钱塘江中死了，那江中风涛汹涌，却是谁有些慈悲心，却来救你？”翠翘道：“儿投江时，自分必死。难得觉缘道兄菩萨心肠，买了渔舟又将素丝结成细网，日夜在江中守候，方救了孩儿一命。”王员外听了道：“这等说起来，你虽是我的女儿，却为我死了。今日重生，则觉缘师父是你的父母了。”因望着觉缘倒身下拜。王夫人与金重、王观、翠云，见王员外下拜，也都拜倒。觉缘慌忙答拜道：“这皆是令爱忠孝的功行修成，故情缘辐辏，与贫尼何干。”大家拜完起立，觉缘因低声说道：“此事行除为之。今侥幸成功，然须秘密。若督府闻之，便有许多不妙。”金重道：“老师父诚金玉之论。此地不可久居，须速移入城，渐渐避开，方不被人看破。”王员外道：“有理有理。”就要叫轿将翠翘抬去。王夫人道：“且慢，他一身道装，惹人猜疑。”因叫翠云将带来的衣服替他换了。翠翘推辞道：“女儿蒙觉缘道兄死里得生，今得见亲人一面，可谓万幸。但女儿流离颠沛，虽得苟全，却已是世外之人，只好伴师兄在此修行足矣，那有颜面复归闺闼。”觉缘道：“贤妹，你这话就说差了。你之扮道，不过从权，非我之比，怎伴得我了。况你情缘才续，洪福正长，快快不要违天。”王夫人道：“儿不须多说，你便立地成佛，我也不放你了。”翠翘道：“女儿随父母回去，岂不是好，但觉缘师兄恩义深重，如何舍得他去。”金重与王观一齐说道：“这个不难，只消连觉缘师父同接回去，另造庵供养，有何不可！”翠翘道：“如此方好。”就要邀觉缘同去。觉缘道：“多谢金爷、王爷美意，但今日同去不得，恐惹是非，贫化明日到尊寓来就是了。”翠翘讲明了，方欢欢喜喜换了衣服，随着父母弟妹一同进城。正是：

骨在西兮肉在东，谁知一旦忽相逢。

今宵胜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大家同到了寓所，金重与王观就分付家人整治酒筵，为一家贺喜。酒完，就在内堂团坐而饮。饮够多时，翠云因对父母说道：“女儿有一事禀上父母。”王员外道：“你有何事，只管说来。翠云道：“女儿想此处乃半路之间，与在家不同。况金郎与兄弟又各有官守父凭在身，不敢久留。又各有地方，东西异地，不能同往。有事须要早早料理，迟不得了。”

王夫人道：“我儿你要料理何事？”翠云道：“女儿之配金郎，原为姐姐卖身行孝，不能践盟，故叫女儿续此姻缘。今幸姐姐死里逃生，则前盟固在，今不早践，更待何时？”王员外与王夫人一齐大喜，说道：“我儿此论甚有理，今即择吉成亲。”王观道：“途路之中，也不必选择。今日相逢，今夕便是良辰，就以此酒为姐夫、姐姐合卺，岂不美哉！”王员外道：“有理有理。”

金重听了，满心欢喜。因致谢道：“蒙岳父母大恩，贤妻、大舅高义，才幸相逢，便殷殷及此，使小婿十三年之怨粉愁香，一旦尽消，真人生之大快也。”翠翘听了忙说道：“旧盟虽有，但时移事迁，今非昔比，此话只好付之流水，再休题矣。”金重听了着急道：“贤妻此言大谬。所谓盟者，死生以之。今时事虽迁移，而此心如日月。今昔虽有异，此情无变更。今幸盘

---

釭(g ng, 音刚; 又读g ng, 音工)——灯。

根利器，苦尽甘来，正天地鬼神之不负贤妻也。贤妻转视为流水，此何意也？”

翠翘道：“非此之谓也。夫妻恩爱，谁不望受？但女子从人，必须贞节。回思妾之素志，若不愿侍箕帚于良人，安肯踰越相从，以自失此身哉！然而失身者，择婿也，虽失身而必不失节。苟合者，盖欲保全贞节。方之目满轮也，较之香正薰也，比之花含苞也，譬之玉无瑕也。始不为合卺之差，为郎所贱也。今不幸遭此百折千磨，花残矣，月缺矣，玉碎矣，香销矣，尚缅颜欲撩残鬓，而为新人以配君子，君虽垂怜，不以好丑弃捐，妄独不愧于心乎！为今日计，惟有长斋绣佛，慰父母之伤心耳。君子若不忘情，作世外交可也。倘有他言，实难从命。”金重道：“贤夫人此言愈大谬矣。大凡女子之贞节，有以不失身为贞节者，亦有以辱身为贞节者，盖有常有变也。夫人之辱身，是遭变而行孝也。虽屈于污泥而不染。今日之逢，可谓花残而又发矣，月缺而又圆矣，玉遭玷而不瑕，香愈焚愈烈矣。较之古今贞女，不敢多让。即以往事征之，徐德言之破镜未尝不合，范少伯之西子久矣载归。夫人今日何嫌何疑，而忍视萧郎如陌路耶？”

王员外、王夫人俱道：“贤婿之言有理，翘儿推辞不得。”王观、翠云又皆苦劝，翠翘听了，沉吟半晌，方说道：“既金郎一片至诚，父母弟妹又万分撮合，妾若苦苦推辞，则是昔日贞松且愿牵萝菟，今朝败柳仅不许牵攀。不独旁人笑其矫情，即贱妾亦自晒其舛借矣。因细细思之，花烛之事，不敢有违，枕衾之荐，一一从命，以此完夫妻之宿愿可也。至于巫山云雨，妾已狼藉东西，若必作海棠新试，则是差妾也，辱妾也，妾则谢以一死，决不从也。”金重大喜道：“既谐花烛，得其枕衾，予愿足矣。此外何敢多求！”

王员外与夫人听了，只认做女儿的门面话。因说道：“你二人只结了花烛，我老夫妻心事便完了。其余闺闼之私，听你们自去调停，我都不管。”因分付设立天地，重排花烛，铺下红毡，立逼他二人同拜。金重看见，早立起身来站在红毡之上。翠云就搀扶翠翘。翠翘便不推调，也立起身来，将眼一揉道：“不信我王翠翘历尽艰辛，也有今日，莫非还是梦耶？”因与金重同拜天地。拜毕，大家拥入洞房，看他二人饮酒合卺之后，方才退出。翠翘犹扣住翠云不放。翠云道：“妹子已久沾雨露，姐姐今才合欢，又扯住妹子不放，岂以妹为妒妇耶？”翠翘方笑一笑，放了翠云出来。

金重叱退侍妾，重剔银灯，再将翠翘细视，只见星眼朦胧，红蕖映脸，不啻烟笼芍药，雨润桃花，宛然如昔。因为轻松绣带，悄解罗襦，相偎相倚，携入鸳帏。还指望抚摩到情浓之际，渐作贪想。谁知翠翘思则如胶，爱则如漆，情则如冰。只言及交欢，便正色拒绝道：“妾此身残败，应死久矣。以郎爱我出妾格外，故含羞忍辱以相从。若不及于褻狎，使妾忘情，尚可略施颜面以对君子；若必以妾受辱者辱妾，以妾蒙羞者羞妾，则是出妾之丑也，则妾惟有骨化形消，委精诚于草露，再不敢复调脂膩粉，以待巾栉矣。妾言尽于此，乞郎怜而保全之，则妾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金重道：“夫人励名节，诚足起敬。但思至私者，莫如夫妻。闺阁之私，犹有甚于此者？何夫人偏于至私者，而转立至公之论？”翠翘道：“至私者虽妻夫，而你知我知，则至公者，又夫妻也，妾公而不欲私者，非为他人，即为郎也，即为妾之心也。使妾有私而郎隐之，不独妾愧郎，而郎亦愧妾矣。倘邀郎爱，便妾既私而尚有不私者在，则白璧虽碎而犹可瓦全也。且妾受辱

---

菟（tù，音兔）——即菟丝子，旋花科。一年生缠绕寄生草本植物，可入药。

之贞，惟此一线。倘郎必并此一线而污灭之，是郎非爱妾也，是仇妾也，妾又何感于郎哉！倘曰欢无所寄，嗣无可求，自有妾妹相承，何必以再生之薄命妾为有无哉！”金重听了，不胜惊讶道：“原来夫人非女子也，竟是圣贤豪杰中人。我金重一双明眼，自以为知夫人矣。今日方知知夫人不尽矣，夫人既以千古烈妇自得，我金重再以眼前儿女相犯，狗彘不如矣。”翠翘听了，忙坐起身来，重衣上衣服，向金重深深下拜道：“谢知己矣。”金重急披衣跳下床来，抱住道：“夫人何郑重如此？”二人讲得投机，又唤侍儿再烧银烛，重倒金樽，相偎而饮。正是：

并头便道合欢枝，不道花心色更奇。

不是两人亲析证，谁知恩爱有如斯。

二人欢饮入情，金重因说道：“记与夫人相见时胡琴一曲，至今余音在耳。后与夫人相失，唯什袭胡琴为言，念夫人之证。今夫人重会，此琴亦故人也。”因叫侍儿取出，奉与翠翘。翠翘看了，因叹息道：“昔刘岷、祖逖闻鸡起舞，曰此非恶声也。妾平生耽此，不知为此所误。今日明烛之下，再见君子，始知此琴非美声也。然悔已迟。但今日相逢，自是故人，当为君一弹而罢。”因轻移玉轸，微拨冰弦，信手成音，随心作曲。初嘈嘈，渐踏踏。转一调，忽尔溶溶，细袅袅，软纤纤。蹙半弦，愈惊历历。和如春暖，香似花开，清若月明，娇如燕舞。听一听耳聪，思一思心醉，想一想魂消，闻一闻神荡。金重听到快心处，不觉大声赞美道：“昔闻之凄凄，今闻之洋洋，夫人殆苦尽甘来矣。”

翠翘弹罢，因敛衽而言曰：“君有官守，妾有闺箴，从此以后不可复问矣。”金重道：“技妙至此，何能忘情？”翠翘道：“郎不忘情，郎之情昵于此也。妾请再展别技，以移君情，不识可乎？”金重大喜道：“尤所愿也。”翠翘因擲去胡琴，命侍儿取出花砚花笺，信笔题诗十首道：

其一：

忆昔见君子，不复知有生。

始知儿女性，即是儿女情。

其二：

见郎百事肯，只不共郎衾。

恐将容悦意，荡荡入于淫。

其三：

一身既许君，如何又改调？

奈何生不辰，仓皇夺于孝。

其四：

卖身为救亲，亲救身自弃。

若更死此身，知节不知义。

其五：

时时颠沛亡，处处琉璃碎。

死得没声名，死又何足贵！

其六：

风尘阅入多，胡以悦强暴？

若不暂相从，深仇何以报？

其七：

劝降者正道，杀降者不仁。

妾自行正道，何心知误人？

其八：

杀之非妾心，其死实由妾。

所以钱塘江，一死尽于节。

其九：

自甘薄命人，填还断肠债。

多愁佛慈悲，又留此身在。

其十：

今日重见郎，不复知有死。

愿君早定情，慎终如慎始。

翠翘题完，送与金重道：“此妾情也，愿移君情以就我如何？”金重细细览完，不胜欣羡道：“夫人此情，真情也，至情也，贞烈之情也。我金重得能消受，已极人生之福矣。至于褻狎之情，不敢又自堕落，以累夫人。夫人但请忘情可也。”翠翘大喜道：“得郎相念，妾终身有托矣。”因复拥绣帏，这一夜千般恩爱，百种欢娱，只不言云雨之事，正是：

君子夫妻了宿缘，不将云雨污高天。

枕衾虽抱两无愧，如此风流始可传。

金重与翠翘讲明以心事，彼此欢然。次日起来，同拜父母。金重就与翠云说知此事。翠云又对父母说了。大家惊讶赞美，欢喜不尽。翠翘因记挂着觉缘，与金重说了，即叫差人用轿子去接。差人去了来回复道：“庵门大开，庵中一空，觉缘师父影也不见。惟佛前香炉下压着个有字的柬帖儿，只得取了来回复老爷。”金重忙接了与众人同看，只见上写着：

鸳鸯自古当成对，野鹤从来不可群。

若问天高何处去，庐山顶上伴孤云。

大家看了。不胜叹息道：“原来觉缘是个高人，只恨昨日匆忙中不曾酬谢得他。”怅快不已。

自此以后，一家骨肉欢聚，又在西湖游赏半月。金重与王观因凭限紧急，不敢久留，遂告知父母，商量上任。金重与翠翘、翠云往福建南平上任，王观同终氏回扬州上任。王员外与王夫人因才见翠翘，舍不得又远远分离，两个老人家直送到福建任上。住了一年有余，方回到扬州任上，与儿子同住。

过了三年，因金重与王观二人俱做官清正，金重行取进京，升了御史。王观转了部属，又升湖广副使。王观因亲年老，不忍远离，遂告了致任，在家供养父母。王员外与王夫人，直享福将近八十，方才谢世。后来翠云、终氏俱各生一子，足继书香。金重一夫二妻，如英、皇一般，只论姐妹，不分大小，鼓钟琴瑟，由尽室家，鼓乐以偕老。故流风余韵，直传至今不朽。

